

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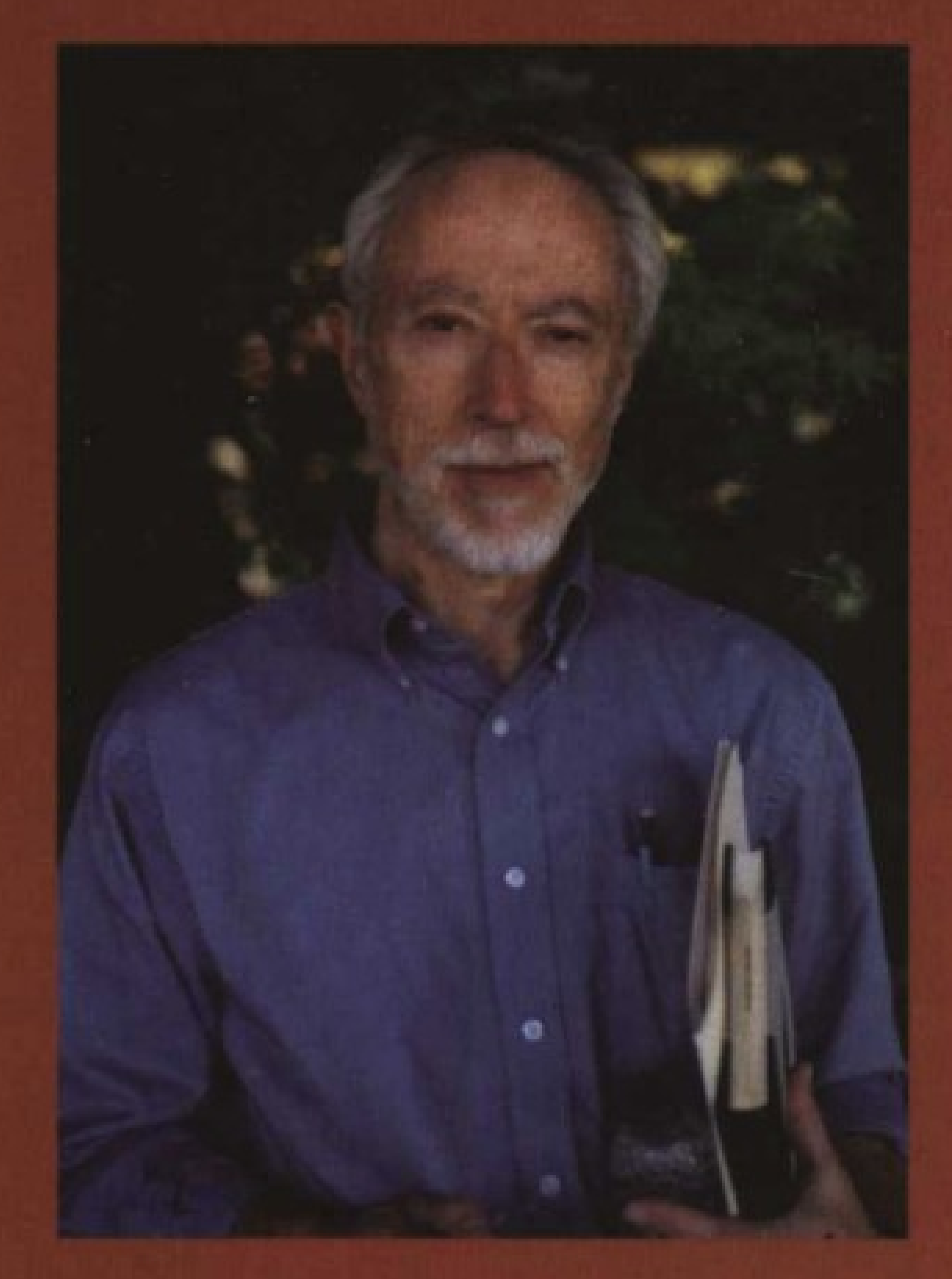
SLOW MAN

邹海仑 译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库切新作

浙江文艺出版社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COETZEE


ISBN 7-5339-2315-4
9 787533 923150 >
定价：23.00元

21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新作

COETZEE

慢人

SLOW MAN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邹海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慢人/〔南非〕库切(Coetzee,J. M.)著；邹海仑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6
（巨擘书库·核心文集）
ISBN 7-5339-2315-4

Ⅰ.慢… Ⅱ.①库…②邹… Ⅲ.长篇小说—南非
—现代 Ⅳ.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925 号

J. M. Coetzee
SLOW MAN

策划统筹 曹 洁 李庆西
装帧设计 文森析
特邀编辑 刘微亮
责任编辑 余文军

慢人 〔南非〕J. M. 库切 著 邹海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0000 印数 00001—14000

ISBN 7—5339—2315—4 定价：23.00 元

编辑手记

两次布克奖，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这早已使库切成为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名字。但他一贯干脆冷峻的思想却深埋于名誉的光环所无法抵达之处。库切的文风一向简约收敛，多用短句却掷地有声。这是情感上的节制，更是思想上的自信，甚有《圣经》的大手笔意味。

在这部提名2005年布克奖的新作《慢人》中，库切秉承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却在文体上收缩了故事情节的成分，加大了哲学思考的比重。这无疑使这部探索型小说远离了“讲故事”的休闲品位，走入了更加广阔而又弥深的思想领域。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老摄影师将如何面对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女护士及其家人和一个神秘来访的女作家？库切在这个简单的故事构架中并没有突出它的传奇色彩，更没有用桃色八卦的悬念挑逗读者的胃口。因为他关注的并非瓷娃娃般的爱情，而是相比之下更有负重感的命题，诸如衰老、残缺、羞耻、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轮回。在其代表作《耻》中，库切讨论了作为民族和种族意义上的非洲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与白种人共同背负的群体耻辱。而在《慢人》中，作者却把“耻”的体验定位在个体身上，展现羞赧与尴尬对个人自尊心慢慢蚕食的

过程。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上帝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这是一种光明的回答。库切却赋予作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用摄影师坐在尿湿的睡裤中面对女护士的儿子那一幕，向读者毫无遮蔽地展示了一个无能者一塌糊涂的颓唐和自暴自弃的无奈。爱是否足以填平这般毋庸置疑的差异？爱是否足以挽救这样没有自尊的残年？爱是否足以弥补这种精神上的缺损？库切没有给出答案，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故事，却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留给我们对人生连绵不断的审视与思考。

目录

J.M.Coetzee

第一章

从右面来的猛然一击撞上了他，那么剧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么疼痛，活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的时候（在空中最轻松舒适地飞掠），他告诉自己，的确，他能感到自己的四肢听话地松弛着。像只猫一样，他告诉自己：打个滚儿，然后跳起身来四脚着地，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同寻常的词儿柔软或敏捷[①]也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然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知是由于他的两条腿不听使唤还是由于他有片刻的晕眩（他听到，而不是感觉到，自己的头骨在柏油马路上的撞击，遥远，木然，好像一下球棒的击打），他根本没有跳起身来双脚着地，恰恰相反，而是一米米地在地上滑动，滑动，直到他被这滑动完全催眠为止。

他伸直了四肢，平静地躺着。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太阳的触摸那么充满柔情。和让自己懒散松弛、等待着力量的恢复相比，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事实上，可能比让自己小睡一

---

① 原文为 liber 和 libre，意思相同，均为“轻柔”或“敏捷”之意。一个为英式拼法，一个为美式拼法。译者在翻译时略作变通。

下更糟。而他合上眼睛；世界在他下面倾斜，旋转；他恍然离去。

一度，他短时间地苏醒过来了。曾经那么轻盈地在空中飞掠的身体已经变得十分沉重，如此沉重，以至凭他的全身力气也不能抬起一个指头。有什么人正在俯身向他逼近，挡住了他的空气，是一个长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年轻人，沿着他的发际长着许多雀斑。“我的自行车，”他对那个小伙子说道，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困难而清晰地说出那个词儿。他想要问他的自行车怎么样了，是否有人照看，因为众所周知，一辆自行车能够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但是还没等他说出那些词儿，他又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他正在被左右摇晃着，被送往什么地方。一些人声从远处传到他这里，一些喧哗声按照它自己的节奏起伏着。什么在进行中？如果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知道。但是，他还做不到。什么东西正在来到他面前。每次一个字母，咔嚓咔嚓咔嚓，一条信息正在被敲击在一个玫瑰红色的屏幕上，那屏幕在他每次眨眼的时候就像水一样抖动，因此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内眼皮。E—R—T—Y，这些字母写道，然后是 F—R—I—V—O—L，然后是一阵颤抖，然后是 E，然后是 Q—W—E—R—T—Y，连续不断。

Frivole[①]。什么东西好像惊恐地掠过他的周身。他扭动着；从那洞穴里，一阵呻吟正在喷涌而出，并且从他的喉咙里爆发出来。

“疼得厉害吗？”一个声音说道，“不要动。”一下针扎。片刻之后那疼痛消失了，然后是惊恐，然后是意识本身。

他在一团好像蚕茧一样凝滞的空气中醒来。他试图坐起来，但是没能做到；他好像被裹在混凝土里。他周围是一片单

---

① 法文：无聊，毫无意义。

调的洁白：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单子，白色的灯光；还有一种带细颗粒的洁白好像古老的牙膏，他的头脑似乎就被糊在这层牙膏里；所以他不能有条理地思索，他变得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大声说道，或者，也许是喊道，那意思是你们这是把我怎么了？或者，我醒过来的这儿是什么地方？或者甚至是，什么命运落到了我的头上？

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她停下脚步，留心地看着他。出于头脑中的昏乱，他试图问点什么问题。但太迟了！她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宽心地在他的胳膊上轻拍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走去。对于那下轻拍，他很奇怪，似乎只是听到了却没有感觉到。

情况很严重吗？如果有时间只问一个问题，这就是应该问的问题，虽然对严重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他并不愿意往深处想。但是比起这个有关严重的问题更为紧迫的，比起提问究竟在麦吉尔路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他吹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是他需要找到回家的路，进屋关上门，在熟悉的环境中坐下来，使自己恢复元气。

他试图去摸摸右腿，这条腿不断发出朦胧的信号，表明它现在就是出了毛病的腿，但是他的手不愿意动，没有东西愿意动。

我的衣服，也许应该预备性地先提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我的衣服在哪儿？我的衣服在哪儿？我的情况有多严重？

那个年轻女人又飘回到他的视野里。“衣服，”他以一种巨大的努力说道，尽可能高地扬起他的眉毛，以表明他的紧迫性。

“不要担心，”那个年轻女人说道，并且用另一个微笑来安抚他，她特有的那种天使般的微笑，“一切都很安全，一切都有人照看。大夫马上就会来看你。”的确，马上就有一个年轻男子（他肯定就是那个大夫）出现在他身旁，并且对他窃窃耳语。

“保罗吗?”这位年轻大夫问道，“你能听见我讲话吗？我说的名字对吗，保罗·雷蒙特?”

“是的，”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日安，保罗。现在你会感到有一些迷糊。这是因为已经给你注射了一针吗啡。过一小会儿我们要进行外科手术。你受了重伤，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情况，它使你的一条腿情况很糟。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多少挽救。”

他再次扬起他的眉毛。“挽救?”他想要说。

“挽救你的腿，”大夫重复道，“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截肢，但是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

此刻在他的脸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位年轻大夫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儿。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颊，然后就让那只手停在了那儿，托住他老年人的头。这是那种女人才会干的事情，一个怀有爱心的女人。这种姿势使他十分尴尬，但是他不能庄重地移开。

“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信任我吗?”那位大夫问道。

他无言地眨了眨眼睛。

“好。”他停顿了一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保罗，”他说道，“目前的情况使我们没有选择。你明白吗？我得到了你的同意吗？我不会要求你在表格上签名，但是你同意我们进行手

术了吗？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但是你受到了很重的撞击，已经造成了很多损伤，比如，此刻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能保住膝盖。膝盖已经被彻底碾碎了，还有一些胫骨也是如此。”

似乎它知道有人正在说到它，似乎这些可怕的词儿已经把它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那条右腿给他发出一阵拉扯般的疼痛。他听见自己的喘息声，然后是血流在耳朵里突突的跳动声。

“好啦，”那个年轻人说道，一边轻轻在他脸颊上拍了拍，“该推走了。”

他醒来的时候自我感觉舒适自在多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依然是老样子（精神旺盛！他想道），虽然愉快，但懒洋洋的，他能够在任何时候又沉入小睡之中。那条受了撞击的腿此刻觉得变得非常巨大、笨重，但是却毫不疼痛。

房门打开了，一个护士出现了，一张新的、精力充沛的面孔。“感到好些了吗？”她问道，然后很快又说道，“先别费劲说话。汉森大夫一会儿就来和你谈话。在这期间我们有些事情需要做。所以我要求你放松一下……”

接下来的情况表明，在他放松的当儿她要做的事情，就是插导尿管。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件挺讨厌的事情；他很高兴做这件事的人是个陌生人。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他责骂着自己。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谁让你有那么一阵儿注意力走了神呢！还有那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变成了什么样儿？现在我该怎么出去买东西？我的大错特错就是不该走麦吉尔路！他痛骂着麦吉尔路，虽然事实上多年来他一直骑车走麦吉尔路，从来都是平安无事。

那位年轻的汉森大夫到达以后，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对他把他的病情做一番简要介绍，以便使他跟上节拍，然后是关于他的腿的一些更专门的消息，有些消息好，有些不那么好。

首先，对于他的情况的一个总看法是，鉴于人的身体在与一辆高速行驶的小汽车相撞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可以庆幸自己的情况并不严重。事实上，与情况严重截然相反，他可以认为自己十分幸运，有福气，有上帝保佑。这次车祸给他造成了脑震荡，然而，他戴的头盔救了他的命。要继续观察，但是没有任何内出血的迹象。至于各项运动神经功能，初步的迹象表明它们都没有受到伤害。他是失去了一些血，但是失血已经得到补偿。如果他对于自己的下巴僵硬感到奇怪，他的下巴并没有断裂，仅仅是有些淤伤。他后背和胳膊上的擦伤实际情况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严重，它们在一两个礼拜后就会痊愈。

现在再谈这条腿，这条受到撞击的腿，到头来，他（汉森大夫）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能够保住那个膝盖。他们曾进行了一场详尽的讨论，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这次撞击——他随后将会在X光片上向他展示——就直接作用在膝盖上，并且在那儿造成一个额外的复合扭转，所以关节被撞碎的同时还被拧了麻花。对于年轻人，他们也许会进行再造术，但是常规的再造术将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手术，一个接一个，时间要拖上一年多，甚至两年，而且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所以总而言之，鉴于他的年龄，他们认为最好干脆将这条腿就在膝盖以上截肢，保留适当长度的骨头以安装假肢。他（汉森）希望他（保罗·雷蒙特）会理智地接受这个决定。

“我肯定你有大量的问题要问，”他最后说，“而我会很乐

于努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也许不是现在，最好是在早晨，在你睡过一觉之后。”

“假肢，”他说道，这是另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虽然现在他知道了下巴并没有碎，仅仅是擦伤，但对于说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他倒是不太感到难堪。

“假肢。人工肢体。一旦外科手术的伤口痊愈以后，我们会安装一个假肢。四个星期，甚至可能更快。根本要不了多少时间你就会又能走路了。如果你喜欢，也能骑自行车。在一些训练之后。还有别的问题吗？”

他摇了摇头。为什么你们不首先问问我？他想要说，但是如果他说出这几个词儿他就会失去控制，他就会开始叫喊起来。“那么我会在明天早上跟你谈谈，”汉森大夫说道，“别灰心！”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那并不是结局。首先是侵害，然后是征求同意这种侵害。那些人在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之前有一些文件要他签署，而事实证明，这些文件令人惊讶地难办。

例如，家庭。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那些文件问道，应该如何通知他们？还有保险。他的保险公司是什么保险公司？他的保险单规定包括哪些保险内容？

保险毫无问题。他投保的是完全险，他钱包里的一张卡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再不精明谨慎，他就一无是处了。（但是他的钱包在哪儿？他的衣服在哪儿？）家庭是一个不太好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怎么才算是正确的回答？他有一个姐姐，她在十二年以前就过世了，但是她依然活在他的心里，或者说和他在一起。正如他有一个母亲，她有

时候不在他的心里和身边的时候，就会在巴拉莱特的墓地里，在她的那小块地上等待天使们的号角声。还有一个父亲，他在更远的地方等待着，在帕乌的墓地里。他很少从那儿来看望自己的儿子。他们就是他的家人吗，他们三个？那些生出你并和你一起生活过的人永远不会过世，他很想告诉设计出这个问题的人，不管他是谁。你把他们记在心里，正如你希望那些后来者记住你一样。但是在表格上没有空间来发挥这些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他能够更加确定的一点是，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任何子女。当然，他结过一次婚；但是那个事业中的另一个合伙人已经不再是他的一部分。她已经逃避开他，完全逃避掉了。她究竟怎么设计了这个鬼把戏他还需要去琢磨，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她已经逃到她自己的生活中去了。因此，就所有实际的意义而言，当然也是就表格的意义而言，他是个未婚者：未婚，单身汉，独身，一个人。

家庭：无。他以粗大的字母写道，那位护士在一边偷看着，他又画线勾掉了其他问题，在表格上签字，他们两人都签了字。“日期?”他问那个护士。“七月二日，”她回答道。他写上日期。运动功能未受损伤。

给他服用的一些药片，目的是要减轻他的疼痛并使他睡觉，但是他睡不着。这一切——这陌生的床铺，这毫无装饰的房间，这消过毒但又弥漫着轻微尿味的空气——这一切显然不是梦，它是真实的事物，像他遇到的各种事物一样真实。然而整个今天，如果它完全是同一天，如果时间还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有一种梦的感觉。当然，这个东西，现在他第一次在被单下打量它，这个异形的物体包裹在白色的绷带里，附着在他

的臀部，直接出自那梦的国度。还有，其他事情怎么样了？那个戴着疯狂闪光的眼镜的年轻人，以那样的热情说到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露面？他一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赤裸的假肢呢。出现在脑海里的图画，是一根头儿上有一个倒钩的木棒，好像一个鱼叉，在它的三个小脚上有橡胶吸盘。它出自超现实主义。它出自达利[①]之手。

他伸出一只手（他第一次注意到，三个中间的手指被绑扎在一起），按了按那包扎在白色绷带里的东西。它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感觉。它好像一段木头。只是一个梦，他自言自语道，接着沉入了最深的梦乡。

* * *

"今天我们要让你走路，"年轻的汉森大夫说道，"今天下午。不是长途行走，只是走上几步好让你体会一下它的感觉。伊莱恩和我会到场帮把手。"他朝那个护士点了点头，伊莱恩护士。"伊莱恩，你能够用矫形器把它安上吗？"

"我今天不想走，"他说。他正学着通过咬紧牙齿说话。不仅下巴受到了擦伤，而且那边的臼齿也松动了，他不能嚼东西。"我不想急急忙忙的。我不想要假肢。"

"好吧，"汉森大夫说道，"我们谈的不是假肢，那还提不上日程呢，这只是恢复，是恢复的第一步。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或后天再开始。这样你就会看到，失去一条腿，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

①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晚年定居美国。

“让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要假肢。”

汉森大夫和伊莱恩护士交换了一下眼色。

“如果你不想要假肢，那么你想要什么？”

“我宁愿自己照顾自己。”

“好吧，结束这个话题，我们不会让你急急忙忙做任何事情，我答应你。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谈你的腿吗？我可以给你讲讲怎么照看你的腿的事儿吗？”

照看我的腿？他满腔愤怒——他们居然会看不出来？你们麻醉了我，砍掉了我的一条腿，把它扔进垃圾箱，让人把它收走再扔到火里。你居然还能站在那里谈论什么照看我的腿的事儿？

“我们把剩余的肌肉覆盖在腿骨末端，”汉森大夫正在说着，一边用团成杯状的双手演示着他们的做法，“把它缝在那儿。一旦伤口愈合，我们希望那块肌肉能够构成骨头上的一个垫儿。在随后的几天里，由于外伤和卧床休息，会有水肿和肿胀的趋势。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肌肉也会有向臀部收缩的趋势，像这样。”他斜向站着，扭动身子露出后背。“我们以拉伸来对抗它。拉伸很重要。伊莱恩会教给你一些拉伸练习的方法，并且会帮助你，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伊莱恩护士点点头。

“是谁对我干了这件事？”他说道。他不能喊，因为他不能张开嘴巴，但是这样对他来说倒也合适，适应他那咬牙切齿的怒火。“谁撞了我？”他的双眼中盈满了泪水。

一个个夜晚，长夜漫漫无穷无尽。他要么太热，要么太

冷；那条腿，紧裹在绷带里，在一阵阵发痒，却够不着。如果他屏住呼吸，就能听见他那受伤的肌肉在可怕地蠕动，好像它在试图把自己重新结合在一起。密封窗外，一只蟋蟀正在嘟嘟嘟地自吟自唱。睡眠来临的时候，总是突然而短暂，好像剩余的麻醉剂正在从他的肺部袭来，把他制伏。

无论黑夜或白天，时间蹒跚而行。有一台电视机面对着那张床，但是他对电视或某机构提供的那些杂志（《人物》、《名利场》、《澳大利亚家庭与园艺》）都毫无兴趣。他盯着他的手表表盘，在脑海中铭记着指针的位置。然后他闭上双眼努力去想别的事情——自己的呼吸，祖母坐在厨房的桌前给一只鸡退毛，嘤嘤嗡嗡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随便什么事情。他张开双眼。手表的指针并没有移动。好像它们不得不穿过浓浓的胶水困难地行进。

钟表静止不动，然而时间并没有停止。即使他躺在这里，他也能够感觉到时间在他身上起着作用，就好像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就好像他们倒在尸体上的生石灰。时间正在侵蚀着他，正在逐一地吞没构成他的那些细胞。他的细胞就像光一样正在熄灭。

那些每六个小时给他一次的药片，冲走了最严重的疼痛，这很好，有时候把他送入梦乡，这就更好了；但是它们也搅乱他的头脑，给他的梦境带来惊慌和恐怖，他逃避做这些梦。疼痛算不了什么，他告诉自己，那只是身体对大脑发出的警告信号。疼痛与X光照片相比，并不是更真实的什么东西。不过，当然他是错误的。疼痛是真实的东西，它并不需要强制使他相信它，它根本无须强制，仅仅闪一两下就足够了；在那之后他

很快满足于混乱，满足于噩梦了。

另一个什么人已经搬进了他的房间，一个比他更老的男人，做了臀部外科手术后回来。那个男人整天闭着眼睛躺着。时而两个护士拉上了他病床周围的帘布，在外人看不见的情况下，照看他大小便。

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两个老家伙在同一条船上。护士们很好，她们和蔼可亲，但是在她们的麻利和效率下面，他能觉察到——他不会搞错，以往他已经太经常看到这一点了——一种对于他们命运的终极的冷漠，对于他和他病友的命运的冷漠。从年轻的汉森大夫身上他感觉到，在那种和蔼的关切下面，有的是同样的冷漠。好像在某种无意识的层面上，这些被派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这个种族了，因此对他们不必考虑了。*这么年轻却这么冷酷毫无心肝！*他对自己喊道。*我怎么会落到了他们的手心里？最好由老人照顾老人，垂死的人照顾垂死的人！这么孤独地待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傻呀！*

他们老是谈论他的未来，他们老是催着他做为他的将来做准备的各种训练，他们追着赶着要他下床；但是对他来说没有未来，通往未来的那扇门已经被人关上并且上了锁。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以某种纯精神的行为结束他自己，他就会马上结束掉自己，绝不啰唆。他的脑海里充满了那些自杀者的故事——那些人有条不紊地付掉所欠的账单，写好告别的便条，烧掉旧日的情书，在钥匙上贴上标签，然后，一旦一切安排就绪，就穿上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衣裳，吞下他们为这个场合积攒的药片，然后躺在他们收拾得一干二净的床上，并且让自己平静下

来让人们把自己永远遗忘。他们都是英雄，无人歌颂，无人礼赞。我决定不成为任何人的麻烦。他们无法照顾到的唯一事情是他们留在身后的尸体，那座肉的小丘，在一两天以后，就会开始发臭。只要可能，只要允许，他们本会乘一辆出租车到火葬场去，自己在那扇致命的门前躺下，吞下自己的药片，然后在意识逐渐消失之前，按下那个按钮，它将把他们投入火焰之中，并且允许他们在另一边仅仅作为一铲骨灰出现，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他相信只要他能够，他就会马上结束掉自己。然而，在他思考着这个念头的同时，他知道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只是由于那疼痛，那沉闷无聊，由于在这个医院里的那些无眠之夜，由于无处逃避年轻人的无情凝视的这种令人羞耻的处境，才使他希望死。

他在这个白色国度里度过的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对他来说孤独、寂寞、无依无靠的感觉已经登峰造极。

"你没有家人吗?"夜班护士珍妮特问道，她是一个允许自己和他开玩笑的人。"你没有朋友吗?"她说话的时候扬起鼻子，好像这是一个他会欣赏的玩笑。

"我希望有多少朋友就有多少朋友，"他回答道，"我可不是鲁滨孙·克鲁斯。我只不过一个也不想见他们罢了。"

"看见你的朋友会使你感觉好一点儿，"她说道，"使你情绪昂扬。我肯定。"

"在我喜欢的时候我会接待来访者的，谢谢你。"他说道。

从天性上说他并不是个性情暴躁的人，但是在这地方，他允许自己一阵阵地发怒，闹脾气，逞性子，因为看来这样更容

易让看管他的人离开，让他一个人待着。在骨子里他并不坏，他想象着珍妮特反驳她的同事们的情景。那个傻老头！他也想象着她的同事的回答，带着嘲笑嗤之以鼻。

他知道人家预料他现在正在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对于这些年轻女人的肉欲，情欲，因为男病人们，无论他们年龄几何，总是克制不住他们自己，在一些麻烦的时刻就会表面化，并且护士们肯定会尽可能迅速和断然地扭转这种欲望。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那种欲望。他的心灵像婴儿一样纯洁。这并没有为他在护士当中赢得信任，当然，这颗纯洁的心灵，使他也没有期望那种局面的出现。做一个好色的老公羊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而这是一个他拒绝玩的游戏。

如果说他拒绝和朋友们联系，那仅仅是因为截肢之后，他不希望在自己这种新的、既令自己羞耻又令别人羞耻的状态中被人看见。但是当然，人们已经通过这种或那种渠道，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托人带来良好的祝愿，他们甚至亲自打来电话。在电话上，很容易就可以编造一个故事。只是一条腿的事儿，他说道，不禁带着一丝辛酸，他但愿这种心绪不要经过电话线传出去。我要拄一段时间的双拐，然后安一个假肢。对他本人而言，这个行动更难实现，因为他对那个笨拙的东西由衷厌恶。他从今以后将不得不拖着它到处走，这种厌恶就写在他的脸上，太明显啦。

从一开始，从麦吉尔路的那场车祸到现在，他一直表现不佳，到眼下还没有站起来：这些他都心里有数。一个黄金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本可以树立一个榜样：一个人怎么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地接受命运给予的苦涩打击，而他已经不屑一顾

地拒绝了这个机会。是谁对我干了这件事？当他回忆起那天他怎样叫喊着，冲着那位无疑完全称职、虽然相当普通而年轻的汉森大夫，他似乎要说的是，是谁开车撞的我？但是实际要说的却是，是谁这么无耻地割掉了我的腿？此时，他心中充满羞愧，感到无地自容。他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人，他也不是带着良好意愿来到医院、却发现完全由一些极端冷漠的年轻人照顾自己的第一个老人。失去了一条腿：在更广阔的眼光看来，失去一条腿意味着什么？在更广阔的眼光看来，失去一条腿就是失去一切的一个预演。在那天到来的时候他该朝谁喊？他该责怪谁？

玛格丽特·麦科德前来探望。麦科德夫妇是他在阿德莱德最老的朋友；玛格丽特对自己这么迟才听到这个消息十分不安，不管是什么人对他干了这件事，她都对那个人义愤填膺。“我希望你提出控告，”她说。“我没有任何控告的打算，”他回答道，“喜剧的开场太多了。我想把我的腿要回来，可是落空了……我把各种后续的事情交给了保险公司的人。”“你在犯错误，”她说道，“应该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满不在乎的开车的人。我想他们会在出院的时候给你安上一个假肢。他们现在做假肢做得棒极了，你很快就又能骑你的自行车了。”“我不想那样。”他回答道，“我生活中的那个部分结束了。”玛格丽特摇着头。“那太可惜了！”她说，“那太可惜了！”

她那么说真可爱，他事后回想道。可怜的保罗，亲爱的，多难呀，你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呀！那就是她要说的意思，她知道他会明白她的意思。我们都要经历这种事情，到末了。他很喜欢回忆她那副样子。

在整个医院的事情上，令他最惊讶的是人们的关切多么快地就从修补他的腿（“妙极了！”汉森大夫说道，一边用一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探察着那条大腿的残端。“它愈合得很漂亮。你很快就会又行动自如了。”）转移到了一旦他重返自由世界，他将怎么（用他们的话）应付的问题上。

在为时过早的时候，或者在他看来是这样，一位社会工作者，普茨或普斯太太，就被人带来了。“您还是个年轻人嘛，雷蒙特先生，保罗，”她一脸欢笑地告诉他，她肯定过去学过怎么做老年人的工作。“您愿意保持独立，这当然很好，但是有些时候您会需要有人护理，特别护理，我们可以帮助安排这种护理。在更长的时期里，甚至在您可以走动了之后，您依然会需要有人帮您，助您一臂之力，做购物、做饭、清洁打扫一类工作。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吗?”

他想了想，摇摇头。“没有，一个也没有，”他说道。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相信普茨太太明白——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愿意自己献身来照顾他的各种需要，把这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为他做饭、清理打扫，做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使他最感兴趣的，是普茨太太在议论他的情况时泄漏出来的东西，她肯定和医生护士们有过更坦率的交流，比跟他谈得更坦率，更深入彻底。从这些深入的交流，她显然已经得出结论，即使在更长的时期里他也不会得到一只援助之手。

在他自己对这个更长时期的想象中，在他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刻，这种想象一直在形成着，他的残废的自我（毫不掩饰的字眼，但是为什么要暧昧含糊呢?），将多少借助于拐杖或者

别的什么的支持，也许，可以勉强在世上混，只是比以前动作迟缓罢了，但是快点儿慢点儿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们显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他似乎并不是那种能主宰变化了的新环境的截肢者，不是那种全面适应的人，而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人，那种由于没有职业支持，早晚会在一个收容老年人和病弱者的机构中了此残生的人。

如果普莰太太准备开诚布公地对他，他也会报之以开诚布公。我为了适应可以说已经做到了千方百计殚精竭虑，他会告诉她。我在很久以前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即使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我也能照顾我自己。但是这场游戏的法则使得他们双方都很难坦率相对。例如，如果他告诉普莰太太藏在他住宅浴室小屋里的松耐克斯安眠药[①]，那么按照游戏规则，她就会感到必须把他托付给法律顾问，以保护他不受来自他自己的伤害。

他慨然长叹。“从您的观点看来，从专业的观点看来，普莰太太，多丽安妮，”他说道，“您会建议采取什么步骤呢？”

“您需要雇一个护理者，这是肯定的，”普莰太太说道，“最好是一个私人护士，一个有护理病弱者经验的护士。当然，并不是说您是个病弱者。但是，直到您能够再次走动为止，我们不想要冒险，对吧？”

“是的，我们不想冒险，”他说。

病弱护理。病弱者的护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想作是一个病弱者，直到他看见了X光片。他发现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展现在底片上的蜘蛛腿似的细骨头能够保持他直立，而没有它

① 松耐克斯（Somnex），一种强力镇定药、安眠药。

们的撑持他就会蹒跚摇摆。越高的人越脆弱。就他自己的身体而言是太高了。我过去从来没有给这么高的人做过手术，汉森大夫曾经说过，有这么长的腿。接着他就为自己的失言而脸红了。

“随便问一句，您是否知道，保罗，”普莰太太问道，“您的保险是否包括病弱护理项目?”

一个护士，不过是另一个护士，一个戴着白色小帽穿着能够觉察的鞋子[①]的女人，在他的公寓里到处奔忙着，用快乐的声调喊着，您吃药的时间到了，雷先生！“没有，我想我的保险不包括那个。”他回答道。

“好了，既然如此，您就得为此做好预算，您愿意吗?”普莰太太说道。

① 这里是相对于医院里的护士穿的无声的鞋子而言的。

第三章

毫无意义。那天在麦吉尔路，他多么紧张地注意着那个属于众神的字眼，在他们玄妙的打字机上打出来！回头看看，他只能微笑。多么奇妙，多么十足的古董，竟然相信一个人会得到劝告，当大限到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灵魂整理好。难道什么人会被留在宇宙的什么角落里，是登上天堂还是记入这一栏、归入另一栏，全在于核查临终床边的算总账？

然而，用毫无意义来总结概括他的一生，倒并不是一个坏词儿，因为他在这个事件前就是那样，现在可能还是那样。如果说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很好的事儿。他将身后不留任何痕迹地离去，甚至没有一个后人继承他的姓名。滑过这个世界 ：这就是早年间人们用来专指他这种人的生活的说法。照看着自己的利益，默默无闻地繁荣着，不引起任何注意。如果没有人留下来宣布对这样一个生命的判断，如果全人类的大法官也放弃判断，缩回去修剪自己的指甲，那么他就只好自己出头宣布了：一个浪费掉的机会。

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对战争绝不会有一句好话，但是在这儿，在医院病床上，消耗着时间和生命，他似乎要改变他的观

点了。在那种对城市的毁坏、财富的掠夺，对无辜者的杀戮当中，在所有那些无意义的破坏中，他开始看到某种智慧，历史似乎在最深的层次上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打倒旧的，为新的开路！没有孩子就走向死亡，掐断家族的香火，把自己从传宗接代的伟大工作中排除——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私更吝啬的事情吗？这是特别令他痛苦的事情。这比吝啬更可恶，事实上是：违反天性。

在他出院前一天，一个使他十分惊讶的客人来探望他：那个撞了他的小伙子。大概叫韦恩吧，姓布赖特或布莱特。韦恩来拜访是要看看他现在情况如何，虽然情况表明，此人并不想承认任何错误。“我琢磨应该看看您的情况如何，雷蒙特先生，”韦恩说道，“我真的对发生的事情很难过。运气真是背透了。”这位年轻的韦恩并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然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小心翼翼地推诿塞责，好像有人告诉他这个房间被安了窃听器。而且确实，正像他后来了解到的，韦恩的父亲在这次拜访的自始至终都待在走廊里，偷听着。毫无疑问，他已经事先指导过韦恩：“对那个老家伙要恭恭敬敬的，说你很难过，但是绝不要承认你犯过任何错误。”

关于在繁忙街道上骑自行车的事儿，那对父子私下里彼此都说了什么，他完全能清楚地想象出来。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即使是骑着自行车的愚蠢的老家伙也有权利不被人撞，而韦恩和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们肯定一想到他或他的保险公司要打的一场官司就要肝儿颤了。这就是韦恩在说话的时候那么字斟句酌谨慎小心的原因。

运气真是背透了。他能够想出一个回答的范围，此事与运

气不好毫无关系，韦恩，实际上只是驾驶技术太差，以此作开场白。但是指责一个小伙子驾车失控，对于弥补他已经撞坏的一切有什么用处？走吧，你没有什么罪过了：这就是他此刻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答复。只要得到这个善良庄重的老家伙的宣判，布莱特父子就会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家之路。他闭上眼睛，希望韦恩滚开。

一次意外：一件从天而降的意外，一件毫无预谋的，出乎意料的事情。按照这种界定，他，保罗·雷蒙特，当然遇上了一次意外。那么韦恩·布莱特又是怎么回事呢？韦恩也遇到了一次意外吗？当他驾驶着那枚导弹，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戳进甜美柔软的人肉的那一瞬间，韦恩对这事有什么感觉？一阵惊讶，毫无疑问，出乎意料，没有预谋；然而在这个过程里也不无愉快。在那个没有认真注视的十字路口，人们能够真的说什么东西降落在了韦恩身上吗？如果说那里确实落下了什么，在他看来，那就是，韦恩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韦恩依然在他的床边，在他的上嘴唇上像珍珠一样冒出了一层汗珠。当然！韦恩在学校里已经被反复训斥，你不能离开房间，直到老师发出指示表明这段时间结束为止。对于韦恩那肯定曾是怎样的一场解放呀，当他终于摆脱了学校、老师和那一切——当他能够把双脚放在汽车加速器的踏板上，摇下车窗玻璃，感觉到风吹在脸上，嚼着口香糖，把音乐开到喜欢的大声响，对那些老家伙，喊着“去你妈的，伙计”！当他从他们身边横冲直撞地掠过！而现在他在这里，再次压抑着，不得不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琢磨着一些言不由衷的道歉话。

就这样，这个难题在自行解决着。韦恩在等待一个信号，而他想要韦恩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你来很好，小伙子，”他说道，“但是我现在头疼，我需要睡觉。那么再见。”

第四章

普茨太太推荐的日班护士名叫希娜。希娜看上去十九岁，但是她的证件却表明她有二十九岁。她挺胖，那是一种结实、多脂肪而又很自信的肥胖，而且不管人家问她任何问题，都保持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好心情。他立刻开始不喜欢她，他不想要她，但是普茨太太却坚持要他接受她。“私人护理，这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普茨太太说道，“希娜以前为几个截肢者工作过。你不要她可是犯傻了。”于是他屈服了。接着轮到普茨太太让步，同意他不需要雇一位夜班护士，只要他为自己登记一项紧急服务，并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有一台便携式电子呼叫器在手边就行。

他注意尽量按照普茨太太的意见办，因为他相信这种看法是断然不会错的——普茨太太就是权力。普茨太太就是福利制度的一部分。福利就意味着照顾那些无力自我照顾的人。如果哪里低于那条标准了，普茨太太就会断定他没有能力照顾他自己，他需要保护是因为他机能不全，他还能依靠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同盟军为他的利益战斗。他只有他自己。

当然，也可能他过高估计了普茨太太的关心。当涉及到福利，当涉及到关心照顾和这方面的职业的时候，他几乎肯定是

落伍、跟不上时代了。在这个他和普茨太太都得到再生的美妙的新世界，她的咒语就是 *Laissez faire*![1] 也许普茨太太认为她自己既不是他的守护者也不是她的兄弟的守护者，也不是任何别人的守护者。在这个新世界里，残疾或病弱者，穷人或者无家可归者，如果想要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想要把他们的铺盖卷铺在最近的门道里，就让他们这么干吧：让他们紧紧地挤成一团，如果他们第二天早晨能活着醒过来，那是他们运气好。

当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把他带回家的时候，希娜已经做好准备，在等着了。是她为他重新收拾安排了他的卧室，监督做清洁活的女人，指导干杂活的人哪里需要安上扶手，她管起了所有的方面。她已经为他们俩制订了一个逐日的计划，包括就餐，各种练习，以及她称之为 SC 的残肢护理。她把这个计划贴在他头顶的墙壁上。它还包括三块用标签注明的“SD 私人时间”，一块在上午，一块在中午，一块在下午，在这种时间里她就退到厨房里，自己休息放松一下。她把她的生活用品放在冰箱里一个她贴上“SD 私人”标签的架子上。同样她不愿意太无聊，她总是把收音机开着放在厨房里，调到一个轮流播放吵闹的广告和轰然作响的音乐的电台上。当他要求她把声音调低时，她就把声音调低；然而，虽然不让人紧张，他依然能听见音乐声。

对他体力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有希娜扶住他的胳膊肘，他试图使用厕所。然而坐下去的动作对他不啻一场军事演习，彻底打败了他：左腿，他剩下的那条腿，虚弱得软如油灰。希

---

① 法文：让它去！

娜撅起嘴。“立刻上床，”她说道，“我会给你拿尿壶。”

她管病人在床上用的便盆叫尿壶；她管他的阴茎叫他的雀雀。一次，用海绵擦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在处理残肢之前，她停下来，改用嗲声嗲气的声音说话。“如果现在他想要希娜洗他的雀雀，他必须好生请求，”她说道，“否则他会认为希娜是那种不正经的姑娘。那种很不正经很不正经的姑娘。”她在他的胳膊上玩笑地拍了一巴掌，表明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他迁就希娜直到这周的周末，然后打电话给普茨太太。“我要请求希娜不要回来了，”他说，“我无法忍受她。您得给我另找一个什么人来。”

然而，事实表明要想摆脱希娜可绝不那么简单。到她的职业自豪感终于得到平息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付出了两个月的工资。他不知道在她的护理生涯里她是不是经常发动如此规模的政变。也许收音机只是一个使他发疯的诡计，那种嗲声嗲气的说话也是如此。

在希娜走了之后，他被一连串从那个机构来的护士照看过，那些自称临时工的护士每次只来干一两天。“您不能给我找个固定的护士吗？”他在电话里问普茨太太。“我已经扩张到极限了，”普茨太太说道，“对病弱护理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请耐心一些，您在我的名单上。”

从医院逃出来给他带来的扬扬得意没能维持多久。他就陷入了一种很坏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迟迟不肯离去。那些临时工没有一个能让他喜欢的——他不喜欢被人当孩子或白痴对待，不喜欢她们对他说话时那种做作的活泼、高兴的声音。“咱们今天好吗？”她们说道，“那好极了，”她们总是说，即使

在他懒得回答的时候也是如此。

“什么时候让把咱们的腿安上?”她们说，“比双拐可是强多了，真格的，那就是一条新腿，一旦你挂上它，您就明白啦。”

由于性情暴躁，他变得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他想要人家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受到一阵阵他认为是无泪的哭泣的折磨。但愿流出真正的眼泪来！他想到，但愿我能被眼泪冲走！有时候，由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没有任何人来照顾他，他很欢迎这些日子，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靠饼干和橘汁度日。

他把自己的灰暗心情归咎于服用了止疼片。究竟哪一个更坏，是头脑里的灰暗的阴云还是骨头里那使他彻夜难眠的疼痛?他试着不吃止疼片，不把疼痛放在心上。但是灰暗的心境并没有得到缓解。这种灰暗看来已经扎下了根，成了天气的一部分。

在以往，在车祸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他称之为灰暗气质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孤独，但只是如同一些雄性动物总是孤独的一样。他总有干不完的事儿。他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去电影院；他为自己做饭菜，他甚至自己烤面包；他没有汽车，但是他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使他有点儿反常，那么它也是在最温和的澳大利亚限度之内的反常。他个子很高，身材细长，他身上一直有那么一种干巴劲儿，他是那种人，能够活到九十多岁，但依旧那么古怪。

不错，他可能一直活到九十岁，但即使那样，也不是由于他决定那么做。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他想要重新得到这种

自由纯属痴心妄想，无论有没有假肢都一样。他永远不会健步如飞地登上黑山了，永远不会骑着自行车逛市场买东西了，更不要说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蒙塔库特山起伏的山坡飞驰而下了。宇宙已经缩小成这个公寓和周围的一两个街区了，它再也大不起来了。

画地为牢的生活。对此苏格拉底会怎么说呢？也许生活变得如此受限制就不值得再活下去了？多少人从监狱里出来，从多年盯着同一面光秃秃墙壁的生活中出来，然而灰暗并没有占据他们的灵魂。失去一条腿就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吗？如果一只长颈鹿失去了一条腿，肯定是必死无疑；但是长颈鹿没有现代国家机构照顾它们的福利，普茨太太就是现代国家机构的体现。为什么他不能安心过一种适度受限制的城市生活呢，这个城市并不对病弱的老年人怀有敌意。

对于像这样一些问题他无法给出答案。他无法给出答案，因为他没有回答问题的心情。根本无心玩那种智力游戏（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这就说明情绪低落心境不佳，他，他，他有时把这个他称之为你，有时称之为我，轻易就拥抱黑暗，静止，自我封闭。他：再不是那个曾经一门心思张罗东张罗西的人，而是整夜疼痛的人。

当然，他不是什么特殊的病例。人们每天都在失去肢体或者肢体的使用。历史上充满了只有一条胳膊的航海家和半身瘫痪、只能坐在椅子上的发明家，双目失明的诗人和精神失常的国王。但是就他的情况来说，看来这次截肢却以非凡的清晰把他的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来，它赋予那个词儿“新”以崭新的意义。这次截肢标志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如果在这以前你曾

经是一个人，有着人的生活，那么可能从此以后你就是一条狗，只有狗的生活。这就是那个声音所说的话，那从黑云中发出的声音。

难道他已经放弃了？他想要死了吗？难道这就是即将降临的事情？不。这个问题纯属捏造。他并不想割开自己的手腕，不想吞下二十四片松耐克斯安眠药，不想自己一下从阳台上跳下去。他不想死，因为他不想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韦恩·布莱特第二次撞上了他，让他以最舒展的姿势飞到空中，他可以确定不会去救自己的命。不会就着那一撞而打滚儿，不会跳起身来。如果他有最后的思想，如果有时间最后思索一下，那将十分简单，最后的思想就是这么个样子。

瘫软：这就是他心中冒出来的《荷马史诗》中的词句。长矛戳，胸骨碎，碧血横飞，四肢瘫软，身如木偶，摇摇欲坠。好了，他的四肢已经瘫软，现在他的精神也瘫软了。他的精神准备摇摇欲坠了。

普茨太太推荐的第二个全职候选人名叫玛利亚娜。她原来是克罗地亚人，在她们来访的时候她这么告诉他。她在十二年前就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国度。她的职业训练是在德国的比勒费尔德完成的；自从来到澳大利亚，她已经获得了南澳大利亚的护士资格证书。除了私人护理之外，她还做家务，照她的话说，以便“挣点儿外快”。她的丈夫在一个汽车总装厂工作，他们住在门诺帕拉，在伊丽莎白北部，离这个城市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有一个儿子在上高中，一个女儿在上初中，家里的小三儿还没到上学的年龄。

玛利亚娜·乔希奇是个黄脸女人，将近中年，显得腰部有些粗，人倒很安详。她穿着一件天蓝色制服，在看厌了那满眼的洁白之后这倒使他感到一种轻松，她的两个腋窝处有潮湿的一小块地方。她说话很快，说的是一种带着斯拉夫语的流畅的澳大利亚英语，在使用冠词时不太准确，话语之间不时插入一些显然是从她孩子那里偶尔学来的俚语，她孩子又显然是从班上同学们那儿学来的。这使她的语言很有特色。那是一种多变的语言，他不熟悉，但挺喜欢。

由普茨太太居中调停，他和乔希奇太太之间达成了协议，规定她一个星期照顾他六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在这些日子里，她将在他身上施展她的全套看护技术。而逢到星期天，他就求助于急救服务中心。只要他的行走能力依然受限制，她就不仅护理他而且照顾他的各种日常需要，也就是说，为他买东西，给他做一日三餐，而且做较轻的各项清理打扫工作。

由于有了希娜那场灾难，他对这位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女士就没抱很大的希望。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发现自己虽不情愿却不得不对她的到来心存感激起来。乔希奇太太——玛利亚娜——看来能够凭直觉就知道什么是他愿意的，什么是他不愿意的。她不是把他当成一个蹒跚摇晃的老傻瓜，而是作为一个由于受伤而行动不便的男人。她十分耐心地帮助他进行洗浴，绝无嗲里嗲气的谈吐。当他告诉她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她就消失了。

他横躺下；她解开了那东西，那残肢，用一个手指沿着残肢赤裸的断面轻轻抚摩。“缝合得真好，”她说道，“谁缝的?”

“汉森大夫。”

“汉森。我不认识汉森。但是很好。很好的外科大夫。”她在一只手里审慎地掂量着那个残肢，好像它是一个西瓜。“活儿干得不赖。”

她给残肢打上肥皂，清洗它。温暖的水流使它呈现出一种粉白相间的红润。它看上去开始不太像经过治疗的大腿，而像是某种没有视力的深水鱼；他把目光转移到别处。

“你看见过不少干得很差的活儿吧？”

她撅起了嘴唇，摊开了两只手，那姿势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可能吧，那姿势在说，差不多。

“那你看见过很多……这种情况？”他边说边用指尖最轻地触摸一下自己。

“没错。”

他很有兴趣地注意到这种交流多么坦诚毫无算计。

在私下里他并不管它叫残肢。叫它任何名字他都不喜欢；他不喜欢想到它，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有一个可以用来称呼它的名字，那就是大腿[1]。大腿使他待在一个很好的、可以蔑视的距离之外。

他把和他有联系的人分成了两类：那些曾经看见过它的少数人，还有其余的人，这些人，谢天谢地，永远不会看见。使他感到很可惜的一件事就是，玛利亚娜这么早、这么断然地就落入了第一类人当中去了。

“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保留下那个膝盖，”他向她抱怨道，“骨头总会长到一块儿。即使那个关节被撞碎了，

① 原文为法文。

他们也该尝试一下，重新再造它。我要是早知道失去膝盖与保留这个膝盖有什么不同，我就根本不会同意。他们当时什么也不告诉我。”

玛利亚娜摇了摇头。“再造，”她说道，“是非常难的外科手术，非常难。要连续好几年，进进出出医院的。所以，您知道，他们不喜欢给老年患者进行再造手术。只为年轻人做。做那有什么用处呢，嗯？有什么用处？”

她把他放在了老年人当中，放在了那些即使挽救了——挽救膝关节，挽救生命，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人们当中。他想要知道，她会把她自己放在哪儿：放在年轻人当中？还是不老的人当中？还是放在既不年轻又不年老的人当中？还是永远不老的人当中？

以往，他很少看见任何人像玛利亚娜那样全力以赴投入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职责。她带着去购物的清单，回来时，上面别着一张张发票，每一项都打上了记号，或者在她不得不改变的项目上，用她那属于旧世界[①]的工整笔迹加以注明，第一项打钩，第七项画掉，第九项打圈。她做起饭菜有如暴风雨，而做出的三餐确实都让人胃口大开。

对于那些打电话来问他情况如何的朋友，他在提到玛利亚娜时都简单地称她为日班护士。“我已经雇到了一个很称职的日班护士，”他说道，“她也兼顾购物和做饭。”他没有管她叫玛利亚娜，以免听起来显得太亲密了；在和她说话的时候，他继续称她为乔希奇太太，正如她管他叫雷蒙特先生一样。但是

① 旧世界：这里指欧洲。

他自己私下里却毫无保留地叫她玛利亚娜。他喜欢这个名字，喜欢它那四个完整而毫不拖泥带水的音节。玛利亚娜今天早上会到这儿来的，当他感到阴郁的烟云又在降临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振作起精神来！

然而他是不是像喜欢玛利亚娜的名字一样喜欢作为一个女人的她，他自己还不知道。客观地说，她并非没有魅力。但是在与他相伴的时候，她看来有能力把性消灭掉。她生气勃勃，她干事效率很高，她总是喜气洋洋的：这就是她呈现在他面前的面孔，呈现在这位雇主面前的面孔，也正是为这张面孔他付钱，而且十分满意。所以他放弃了暴躁的性情，总是忍着疼痛用微笑迎接她。他喜欢她认为他在雄赳赳地承受着自己的灾难，他喜欢她认为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很好。如果她不调情，他也不在乎。这比嗲里嗲气地谈论他的小雀雀强。

有些上午，她把她最小的孩子带来，那个还没有上学的孩子。虽然生在澳大利亚，但是这孩子的名字却叫刘巴，刘贝卡①。他喜欢这个名字，挺满意这个名字。如果他没有搞错，在俄语里，刘波夫②的意思是爱。那就好像叫一个小姑娘爱米，或者更好，叫阿莫尔③一样。

她告诉他，她的儿子，老大，已经刚好年满十六岁。十六岁，她结婚的时候肯定很年轻。他正在重新对她进行评价。岂止是并非没有魅力，她有时候确实是个挺漂亮的女人，身材长得很好，健壮，长着深栗色的头发，黑眼睛，肤色与其说是土

---

① 这孩子的名字叫刘巴，刘贝卡系爱称。
② 在俄语里刘巴 Ljuba、刘贝卡 Ljubica 和刘波夫 Lyubov 出于同一词根。
③ 阿莫尔（Amour），法文，意为“爱”、“热爱”。

黄色不如说是橄榄色；一个举止彬彬有礼的女人，方肩膀，乳房高耸。挺自豪，他想到，在脑海里搜寻着能够确切刻画出她的英语词汇。她的牙齿，被尼古丁染黄了，这是唯一实在的缺陷。出于一种没有改过来的欧洲的老习惯，她抽烟，虽然为了他的缘故，她总是到阳台上去抽。

至于那个小姑娘，她是个真正的美女，长着黑色的鬈发，无可挑剔的皮肤，和一双充满了智慧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肩并肩，这母女俩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只要她们待在一起，就那么让人赏心悦目。她正在做饭，玛利亚娜帮助那孩子烤杯形蛋糕或姜饼饼干。从厨房传来她们模糊的低语声。母亲和女儿：这种女性的原始契约，正在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第五章

几周的时间过去了；他开始安于玛利亚娜的照顾管理。每天早晨，她领着他做操，按摩他身上那些业已衰弱或日渐衰弱的肌肉；她小心地帮他干一些没人帮助他根本干不了的事情，干一些没人帮助他可能根本不会去学着干的事情。逢到他有心情听人讲话的时候，她总是乐于谈谈她的工作，她在澳大利亚的体验。当他委顿下来，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活动时，她似乎也满足于沉默不语。

无论以往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肉体之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对于恢复和修补这种爱、使它达到某种理想的状态毫无兴趣。当初他曾经是那么雄赳赳的男子汉，而今已经成为一种记忆，而记忆是消失得很快的东西。他依然有生存的意识，拥有没有衰落的灵魂生活；至于他的其余部分，那只是一袋子血肉骨头，他被迫带着到处走罢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抛弃所有的谨慎和节制实在是一种诱惑。但是，他抵抗着这种诱惑。他尽可能做着那些使他能够保持庄重的事情，而玛利亚娜在支持他的做法。当不得不赤身裸体的时候，他就把目光转开去，这样她就会明白，他没有看见她正在看着他的裸体。那些必须私下做的事情，她都尽可能

地私下去做。

在所有这类事情上，他都在努力保持做一个男子汉，虽然是一个衰弱的男子汉；而再清楚不过的是，玛利亚娜完全理解和同情这一点。她是从哪儿学会这种敏感与周到的呢，他很想知道，这种敏感与周到，她的那些前任们显然十分缺乏。难道是在比勒费尔德，在护理学院学会的？也许吧。但是他猜，是来自一些更深的根源。一个庄重的女人，他暗自想道，彻头彻尾的庄重。一件更好的事儿落在了他的头上，这就是，让玛利亚娜·乔希奇走进了他的生活。

“如果疼了就告诉我，”她一边用两只大拇指按压着他那讨厌的缩短了的臀部肌肉，一边说道。但是那儿根本不疼；或者即使疼了，那疼痛也更像一种快感，他无法讲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一种直觉，他想道。凭着纯粹而简单的直觉，她看来知道他感觉如何，他的身体将会如何做出反应。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个温暖的下午，在一道道锁上的房门后。他们也可能发生一场云雨之情。但是情况并不非得如此。这只是护理，只是照看。

半个世纪前的教义问答班上的一个短语，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里无非是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但是……但是什么——我们除掉是男人和女人，我们还会是什么？凡人的心灵不可能想到。那是一个秘密。

这些话是圣保罗的话，他可以肯定——圣保罗，是他的名字的来由，他的同名圣人，解释人死后会是什么样，那时，所有的人都会以一种纯洁的爱来爱所有的人，就像上帝的爱，只是没有那么强烈那么毫无保留而已。

唉，他根本没有成为一个圣灵，而只是一个有些爱心的凡人，这种爱心没能把什么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找到他的另一半，和她紧密结合在一起，把他的种子赐给她——那种子，在这个寓言或者由阿洛伊修斯神甫展开的寓言中，他忘记了正是它，代表着上帝的旨意。这时，一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半人，残废，就好像一张遗像。这个人的魂魄在回首往昔的时候，会遗憾自己的时间没有充分加以利用。

他的爷爷奶奶，老雷蒙特一家有六个孩子。他的父母有两个孩子。他却一个也没有。六，二，一，无：在他的周围，他看到这种不幸的后果在一再重复。他曾经认为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很有意义：在一个人口过剩的世界上，没有孩子实在是美德，无异于爱和平，无异于能忍让。而现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没有孩子就像疯狂，一种种群的疯狂，甚至干脆就是一种罪行。还有什么能比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灵魂更美好呢？如果大地停止发送货物，天堂又怎么能够装满呢？

当他到达天堂之门的时候，圣保罗（对于别的新灵魂，那可能是圣彼得，但是对于他，那将是圣保罗）将会等着他。“赐福于我吧，天父，因为我犯了罪，”他会说。“你怎么会有罪呢，我的孩子？”这时他会无话可说，只能张开自己空空的双手。“你这个不幸的家伙，”圣保罗会说，“你这个最最不幸的家伙。你没搞清楚为什么赐给你生命，这个世间最伟大的礼物吗？”“在我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搞清楚，天父，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可现在太迟了；请相信我，天父，我悔恨已极，我痛恨

自己，我感到后悔[1]，我痛心疾首。”“那么，进去吧，”圣保罗会说，并且站到一旁，“在天父的家里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人，甚至装下愚蠢而孤独的羔羊。”

玛利亚娜本来能纠正他的失误的，要是他能及时遇见她的话。玛利亚娜来自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从这两口子——玛利亚娜和她丈夫的生殖器里，已经生出了三个——三个为天堂准备的灵魂。一个天生做母亲的女人。玛利亚娜本来会帮助他走出没有子女的状态的。玛利亚娜能够生养六个，十个，十二个，依然会保留着爱，母爱。但是现在太迟了：多么悲哀，多么让人伤心！

① 原文为法文。

第六章

他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一对儿撑在腋下的 T 字拐，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齐默架的东西，那是个有四条腿的铝合金架子，用来扶着在公寓里到处走。这个设备是借来的，在用不着的时候要还回去，也就是说，当他能够更好地活动或者走路的时候就要归还。

那儿还有别的辅助设备可以用（他看到了那本小册子），从一种在四边形的齐默架上加了轮子和一个安全制动器的设备，到一种安了电池驱动的马达的小车，各种设备种类繁多。那种小车上面有一个方向操纵柄和一个可以收缩起来的雨篷，是为那些严重的瘫子准备的。但是，如果他想要得到这类较高档的辅助设备，就得自己掏钱买了。

在玛利亚娜的照看下，那个她喜欢称之为他的腿的东西，正在一天天改变它怒气冲冲的颜色和肿胀的外表。支撑双拐正在变成他的第二天性，虽然他觉得依靠齐默架更安全。当他全靠自己架着双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四处漫步的时候，他认为这是锻炼，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不安。

他每周到医院去进行健康检查。在一次这种例行检查中，他和一个老太太同乘一趟电梯。那老太太弯着腰，长着个鹰钩

鼻子，以及地中海人的黑皮肤。她的一只手扶着一个年轻女人，活脱脱就是她自己的年轻翻版，小骨架，几乎同样黑，带着一顶宽檐帽和一副墨镜，大得足以遮住她的上半张脸。他被挤得紧紧地靠着那个年轻女人，在她们走出电梯之前，他有时间吸入满满一肺过分浓烈的栀子香水味，并且注意到，很奇怪，她竟把衣服的里子穿在了外面，上面有一个干洗说明标牌支棱着，好像一面冒失的小旗子。

一个小时以后，当他走出这栋大楼的时候，他又看见了这一对儿，她们在通过旋转门时遇上了麻烦。到他自己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只能看见那顶黑色的宽檐帽在人群中起伏摆动。

她们的形象留在他的脑海里：那个皱皮老太婆领着那位匆忙间穿反了衣服的公主，着魔般地梦游着。也许，对于公主的角色来说她已经不够年轻了，但是依然有魅力：柔软娇嫩的肌肤，娇小的身姿，大大的乳房。他想象她是那种女人，总是打着瞌睡，直到中午，然后吃早饭时，一个戴着穆斯林包头巾的小厮用一个银托盘为她送上法式糖果。她把自己的脸怎么了，还需要把它藏起来？

自从那次交通事故以来，她是第一个逗起他的性兴趣的女人。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出现了，虽然她并没有泄露自己的身份。在寂然无声中，大地上的一道裂缝张开了，并且向他奔来。两股巨大的滚滚烟尘在空中升起。他试图要跑，但是他的双腿不能动。救命呀！他低语着。那个老太太，那个皱皮老太婆，用一双黑黑的视而不见的眼睛，盯着他并且穿过他看着他的后面。她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说着一个词儿，但是他无法听清楚，好像是 *toomderoom*。大地在他脚下裂开了，他掉了

下去。

玛格丽特·麦科德打电话过来。她很抱歉没有和他联系上，她一直不在城里。她能够带他去吃顿午饭吗，也许就在星期天？他们可以开车到巴罗萨峡谷去。不幸的是她丈夫不能和他们一起去：他在国外。

他很喜欢去，他回答说，但是哎呀，他觉得长途乘车旅行有点儿太受罪了。

“那么我只是顺便来看看怎么样？”她问道。

多年前，在他离婚以后，他和玛格丽特曾经有过一段短暂而疯狂的恋情。按照玛格丽特的说法，她丈夫对这些亲密行为一无所知。他对她的说法倒不必信以为真。

“干吗不来呢？”他说道，“星期天来吧。来吃晚饭。我有一些非常棒的烤碎肉卷子，我的用人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在阳台上进餐，在一个相当酷的傍晚，在鸟儿归巢的啼鸣声里，伴着桌上香茅油蜡烛的摇曳的烛光。那当儿有一种拘束：当年他们俩之间经历过的东西让人无法忘怀。玛格丽特没有提那位不在场的丈夫。

他告诉玛格丽特他在希娜统治下过的那段日子；他向她讲起那位社会工作者普茨太太，她为他的后半生安排了除了性事之外的所有方面，她大概自己太害臊没法谈这个话题，或者，也许她认为对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男人来说再谈性事是不恰当的。

“那么那是不恰当的吗？”玛格丽特问道，“坦率地说。”

坦率地说，他回答道，他还不能讲。他并没有性无能，如果她问的是这个问题。他的脊柱并没有受伤，相关的神经联系

也是如此。同样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完成一对性伙伴中那个主动成员所要求的动作。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是否难堪和羞耻并不会压倒对快乐的认同。

“我总是认为，”玛格丽特说道，“由于你现有的条件，你不再扮演主动成员的角色会被人谅解。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除非你已经试过了，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呢？不过你为什么要难堪呢？那和你有麻风病完全是两回事。你只不过是一个被截肢者。被截肢者们是能够相当浪漫的。想想所有那些战争影片吧：男人们从前线回到家里，他们戴着黑眼罩，或者胸前用别针别着空空的袖管，或者拄着双拐。而女人们猛扑到他们身上。”

“只是一个被截肢者，”他说道。

“是的。你是一次意外、一次撞车的牺牲品。这当中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没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在那以后，你的一条腿截肢了。一条腿的一部分。一个笨拙的身体零件的一部分。仅此而已。你依然拥有你的健康。你依然是你自己。你还是一向所是的那个英俊而健康的男人。”她朝他微微一笑。

他们能够现在就在卧室里证明这一点，他们两个，试验一下，他是否还是他一向所是的那个男人，试试是否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后快乐依然能够压倒它的对立面。玛格丽特不会不乐意的，他确信这一点。但是那个时刻过去了，他们没有抓住它，对此，当他事后回顾时，他感到庆幸。他并不介意变成任何女人的性爱对象，无论如何他总是好脾气。他也不在乎暴露在一个外人的注视下，即使她是一个早年的朋友，即使她声称发现截肢者很浪漫。他的这个新身体并不可爱，也就是说，不

仅仅有发出病态潮红的变短的大腿，还有松弛的肌肉，和已经在他的下腹部隆起的讨厌的小肚子。如果他要再次和一个女人上床，他就要确保那是在黑暗之中进行。

“我接待了一个客人，”第二天他告诉玛利亚娜。

“是吗？”玛利亚娜说道。

“可能还会有别的客人，”他冷冰冰地继续说下去，“我意思是一些女人。”

“和您住在一起吗？”玛利亚娜问道。

和他住在一起？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当然不，”他说道，“只是些朋友，女朋友。”

“那好，”她说道，打开了真空清洁器。

玛利亚娜，显得好像是，根本不在乎他在这所公寓里是否有女人。在他自己的时间里他干什么，那根本不关她的事。而且他又能干什么事儿呢？

与玛格丽特不一样。玛利亚娜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过去是什么样儿。对她来说，他仅仅是她的最新主顾，一个皮肤苍白，肌肉松弛，拄着双拐的老头而已。即使如此，他也感到在玛利亚娜面前十分羞耻，在她女儿面前也是如此，好像这个面色红润、健康的母亲和这个像天使一样清纯的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对他的联合审判。他发现自己正在避开这个孩子的凝视，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在一把扶手椅上藏起来，好像这栋房子属于这两个女人，而他倒是个什么害人虫，是个自己寻路钻进来的老鼠一类的东西。

玛格丽特的拜访好像火星点燃了一系列关于女人的白日梦。所有这些梦都带有性色彩；在一些梦里，他甚至和女人上

了床。在这些梦里，绝口不提他的改变了的新身体，甚至看不见那身体；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但是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不是玛格丽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倒是他在电梯里看见的那个女人，那个戴着黑眼镜穿着里朝外的衣服的女人。他对她说：你的衣服，让我帮助你正过来。她抬手摘下眼镜。好吧，她说。她的声音很低，她的眼睛是一对黑色的池塘，他跳了进去。

第七章

在干活儿的时候，玛利亚娜并不戴护士帽，而是系一条方头巾，就像所有巴尔干半岛的良家妇女一样。他很满意这块方头巾，就好像他满意她并不因为喜欢这个新世界而完全抛弃那个旧世界一样。

除了能分开那些战争罪犯和那个总是大力发球的高个子网球运动员，此人的名字他总是记不清（伊尔加？伊里奇？罗曼·伊里奇?），克罗地亚人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个未知数。南斯拉夫人是另一回事。在那儿还有南斯拉夫人的时候，他肯定曾经路遇过许多南斯拉夫人；但是当然，他从来没有想起问问他们是哪种南斯拉夫人。

在南斯拉夫的图画里，玛利亚娜适合待在什么地方呢，玛利亚娜和她那位组装汽车的丈夫？当他们从那个旧国家逃跑的时候，他们逃避的是什么呢？或者仅仅是那种状况，对战争日益增长的厌恶和疲倦，使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打包，穿过边界，以寻求一种更美好、更和平的生活？然而，如果在澳大利亚仍无法找到更美好、更和平的生活，又能在哪儿才能找到它呢？

玛利亚娜正在向他讲起她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德拉格，但是对他的伙伴们来说，他是贾格。为了他刚刚度过的十六岁生

日，她丈夫给德拉格买了一辆摩托车。在玛利亚娜看来，这是一个大错误。现在德拉格每天晚上都不着家，不顾他的家庭作业，一次次错过了晚饭。他和他的朋友们泡在乡间道路上，彼此赛车，练习急刹车和天知道其他的什么。她就怕他会哪天断胳膊、断腿地回来，或者会闹出更坏的事情。

“你的儿子是个年轻男人了，”他告诉玛利亚娜，“他正在考验他自己。你无法阻止年轻人去探索他们的极限。他们想要成为最快的人。他们想要成为最强者。他们想要被人钦佩赞赏。”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德拉格，也许他永远不会遇见他。但是，他喜欢玛利亚娜所做的表演，喜欢她的那种毫不掩饰：她由于太有礼貌了而无法吹嘘她的儿子，于是就抱怨他的不守规矩，他的不安分，他的尽情享乐[①]，以及他将来如何会成为她的祸根。

“如果你想要吓唬吓唬德拉格，”他并不很认真地建议道，“哪天你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会让他看看我这条腿。”

“您以为他会听吗，雷蒙特先生？他会说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不过是一桩自行车事故。”

“我还会让他看看那辆自行车剩下了什么。”

他还留着那辆自行车，就放在楼下的储藏室里，后轮子被轧得对折起来，车架子挤进辐条当中。那天在麦吉尔路，根本没有人费神去偷它，虽然它躺在路边直到傍晚。后来警察把它送回来。他们还挽救回来那个绑在货架上的塑料箱，以及那天

① 原文为法文。

早上买来的一部分东西：一听带着轧痕的小鸡青豆罐头，四分之一公斤法国布里咸味白乳酪，它本来在太阳底下已经融化了，后来又凝固了。他保留那个罐头作为一个纪念，一个纪念品。它放在厨房的一个架子上。他告诉玛利亚娜，他要让德拉格看那个罐头。他要告诉他，想想看如果这是你的脑袋会怎么样。然后再说：此外再想想你的妈妈。她为你担心呀。她是个好女人。她希望你长命百岁生活幸福。或者也许，他不会说到她是个好女人。如果她儿子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呀，一个陌生人而已，倒要告诉他吗？

第二天，玛利亚娜带来一张照片：德拉格站在那辆他们说到的摩托车旁边，穿着靴子和紧身牛仔裤，臂弯里是一个装饰着闪闪发亮的带子的头盔。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他长得十分高大结实，他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梦中的白马王子，就像当年少女们所说的那样，正像当年他母亲肯定曾是一个招人爱的美人儿一样。毫无疑问他会使许多少女为之心醉。

“你的儿子有什么计划？”他问道。

“他想要进军事学院。他想要参加海军。因为那样他能够得到奖学金。”

“那么你的女儿，你的大女儿怎么样？”

“噢，她还太小，不懂什么计划呢，她的心在天上。”

现在她有一个问题要问他，这个问题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提出来，真令人惊讶。“您一个孩子也没有吗，雷蒙特先生？”

“没有，是的，没有。我们没有能解决这事儿，我和我妻子。我们心里有一些别的事儿，别的抱负。而且，随后，在我们意识到要做这事之前，我们就离婚了。”

“后来您没有为这事儿后悔过？”

“恰恰相反，我越来越为这事儿难过，特别是当我变老的时候。”

“那么您的妻子呢？她为这事儿难过吗？”

“我妻子再婚了。她和一个有自己孩子的离婚者结婚了。他们一起有了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现代家庭，在那个家庭里，所有的人都彼此直呼其名。所以，我的妻子并不为我们没有孩子难过，不为我没有孩子难过。我的前妻，我和她没有多少联系。那不是一个幸福的婚姻。”

一切都在界限之内，他们之间交流的东西，都在与个人无关的私人界限之内。这是一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对话，这个女人碰巧是这个男人的护士，购物助理，清洁女工和各方面的助手，在一个所有人都彼此平等、有各自信仰的国家里，彼此变得日益熟悉。玛利亚娜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他已经不再信仰任何东西了。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样好，信仰天主教和什么教也不信。玛利亚娜可能不赞成那些无论结婚或者不结婚而从来不打算要孩子的人，但是她知道要把这种不赞成的意见保留在自己心里。

“那么将来谁照顾您呢？”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回答是，你呀，你将照顾我，就不远的将来而言，是你或者我为此目的雇来的随便什么人。但是可能能够更宽厚地解释这个问题的意思：——比如，将来您指着谁依靠谁？

“哦，我将自己照顾自己，”他回答说，“我并不指望活到七老八十。”

“您在阿德莱德有亲戚家人么?”

“没有，在阿德莱德没有。我在欧洲有亲戚，我想，但是我已经和他们失去联系有很久了。我生在法国。我没有告诉过你吗？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被我的母亲和继父带到了澳大利亚。我和我姐姐。我那时六岁。我姐姐九岁。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她死得很早，死于癌症。所以没有人，我没有家人来照顾我。”

他们话说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他和玛利亚娜，停止了他们的个人交流。但是她的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将来谁照顾您呢？他越是琢磨照顾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就越显得不可思议。他记得他儿时在卢尔德，他们家曾经有一只狗，躺在它的篮子里，得了犬瘟热病，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停地呜咽，它的鼻口部又热又干，它的四肢在抽动。“好啦，我会处理的，[①]”他父亲在某个关头说道，他拿起了那只狗、篮子和所有的东西，走出了家门。五分钟后，从树林那边，他听见一声闷闷的猎枪射击的声音，事情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看见那只狗。我会处理的[②]；我会负责它的；我会照顾它的；我会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的。那种照顾，用一支猎枪，肯定不是玛利亚娜心里想的。然而，它虎视眈眈地趴在这个短语里面，等待着破壁而出。如果是这样，他的回答将会如何呢：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吗？客观上，他的话意味着什么？难道说这种照顾，他所说到的照顾，要扩展到穿上他最好的西装套服，咽下他秘藏的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药片，一次两片，加上一杯热牛奶，然后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他有很多遗憾，他充满了遗憾，它们总是在夜里回到他的心中，就好像归巢的鸟群。而在这些遗憾当中最主要的遗憾就是，他没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也很好，女孩子们有她们自己的魅力，但是他没有儿子是他真正的遗憾。如果他和亨里埃塔当时就有一个儿子，在他们还彼此相爱的时候，或者互相倾心的时候，或者彼此关心的时候，那么那个儿子到现在得有三十岁了，已经是一个有自己权利的男子汉了。也许让人无法想象；但是这种无法想象的事注定在那里被人想象。想象他们两个，这时，出去散步，父亲和儿子，谈这谈那，男人之间的谈话，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在这种谈话过程中，他会随便发点议论，一种人们在这种时刻发的那种不正经的议论，这种时候难得说正经话，他会谈论关于时间的传递。他的儿子，那虽是他的想象，但是他想象中的儿子，马上就会理解：传递那副重担，传递家族的延续，总有这么一天。“嗯，”他的儿子会说，他叫威廉或罗伯特或者无论什么，他的意思是：好吧，我同意。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责任，照顾过我，现在轮到我了。我会照顾你。

要得到一个儿子并不是没边没沿的事情，即使在眼下这个为时已晚的关头。例如，他可以寻找（但是怎么找呢？）某个意想不到的孤儿，某个尚在母亲肚子里的韦恩·布莱特，提出申请要收养他，并且希望这个申请被接受；虽然这种机会，由普茨太太为代表的福利系统，把一个孩子交给一个伤残的孤老头来领养的几率，将是零，比零还小，是负数。或者，他能够

寻找（但是怎么找呢?）某个肥壮能生育的年轻女人，和她结婚或者给她钱，或者引诱她，使她允许他在她的子宫里生产，或努力生产出一个小男孩来。

但是他想要的不是一个婴儿。他想要的是一个儿子，一个真正的儿子，一个儿子和继承人，一个更年轻，更强壮，更美好的自己的翻版。

他的小雀雀。如果你想要我去洗你的小雀雀，希娜在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说道，你就得要求。但是在他自己的小雀雀里，在他那筋疲力尽的下身里，还有那东西去生一个孩子吗？他还有那种子和足够的动物的激情把那种子送到正确的地方去吗？以往的记录看来没有指明这种情况。以往的记录似乎表明那种激情奔泻不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一种快乐的情感，一种温和的也许是感激的情感——那就是玛格丽特·麦科德对他的回忆，她和五六个别的女人都这么看，但不包括他的妻子。作为一个情人，他相当时髦，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他喜欢的词儿，但是却是一个恰当的词儿。他是一个在寒冷的夜晚要蜷起身子来睡觉的好男人；是那种让你心不在焉地和他一起上床的男朋友，然后事后琢磨这事儿是否真的发生过。

从根儿上说，他就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男人。他没有把握自己以往是否喜欢过那种激情，或是否赞成它。激情澎湃：那是个陌生的领域；一种滑稽的但无法避免的忧伤，就像郁郁不乐，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希望经历体验一下，但它要来得温和一点，破坏性小一点，至于以后则不会比较认真地把它当回事儿了。狗儿们才会被交配的激情主宰，它们龇牙咧嘴的，脸上露出不幸的表情，舌头耷拉出来。

第八章

“您要我给您的书掸掸灰尘吗?”

上午十一点钟，玛利亚娜看来已经把各种活儿都干完了。

“好吧，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用真空清洁器在书上面走一遍，用那个附加的吸嘴。”

她摇了摇头，“不，我会把它们清理好的。您是个藏书家，不愿意尘土落到书上。您是个藏书家，是吧?”

一个藏书家：他们在克罗地亚就是这么称呼他这类人的吗？藏书家，这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拯救图书使它免于湮灭的人？一个抱着他并不阅读的图书死死不放的人？他的书房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码着一排排他再也不会打开的书，不是因为这些书不值得读，而是因为他的日子就要过完了。

“一个书籍收藏者，我们这儿这么叫。不过那三个书架，从那儿到那儿，准确地说是一份藏书。那些是我的关于摄影的书籍。其余的只是一般的或者园艺书籍。不，如果说我曾经挽救了什么东西，那是一些照片，而不是书。我把它们收在那些柜子里。你想看看吗?”

在两个老式的杉木柜子里，他有成百上千张照片和明信片，记录了早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矿区的野营生活。还有

很多来自南澳大利亚。由于这个领域是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甚至不是一个能够准确界定的领域，他的收藏也许是这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收藏它们，那时候第一代照片还能够搞到。那时候我还有心去拍卖场。那些已故者的遗产。可现在它常常使我太压抑了。”

为了给她看，他拿出了一组照片，这些都是他收藏品中的精华。当年为着那位摄影师的来访，一些矿工穿上了他们过星期日的最好的衣裳。其他人则满足于穿着干净的衬衫，袖子挽得高高的，以便显露出他们强壮的胳膊，也许还有一条干净的围巾。他们站在照相机前，脸上带着庄重而自信的神情，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汉们来得十分自然，但是似乎这种神情现在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

他摊开了两张他收藏的福切里的照片。“看看这些，”他说道，“它们是安托万·福切里的作品。他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摄影师。”在它们旁边，他摊开了一些下流的明信片：莱尔捏着袜带展示着她修长的大腿；弗洛拉，穿着睡衣，越过赤裸而丰满的肩膀卖弄风情地微笑。那些姑娘们，刚从采矿场出来的小伙子们身上揣满了现金，总是在星期六晚上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来拜访她们。

“那么您就是干这个的，”当他的展示结束的时候玛利亚娜说道，“很好，很好。你把历史保留下来很好。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澳大利亚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并不是只有灌木丛，然后就是成群结伙的移民。像我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她已经摘下了那块方头巾，把头发抖搂开，把它向后捋顺了，朝他

微笑着。

像我们这样的。这里的我们是谁？玛利亚娜和乔希奇一家；还是玛利亚娜和他？

“那不止是灌木丛，玛利亚娜，”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的，当然了，不是灌木丛，是土著人。不过我在谈欧洲，他们在欧洲的说法。灌木丛，然后是库克船长，然后是移民——他们说，哪儿有历史呀？”

“你的意思是说，哪里有城堡和大教堂吧？移民们难道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吗？当你从地球的一点搬到另一点的时候，你就不再有历史了吗？”

她并不理会这个责难，如果说那是个责难的话。“在欧洲人们说澳大利亚没有历史，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所有的人都是新人。不管你是带着这种历史或那种历史来的，在澳大利亚你从零开始。零历史，你明白吗？在我的国家里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在德国也这么说，在整个欧洲都这么说。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到澳大利亚去？那就像您到荒漠去，到卡塔尔，到阿拉伯国家，到那些产油国去，你们那么干只是为了钱，他们说。所以这很好，有什么人收藏老照片，表明澳大利亚也有历史。但是它们值很多钱，这些照片，嗯？”

“是的，它们很值钱。”

“那么谁将得到它们，您知道，在您之后？”

“你的意思是问，在我死后？它们将属于国家图书馆。这已经都安排好了。阿德莱德这里的国家图书馆。”

“您不把它们卖了？”

“不，我不会拿它们卖钱，它将是一笔遗产。”

“但是他们会标上您的名字，嗯?”

“他们的确会在这些收藏品上标上我的名字。雷蒙特遗产。这样将来孩子们就会彼此耳语：‘他是谁呀，这个雷蒙特遗产的雷蒙特?他是个名人吗?’”

“但是照片也可能，嗯，不止是个名字吧?雷蒙特先生的照片。照片不完全和名字一样，它更活生生的。否则为什么要保存照片呢?”

无疑关于这个问题，她有自己的观点。如果名字像形象一样好，干吗费神要保存形象呢?为什么保存这些已故矿工的愉快形象，为什么不仅仅用打字机打出他们的名字并且把这个名单展示在玻璃橱里呢?

“我会问那些图书馆里的人，”他说道，“我要看看他们对这个主意有何感想。但是不要保留我现在这个样子的照片，上帝饶了我们吧。要留我当年的照片。”

给书掸灰尘，这种零活清洁女工们在过去就是用一把羽毛掸子扫过书籍，是玛利亚娜喜欢干的一个主要工作。把书桌和柜橱用报纸盖起来；然后每次干半个书架，把书运到外面的阳台上，并且逐一掸去灰尘，而腾空的书架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不过要保证，”他神经紧张地干预道，“把那些书按原来的顺序放回去。”

她充满嘲弄地看了他一眼，这使他畏缩了。

这个女人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精力?她也用同样的标准管她自己的家吗?乔先生怎么应付这个?还是这只是为了让他看的，让她的澳大利亚老板看的：以此表明她准备多么尽心尽力地献身于她的这个新国家?

正是在给书掸灰尘的这天，那种曾是对玛利亚娜温和地感兴趣的东西，那种还没有上升到比好奇心更强的兴趣，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在她身上，他开始看见一种如果不是美，那么至少也是某种女性的完善的东西。壮得像匹马，他一边看着那健壮的腿肚子和那长得很丰满的臀部，一边想道，当她去够上层书架时，那臀部起伏着。壮得像匹母马。

假如说在过去的这几周里，空气中一直飘浮着什么东西的话，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在，*faute de mieux*①，玛利亚娜身上了吗？那么这种沉淀物，这种情感，它的名称是什么呢？从感觉来看，它不像是欲望。如果他要为它挑选一个恰当的词儿，他会说那是赞赏。欲望会不会从赞赏中生长出来，还是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出于赞赏，而和一个女人肩并肩躺在一起，赤身裸体，胸口对着胸口，那将是什么滋味？

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他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就在不太远的地方，一位乔希奇先生在生活着呼吸着。那位乔希奇先生或者潘·乔希奇或者高斯布丁·乔希奇，或者无论他管他自己叫什么的那个人，如果他发现他妻子的雇主沉醉在和她胸口对胸口地躺着的白日梦里，会不会大发雷霆——大发那种产生了家族世仇和无数史诗的巴尔干人的冲天怒火？乔希奇先生会不会拿着一把刀子对他穷追不舍？

他经常说关于乔希奇的笑话，因为他嫉妒他。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乔希奇却拥有这个令人羡慕的女人而他没有。乔希奇

---

① 法语：因别无更好的东西。

不仅拥有她，他还拥有和她一起来的孩子们，她生出来的孩子们：那个可爱的孩子刘贝卡；那个总是心不在焉但无疑同样漂亮的排行中间的女儿，她的名字他回忆不起来了；还有那个有摩托车的时髦的男孩。乔希奇拥有他们所有人，而他有——什么呢？一栋装满了书和家具的公寓。一批照片收藏，一些死人的形象，它们在他本人死后将在一个图书馆的地下室里积灰尘，和其他一些小小的遗产一起，其实它们不值得麻烦那些图书馆的分类编目人员。

在他没有拿出来给玛利亚娜看的福切里照片当中，有一张总是像梦魇一样深深地在他的脑海里纠缠不去。那是一张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聚在一起的照片，他们站在一个糊泥巴的篱笆小屋门口。应该说，那可能是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或者那个最大的姑娘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孩子，而是第二个女人，第二个妻子，被人带来代替第一个，因为后者看上去生命已经熬干了，生殖力已经衰竭了。

他们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同样的表情：对这个带着新式照相机的陌生人并没有敌意，此人在片刻之前把他的头钻到那块黑布底下，但是他们都很害怕，都僵住了，好像一群在屠宰场大门前的公牛。闪光频频地打在他们的脸上，暴露出他们皮肤和衣服上的每一个污迹。在那个最小的孩子伸到她嘴边的手上，闪光展示出可能是果酱的东西却更可能是泥巴。在那时候拍照片需要很长的曝光时间，这整个东西是怎么被拍下来的，他甚至无法猜到。

不止是灌木丛，他想要告诉玛利亚娜。也不止是那些黑人。不是零历史。看吧，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从那寒冷和潮

湿，从那不幸的小屋冒出的炊烟，从那些张着无助的黑眼睛的女人们那里，从那贫穷和饥肠辘辘中，从那熬人的劳作中来的。一个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过去。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过去。

但那是真实的吗？那个照片中的女人会接受他作为她的部族的一员吗——这个来自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卢尔德的男孩，他有一位在钢琴上弹奏福莱[①]乐曲的母亲？难道他想要声称那段历史是他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是那些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事情，外人统统被排除在外吗？

尽管玛利亚娜的存在令人鼓舞，他却似乎又处在心情严重郁闷的边缘了，那种忧伤的自我怜悯，变成了极度忧郁沮丧。他喜欢把它们想作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滑过天空又不断来临的坏天气的插曲。他不肯认为它们来自他内部，不肯认为那些属于他，是他的一部分。

命运赐予你一只手，而你运用赐予你的这只手。你不要哀诉，你不要抱怨。他曾相信，这，就是他的哲学。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抵抗这些而陷入黑暗之中呢？

答案是他正在走下坡。他再也不会是当年的自己了。他再也不会拥有当年的开朗和恢复力了。在他的身体里，无论接受了什么样的器官修复任务，在它受到这么严重的损伤之后，最初是在路上，随后是在手术室里，它已经太疲倦了无力完成这个任务，它已经感到不胜其负了。而且这个团队的其余成员

---

① 福莱（1845－1924），法国作曲家，曾任巴黎音乐学院院长。写过一百多首歌曲，并且写了许多风格独特、精巧、细腻的钢琴曲。

——心脏，肺，肌肉和大脑，都有着同样的看法。它们已经为他尽可能长久地做力所能及的一切；现在它们想要休息了。

他回忆起一本曾属于他的书的封面，那是一本普及版的柏拉图[①]。它展示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战车。一匹黑马长着闪光的眼睛和扩张的鼻孔，代表着卑下的欲望；而另一匹比较平静样子的白马，代表着不太容易鉴别的更高尚的情感。站在这辆战车上，紧握着缰绳的，是一个有着半赤裸的躯干和希腊式鼻子的年轻男子，一条束发带围在他的眉际，可能代表着自身，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唉，在他的书里，他自己的书，他的生活之书，如果将来要写，封面的这幅画将会比柏拉图的书里更单调。他自己，这个他称之为保罗·雷蒙特的人，将会坐在一辆被一群老马拉着的大车里，这些老马呼哧呼哧直喘，有些简直连自己的体重都拖不动了。在一连六十年每天早晨醒来之后，一边贪馋地嚼着它们的燕麦口粮，一边撒尿，拉屎，然后被套上挽具去完成白天的拖运任务，保罗·雷蒙特的团队就要干够了。该休息了，它们会说，该放出去吃草了。而如果无视它们休息的需要，那么好，它们就会四条腿一弯，带着挽绳原地卧倒；如果这时候鞭子开始围着它们的臀部噼啪作响起来，那就让它噼啪作响吧。

病在心里，病在脑子里，病入骨髓了，如果讲出事实，他自己的病——甚至在上帝的惩罚（通过他的天使韦恩·布莱特来传达）到来之前，就把他打倒了。他从来不想缩小那个事件，那个打击。它无非是一场灾难、不幸。它已经缩小了他的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世界，把他变成了一个囚徒。而逃过死神应该已经把他摇醒，打开了他的心灵之窗，使他对于生命宝贵的意识得以苏醒。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像从前一样被旧的自我束缚住了，只是更灰暗更凄凉，足以使人沉溺于酒杯。

一点钟了，玛利亚娜还没有做完给书除尘的工作。刘巴，通常是个好孩子——如果还允许把孩子们分成好的和坏的，——正在发牢骚。

“把清扫的活儿放下吧。明天再把它干完。”他告诉玛利亚娜。

“一闪电的工夫我就把它搞完了，”她回答说，“如果您给她点什么东西吃。”

“一闪。一闪电。我们可是肉做的，血肉之躯。”[①]

她没有回答。有时候他认为她并不认真听他讲话。

他应该给刘巴点儿什么东西吃，但是给什么呢？给小孩们吃的东西无非是爆玉米花、曲奇饼、糖霜维芙巧克力，可是好像在他的食品储藏室里哪样都没有。

他试着把一勺李子酱和一杯酸牛奶搅和在一起，刘巴接受了，而且看来很喜欢它。

她坐在厨房的桌前，他站在她旁边，依靠着齐默架。“你妈妈对我来说是个大帮手，”他说道，“我不知道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你真的安了一条人工假腿吗？”她漫不经心地说出那个挺

---

① 保罗在这里开了一个谐音玩笑，英文中一闪（flash）和肉（flesh），发音相近，只差一个字母。

长的词儿，好像她每天都用它似的。“不，它还是我向来就有的那条腿，不过稍微短了点儿。”

“可是你的柜子在你的卧室里。你是不是有一条人工假腿在你的柜子里？”

“不，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在我的柜子里没有那种东西。”

“你的腿里有一个螺丝钉吗？”

“一个螺丝钉？没有，一个螺丝钉也没有。我的腿完全是天生的。它里面有骨头，就像你的腿和你妈妈的腿一样。”

“不是有一个螺丝钉，拧在你的人工假腿上面吗？”

“没有，就我所知没有。因为我没有人工假腿。为什么你会问呢？”

“因为。”她不愿意再说了。

一个螺丝钉在他的腿里面。也许过去玛利亚娜护理过一个腿里有螺丝钉的男人，螺丝钉、螺栓、钢针、撑杆和支架，都是钢铁和钛做的——一个有着那种再造的腿的男人，那不适合他，因为他太老了，不值得付出那些麻烦和费用。也许这就是解释。

在儿时，他记得，有人给他讲过一个女人的故事，她一不留神把一根小小的缝衣针扎在了自己的手掌心里。她没有在意，那根针顺着这个女人的血管向上走了很长时间，刺到了她的心脏，要了她的命。这个故事是作为一个教训讲给他听的，让他千万不要对针掉以轻心。但是回想起它来，却更像是一个神话故事。钢铁真的和生命格格不入吗？针真的能进入血管吗？这个故事里的女人，怎么会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金属武器正在沿着她的手臂向上漫游，朝着她的腋窝，然后绕过那个

腋窝的曲线，针尖朝南，直奔那个孤立无助、怦怦跳动的牺牲品而去呢？他是不是应该向刘巴复述这个故事，把它的神秘的智慧代代相传，无论那智慧可能是什么？

“不，”他重复道，“我身体里一个螺丝钉也没有。如果我有螺丝钉我就成了一个机器人了。我可不是那东西。”

但是刘巴已经对那条腿是不是机器腿失去了兴趣。她咂着嘴唇喝完了酸奶，然后用连衣裙的袖子抹了抹嘴巴。他伸手去拿纸巾，擦了擦她的嘴唇，她允许他这么做。然后，他也把她的袖子擦干净。

这是他第一次用手指碰一个孩子。有片刻她的手腕柔软地放在他的手心里。完美，没有别的词儿更确切。他们带着全新的一切从子宫里到来，一切都按照完美的秩序。甚至在那些残疾孩子的出生过程里，他们有着有趣的四肢或放射着火花的大脑，每一个细胞都像创世纪那天那样新鲜，那样清洁，那样崭新。每一个新生儿都是一个奇迹。

第九章

玛格丽特进行了第二次拜访，这次事先没有宣布。那天是个星期天，他一个人待在公寓里。他给她倒茶，她谢绝了。她在房间里兜着圈子，走到他坐的地方，他的身后，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他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那么这就是它的结束吗，保罗?”

“什么的结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你已经决定这就是你的性生活的结束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样我就会知道，将来我自己该如何行动。”

没有人在转弯抹角，玛格丽特。他一向就喜欢她这一点。但是他该怎么回答呢？是的，我已经面临我的性生活的结束，从现在起像对太监一样对待我吧。在这还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时候，他怎么能这么说呢？然而，如果这的确是真实的，该怎么办？如果那匹喷着响鼻的黑骏马已经放弃了那个幽灵，该怎么办？他的男子汉精神已经英雄迟暮。多么的自暴自弃；但又是一个怎样的解脱呵！

“玛格丽特，”他说道，“请给我时间。”

“和你的白日助手?”玛格丽特说道，直冲着弱点而去，

“你和你的白日助手过得怎么样?”

“我的白日助手和我过得很好，谢谢你。但是正因为她，我可以不用劳神天天早晨就起床。正是因为她，我可以不再成为人们在报上读到的那些案子中的人物，避免了让邻居们闻见臭味并叫警察来破门而入。”

“不要夸张了，保罗。没有人因为安了一条假腿就一命呜呼了。”

“是的，但是人们的确因为对未来的冷漠而一命呜呼。”

“这么看来你的白日助手已经救了你的命。这很好。她应该得一枚勋章。她应该得到额外津贴。我该什么时候见她?”

“不要情绪化，玛格丽特。你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正在努力做出真实的回答。”

但是玛格丽特在这件事上的确很情绪化。“我现在就走，”她说道，“你不要起来。我会自己退出的。在你准备重返到人类社会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在会见理疗师的时候，大夫警告他，那条截肢的大腿肌肉有收缩趋势，它拉着髋部和骨盆向后。他让自己靠在齐默架上，用腾出的空手去摸自己后背的下半部。他能够感觉到一个向后的突起开始出现了吗？这个丑陋的半肢是否正在变得更加丑陋?

如果他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接受安装假肢，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锻炼那个残肢。按照现在的情况，那个残肢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用。他用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带着它到处走，好像带着一个不想要的孩子。难怪它想要变小，收缩，撤退。

但是如果这个肉体的东西都这么有抵触情绪，那么一条用粉红色塑料铸造出来的腿，不知要更不顺溜多少倍，它上端有一个铰链，下端有一只鞋，这个假肢，你每天早晨要把它用皮带扎在自己身上，每天夜里要自己解开它，把它扔在地板上，鞋和那一切！他一想到它，就忍不住浑身发抖；他根本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双拐比较好。双拐至少很老实。

不过，他同意让一辆车子每个星期一次来接他，把他送到诺伍德的乔治街，到一个康复班去。是一位名叫玛德琳·马丁的女人开办的。在那个班上还有另外六个截肢者，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是唯一一个没有假肢的人，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拒绝安假肢的人。

玛德琳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她所谓的这种“态度”。“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她说道，“你甚至说不出他们中谁戴着假肢，他们走路的姿态都那么自然。”

“我不想看上去很自然，”他说，“我宁可感觉很自然。”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感到难以置信。“这是你生活中新的一章，”她说道，“旧的一章结束了，你必须对它说再见，并且接受新的一章了。接受：这就是你所需要做的一切。然后，所有那些你认为是关着的门就会统统打开。你会明白的。”

他没有回答。

他真的想要感到自然吗？他在麦吉尔路事件发生之前感到自然吗？他没有任何想法。但是也许那就意味着感觉自然：没有任何想法。米洛的维纳斯[①]感到自然吗？尽管米洛的维纳斯

① 米洛的维纳斯（阿佛洛狄忒），1820年在希腊的米罗斯岛古卫城阿达曼达附近出土。

没有胳膊，却被公认为是女性美的典型。有故事说，一旦她有了胳膊，那么她的胳膊就会被人打断；失去这两条胳膊，只是使她的美更加强烈。然而如果明天发现，那个维纳斯事实上是根据一个截肢者铸造的，那么她马上就会被搬到地窖储藏室里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女人的残缺的形象会被人赞美，而一个残缺的女人的形象却不会被人赞美，无论那残肢上缝合得多么整齐？

他要再次经常骑着自行车踏上麦吉尔路，让风儿吹拂在他的脸上。为了让现在结束的一章再次打开，他要经常踏上麦吉尔路。他但愿韦恩·布莱特从来就没有出生。这就是一切。这么说说足够容易。但是他始终闭住嘴巴。

玛德琳告诉康复班的人们，四肢有记忆，她说得不错。当他架着双拐迈一步的时候，他的右侧依然摆出一条那条旧腿原来总是要摆出的弧线；在夜里，他的冷冰冰的左脚还是在寻找它那冷冰冰的并不存在的兄弟。

玛德琳告诉他们，她的工作，就是使指导我们怎么保持平衡、怎么走路、怎么奔跑的旧的、现在已经过时的记忆系统得到调整。“当然，我们想要保持我们旧的记忆系统，”她说道，“否则我们就不是人了。但是当它们妨碍我们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抛弃它们。否则它们就碍我们的事。你们同意我说的吗？你们当然同意。”

像近来他遇到的所有健康工作者一样，玛德琳把这些委托她照顾的老人当作孩子——不太聪明，有些脾气不好，有些呆钝的孩子，需要鼓励。玛德琳自己不到六十岁，不到五十岁，甚至不到四十五岁；她跑起来无疑像头瞪羚。

为了调整身体的记忆，玛德琳使用了舞蹈。她给他们看冰上舞蹈家的录像带，那些舞者身着猩红或金色的紧身服装，翻着筋斗，旋转着，滑来滑去，先左脚，后右脚；背景响着德利布[1]的乐曲。“倾听，并且让那节奏主宰你，”玛德琳说道，“让音乐奔流过你的身体，让它在你的内部舞蹈。”在他周围，他班上那些已经拥有了人造假肢的同学，尽可能模仿着那些冰上舞蹈家的动作。由于他不能做到那样——不能滑冰，不能舞蹈，不能走路，甚至不能在没有外力帮助下站直——他闭上眼睛，紧紧依靠着横杆，合着音乐的节拍摇摆着。在什么地方，在一个理想世界里，他和他那位楚楚动人的女教练手拉着手，在冰上滑来滑去，环绕驰骋。*催眠状态，这完全是那么回事！*他自己心中暗想。*多么优雅，多么老派！*

他个人的计划（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人计划）包括大量的平衡练习。“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全面保持平衡，”玛德琳解释说，“和我们新身体一起。”她就是这么称呼它的：我们的新身体，而不是我们的截肢的旧身体。

那里也有在医院被称之为水疗的东西，而玛德琳称之为水中功课。在里屋的一个狭窄的池子里，他扶着把杆在水里行走。“保持双腿伸直，”玛德琳说道，“两条腿都伸直。好像一把剪刀那样。一剪，一剪，一剪。”

要是在从前，他可能会怀疑像玛德琳·马丁这类人。但是，就眼下而言，玛德琳·马丁就是人家提供给他让他相信的

---

① 德利布（1836—1891），法国歌剧和芭蕾舞作曲家，第一个为芭蕾舞谱写高质量音乐的人。

一切。所以在家里，有时候在玛利亚娜眼皮底下，有时候不当着她的面，他执行着他的锻炼计划，甚至包括其中跟着音乐摇摆的部分。

“很好，这对您很好，”玛利亚娜说道，一边点着头，“您具有了某种节奏，很好，”但是她并不费心去掩藏她声音里那种职业的嘲笑语气。

好吗？他总喜欢问她。真的吗？我可没把握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怎么会呢？我可是觉着这挺丢脸的，自始至终这整个事情都挺丢脸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他克制着自己。他已经进入了丢脸的领域；这成了他的新家；他根本无法离开它；那么最好闭嘴，最好接受下来。

玛利亚娜把他的所有裤子收拾到一块，把它们带回自己家。两天以后，她把它们又带回来，裤子的右腿都整齐地折上并且缝好了。“我没有把它们剪下来，”她说道，“您可能会改变主意，愿意戴，您知道，那个假肢[1]。咱们看看再说。”

假肢：她的发音好像说的是个德语词汇。假设，假象，然后是假肢[2]。

那个外科手术形成的伤口，自从术后就没有过什么麻烦，本来他以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长好了，现在却开始发痒了。玛利亚娜给它扑上痱子粉，并且给它缠上新绷带，但是那瘙痒依然持续着。深更半夜的时候痒得最厉害。他不得不让自己整夜

---

① 原文为添加物（prosthese），这里是委婉地指假肢。

② 这里原文是“命题（thesis）、对照（antithesis）和添加物（prothesis）”，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有共同的词根，雷蒙特此时是陷入了对词汇的遐想，也有一点自嘲。译者在这里略作变通。

醒着，免得要抓挠那个地方。那伤口使他觉得好像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珠宝在黑暗中发亮；他既是看守又是囚犯，他注定既要受它折磨，又要保护它。

那瘙痒减轻了，但是玛利亚娜继续特别仔细地清洗那条大腿的残端，给它扑痱子粉，照料它。

"您认为您的腿又长出来了吧，雷蒙特先生?"一天她突然问道。

"不，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

"有时候，您可能还是会那么想。就像个小娃娃。小娃娃认为，你把它切掉了，它会再长出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可您不是个小娃娃，雷蒙特先生。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不愿意要这个假肢呢?也许是您像个姑娘一样害羞，嗯?也许您认为，您走在街上，人人都看着您。那个雷蒙特先生，他只有一条腿！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没有人在看您。您戴着假肢，没有人看您。没人知道。没人在乎。"

"我会想想这个事儿的，"他说道，"有的是时间呢。世上的时间没有头。"

在上了六个星期的水中功课以及摇摆和调整之后，他放弃了玛德琳·马丁的培训班。他给她的工作室打电话，几个小时没人接听，于是在她的录音电话上留了一个口信。他打电话给汽车接送公司，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他甚至想到要给普茨太太打电话。但是他该跟普茨太太说什么呢?一连六个星期，他准备相信玛德琳·马丁和她提供的治疗，那种调整旧的记忆系统的治疗。而现在他已经不相信她了。这就是一切，无非就是这些。如果说他的头脑中还留下任何信任的残余，那也

转移到玛利亚娜·乔希奇身上了，她没有任何工作室也不许愿能治疗什么，她有的只是关心、照顾。

她坐在他的床边，用左手压在他的鼠蹊上，玛利亚娜观察着，点着头，当他弯曲，伸直，并旋转那条大腿的残端的时候。用最轻的压力，她帮助他伸直弯曲。她按摩那发疼的肌肉；她让他翻过身来，按摩他后背的下半部。

从她的手的触摸中，他了解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玛利亚娜并不觉得这个残废的并且日益变得松弛的身体很讨厌；她准备，如果她能够的话，如果他允许的话，通过她的手指把自己的一部分健康转移给他。

这并不是治疗，这并不是怀着爱去做的，这可能无非是正统的护理实践，但是这就足够了。而在他一方无论那是什么爱都很满足。

“谢谢你，”当他们的时间结束时他说道，说话时带着那样一种感情，使她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别难过。”她回答道。

一天傍晚，在玛利亚娜离开以后，他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开始一个人缓慢而左摇右晃地走下楼梯，他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由于担心拐会打滑弄得浑身大汗淋漓。出租汽车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街上。

在公共图书馆——在那里，幸亏他用不着登高下低的——他找到了两本关于克罗地亚的书：一本是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指南手册，一本是萨格勒布和它的教堂指南手册，还有

一些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和最近的巴尔干战争的书。然而那些他特意想来看看以使自己高兴一下的东西——关于克罗地亚和它的民族性格的书——却一本也没有。

他找出一本书叫做《巴尔干各族人民》。当那辆出租车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在等着了。

《巴尔干各族人民：在东西方之间》，这本书的完整的书名就是这样。难道说乔希奇一家在老家的时候就是这么感觉的吗：被夹在信奉正教的东方和信奉天主教的西方之间？如果是这样，他们在澳大利亚会感觉如何？在这里东方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本书当中有一些黑白照片。在一张照片里，两个村姑戴着方头巾，牵着一头驮着柴火的驴子，沿着一条怪石嶙峋的山路正在走着。那个年轻一点的姑娘对着照相机羞涩地微笑着，她的牙齿有一道豁口。《巴尔干各族人民》出版日期是 1962 年，那时候玛利亚娜的母亲还没有怀上她呢。那些照片谁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那两个姑娘到现在能当奶奶了，她们也可能已经去世了，被埋葬了。那头驴子也是如此。难道玛利亚娜就出生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充满驴子、山羊、鸡群和在早晨水桶垂着冰溜的被遗忘的世界，还是她是一个工人天堂里的孩子？

更有可能，乔希奇一家从他们原来的国家带来了他们自己收藏的照片：洗礼仪式，举行坚信礼的场面，婚礼场面，家族聚会的场面。很可惜他不能看见它。他一向相信照片胜过相信人们的言辞。并不是因为照片不能撒谎，而是因为，照片一旦离开暗房，它们就被固定了，不可改变了。而那些故事——例如，那个血管中的缝衣针的故事，或者他和韦恩·布莱特怎么

在麦吉尔路碰到一起的故事——却似乎始终在改变着形状。

照相机，具有接收光线并且把它变成物质的魔力，在他看来它永远是那么玄妙，莫测高深，而不仅仅是一个机器设备。他最初的实际工作是一名暗房技师；他的最大乐趣永远是在暗房里工作。当那模糊的形象在液体表面下出现的时候，当相纸上黑暗的纹理开始交织在一起并变得清晰可见时，有时候他会体验到一阵狂喜的微颤，好像他亲临了创世纪的日子。

这就是后来他开始对摄影失去兴趣的原因：最初是色彩占了统治地位，继而是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那种旧的感光乳剂的魔术正在衰落。对于正在崛起的一代，使他们最着迷的是脱离物质的形象技巧，形象能够在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以太中闪过，它能够被吸进一台机器之中，并且从它当中展现出来，成为一种被修改过的，不真实的形象。于是，他放弃了用摄影记录这个世界，并且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挽救过去之中。

这是不是说明他身上有某种东西，那种天生的对于黑、白和灰色影子的偏爱，那种对于新事物的缺少兴趣？是不是这就是他身上使女人们，特别是他的妻子，怀念的东西：色彩，坦诚？

他告诉玛利亚娜，他保存旧照片是出于忠实于那些照片的对象，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那些把自己的身体提供给这个陌生人的镜头的人。但是，那不是全部的事实。他保存这些照片也是出于对那些照片本身的忠诚，出于对照片洗印的忠诚，它们绝大多数是最后的幸存者，非同寻常，举世无双。他给它们一个好的归宿，并且指望，尽其所能，尽任何人力所能，在他去世之后让它们仍然会有一个好的归宿。也许，反过来，某

个还没有出生的陌生人将会到来，并且保存一张他的照片，一张属于雷蒙特遗产的已故雷蒙特的照片。

至于乔希奇一家的政治观点，至于他们在巴尔干的忠诚与反目的马赛克拼图中曾经采取什么立场，他从来没有强迫玛利亚娜说，他也从无这样做的打算。和绝大多数移民一样，他们对于自己过去的国家的感情可能是混杂的。那个娶了他母亲的荷兰人，带着她和她的孩子从卢尔德到巴拉莱特，一直在起居室里挂着一幅镶镜框的威廉明娜女王①的照片，紧挨着一座圣母马利亚的石膏像。在这位君主生日的时候，他总是在她的照片前点燃一支蜡烛，好像她是一个圣人。他在说到欧洲的时候总是说，*Infidele Europe*②；那位女王的照片上刻写着这样的座右铭：*Trouw*③，信仰，忠诚。傍晚他总是弓着身子在倾听短波收音机，竭力要穿过嘈杂的咔咔声听到来自希尔弗瑟姆④广播电台的只言片语。与此同时，他却对他新近效忠的这个国家能否符合他很久以前形成的理想感到绝望。然而，在犹豫不决的妻子和两个闷闷不乐的非亲生的孩子面前，澳大利亚必须是充满机会撒满阳光的土地。如果当地人不欢迎，如果他们在他们在场的时候突然不说话了，或者讥笑地模仿他们结结巴巴的英语，没关系：时间和努力工作将会使这些敌意衰弱下去。这个男人一直保持着这种信心，直到他最后看见他的时候，那

① 威廉明娜女王（1880－1962），荷兰女王，1890－1948在位。

② 法文：不信基督教的欧洲。

③ 荷兰文：忠诚。

④ 希尔弗瑟姆，在荷兰的北荷兰省，是阿姆斯特丹市东南郊区城市，荷兰的广播电视中心。

时他已经九十高龄，苍白得有如一只蘑菇，在他那要摇摇欲坠的温室里，拖着脚在盆栽植物之间走来走去。乔希奇夫妇，肯定也拥有某种类似这个荷兰人的信心。反之，他们的孩子，德拉格、刘巴还有另一个，会形成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澳大利亚图画，更清晰也更酷。

第十章

一天早上，玛利亚娜陪着一个高个儿的年轻人出现了。就是照片里的那个男孩，决不会错：德拉格。

“我的儿子来看看您的自行车，”玛利亚娜说道，“也许他能够修好它。”

“好，当然。”（但是，他问自己，是什么使她产生了他要修理这辆破自行车的念头?）“你好，德拉格，见到你太好了，感谢你能来。”他从抽屉里的一大堆钥匙中找出储藏室钥匙，并把它递给那个男孩。“看你怎么看。照我的看法，那辆自行车是没救了。车架子都弯了。十有八九钢管裂了。不过你去看看吧。”

“好，”那个男孩说道。

“我带他来和您聊聊，”当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娜说道，“就像您说过的。”

就像他说过的？他能说什么呢？难道说他要给德拉格上一堂道路安全课?

玛利亚娜给她儿子讲的故事，为的只是让他逐渐放弃早晨上街：雷蒙特先生有一辆自行车要修好卖掉，但是由于他不仅瘸了而且手也挺笨，所以他没法自己修。

德拉格检查完那辆车的情况，回来报告了他的看法。他无法马上说出车架子是否有裂缝了。他有一个哥儿们在一个机器厂有路子，他和他的哥儿们，可能能够把车架子的弯儿窝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并且给它重新喷漆。但是即便如此，一个新的轮子，中轴套和链套还有许多车条可能需要他，雷蒙特先生花钱，最后顶多能得到一辆还不错的旧自行车。

这是一个完全精明的忠告。这正是他会对自己说的东西。

“甭管怎么说，谢谢你看了那辆车，”他说道，“你母亲告诉我说你现在开摩托呢。”

“是的，我爸给我买了一辆二百五十立方厘米的雅马哈。”

“那可真棒。”他瞥了玛利亚娜一眼，对这个动作，那个男孩假装没看见。她还想要他说什么呢？

“妈妈说您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意外，”那个男孩主动说道。

“是的，我在医院里住了一阵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正在拐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了。那个司机说他没有看见我。还说我没有做手势指明我要拐的方向。他说太阳把他眼睛照花了。”

“这太糟了。”

一阵沉默。这个男孩正在吸取别人希望他吸取的教训吗？玛利亚娜正在得到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吗？他怀疑并非如此。她想要他更加健谈——警告那个男孩，骑车人的生命有多么危险，并且依此类推，骑摩托车的人的生命有多危险；使他认识到受伤的痛苦和瘸腿的屈辱。但是他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言简意赅，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听人说教。事实上，如果说德

拉格对于麦吉尔路上的撞车事故中的什么人更有同感，那么更可能是韦恩·布莱特，那个坐在方向盘后面高速前进的年轻人，而不是保罗·雷蒙特，这个骑在自行车上心不在焉的老家伙。

玛利亚娜究竟希望他带来怎样的沧桑巨变？难道她真的期望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身体健康意气风发的，在家里蜷缩着捧着书本度过他的一个个傍晚吗，而他的哥儿们都在外面寻欢作乐？指望他把闪闪发光的崭新雅马哈放在车库里，去赶公共汽车？德拉格·乔希奇：这是一个来自民间史诗的名字。德拉格·乔希奇的民谣。

他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喉咙。“德拉格，你母亲要求我和你私下谈谈。”

玛利亚娜离开了这个房间。他转向这个男孩。“瞧，我对于你不过是你母亲照顾的一个男人，我为此很感谢她。而她要求我跟你说说，我同意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能把时钟倒转到我这次意外事件之前，请相信我，我是愿意那样的。你可能不那么想，看着我，但是我以往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我现在甚至不能到商店去。我不得不依赖别的人来干最小的事情。而这就发生在一转眼的工夫，一转身的地方。是的，这事也会同样容易地发生在你身上。不要用你的生命冒险，孩子，那不值得。你母亲希望你骑车留神。我认为你应该听她的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你母亲是个好人，她爱你。你明白吗？”

如果有人请他预言，他会说年轻的德拉格会坐着听完这种演说，眼睛看着地面，手里抠着糙皮，但愿这个老家伙快啰唆完，一边暗中咒骂母亲把他带来。但是事情根本不是那样。在

雷蒙特讲话的整个过程中，德拉格坦率地看着他，一丝淡淡的，绝无半点不友好的微笑浮现在他那长得很好看的嘴唇上。“OK,”他最后说道，“情报收到。我会小心的。”然后，停了一下之后：“您喜欢我妈妈，对吗？”

他点了点头。他能够说得更多，但是眼下点点头就足够了。

“她也喜欢您。”

她也喜欢他。他的心脏毫无理由地膨胀起来。我不仅喜欢她，我爱她！这些是他正要脱口而出的话。“我正努力要对她有所帮助，就是这些，”但他没有说，而代之以说了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话。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能够用谈话挽救你，而是因为像这样的某些事情，”他轻轻拍了一下受伤的臀部，有些诙谐地——“就那么发生了，你无法预见它，你无法阻止它。但是这可能帮助了你母亲。这可能有助于她知道这一点：你是知道她爱你并且希望你安安全全的，而且到了这个分上，会要求一个陌生人，换句话说就是我，带个话儿。对不对？”

他们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话，然而，这些话有一些弦外之音。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意识到那个男孩子在看着他的嘴唇，却把他所说的一串串话语像蛛网一样扫到旁边，而用耳朵细听着那个弦外之音。他对这个男孩的尊敬正在增长，并且是突飞猛进地增长。不同寻常的男孩，这一个！他肯定是众神羡慕的对象。德拉格·乔希奇的歌谣。难怪他的母亲很担心。在早晨很早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您是乔希奇太太吗？您有一个儿子叫德拉格吗？我是古莫拉查医院。”就好像一根针刺在了

心里，或者像一把剑。她的头生儿子呀。

玛利亚娜回来了，德拉格站起来。“我现在正要走，”他说道，“再见，妈妈。”他俯下高高的身子，用嘴唇接触了一下她的前额。“再见，雷蒙特先生。很抱歉没能修好那辆自行车。”然后他走了。

“非常出色的网球手，”玛利亚娜说道，“游泳也很出色。样样事情都很出色。很聪明。”她发出苍白的微笑。

“我亲爱的玛利亚娜，”他说道——高尚的感情，他告诉自己，在片刻的高尚感情之中，一个人滑进这种奇怪的恋爱关系是会被原谅的——“我可以肯定他会没事儿的。我肯定他将会有漫长而幸福的一生，并且升为一个上将，如果这就是他想要成为的人。”

“您这么认为吗?”那微笑还没有在她的嘴唇上消失，而现在它却说着纯粹快乐的事情，尽管事实是，仅凭他的双手和一条瘸腿他是无用的，但是她相信他有预见未来的力量。“这很好。”

第十一章

玛利亚娜的微笑，在他的记忆中逗留不去，正是这微笑带来了这种他向往的并很久以来就需要的变化。一下子所有的沉闷，所有的乌云，一扫而空。他是玛利亚娜的雇主，她的老板，是那个付钱给玛利亚娜让她执行自己意志的人，然而在每天她到来之前，他总是在公寓里到处忙碌着，尽其所能地为她把各种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甚至让人送鲜花来，使房间里单调的气氛变得生动、活泼而明亮。

这种情况有些荒唐可笑。他想要这个女人的什么呢？他想要她再次微笑，当然，是向他微笑。他想要在她的心中赢得一个空间，无论多么小。他是否还想要变成她的情人？是的，他想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很强烈。他想要珍爱并呵护她和她的孩子们，德拉格，刘巴和第三个孩子，那个他甚至还见过的孩子。至于她的丈夫，他对他甚至没有最轻微的邪恶打算，他愿意对此发誓。他希望她丈夫大吉大利好运不断。然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成为这些出色而漂亮的孩子的父亲，成为玛利亚娜的丈夫——如果必要，就做共同的父亲，如果必要，就做共同的丈夫，如果必要，就做纯精神上的父亲和丈夫。他想要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挽救他们。

把他们从什么当中挽救出来？他无法说，还说不出来。但是他首先想要挽救德拉格。在德拉格和那些嫉妒的众神发出的闪电雷鸣之间，他准备自己挺身而出进行干预，敞开自己的胸膛。

他很像一个从来没有生过一个孩子的女人，由于已经太老无法生子，而现在突然急切地，如饥似渴地要成为母亲。如饥似渴到要偷窃别人的孩子：疯狂到了那种地步。

第十二章

“德拉格现在过得怎么样?”他问玛利亚娜，尽可能显得漫不经心。

她心灰意懒地耸了耸肩膀。“这个周末他要和朋友们到通卡鲁鲁海滩去。您说，好像是——通卡鲁鲁?”

“通卡里拉。”

“他们骑自行车去。一帮野朋友，野小子。我挺担心。成帮结伙的。女孩子也是，您都不能相信都还那么小。我很高兴您上周跟他说话。说话。”

“那没什么。只是一些父亲式的谈话。”

“是的，他没有完全把父亲式的谈话听进去，就像您说的，那是他的问题。”

“在这个国家里，男孩子不是轻轻松松就能长大的，”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到处盛行崇尚男子汉精神的风气。一个男孩要想在男子汉的行为、男子汉的体育运动上出类拔萃，他身上会有很多压力。当一个大胆鬼，参加各种冒险活动。这可能和你们原来的那个地方很不一样。”

你们原来的那个地方。现在他经常听见这种说法，这些话听起来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难道在乔希奇一家原来的那个地

方男孩子不是男孩吗？东南欧的男子汉精神表现为什么形式，他又知道什么呢？他等着玛利亚娜来纠正他。但是她的心思在别的地方。

“您对寄宿学校怎么看，雷蒙特先生?”

“我对寄宿学校怎么看？我认为它可能很贵。而且，相信在寄宿学校里年轻人被日夜看着，就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严重的错误。不过，在寄宿学校里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对此毫无疑问，或者，在比较好的寄宿学校里。这就是你在为德拉格考虑的事情吗？你查过他们的收费情况吗？你应该首先干这件事。他们的收费可能很高，出奇的高，事实上是天文数字。”

他忍住没说的话是：那么高，根本就把那些父亲是汽车装配工的孩子排除在外。或者，把那些护理老年人的母亲的孩子排除在外。

“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是认真的，”他继续说下去，而且甚至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说得很轻率，但是他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他也不愿意停下来，“而且德拉格自己真的想去，我能够在财务上帮忙。我们可以把这当做一笔借款。”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这样，他想道，话说出来了，不要收回。

“我们正在考虑，也许他能得到奖学金，凭着他的网球和所有那些。”玛利亚娜说道，她也许没有听进去他的话和话后面的潜台词。

“是的，奖学金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你可以调查调查。”

“或者我们能够借款。”现在他的话的回声似乎到达了她那

里，她的眉毛皱起来，“您能够借钱给我们，雷蒙特先生?”

“我可以借给你一笔钱。不要利息。你可以在德拉格将来挣钱的时候归还这笔钱。”

“为什么?”

“这是一笔对他未来的投资。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她摇了摇头。“为什么?”她重复道，“我不明白。”

那天她是带着刘巴一起来的。刘巴穿着猩红色的围嘴，而她的两条腿，一条穿着猩红色的袜子，另一条穿着紫色的袜子，直伸到沙发外面，她的两条胳膊松弛地放在身子两边，这个孩子，如果不是由于她那双滴溜乱转的黑眼睛，会被人错当成一个布娃娃。

“你肯定知道，玛利亚娜，”他耳语道。他的嘴发干，心脏突突直跳，这就好像他十六岁时那么可怕那么令人激动。“一个女人肯定总是知道。”

她再次摇了摇头。她看来真的迷惑不解。“不知道。”

“我私下里会告诉你的。”

她喃喃地对那孩子说了些什么。刘巴听话地拿起她的粉红色的小背包，一溜小跑到厨房去了。

“那么，”玛利亚娜说道，“现在说吧。”

“我爱你。这就是一切。我爱你，我想要给你点东西。允许我吧。”

在那些他母亲当年从巴黎订购的书里，那时他还是个小孩，那些书总是装在棕色的纸板箱里到达的，纸箱上有小斧头

书店[1]的纹章和一行邮票，上面有严厉的玛丽安妮戴着她的弗利吉亚帽的头像，他母亲常常在巴拉莱特的起居室里叹息着翻看这些书，那里的百叶窗总是关着，既是为了隔热也是为了防冷，他总是在她之后偷偷阅读那些书，跳过那些他不认识的字，作为他永久探求的一部分，寻找出是什么使她那么高兴。那东西也许就写在玛利亚娜带着嘲笑撅起的嘴唇上，也许在她的嘴唇带着嘲笑撅起的同时她的眼睛却偷偷闪烁着胜利的光芒。但是他在把童年抛在身后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小斧头的世界的信仰。如果说那里曾经有过——他对此表示怀疑—— 一种看外表的线索，一旦掌握了它，这个人就能毫无错误地读懂人的嘴唇和眼神传达的情感的含意，那么它现在已经消失了，已经随风而去。

一阵沉默降临，玛利亚娜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他。但是她至少没有转身而去。无论她的嘴唇是否撅起，她看来准备更多地听听这异乎寻常的、非正规的表白。

他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拥抱这个女人。胸口对着胸口，她不会误解他的。但是要拥抱她，他就必须把那使他能够站起来的荒诞的双拐放到一边；而一旦他那样做了，他就会摇摇晃晃，也许就会跌倒。这是第一次，他看到了一条人造假腿的意义，一条有着机械装置锁住膝盖的腿，这样就能解放出两只胳膊。

玛利亚娜挥了一下手，好像在擦一块窗玻璃或者在拍打一块抹布。“您想要付钱，这样德拉格就能上寄宿学校?”她说

① 原文为法文。

道，魔法被破坏了。

付钱让德拉格上寄宿学校：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是的，他想要德拉格享有良好的教育，然后，在那之后，如果他仍然保持着他的雄心壮志，如果大海的确是他心中的愿望，就让他变成一个海军军官。他想要刘巴和她的姐姐也幸福地长大，有她们自己的心愿。他想要把他的充满爱心的保护扩展到这一家所有的孩子上。而且他想要爱这个出色的女人，他们的母亲。这高于一切。为了这，他愿意付出任何东西。

“是的，”他说道，“这就是我主动提供的东西。”

她目光笔直地正对着他的注视。虽然他不能保证，但是他相信她正满脸通红。随后，她动作很快地，离开了这个房间。片刻之后，她回来了。她头上的红头巾不见了，她的头发摇得松散开了。她的一只胳膊抱着刘巴，另一只胳膊上是那个粉红色的小背包。她正在喃喃地对孩子的耳朵低语着。那孩子，大拇指放在嘴里，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他。

“我们必须走了。”玛利亚娜说道，“谢谢您。”然后她们俩急匆匆地走了。

他已经做完了那件事。他，一个有着多节的手指的老头，已经承认了他的爱情。但是难道他甚至有片刻敢于奢望这个女人，在她身上他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就倾注了他的全部希望，会回报他的爱吗？

第十三章

第二天，玛利亚娜没有到。星期五，她依然没有来。他曾认为已经永远消失了的那些阴影又回来了。他打电话给乔希奇家，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玛利亚娜的（谁的呢？是她另一个女儿的声音?)。“我是保罗·雷蒙特，找玛利亚娜，”他说道，“她能给我打一个电话吗?”那里没有任何电话打过来。

他坐下写一封信。亲爱的玛利亚娜，他写道，我担心你可能误解了我。他删去我，写上我的意思。但是她可能误解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初次遇见你的时候，他写道，开始新的一段，我当时正处在一种破碎的状态。这并不真实。他的膝盖可能已经破碎了，还有他的前途，但不是他的状态。如果他知道那个能够描绘出他遇见玛利亚娜时他的状态的词儿，他就会知道他的意思，因为那也就是他今天的状态。他删去了破碎的。但是该把什么词儿放在它的位置上呢?

正当他犹疑不决的时候，门铃响了。他的心脏猛地一跳。会不会这个讨厌的词儿和这封讨厌的信，根本就不需要了?

“雷蒙特先生在吗?”在门口对讲话筒上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我可以和您说话吗?”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无论她是谁，正在花她的时间爬楼梯。到她来到门前的时候，已是气喘吁吁：一个六十几岁的女人，他要说，得有六十六七了，穿着一件散花的绸子衣服，背后开得很低，展示出毫无魅力却有不少雀斑的多肉的肩膀。

“心脏不好，”她说道，一边自己扇着扇子，“简直碍事儿得好像，”（她停顿了一下，好让自己喘过气来）“一条坏腿。”

这句话来自一个陌生人，却如此措辞不当，不讲体面，让他吃了一惊。

他请她进屋，给了她一个座儿。她接受了一杯水。

“刚才我正要说我是从国家图书馆来，”她说道，“我正要自我介绍，我是图书馆的一个志愿工作者，来确定一下您的捐赠品的规模，物理规模，我的意思是，各种大小尺寸，这样我们就能计划在先。在这之后，就会揭晓我实际上是什么人。”

“您不是从图书馆来吗？”

“是的。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话。”

“那么，您是——？”

她带着一种似乎是赞许的神情环视了一下他的起居室。“我的名字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说道，“正像我刚才说过的。”

“啊哈，您就是那个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我很抱歉，我想不起来。请原谅。”

“没必要，”她从沙发深处挣扎着站起来。“我们是不是切入正题？这种事情我以前没有做过，雷蒙特先生。您愿意把您的手给我吗？”

有一瞬间他被搞糊涂了。把他的手给她？她伸出了自己的

右手，他接住它。有一小会儿那只丰满的相当凉爽的女性的手放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带着厌恶注意到自己的那只手已经带上了青灰色，自从他太长时间不活动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她说道，“我是一个相当可疑的托马斯，正如您看到的。”这时他看上去有些疑惑，“我的意思，想要为我自己探索一下您是哪种人。想要确定一下。”她继续说下去，而现在他真的搞不明白她了。“我们两人的身体不仅彼此相通。当然，是自然的。我们不是鬼魂，我们两个都不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想？我们要继续下去吗？”

她自己又重重地坐下去，放平肩膀，并开始背诵：“从右面来的猛然一击撞上了他，那么剧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么剧痛，活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的时候他告诉自己，就这么开始。”

她停下来并且审视着他的脸，好像要估计一下她正在达到的效果。

“您知道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问自己什么吗，雷蒙特先生？我问自己，我为什么需要这个男人呢？为什么不让他，沿着海岸平静地骑着自行车，而健忘的韦恩·布赖特或布莱特，让我们就叫他布莱特，从后面飞驰而来毁了他的生活，首先把他送到医院，然后送回这个有着不方便的楼梯的公寓呢？对我来说，保罗·雷蒙特是什么人？”

我让进自己家的这个疯女人是什么人？我怎么才能摆脱她？

“那么您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对于您来说是什么人？”

“您来到我面前，”她说道，“在有些方面我并不能控制什么来到我面前。您来了，带着那苍白和屈从，带着那副双拐和您那么顽固据守的公寓、摄影收藏品和所有其余的一切。还有米罗斯拉夫·乔希奇，那个克罗地亚难民——是的，那就是他的名字，米罗斯拉夫，他的朋友们叫他梅尔——还有您对于他妻子的最初的依恋。”

“那不是最初的。”

“不，那是。你对她情不自禁说出了你的感情，而不是把它保留在你自己的心里，虽然你没有任何想法而且你知道你对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任何想法。想想吧，保罗。你认真地想要引诱你的雇员，让她走到抛弃家庭而和你一起生活这一步吗？你认为你会给她带来幸福吗？她的孩子们将会满心地愤怒和迷惑；他们会再也不和她说话；她将会整天躺在你的床上，伤心抽泣并且无可慰藉。那样你怎么能高兴得起来？或者，你有别的计划？你计划让梅尔走到拍岸的大浪里去，消失不见了，而把他的妻子和儿女留给你？

“我回到我的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保罗·雷蒙特，你的恋爱嗜好就那么特殊吗？你认为你是唯一一个处在自己人生秋天里的男人吗，晚秋，我可以说，你认为你已经找到了自己以往从来不知道的、真正的爱情吗？一个事物总有两面，雷蒙特先生，所有的故事都像一个有两个表面的一便士硬币一样。你必须为你自己做出更强有力的申辩。”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问题回到了他那里，她是什么人？他曾经试图读一本她写的书，一本长篇小说，但是后来放弃了，那本书对他来说不抓人。时不时的，他会在报上偶尔看到

她写的文章，是关于生态学和动物权益的，这些文章他都一扫而过，因为这类题目他不感兴趣。有一度（他现在正在挖掘自己的记忆）她因为什么事情而名声大噪，但是那事儿似乎已经过去了，或者那也许只是又一次媒体风暴。灰头发，还有灰色的脸，外加，正如她所说的，糟透了的心脏。急促的喘息。而眼下她正在对他说教，告诉他应该怎么过他的生活！

“你指望我做什么样的申辩？”他问道，“什么样的故事才使我值得你关注？”

“我怎么知道？想想什么事情吧。”

愚蠢的女人！他应该把她扔出去。

“努力吧！”她催促道。

努力？努力什么？努力吧！这是你对一个正在干活的女人说的话。

“努力突破死亡的包围，”她说道，“麦吉尔路，那里正是通往死亡的入口：当你翻滚着划过空中的时候，你感觉如何？是不是你的整个一生像闪电一样在你眼前闪过？回想起来，你觉得它看来怎么样，那个你即将分手的生命？”

那是真的吗？他几乎死掉？在有死亡的危险与濒临死亡的边缘之间肯定有区别。难道这个女人暗中参与了一些他不曾参与的事情？那天在他划过空中飞翔的时候，他想过——什么呢？他从儿时以来还从来没有感觉那么自由过，儿时，他常常毫无畏惧地从大树上跳下来，一次甚至从一个房顶上跳下来。当他磕在马路上的时候，透不过气来，嗖的一下“呼吸”都从他身体里出去了。难道仅仅是透不过气就被说成是最后的思想，最后的话？

“我当时感到很悲哀，”他说，“我的生命看来毫无意义。多么大的浪费，我当时想。”

“悲哀。他极为舒展地划过空中飞翔，这个大胆的年轻男人在他的空中飞人过程中，而他感到悲哀。他的生活看来毫无意义，回头看来。还有什么别的?”

还有什么别的?没有别的。这个女人想引诱我说什么?

但是这个女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她的问题的兴趣。“我很抱歉，非常突然的，我感到不舒服。”她说道，言语含糊，拼命努力要站起来。的确她脸色十分苍白。

“您想要躺下吗?在我的书房里有一张床。我可以给您沏杯茶吗?”

她摇了摇手。“只不过是头昏眼花，因为热，因为爬楼梯，因为天知道什么。是啊，谢谢你，我要躺下一会儿。”她做了个手势，要把软垫从沙发上推开。

“让我来帮您。”他站起来，靠在一个拐杖上，扶着她的一只胳膊。瘸子带瘸子，他想道。她的皮肤引人注目地滑腻。

书房里的那张床事实上相当舒适。他尽可能地把它收拾整齐;她匆匆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伸直了身子。透过她的袜子，他注意到那布满了蓝色血管的、相当消瘦的腿肚子。

“不要照顾我了，”她说道，用一只胳膊遮住眼睛，“我们不是常说吗，我们不欢迎客人?就像我没在这儿一样，继续忙您的事儿。”

“我会离开，让您在这儿休息的，”他回答道，“您感到好点儿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

“不，不，不，”她说道，“恐怕不那样为好。我还要和您

待一会儿。”

“我想就不必了。”

“噢，不，雷蒙特先生，我恐怕还得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要陪着您。”她抬起那只遮着她眼睛的胳膊，他看见她在无力地微笑。“忍着点吧，”她说道，“这不是世界的末日。”

半个小时后，他又去探视。她睡着了。她下面的假牙突出来，一阵轻微的鼾声好像搅动的石子儿声，从她的喉咙后面发出来。在他听来并不健康。

他试图回到他正在读着的一本书上去，但是注意力无法集中。他闷闷不乐地注视着窗外。

那边发出一声咳嗽声。她双脚穿着袜子，正站在门口。“您有阿司匹林吗?”她问道。“在浴室的小柜里，您会找到扑热息痛。我只有这个。”

“对我拉长着脸毫无好处，雷蒙特先生，”她说道，“我可没有要求您这么干。”

“那你要求什么?”他无法使自己的声音里不带怒气。

“我并没有要求您。我来不是为了在您这个阴郁的公寓里度过一个完美的下午。”

“那么走吧!离开这所公寓，既然它这么让你不高兴。我现在还是一点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来。你想要和我干什么?”

“您来到我面前。您——”

“我来到你面前?是你来到我面前!”

“嘘，不要喊，邻居们会认为您正在打我。”她倒在一把椅子里。“我很抱歉。我正在侵入您的地盘，我知道。您来到我

的面前，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我突然想起您——一个有一条坏腿、没有未来、只有一份不恰当的情感的男人。它就是在那里开始的。我们从那里到哪里去，我没有任何想法。你有什么建议吗？”

他沉默了。

“你可以不看它的关键，雷蒙特先生，直觉的追求，但是这是我做的事儿。这就是以往我怎样建造了我的生活：靠着跟踪直觉，包括那些我最初没有意识到的直觉。首先是那些我最初没有意识到的。”

跟踪直觉，那是什么意思，具体说？她怎么可能对于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某个她过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有直觉呢？

“你从电话簿上得到我的名字，”他说道，“你只是在冒险一试。对我实际上是什么人，你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她摇了摇头。“要是它那么简单就好了，”她说道，声音那么轻柔，以致他几乎没有听见。

太阳正在下山。他们陷入了沉默，好像一对宣布彼此休战的老年夫妇，坐一会儿，把耳朵转向树林间，听鸟儿们噪叫着它们的晚祷。

“你刚才提到乔希奇一家，”他终于说道，“你对他们家都了解些什么？”

“玛利亚娜·乔希奇，她负责照顾您，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告诉过您吗？她在杜布罗夫尼克的艺术学院度过了两年，带着一份古画修复的文凭离开那里。她丈夫也在那所学院工作。他们就是在那儿相遇的。他是一个技师，擅长古代机械

技术。比如，他曾经把一个拆成一堆零件的机械鸭子重新组装起来，那东西在那所学院的地下室里已经放了两百年了，已经生锈了。而现在，它嘎嘎叫得像一只真的鸭子，它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它还会下蛋。它是他们的收藏品中的 *pieces de resistance*① 之一。但是很可惜，他的那些技巧在澳大利亚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儿没有机械鸭子。所以只好在汽车厂工作。

"我能告诉你点儿别的你觉得有用的事情吗？玛利亚娜生在扎达尔，她是个城市姑娘，她连驴头驴尾都分不清楚。而且她很忠贞。她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不忠诚过。从来没有陷入诱惑。"

"我并没有诱惑她。"

"我明白。正像您说的，您仅仅是想要把您的爱倾泻在她身上。您想要给予。但是被爱从来是有代价的，除非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玛利亚娜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在以前她就曾处于这种情况过，因为一些病人为她而倾倒，他们无法克制自己，他们这么说。她觉得这很讨厌。现在我将不得不另找一个工作：这就是她私下里的想法。我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吗？"

他沉默了。

"您被什么东西掌握着，对不对？"她说道，"她身上的某种品质吸引着您。在我看来，这种品质就是她的极度丰满，那种果子在最成熟时候特有的极度丰满。让我告诉您为什么玛利亚娜会给人留下这种深刻印象，既给您，也给别的男人留下这种印象。她丰满到就要爆裂的程度是因为她被人爱，被人爱到

---

① 法文：不朽作品。

了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期望的最大程度。您不愿意听各种细节，所以我不会提供这些细节。但是为什么那些孩子也给您造成深刻印象，那个男孩和那个小姑娘，原因就是他们是沉浸在爱中长大的。他们在世界上自由自在。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地方。”

“然而……”

“是的，然而那个男孩身上有着死神的记号。我们俩都看到了。太漂亮，太爽朗了。”

“让人想哭。”

他们正在变得很阴郁，他们两个，阴郁而昏昏欲睡。他自己站了起来。“冰箱里有玛利亚娜做的最后一个烤碎肉卷子，还有意大利乳清干酪和菠菜。”他说道，“你想吃点儿吗？我不知道你此后有什么打算。如果你打算过夜，很欢迎，但是必须到此为止，明天早晨你必须离开。”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缓慢而断然地，摇了摇头。“不可能，我恐怕，保罗。不管您喜欢不喜欢，我还得和您一起待一段时间。我会是一个模范客人，我保证。我不会把我的女用内衣挂在您的浴室里。我不会碍您的事儿。我几乎不吃东西。绝大多数时间里您将不会注意到我在这里。只是在肩膀上轻轻一碰，不时的，或左或右，以便让你始终在路上。”

“但是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套呢？如果我拒绝会怎么样？”

“你必须忍受这个。这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事儿。”

第十四章

确实不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个模范客人。她俯身在起居室角落里的一个咖啡桌上，她已经把那个角落据为己有。她的那个周末完全埋头在一台巨大的打字机上，她似乎就是这台打字机的一个注释。他没有向她提供饭食，她也没有要求。时不时的，她一句话不说，就从这所公寓里消失了。她自己在干什么，他只能猜测：也许在北阿德莱德的大街上漫步，也许坐在一个咖啡馆里，一边啃着一个新月形小面包，一边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流。

一次在她不在的时候，他去寻找那台打字机，只是想看看它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找到。

“我琢磨，”星期天晚上他对她说道，“你来敲我的门为的是研究我，这样你就能把我用在你的一本书里了吧?”

她微笑了。“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雷蒙特先生。”

“那有什么不简单的？在我听来就够简单的了。你不是正在写一本书，并且把我放在里面吗？你正在干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如果是这么回事，那是本哪类的书，你不认为你首先需要征得我的同意吗?”

她叹了口气。“如果我想要把你放在一本书里，就像你所

说的，我就简单地这么做。我会改变你的姓名和一两处你生活的环境，以便避开诽谤法，事情就是那么回事。我肯定不需要和你住在一起。不，你来到我面前，就像我告诉过你的：这个有一条坏腿的男人。”

他已经听厌了人家告诉他是他来到这个女人面前。“你不觉得让一个更心甘情愿的人来到你面前会更容易吗?”他尽可能干巴巴地说道，“放弃写我吧。我不是一个俯首贴耳的易受支配的人，正像你可能早就发现的。走开吧。我不会留你。摆脱我，你会觉得是一个解脱。反之亦然。”

“那么你的不恰当的爱情怎么办?我在哪里才能再找一个这样的?”

“我的爱情，正像你说的，那根本不是你的事儿，科斯特洛太太。”

她发出一个冷冰冰的微笑，摇了摇头。“我的事儿不用你来告诉我。”她温和地回答道。

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那把丁字拐。如果这是一个合适的，老式的梣木或者红木拐，有点分量，而不是个铝拐，他就用它狠敲这个老妖婆的脑袋，一下，一下，又一下，需要敲多少下就敲多少下，直到她一命呜呼躺在他的脚下，她的鲜血浸湿了地毯为止，而后让他们愿意把他怎么办就怎么办。

电话铃响了。“雷蒙特先生吗?我是玛利亚娜。您好。很抱歉我有几天没来。我那几天不舒服。我明天来，好吗?”

那么，那是他们之间的小故事：她不舒服。“嗯，那当然好，玛利亚娜。我希望你感到好多了。明天我会像平时一样见你。”

“玛利亚娜明天回来工作，”他尽可能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告诉他的客人。你该卷铺盖走人了：他希望她得到这样的信息。

“好极了。我会不碍她的事儿的。”当她看见他怒气冲冲地盯着她时，又说道：“你在担心她会把我当成你当年的女朋友?”她充满欢喜地朝他微笑了一下，“别每件事儿都那么认真，保罗。”

为什么玛利亚娜决定回来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快，她已经在迈步穿过前门了。她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脱掉她的雨衣——天正在下雨，一场温暖的倾盆大雨，雨中带着强烈的桉树气味——就啪的一声把一本光滑的小册子放在了桌上。在封面上，是一些仿哥特式建筑，耸立在一片绿野的衬托之下；在一个窗户里，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结，坐在计算机键盘前面，一个同样干干净净的同学，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威灵顿学院：五十年的辉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威灵顿学院。

“德拉格说他要到这里去，”玛利亚娜说道，“看上去像是个好学校，您不这么想吗?”

他一页页地翻着那本小册子，“与彭布罗克郡[①]的威灵顿学院是姊妹学校，”他大声读道，“让你们的年轻人做好准备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商业、科学、技术、军事生涯。这个地方在哪儿? 你们怎么发现它的?”

“在堪培拉。在堪培拉他找到一些新朋友。他在阿德莱德的朋友不好，就会拖他的后腿。”她说阿德莱德的时候用的是

① 彭布罗克，在英国的威尔士。

意大利语式的发音，与斯派德[1]押韵。从杜布罗夫尼克来，离威尼斯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一点距离。

“你们从哪儿听说的威灵顿学院?”

“德拉格知道它的所有情况。是军事学院的食品学校[2]。”

“预备学校。”

“预备学校。他们有，您知道，优先权。”

他的注意力回到那本小册子上。申请表格。收费项目。他知道寄宿学校的费用很高；然而那些用黑白字体印刷的数字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他在那里要待多少年?”

“如果他一月份开始上，两年。在两年里他就能上十二年级，然后他就能拿奖学金了。他只需要两年的费用。”

“那么德拉格对这个学校热情很高吗？他已经同意去了?”

“热情很高。他想去。”

“照常规，你知道，父母们在把孩子们送去学习以前总是要首先自己去看看这个学校。做一次预先旅行，和校长谈谈话，体验一下那个地方。你是否确定你和你的丈夫还有德拉格不想预先去看看威灵顿学院?”

玛利亚娜脱掉雨衣——它是用某种透明的塑料材料做的，纯粹只能遮雨——把它挂在一把椅子上。她的皮肤温暖，发红，一点儿也没有留下它刚刚接触的东西的痕迹。“威灵顿学院，”她说道，“您认为威灵顿学院需要来自蒙诺帕拉的乔希奇

---

① 斯派德，spider，英语：蜘蛛。

② 玛利亚娜的英语较差，把预备学校（Feeder school）说成了食品学校（Food school）。

先生、太太前往拜访，看看威灵顿学院对他们的男孩合适不合适吗?”

她的语调够温和的了。如果说有什么人感到难堪，那就是他。

“在克罗地亚，您知道，雷蒙特先生，我丈夫是那种，有名的人。您不相信我吗？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有他的照片。米罗斯拉夫·乔希奇和机械鸭子。在电视上。”在空中她用两个手指模仿走路的动作——“许多机械鸭子的照片。他是唯一能使机械鸭子走动的人，使它能够像你们描述的那样呱呱叫，”她拍着自己的胸口——“还吃别的东西。很古老，很古老的鸭子。从瑞典来的。1680 年从瑞典来到杜布罗夫尼克。没有人知道该怎么修它。这时候，米罗斯拉夫·乔希奇完全把它修好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是克罗地亚的著名人物。但是在这里，”——她双眼仰望长天——“谁在乎呀？在澳大利亚没有人听说过机械鸭子。不知道那是什么。米罗斯拉夫·乔希奇，没有人听说过他。只是个汽车工人而已。一文不值，汽车工人。”

“我可以确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道，“一个汽车工人并不是一文不值。没有人一文不值。不过，不管你们去不去拜访他们，不论你们是从蒙诺帕拉还是从廷巴克图[1]来，我想威灵顿学院将只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你的钱。去申请吧。我会付钱的。我现在就给你一张支票作申请费。”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就是这么简单。他做出了保证。他

---

① 廷巴克图，在莫桑比克。

已经变成了一个教父。一个教父：一个把一个孩子领到上帝面前的人。他心中有把德拉格引导到上帝面前的想法吗？

“好，”玛利亚娜说道，“我告诉德拉格。您使他非常幸福。”停顿了一下，“那么您怎么样？腿好吗？不疼吗？您还做操吗？”

“那条腿很好，一点也不疼，”他说道。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但是你那天为什么正干着活儿就走了，玛利亚娜？为什么你要抛弃我？那简直就不是职业行为，对吗？我打赌你不愿意普茨太太听见这件事。

他依然充满了委屈，他希望看到来自玛利亚娜的悔恨的表示。在陶醉于她回来的喜悦的同时，他也被他即将付出的那些钱激动着。给予永远使他精神振作，他知道自己这一点。促使他给得更多。就好像赌博，惊心动魄全在于失去之中。输上加输。不顾一切的，心不在焉的堕落。

玛利亚娜以她一贯的急急忙忙的作风，已经开始工作了。从卧室里开始，她正在揭去床上的铺盖，铺上干净的床单、枕巾。但是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盯在她身上，他确信这一点，她能够感觉到那来自他的温暖，爱抚着她的大腿，她的乳房。在早晨，对他来说性欲总是变得很强烈。如果借助于什么奇迹，他就会现在就拥抱玛利亚娜，在这种心境之中，及时利用情势，他就能克服她的所有正派和矜持，他准备赌博一下。但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厚颜无耻呀。比厚颜无耻更坏，是疯狂。他甚至想都不应该这样想。

这时浴室的门打开了，那个女人科斯特洛，穿着他的浴衣和拖鞋，走进房间，登场了。她正用一条毛巾擦干她的头发，

时时显露出一些小块的粉红色头皮。他仓促地介绍着她："玛利亚娜，这是科斯特洛太太。她在这里短期逗留。乔希奇太太。"

玛利亚娜主动伸出手来，而那个女人科斯特洛以做作的庄重握住那只手。"我保证不会碍您的事儿。"她说道。

"不用担心。"

几分钟后，他听见前门锁咔嗒一响。从一扇窗户他看见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走到街道上，向那条河走去。她戴着一顶草帽，他认出那是他自己的，是一顶多年不戴的帽子。她在哪儿找到那顶草帽？难道她一直扎根在他的柜橱里？

"挺好的夫人，"玛利亚娜说道，"她是个朋友吧？"

"一个朋友？不，根本不是，只是个同事。她在城里有正事要干，在这期间她待在这儿。""那挺好。"

玛利亚娜急急忙忙的，看来是这样。通常，早晨的首要事情是，她要照料那条腿，并且指导他做操。但是今天根本没有提做操的事情。"我必须走了，是特殊的日子，必须到活动班去接刘贝卡，"她说道。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速冻牛奶火腿馅饼，"我可能今天下午回来。这是我买来给您当午饭的东西一点儿。我得快走了，您以后再给我钱。"

"一点儿东西，"他纠正她。

"一点东西，"她说道。

她几乎刚刚出门，这时前门的锁头里钥匙就在咔嗒咔嗒响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回来了。"我买了一些水果，"她说道。她把一个塑料袋放到桌子上。"那儿将会有一次会见，我想。你认为玛利亚娜会同意去吗？"

“会见?”

“为了进这个学院。他们要会见那个男孩和他的父母，但主要是父母，以便确定他们是对路的那种人。”

“申请入学的是德拉格，不是他的父母。如果威灵顿学院的人有眼力，他们就会跳起来接受德拉格。”

“但是如果他们直接问他的父母，他们怎么付那些高得离谱的费用，怎么办?”

“我会给他们写一封信。我会提出担保。我会做需要做的任何事情。”

她正在用那些水果摆一个小金字塔——杏、油桃、葡萄——在咖啡桌的一个大碗里。“这令人钦佩，”她说道，“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对你有更好的了解。你给了我信心。”

“我给了你信心？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是的，你再次给了我信心。你不必把我所说的关于你自己和乔希奇太太的话十分当真。一个人陷入了窘境，就是这么回事，发现自己置身在这场真实而又老式的爱情之中。我在你面前低头了。”

她停下正在干的事情，不无讽刺地，最轻微地低了低头。

“然而，”她继续说道，“一定要记住还有米罗斯拉夫这道障碍要去克服。我们不能认为理所当然，米罗斯拉夫会同意让他儿子去上一所远在一千英里以外的高档寄宿学校。或者，他会愿意欠一个男人的债务，这个男人他妻子每个星期要拜访六次，更何况这个男人还少一条腿。你想过你拿米罗斯拉夫怎么办么?”

“如果他拒绝，他就是愚蠢。这对他毫无影响。但这影响

着他的儿子，他儿子的未来。”

“不，保罗，那不对，”她温和地说道，“从儿子到妻子，从妻子到他：这条线就是这么牵过来的。你触到了他的自尊心，他的男子汉的荣誉感。或迟或早，你都要面对米罗斯拉夫。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我只是试图帮助’？这就是你要说的话？那可不够好。只有事实才足够好。而事实是你并不是试图帮助。恰恰相反，你是试图给乔希奇的家庭添乱。你正在试图钻到乔太太的裤子里。你还想引诱乔先生的孩子们离开他，成为你自己的孩子，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那不是我所说的友好的议事日程，根本不是。不，你不是米罗斯拉夫的朋友，从我能看到的任何角度都不是。米罗斯拉夫不会友好地对待你；你能怪他吗？因此，你准备拿米罗斯拉夫怎么办？你必须想清楚。你必须想清楚。”她用指尖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前额。“而且，如果你的思想把你引导到我认为它会到的地方，换句话说，引导到一堵没有出路的墙壁面前的话，我有代替的建议。”

“代替什么？”

“代替这种你与乔希奇一家的纠葛。忘掉乔希奇太太和你对她的固恋。把你的心收回来。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拜访那所医院的正骨科吗？你还记得电梯里那个戴墨镜的女人吗？有一个老太太陪着的？你当然记得。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我也看得出来。

“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没有意义的，保罗，就像任何孩子都会告诉你的一样。这是许多故事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很多教训之一。你已经放弃读故事了吗？这是一个错

误。你不应该那样。

“让我把那个戴墨镜的女人的情况告诉你吧。唉，她是个瞎子。她在一年前失明了，是恶性肿瘤的结果，是癌症。失去了整个一只眼睛，外科切除，另一只眼睛的功能，也丧失了。在这场不幸以前，她很漂亮，或者至少是很有魅力；而今天她像所有盲人那样没有视力。人们宁可不看她的脸。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发现自己注视她，随后撤回自己的目光，感到不快。这种嫌恶她当然看不见，然而她却感觉得到。她意识到别人的凝视好像手指在摸索她，摸索和退却。

“作为盲人，比人们原来警告她的更坏，比她曾经想象的更坏。她处于绝望之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们讨厌的对象。她不能忍受待在公开场合，待在她会被人们看到的地方。她想要把自己藏起来。她想要死。而同时，她无法控制住自己——她充满了不幸的欲望。她处在女人生活的盛夏，她由于欲望而大声呻吟，就好像一头热望中的母牛或母猪。

“我说的使你惊讶吗？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我正在杜撰的故事？这不是故事。那个女人存在着，你曾经用自己的两只眼睛看见过她，她的名字叫玛丽安娜。我们居住的这个看似安定的世界包括着种种恐怖，保罗，那是你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梦想不到的。例如，在大洋深处，大海的海底——那里发生着什么，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令玛丽安娜痛苦的东西不是没有安慰，更不是没有崇拜，而是没有那种最大程度的以肉体表达的爱。她想要成为她过去那样，无论多么短暂；正如你以自己的方式想要成为过去的

你。我要对你说：为什么你们就看不见你们俩一起所能做到的事情呢？你和玛丽安娜，虽然她失明了，你瘸了。

“让我再告诉你一件关于玛丽安娜的事情。玛丽安娜认识你。是的，她认识你。你和她是熟人。你知道这一点吗？”

就好像她正在读他的日记。就好像他保存着一本日记，而这个女人夜里爬进这栋公寓并且阅读了他的秘密。但是那里并没有任何日记，除非他在睡梦中写日记。

“你搞错了，科斯特洛太太，”他说道，“你说到的那个女人，那个你称之为玛丽安娜的女人——我只是偶然一次在医院见过她，而明确地说，在那儿她不可能看见我。所以她不可能认识我，甚至在最起码的意义上说都不可能。”

“是的，也许我搞错了，那是可能的。或者也许你是那个搞错了的人。也许玛丽安娜来自你生活的更早的部分，那时你们都年轻，完整，好看，而你简直就把这忘记了。你是个职业摄影师，对不对？也许从前你给她拍过照，而碰巧那时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正在塑造的形象上，而不在她身上，不在那个形象的本源上。”

“也许吧。但是我的记忆没有毛病，而且我没有这种经历的任何收藏品。”

“好啦，无论是不是老朋友，为什么你看不到你们俩一起能做到的事情呢，你和玛丽安娜？既然这件事儿的情况这么异乎寻常，我愿意自告奋勇来安排一次会见。你只需要等待并且自己做好准备。请放心，如果说我会以某种方式向她提出什么建议，那就是保证她来这儿而不失去任何自尊。

“还有最后一句话。允许我建议，无论你和她干什么，你

们要在黑暗中干。作为一种对她的善意。就想象你的床是一个山洞。一场狂风暴雨正在发作，一个少女猎手进来寻求遮风避雨的地方。她伸出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你的手。于是就这样发展下去。”

他应该说点什么很尖锐的话，但是他说不出来，就好像他被麻醉或者迷住了。

“你声称根本没有收藏她的照片这段情节，”科斯特洛继续说下去，“——那天你可能拍了她的照片也可能没有拍她的照片——我只是要说，你自己也有点不太有把握。翻腾翻腾记忆，您就会为有什么形象升到表面上来感到吃惊了。但是让我不要强迫你。让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的你这一边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你过去只看见过她一眼，在电梯里。只看见一眼，但是足以点燃欲望。从你的欲望和她的需要，将会诞生出什么呢？最强烈的激情？晚秋的最后一场大火？咱们走着瞧吧。结论在你们手中，你和她的手中。我的建议可以接受吧？如果是这样，就说是。或者，如果你太害臊，就点点头。好吗？

“她的名字叫玛丽安娜，正像我说过的，名字中有两个字母N。[①] 我也拿它没办法。改变姓名超出了我的力量。如果你希望，你可以给她另起一个临时的名字，某个表示亲昵的名字，宝贝儿，小猫儿，或者随便什么。她结过婚，但是在这场我描述过的命运打击之后，她的婚姻破裂了，就像所有其他的东西破裂了一样。她生活在混乱之中。眼下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就是那个你看见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女人，那个皱皮老

① 玛丽安娜 Marianna 这个名字中有两个 N，即后两个音节安娜。

太婆。

“对眼下来说，了解这些背景就足够了。你可以从她的嘴里了解其他情况。两个N。从前有一个养猪的农夫的女儿。她的梳妆台像她生活中的一切那样混乱，但是这可以原谅，在黑暗中穿衣服的时候，谁不偶尔犯个错误呢？

“她虽然焦虑不安但很清洁。自从她做了那个外科手术，那个极端细致的外科手术，完全不像粗鲁残酷的截肢手术，她已经变得对清洁，对自己身上的气味，有一种病态的拘谨。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某些盲人身上。为了她，你最好也干净一点。如果我说话太直，请原谅我。你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哪儿都洗到了。不要带着一副哭丧脸。失去一条腿并不是悲剧。恰恰相反，失去一条腿是喜剧。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这么多的笑话了。有个老头一条腿儿／手托帽子要铜子儿。诸如此类的。

“听我的忠告，保罗，岁月如流眨眼过。所以人要及时行乐，不然过了这村没这店儿，掂量没完要误事儿。

“还有，另一位，那位女护士，玛利亚娜，根本不是我的主意，如果你现在正在怀疑的是这个事儿。这些事决不是有预谋的。杜布罗夫尼克的玛利亚娜，你的不恰当的爱情，是通过你的朋友普茨太太来到的。跟我毫无关系。

“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冒出来的，对不对？你把我看成是一场对你的折磨。很多时候你都认为我说的话是胡说八道，是要让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发展。然而你并没有不服从，我注意到，并没有。你容忍我，因为希望我会放弃会离开。不要否认，这

些都写在你的脸上呢，所有的人都能一目了然。你是约伯[1]，我是你不该受的苦难之一，是那个一次次登门的女人，满肚子拯救你的计划，唠叨，唠叨，唠叨个没完，而这时你的全部渴望就是平静。

“事情并不是非这样不可，保罗。我再说一遍：这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在你决定要掌控局势的时刻，我会淡出。你将再也不会听到来自我的议论；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个许诺也包括你的新朋友玛丽安娜。我将隐退；你和她将自由地制订出你们各自的解救方案。

“想想你的开始有多么好。除了麦吉尔路的意外事件，还有什么能够更好地把人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呢，当时年轻的韦恩撞上你，使你飞到空中好像一只猫。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个多么令人悲哀的趋势！一切变得越来越慢，直到现在你几乎停下来了，和一个照顾你的人一起困在一个沉闷乏味的公寓里，她对你的照顾少到不能再少，除掉有一副好心肠。而玛丽安娜身上有种种的可能性，她有着被破坏的面孔和主宰着她并备受良心责备的性欲。玛丽安娜是一个真正的女人。问题是，你是一个足以满足她的男人吗？

“回答我，保罗。说点什么。”

这好像一片海浪拍打着他的头骨。的确，就他所知的一切，他可能已经落水了，被那深深的水流拖来拖去。这海水的拍击将很快把他头骨上的最后一条肉丝剥掉。只剩下珍珠做他的眼睛，珊瑚做他的骸骨。

---

①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以坚忍耐劳著称。

第十五章

玛利亚娜打来的电话。甚至在她说话之前他就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很抱歉，但是她今天不能来。她的女儿有点问题。不，不是刘贝卡，是布兰卡。

“我可以帮忙吗?”

“不，没有人能够帮忙。”她叹息道，“我明天一定来，好吗?”

“她女儿遇到了麻烦，”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沉思着说道，“我想知道那会是什么麻烦。还有，常言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提到的那个叫玛丽安娜的女人，那个盲人——你并不能根本不想她，对不对？不要掩饰了，保罗，我能够像看一本书一样看到你的内心。今天碰巧玛丽安娜正闲着。她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好。在街角的那个咖啡馆里，我想它叫阿尔弗雷多咖啡馆，今天下午五点钟，我会把她带到你面前。穿得像样点，即使她看不见。我会把她带来，然后我将告别。不要问我怎么做这些事情，这并不是魔术，我只是做这些事情。”

科斯特洛整个下午都不在。在四点三十分，他正准备离开公寓的时候，她又出现了，气喘吁吁的。“计划变了，”她说道，“玛丽安娜正在楼下等着。她不喜欢在阿尔弗雷多见面的

主意。她是个人，”——她恼怒地哼着鼻子说——“她是个难办的人。我可以用用你的厨房吗?”

她从厨房回来，端着一小碗看上去好像奶油的东西。“只是用面粉和水调成的糊糊。把它糊在你的眼睛上。不用担心，它不会伤害你。你为什么必须糊上它?因为玛丽安娜不想让你看见她。她坚持。到这儿来，弯下身。保持不动。不要眨眼睛。要把它保持在那个位置上，每只眼睛上盖一片柠檬叶子。为了把叶子保持在正确位置上，一条尼龙袜子，新洗过的，我保证，在你的脑袋后面打一个结。你可以在你希望的任何时候把它捋掉。但是我不推荐这种做法，我真的不推荐。

“就这样。万事俱备。我很抱歉它这么复杂，但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就是如此，复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现在，如果你愿意安定下来等着，我就去接你的玛丽安娜。你感到你准备好了吗?你觉得能够胜任了?是吗?好。记住，你必须付钱给她。这是安排，这是她保持她的自尊的做法。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对吗?但这是我们仅有的世界。

“一旦我把她带来，我就会溜开，好让你们俩更好地彼此了解。我不会回来，直到明天，甚至后天。再见。不要为我担心。我是一只强健的老鸟儿。”

她走了。他面对着门站着，倚着他的齐默架。从楼梯井那里传来一阵低语声。门的插销又咔嗒一响。

“我在这里，”他对着黑暗说道。尽管他难以相信，他的心脏似乎正在咚咚直跳。

一下滑动，一阵窸窸窣窣的衣裙声。盖在他眼睛上的潮湿叶子的气味盖过了所有其他气味。一个压力落在齐默架上，他

通过自己的双手感觉到那个压力。“我的双眼闭上了，被封上了，”他说道，“我不习惯看不见，容忍我吧。”

一只手，小小的，很轻，摸着他的脸，停留在那里。该死，他想，他向那只手转过去，吻着它。让我们把这玩到底吧。

手指摸索着他的嘴唇，指甲修剪得很短。透过那柠檬的面纱，他闻到淡淡的毛呢气味。那些手指触摸着他下巴的轮廓，又划过遮挡他双眼的眼罩，穿过他的头发。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他说道。

她清了清喉咙，已经是那种很高的、清晰的声调，他能听出她不是玛利亚娜·乔希奇；更轻，更多一种动物的气派。

“如果你唱歌的话，一定是最好的，”他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舞台上，即使没有人在看着我们。”

即使没有人在看着我们。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被人看着，他能确定这一点，在他脖子后面，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什么?”那轻轻的声音说道，尽管很轻，但是他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人正在摇动齐默架。那口音不是澳大利亚人的，也不是英国人的。是克罗地亚人吗？另一个克罗地亚人？肯定不是；这块地方的克罗地亚人肯定没有这么稠密。此外，一连串的克罗地亚人，一个接一个，能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个铝架子，通常人们叫它步行器。我失去了一条腿。我发现使用这个架子比起双拐不太容易疲倦。”这时，他突然想到这个架子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让我把它放到一边。”他把它放到旁边，然后自己坐到沙发上。“你愿意在我旁

边坐下么？这是一个沙发，就在你前面一两步。我恐怕不能帮你，因为咱们共同的朋友科斯特洛太太让我戴上了遮眼罩，她有好多责任，科斯特洛太太。”

他因为这个遮眼罩责怪科斯特洛太太，就像他因为许多别的事情而责怪她一样，但是他并不想摘掉它，暂时还不，不想让眼前一片雪亮。

带着一阵窸窣声（她穿的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声响?)，这个女人坐在了他的旁边——事实上是，坐在了他的一只手上。有一小会儿，直到她欠身起来他才能把那只手抽出来，他的那只手以最粗俗的方式待在她的屁股底下。一个个子不大的女人却有一个很大的屁股，又大又柔软。不过盲人不好活动，不散步，不跑步，也不骑自行车。所有的能量都囤积起来了，没有地方发泄。难怪她坐卧不宁的。难怪她愿意拜访一个完全陌生的孤独男人。

现在他的两只手都空着，他可以触摸她，就像她触摸他一样。但是，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吗？他想要探索那双眼睛或者那眼睛附近的任何地方吗？他想要——那个词怎么说的——惊心动魄一下吗？惊心动魄：它使人的肠胃翻江倒海，使人失去男子汉气概，让人脸色苍白浑身颤抖。难道一个人能够被自己看不见而只能用指尖触摸的东西弄得惊心动魄吗，甚至被像他这么一个失明王国里的新手的指尖弄得惊心动魄?

他含糊地伸出了一只手。他碰到了一团什么硬硬的东西，一些小泡泡，小玩意，浆果缝在女式紧身衣上面。她的喉咙或者她的紧身胸衣，那肯定是。再高一英寸，就是她的下巴。那下巴很坚定，尖尖的；然后是短短的嘴部，然后是一缕刘海或

者头发，他感觉那头发是黑黑的，正如摸到她的皮肤时感到是黑黑的一样；然后是什么硬东西，一个耳环。她戴着眼镜，那副眼镜向后弯曲划过她的颧骨，也许就是她在电梯里戴的那副墨镜。

“你的名字是玛丽安娜，科斯特洛太太告诉我。”

“玛丽安娜。”

他说玛丽安娜，她也说玛丽安娜，但那不是一个名字。他的玛丽安娜依然带着玛利亚娜的色彩：那比她说的更重，更肯定。而她说的玛丽安娜，他只能说是液体，银亮，但不是像水银那么快，而更像是一股流水，一条曲折的溪流。这就像它本身，是盲目的，不得不在手里掂量每一个词儿，掂量每一个语气，笨手笨脚地摸索对应词句，听起来整个太像（一条曲折的溪流）很差劲的诗。

“不是法语里的玛丽安妮？”

“不是。”

不。不是法语。很可惜。法国总是有共同的某种东西，就像一条毯子张开盖在他们两者之上。

面粉和水做的糊糊发挥起作用来，好得惊人。虽然他的瞳孔能够张到最大的程度，但是他依然在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里。科斯特洛是从哪儿寻来的这个主意？从书里吗？还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秘诀？

他用自己依然插在她那有些卷曲的头发里的手指，把她拉向自己，她靠近过来。她的脸压在他的脸上，那黑眼镜也是如此，虽然她的两个拳头抬起来，像两个疙瘩保持她的乳房不让他挨到。

“感谢你前来拜访，”他说道，“科斯特洛太太提到你现在的种种烦恼。我很难过。”

她什么也没说。他能够感觉到一阵轻轻的颤抖掠过她的全身。

“毫无必要，”他继续说道，但是这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什么毫无必要，什么毫无必要？一些事情与他们身为男人和女人有关；有些东西的产生，用科斯特洛的女人的话说，与欲望有关。但是在他们之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欲望的实现之间，一个真正的裂隙张开着大口。“毫无必要，”他又开始说道，“我们没必要照任何剧本去做。我们毫无必要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我们是自由的行为者。”

她依然在哆嗦着，哆嗦或颤抖得像一只小鸟。“到我这里来吧，”他说道，她顺从地侧身挨近过来。这对于她来说肯定很难。他必须帮助她，他们在这当中是一起的。

事实表明她喉咙处的那些线、浆果和小泡泡纯粹是装饰性的。衣服是通过后背上的一个拉锁打开的，用它可以一路拉开直到腰部。他的手指缓慢而笨拙。如果她愿意在他的手上坐得时间更长一会儿，他的手指就会热起来。动物的热。至于乳罩，它构造得很好，很坚实，是那种在他想象中卡迈尔派①女修士才会戴的乳罩。大大的双乳，大大的屁股，然而其余部分却是那么苗条。玛丽安娜。她到这里，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说，不是出于关心他，而是为了她自己的缘故。因为在她内心中有一种无法满足的饥渴。由于她的容貌，她的毁容的脸，他得到

① 卡迈尔派，12世纪创建于叙利亚卡迈尔山的天主教白衣修士。

警告不要去看，甚至不要去摸，因为那会使他一下变得心冷如冰。

“我建议咱们不要谈得太多，”他说道，“除非有一种我会提到的条件，为了一些实际的原因。自从发生了那次交通事故以来，我没有这种事情的经历，我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我知道。科斯特洛太太告诉我了。”

“科斯特洛太太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她不会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是的。”

是的？这是什么意思，是的？

他对自己曾给这个女人单独摄过影深表怀疑。如果他给她摄过影，他就不会忘记她。也许她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在从前他访问一些学校，搞集体摄影的那些日子里，那是可能的；但不是单独的。他所拥有的她的形象仅仅来自于那个电梯，以及来自于他的手指现在告诉他的东西。对于她来说，他肯定是一堆更为杂乱的感觉资料：他的冷冰冰的双手；他的粗糙的皮肤；他的急躁刺耳的声音，以及对于她那极为敏感的鼻孔来说可能挺不讨人喜欢的一种气味。这些对于她是否就足以构成一个男人的形象了？难道她准备把她自己交给这样一个形象？为什么她同意来，眼睛都看不见？这好像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原始的实验——好像把不同的物种放到一起，以便看看它们是否愿意交配，狐狸和鲸鱼，蟋蟀和猴猴。

“你的钱，”他说道，“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小桌上，在一个信封里。四百五十澳元。这可以接受么？”

他感觉到她在点头。

一分钟过去了。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情。一个一条腿的男人和一个局部赤裸着的女人，在等待什么？在等待一个照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澳大利亚的哥特式小说。马蒂尔达和她的笨蛋，被一场一生一世的华尔兹舞消磨尽了，他们的一些身体零件正在衰落或者脱落，最后一次面对着摄影师。

那个女人的颤抖并没有停止。他可以发誓它已经感染了他：一阵轻微的手的颤抖，这可以归结为年龄，但事实上是别的什么东西，恐惧或者预感（但究竟是哪一个呢?）。

如果他们要继续这个行动，因为为此他已经付钱给她了，因为她已经接受了这笔钱，她必须克服眼下的拘谨难堪，并且迈出下一步。事先已经有人向她警告过他有一条坏腿，警告过他那不值得信任的总的下部结构。由于他发现很难骑在一个女人身上，因此最好让她骑在他的身上。在她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还有他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完全是另一类问题。也许，在盲人中，美的直觉的增长仅仅基于触摸。然而，在这个看不见的领域里，他依然在摸索他的路。对于他来说，没有可见之美的美人，还无法想象。电梯中的那个小插曲，在那过程中，他的注意力被那个老太太吸引，同被她吸引的程度不相上下，在他的记忆中已经被抛在后面，只留下最粗略的轮廓。在当时那个宽檐帽，墨镜，和掉转过去的脸的曲线之上，他试图加上那丰满的乳房，和扩张的，柔软得不自然的屁股，好像大量的液体装在丝绸做的气球里，他不能把这些部分结合在一起。他怎么能有把握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女人的呢？

他轻轻地，试图把那个女人拉向他。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她把脸掉开，既是因为她不愿意交出她的嘴唇，也是因为她不

愿意给他机会摘掉她的眼镜，暴露出它后面的东西——不想那样，因为那里的伤残会引起男人们的严重呕吐。

自从她失去视力有多久了？他能够庄重地提问吗？然后，他能够庄重地继续提问下一个问题么：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她被人爱过吗？难道是经验教给她的，她的残疾的双眼会毁掉男人的欲望？

性爱。为什么看见美丽的女人会把性爱召唤到生命之中？为什么可怕的景象会扼杀性欲？究竟是与美丽的人做爱会提升我们，使我们人类更加美好，还是通过拥抱有残疾的人，令人厌恶的人，我们会提高自己？这是些什么问题！难道说，这就是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把他们俩带到一起的原因：不是为了把一对身体有残疾的男女千方百计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庸俗的喜剧，而是为了，一旦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一桩性交易，他们就能举办一个哲学讲习班，躺在彼此的怀中探讨关于美、爱和善的问题？

不知怎么地，在所有这一切当中——烦恼，难堪，躲避，理性思考，更不必说他想要解开自己领带的企图，这条领带已经开始使他感到窒息（他到底为什么要戴领带呢？）——不知怎么地，尽管他们的动作很笨拙，却没有预想的那么笨拙，尽管感到很丢脸，也没有达到使他们退缩的程度，他们好不容易开始干起那件事，开始身体的运动，对此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达成了契约。这个行动，它既不是通常人们所了解的那种性行为，然而它又是一种性行为，而且它，尽管一方有着不完全的腿臀部，而另一方则有着被毁掉的眼睛，但是从开始到中间再到结束，却带着一种急速进行，也就是说包含了它所有的

自然部分。

在科斯特洛关于玛丽安娜的叙述中，最使他不平静的是她所说到的她的身体中燃烧着的那种饥渴。他从来不喜欢过分的放纵，无节制，狂野的动作，哼哼声，喊叫和哭泣。但是玛丽安娜似乎知道怎么控制她自己。无论在她的身体里进行着什么，她都能把持住自己；一旦他们结束了，她很快把一切都弄得十分庄重得体。他得到的那种燃烧的饥渴正在到来的唯一暗示是，在她的身体的中央出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却并不令人讨厌的热度，好像她的子宫或者她的心，在以其本身的一团火在发光发热。

虽然那张沙发既不是为性交，也不是为随之而来的哲学慵懒倦怠打造的，并且，虽然没有被子，他们很快就会着凉，然而并不存在他们需要摸索道路，到一个合适的卧室、合适的卧榻上去的问题。

“玛丽安娜，”他说道，在舌尖上体验着这个名字，体味着名字中的两个N字母的韵味，“我知道这是你的名字，但是人们都这么叫你吗？是不是你还用其他名字？”

“玛丽安娜。就是这个名字。没有别的名字。”

“很好，”他说道，“玛丽安娜，科斯特洛太太说我们以前曾经见过。那是在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你给我照相。那是为了我的生日。你不记得了吗？”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也不可能记得我，因为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它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次照相活动？”

“在你的工作室里。”

“这个工作室在哪里?”

她沉默了。“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她最后说道,“我记不清了。”

“另一方面,我们的人生道路在最近确实交叉得很多。我们在皇家医院里一起乘过一部电梯。一个电梯。科斯特洛太太提到过这个事情吗?”

“是的。”

“她还说了别的什么?”

“只是说你很孤独。”

“孤独。真有趣。科斯特洛太太是你的亲密朋友吗?”

“不,并不亲密。”

“那么怎么样呢?”

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透过她的衣服抚摩着她,上上下下,大腿,腰部,乳房。多么快乐,多么出乎意料,又可以自由地享有一个女人的身体了,即使这个女人是看不见的!

“她是不是只是走进你的家来到你面前?”他说道,“她就是随便走进我家来到我面前的。”

他感觉到她在缓慢地左右摇着头。

“你认为,她是不是打算让你和我成为一对儿?也许是为了让她开心?一个瘸子领着一个瞎子?”

这句话本意是要使谈话轻松起来,但是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一下僵硬了。他听到那嘴唇张开了,听见她在吞咽什么,然后突然之间,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很抱歉,”他说道。他伸出手去摸她的脸颊。那脸颊被

滚滚而下的泪水打湿了。他想道，至少，她还保留下泪腺。“我很抱歉，真的。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让一个我们几乎不认识的人来左右我们的生活呢？这就是我问我自己的问题。”

她喘了一口气，那也许是笑了一下，但接着这笑带来一阵抽泣。她在他旁边坐起来，半裸体地，一边尽情地抽泣着，一边左右摇着头。现在确实该扒掉那个眼罩了，从他的眼睛上去掉那个讨厌的东西，看看她的本样。但是他没有做。他等待着。他踌躇着。他拖延着。

她在一张手纸上擤着鼻子，看来是她随身带来的，她清了清喉咙。“我认为，”她说道，“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是那么回事，并没有搞错，是那样。然而，这个主意来自我们的朋友伊丽莎白。最初的冲动。她发出了指示，我们服从了。甚至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服从了。”

看见。不是确切的词儿，但是他让它保留在那里。她到现在肯定已经习惯于这个字眼，人们在他们说“看见”的时候，他们指的却是别的什么东西。

“除非，”他继续说道，“她还在这个房间里，在观察，在检验。”

“不，”玛丽安娜说道，“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作为盲人，因此把身体发射的生物感应波调节到了更敏感微妙的程度，她肯定是对的。然而，那种感觉并没有离开他，他只需要下了沙发，他的手指就会碰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紧张得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毯上，观察着，等待着。

“我们的朋友为此辩护，”——他含糊地挥挥手——“因为在她的眼里，这就代表着跨过了一道门槛。她持有这样的观点，除非我跨过我被关的这座监牢的门槛，否则我就不会成长。这是她正在我的案例中验证的一个假设。可能她有关于你的另一个假设。”

即使他正在说这个话，他也知道这是谎话。他从来没有听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使用过“成长”这个词儿。成长出自自助手册。上帝才知道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真的需要什么，对他或者对她自己，或者对这位玛丽安娜；上帝才知道她持有什么样的生活和爱情理论；上帝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跨过了她的门槛，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可以去进行更高更好的事情。”

他正在高谈阔论，千方百计使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情况得到改观，努力要使这个被悲伤[1]折磨的女人高兴起来，这种悲伤是在和一个陌生人交媾之后降临的。由于黑暗的包围，他还没有放弃在头脑中构成一个她的形象的希望，他再次伸出手去，去抚摩她的脸；在这个行动中他却掉进了自己的一个黑暗深渊。他的所有开玩笑的心情都离他而去。为什么，为什么他对那个女人科斯特洛那么信任，竟然进行了这番表演？这番表演现在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冒失，不如说简直就是愚蠢！在这并不友好的环境里，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瞎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她在等待着她的老师出于慈悲回来来解救她么？难道科斯特洛真的相信，几分钟的毫无激情的肉体接触，能够像煤气那样扩

① 原文为法文。

张开来装满一整夜？难道她相信她能够把两个陌生人扔到一起，他们俩都不年轻了，其中一个肯定老了，又老又冷，能指望他们的行为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天真！而她居然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艺术家！还有这该死的糨糊，虽然她发誓它是无害的，但是正在开始使他的双眼不舒服，因为它干了。她怎么会想象出用面粉和水使他失明就会改变他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呢？失明是一个单纯的不利条件。一个男人没有了视力就是一个不完全的男人，正如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男人，不是一个新的男人。她给他送来的这个可怜的女人也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她的情况肯定是今非昔比。两个不完全的人，残疾人，缺胳膊少腿的人，她怎么能想象他们之间会擦出神圣的火花来呢，或能擦出任何火花来呢？

至于那个女人自己，在他身旁，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而变得更冷。在她的脑海里会掠过什么想法呢？她肯定曾听到大量的胡话，劝她来敲一个陌生男人的门，并且主动把自己奉献给他！正如他的情况，前面有一个很长的铺垫，才来到这可悲的相遇，一个铺垫伸展到遥远的过去，它自己就足以构成一本书，以韦恩·布莱特和保罗·雷蒙特从他们各自的家出发开始，在那个致命的冬天的早晨，那时彼此还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所以在她的情况里，肯定有一个序曲，开始是病毒或者太阳黑子，或者坏的遗传基因或者一根针，或者导致她失明的随便什么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通向与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的会面（如果你只受这个声音控制，它就更加能说会道），她告诉你，她有办法解除你的饥渴，只要你坐一辆出租车到阿德莱德北部一个叫阿尔弗雷多的咖啡馆去，这是车费，我正把

它放到你的手心里，不需要紧张，我们说到的那个男人完全无害，仅仅是很孤独，他会像对待一个应招女郎那样对待你，并且为你的时间付钱，而且我会在那里，在背景里徘徊，观察你们——如果你只是受到那个声音的控制并且看不见那眼睛中疯狂的闪光。

一个实验，这就是它的意义，一场无益的生物学—文学实验。蟋蟀和猻猴。而且他们都为它而堕落了，他们两个，他以他的方式，她以她的方式！

“我必须离开了，”那个女人，那个猻猴说道，“出租车在等着呢。”

“如果你这么说，”他说道，“你怎么知道那辆出租车的事情呢？”

“科斯特洛太太定了它。”

“科斯特洛太太？”

“是的，科斯特洛太太。”

“科斯特洛太太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出租车呢？”

她耸了耸肩膀。

“好啊，科斯特洛太太把你照顾得很周到。我可以为那辆出租车付钱吗？”

“不，不，它完全包括在内了。”

“那么好，请代我向科斯特洛太太问好。下楼的路上请小心。楼梯可能很滑。”

他坐着不动，控制着自己，这时她在穿衣服。然而，在房门在她身后关上的一瞬间，他撸掉了那个眼罩，搔着自己的眼睛。但是那糨糊已经结块发硬了。如果他太用劲撕它，他就会失去自己的眼睫毛。他咒骂着，他不得不把它泡湿了才能洗掉。

第十六章

“她来到我面前，就像你来到我面前一样，”科斯特洛说道，“一个黑黑的女人，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开始这样一个故事吧：在睡梦中我的耳朵里有这样的话在震响，它是由一个当年我们会称之为天使的声音说出来的，它召唤我去参加一场角斗比赛。因此我对于她，你的玛丽安娜，住在哪儿，心中毫无概念。过去我和她打的所有交道都是在电话上。如果你喜欢她再次来访，我可以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

再次来访。那可不是他想要的东西。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也许可以考虑，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想要的东西是一个保证，保证他已经参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来到他公寓里的女人真正是他在电梯里看见的女人；而且她的名字真的是玛丽安娜；她真的和她那位驼背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丈夫抛弃她是因为她的不幸；等等。他想要的是保证他没有被愚弄。

因为有一个可替代的故事，他发现自己就可以非常容易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替代的故事里，那个女人科斯特洛会找到大屁股的玛丽安娜的地址，还知道娜塔莎，也知道塔尼

娅，并且把她们从摩尔达维亚①经过迪拜②和尼科西亚③招来，根据各种各样的电话簿。在电话上，她会几乎不加掩饰地教导她。“我的小叔子，你需要知道，”她会告诉她，“有一些怪癖。但是话说回来了，哪个男人没有一些小小的怪癖呢，而且一个女人能够做的事情，只要她愿意过关，不就是找出顺应他们的方法么？我的小叔子的主要怪癖，就是他宁愿不看见和他行事儿的女人。他宁愿在想象的王国里；他宁愿保持头脑在云雾里。从前他五体投地地爱着一个叫玛丽安娜的女人，一个女演员。他想要从你那里得到的东西，他已经通过间接的方式要求我转达给你，那就是你应该让你自己作为那个女演员玛丽安娜出现，穿戴上我会提供给你的一些衣服或道具。那应该是你的角色；而他会为你饰演的角色而付钱。你明白了吗？”

“当然，”娜塔莎或塔尼娅会说，“但是外招应该额外付钱。”“外招应该额外付钱，”科斯特洛会同意，“我肯定会提醒他这一点。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好好对待他。他最近失去了一条腿，因为公路上的一场事故，他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

难道这才是隐藏在这个所谓的玛丽安娜的拜访背后的真正的故事，只是给予或摘取了这里或那里的一个细节？难道戴着这副墨镜并不是要隐藏她是个瞎子的事实，而是要隐藏她并不是一个瞎子的事实？在她颤抖的时候，难道与其说是出于紧张倒不如说是努力要忍住她的咯咯发笑，当那个男人用一只袜子系在头上，在她的内衣里乱摸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过了那道门

---

① 摩尔达维亚，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② 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海港城市。

③ 尼科西亚，塞浦路斯首都。

槛。现在我们能够进行更高更好的事情了。多么严肃的傻瓜呀！她回家时肯定在出租车里笑了一路。

究竟玛丽安娜是玛丽安娜，还是玛丽安娜是娜塔莎？这是他必须首先搞清楚的事情，这是他必须强迫科斯特洛讲清楚的。只有当他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才能转向更深入的问题：那个女人实际上是谁很重要吗，他是否被耍弄了很重要吗？

"你就像对待一个木偶一样对待我，"他抱怨道，"你就像对待一个木偶一样对待所有的人。你编造种种故事并且威逼我们为你来演出这些故事。你应该开一所木偶剧院或者一个动物园。肯定有很多老动物园在降价出售，现在它们已经不时髦了。你买一个，把我们放在笼子里，上面标出我们的名字。保罗·雷蒙特：犬属，不生育的[①]。玛丽安娜·波波娃：假失明的[②]（移居的）。以及等等。一行又一行的笼子，装着那些人，正像你所说的，在你作为骗子和寓言作家的生涯中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可以进行管理。你可以靠它为生。父母们可以在周末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发呆地看着我们，并且扔花生米。比写一些没人读的书容易多了。"

他停住，等待她上钩。她却沉默不语。

"我不明白的是，"他继续说道，——在他开始这番长篇大论的时候，他并不生气，他现在也不生气，并且在这种自我发泄中有一种快感——"我不明白的是，既然看到我这么愚钝，对你的计划这么冷淡，你为什么还坚持抓住我不放？放了我

①② 原文为拉丁文。

吧，我恳求你了，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吧。写你的那个瞎子玛丽安娜吧。她会比我更有潜力可挖。我并不是一个英雄，科斯特洛太太。失去了一条腿并不能使人具备担任一个戏剧角色的资格。失去一条腿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只是不幸而已。”

“不要抱怨，保罗，放下你，拿起玛丽安娜，我可能不愿意，我也可能愿意。谁知道一个人可能会被驱使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呢。”

“我并没有抱怨。”

“你当然在抱怨。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出来了。你在抱怨，在你身上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谁又能责怪你呢。”

他去拿他的双拐。“没有你的同情我也能干，”他简短地说道，“现在我要出去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你离开的时候，请随手把门锁上。”

“如果我离开我当然会把门锁上。但是我认为那不是我要干的事情。我无法告诉你我多么渴望洗一个热水澡。那么这就是我自己要干的事情，如果你不介意。眼下这是一种奢侈。”

这不是第一次了，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但是最新的这个遁词既使他生气又使他不安。我可能不愿意，我也可能愿意。难道她对他的兴趣仅仅是一种假定？也许最后事情的发展证明是玛丽安娜，而不是他，成了被选中的人物？先把那次疑云重重的肖像摄影放在一边，关于它，他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难道他们的两次相遇，第一次在电梯里，第二次在沙发上，并不是保罗·雷蒙特的生活故事中的插曲，而是玛丽安娜·波波娃的生活故事中的插曲？当然有一种

意义，在其中他是这位玛丽安娜或任何别的他路遇的人的生活中的一个过客，正如玛丽安娜和所有别的人是他生活中的过客一样。但是否在更基本的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过客：某个人，在他的身上聚光灯落下的时间太短就过去了？在他自己和玛丽安娜之间流过的东西，是否最后会被证明仅仅是玛丽安娜寻求爱情过程中的众多过程之一？或者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正在一次同时写两个故事，关于一些遭受了丧失之痛的人物（一个是失去了视力，另一个是失去步行的能力）必须学会忍受这些创痛的故事；作为一种实验，或者甚至是作为一种笑话，可能她已经安排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要相交？他毫无作为小说家的经验，毫无他们怎样来干他们的事情的经验，但是这听起来并不难以置信。

在公共图书馆里，在 A823. 914 下面，他找到了一整排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写的书：《火光熊熊的炉子》，《教会街上的房子》(有几种便于翻阅的版本)，《致友爱群岛[①]》，《与邓巴先生跳探戈》，《时间之根》，《风度翩翩》；还有一本相当朴素的深蓝色书，标题是《永不熄灭的火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小说中的意图与结构》。他翻看了索引。既没有提到玛丽安娜也没有提到玛利亚娜；根本没有关于失明的条目。

他逐页翻看《教会街上的房子》。利奥波德·布卢姆，休·博伊兰，玛莉恩·布卢姆[②]。她出了什么毛病？难道她就想不出她自己的人物？

---

① 友爱群岛，即汤加群岛。

② 这三个人物都是乔伊斯的长篇名著《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

他把那本书放回原处，拿起《火光熊熊的炉子》，随意读着。

他在手掌心里揉着那块橡皮泥直到它变得温暖而柔软了，然后把它捏成一些小动物的样子：小鸟，癞蛤蟆，猫，长着竖起来的耳朵的小狗。在桌子上他把那些塑像摆成半个圆圈，把它们的脖子扳得向后仰，好像在向月亮号叫，或者吠叫、鸣叫。

这是一块旧的橡皮泥，是他去年的圣诞礼物。原来的砖红色、叶绿色、天蓝色橡皮泥块到现在已经被互相混合在一起，变成了铅紫色。为什么，他想知道——为什么那些鲜亮的色彩变成了黯淡的颜色而黯淡的颜色永远不会变成鲜亮的颜色？需要什么才能使紫色退去而使红色、蓝色和绿色就像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小鸡重现出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提出了问题，然后却不给出答案呢？答案很简单：红色，蓝色和绿色永远不会回来了是因为熵，熵是不可逆的不可改变的，是宇宙的法则。即使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也应该知道这个，即使是一个女小说家。从形形色色到一致，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从得意扬扬的小鸡到死在尘埃中的老母鸡。

他翻到这本书的中间。她不能和一个始终厌倦的男人待下去。在困境中要承受她自己的厌倦就够难的了。她只要伸展四肢在他旁边在这张太熟悉的床上躺下，就感觉到厌倦开始从他的身体里渗出来，以一种无色、无味、毫无生气的潮流冲洗着她。她不得不逃跑！就现在！

一个玛莉恩但绝不是玛丽安娜。没有一个是瞎子，就他能

看到的，也决没有一个截肢者。他啪的一下把《火光熊熊的炉子》合上。他决不让自己暴露在这种无色、无味、毫无生气的，绝望的煤气之中，这本书的书页就发出这种气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底怎么成了一个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呢，难道受读者欢迎就是她那个样儿？

在书的套封上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穿着一件风衣，站在一条显然是整装待发的游艇前面。她的眼睛逆光向上注视，她的皮肤晒成深深的古铜色。一个女海员吗？有这样一个词儿吗，或者一个女海员必须是一条美人鱼，就像一匹海马，*cheval marin*，是一条鱼吗？确切说不是很漂亮，但是可能中年时比年轻时好看些。然而，比较普通，甚至单调，就她来说。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可能，不是任何男人喜欢的类型。

《当代世界作家传》，在这个图书馆的参考书部，书中有一篇简短的小传和一张同样的海上的照片放在一起。1928 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长期住在欧洲。第一本书出版于 1957 年。然后是获得的各种奖项的名单。有书目但没有任何情节梗概。结婚两次。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七十二岁了！有那么老了！她现在在干什么，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吗？她的头脑已经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了吗？她是不是有点疯疯癫癫的？可能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解释？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儿子和女儿带进这个画面？找到他们是不是他的责任？请马上来。你们的母亲和我，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住在一起，而且她拒绝离开。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把她带走，对她承担起义务，干任何能使我解脱的事情。

他回到公寓。科斯特洛并不在那里，但是咖啡桌上放着她的笔记本。很可能她故意留下它出去了。如果他偷看一下它，那将是她的另一个胜利。不过。

她用的是黑墨水，笔迹粗大而自由流畅，每一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词儿。他一页页地翻到最新写的事项。黑暗黑暗黑暗，他读道。他们都走进了那黑暗，那空虚而没有月光的空间。

他又一页页地往回翻。

俯在那具尸体上恸哭，他读道。达维宁，这个词下面画了线。在床边僵硬地前后摇晃着，她的双手捂住耳朵，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好像担心她会错过那个时刻，那灵魂会离开那尸体，好像喷发的气体，穿过一层又一层的空气向上升，直到同温层和同温层以外。窗外，阳光灿烂，鸟儿啼鸣，一如往常。她好像一个长跑者被锁在悲哀的节奏之中。一场悲哀的马拉松。如果没有人来哄她离开，她会整天继续这样下去。然而，她一次也没有碰他（“他”，他的尸体）。为什么不？对冰冷肉体的恐惧？难道毕竟恐惧比爱更强烈？或者也许，由于沉迷在悲哀之中，她已经使自己坚强起来不再试图把他拉回来。她已经告别过了，告别就是结束。再见，上帝与你同在。然后，翻过这页：黑暗黑暗黑暗……

如果他向前读得足够远，那么无疑会变得更清楚，这个悲哀的女人是什么人，那具尸体又是谁的。但是好奇心这个淘气鬼看来已经离他而去。他无法确定他想要知道得更多。某种东西和这些写出的内容不相称，那粗粗的墨水笔迹漫不经心地越过笔记本上的一条条横线；某些邪恶的东西，挑衅的，毫不掩

饰的东西不属于白日的光明。

是否这整本笔记本都像这样：一种挑衅，一种对于庄重的冒犯？他小心翼翼地从开始部分把它一页页翻了一遍。因为有一些很长的段落，他无法把这些记录的内容连缀在一起。她写作的时候好像她正在急匆匆地穿过她偷听到的某个故事，压缩叙述，把对话删短，不耐烦地从一个场景跳跃到下一个场景。但是这时，有一段吸引住了他的眼睛：一条腿蓝，一条腿红。是刘巴吗？那只能是刘巴。哈乐根①，疯狂的颜色。在德国，花母牛是疯狂的牛，神经错乱的牛，对着月亮蹦跳的牛。还有小狗发笑。带回家一条狗，一条小野狗，向所有人摇着尾巴，狂吠着，急于要讨好？PR② 的反应："我可能很固执，但没有到那种程度！"穆特和杰夫③。

他啪的一下把那个笔记本合上。如果他的耳朵现在没有在发烧，那么它们早晚也会发烧。事情正像他担心的：她知道一切，一点一滴都不放过。见她的鬼！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其实他像一只老鼠一样一直在一个笼子里，朝这里跑跑朝那里窜窜，自己叫唤着，而同时这个可恨的女人却居高临下地站在他旁边，观察着，谛听着，做着笔记，记录下他的活动。

也许事情比这更坏，坏到无以复加，坏到头脑就要屈服的

① 哈乐根，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丑角。

② PR 是保罗·雷蒙特的缩写。

③ 穆特和杰夫，20 世纪初期美国漫画连环画中的一对人物，都是工人，一高一矮，是一对难兄难弟，成天喝酒、赌博，干各种滑稽荒唐的事情。最初由美国漫画家巴德·费希尔于 1907 年在《旧金山新闻报》上的漫画栏目中创造出来。

地步？难道说这个什么可能转变成眼下他只能称之为另一边的什么？难道说已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

他小心翼翼地坐到扶手椅上。如果这不成为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论般的时刻，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那样的时刻？所有秘密中最伟大的秘密可能已经在他面前揭开了面纱。紧挨着这个人们从不怀疑的第一世界，存在着一个第二世界。人在第一世界里吭哧吭哧前进了一定的时间长度，然后死亡天使就以韦恩·布莱特或者像他那样的什么人的外形到达了。一瞬间，成了永世，时间停止了，人跌进了一个黑洞。然后，嗜，说变就变，人就进入了和第一世界一样的第二世界，在那里时间重新开始，而活动继续进行——像一只猫在空中飞掠而过，一大群好奇的旁观者，救护车，医院，汉森大夫，等等——除掉这个人现在有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或像她那样的什么人，对他纠缠不休。

从笔记本中的那个词儿 D－O－G[①] 到死后的生活，要做一个很大的跳跃。一个疯狂的推测。他可能搞错了。不仅仅是他可能搞错了。但是无论他错或者对，无论在这个最犹豫的精神里他称之为另一边的东西是事实或者谬误，他想到的那个最初的定语，在他的眼皮后面被那台天上的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出来的定语，是弱小的。如果垂死最后被证明仅仅是一个戏法，而且可能是一个用文字要的戏法，如果死亡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打嗝，在它之后生活继续像以前一样，为什么要那

① Dog，英文：狗。

么大惊小怪？是否允许人拒绝它——拒绝这种无死亡，这种弱小的命运？我想要我旧日的生活回来，那种在麦吉尔路终结的生活。

他精疲力竭了，他头脑晕眩，他已经不得不合上双眼，他想要沉入梦乡。但是他不想毫无生气地躺在这里，在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回来的时候暴露在这里。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她身上的一种品质，与其说像狗不如说像狐狸，这与她的外表无关，但是这使他紧张，而且他根本无法信任她。他能够太容易想象出她在黑暗中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用鼻子嗅着，在搜索。

当有人轻轻摇晃他的时候，他依然坐在那把扶手椅上。在他前面站着的不是像狐狸似的科斯特洛太太，而是玛利亚娜·乔希奇，那个系着红头巾的女人，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此刻无法记得是怎么回事了，他的头脑太迷糊了）所有这些复杂情况的根子或者源泉。

“雷蒙特先生，您好吗？”

“玛利亚娜！是的，当然。我当然很好。”但是这并不是事实。他并不好。他的嘴感觉到恶臭，他的后背僵硬，而且他讨厌受到惊吓。“现在是什么时间？”

玛利亚娜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她在他旁边的咖啡桌上放下一个信封。“您的支票，”她说道，“他说把它还回去，我们不接受钱。我丈夫。他说他不接受别的男人的钱。”

钱。德拉格。另一个叙述的世界。他必须集中他的智慧。“那么德拉格自己怎么样？”他问道，“德拉格的教育问题怎么办？”

“德拉格可以像过去一样上学，他不需要寄宿学校，我丈夫说。”

那个孩子刘巴，心不在焉地用指头抚摩着她母亲的裙子，一边嘬着自己的大拇指。在她后面，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小心地溜进这个房间。在他睡着的时候她就在这所公寓里吗?

“你希望我跟你丈夫谈谈吗?”

玛利亚娜有力地摇了摇头。她简直想象不出比这更坏更蠢的事情了。

“好了，让我们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也许科斯特洛太太有什么建议的话要说。”

“你好，刘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我是你母亲的朋友，你可以叫我伊丽莎白或伊丽莎白阿姨。很抱歉听到了你的问题，玛利亚娜，但是我在这儿是个新来的，我认为我不应该干预。”

你始终在干预，他怀恨地想道。如果不是为了要进行干预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带着一声几乎是哭泣的叹息，玛利亚娜自己猛然坐到沙发上。她捂住自己的双眼；现在泪水夺眶而出。那个孩子占据了她旁边的位置。

“这么好的男孩，”她说道，“这么好的男孩。”抽泣压倒了她。“他非常想去!”

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年轻而四肢齐全，他的呼吸酣畅甜美，他将会把玛利亚娜拥抱在自己的怀中，用亲吻抹掉她的眼泪。原谅我，原谅我，他会说。我曾不忠实于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这只发生过一次，并且永远再也不会

发生了！请你的心接纳我，我会照顾你，我发誓，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那孩子的黑眼睛直钻进他的心里。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事情？她似乎在说。那都是你的错！

而那的确是他的错。那两只黑黑的眼睛看到了他的心里，看到了他隐秘的欲望，看到在他内心的最深处，这种初次窥见这对夫妻间的裂痕使他狂喜，而不是悲伤。也原谅我吧！他无言地说道，同时直视进孩子的眼睛。我丝毫不想伤害人，我是被一种超出我的力量掌握着！

“我们有很多时间呢，”他用最严肃的声音说道，“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明年的入学申请才会结束。我会担保学校的费用；我会让我的律师写一封信给他们担保，这样这件事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在你丈夫平静下来以后，你再跟他说说。我确信你能够使他回心转意，你和德拉格一起。”

玛利亚娜不抱希望地耸了耸肩膀。她对那孩子说了什么他搞不懂的事情；那孩子大步走出房间，回来时拿着一把手纸。玛利亚娜很响地擤着鼻子。眼泪，鼻涕，黏液：悲哀的较少浪漫色彩的一面，下面。就像性的下面：污迹，气味。

她是否意识到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在她坐的那个沙发上？她能觉察到吗？

“或者，”他继续说道，“如果这已经变成了一件涉及荣誉的事情，如果你丈夫觉得不可能接受来自另一个男人的借款，也许可以劝说科斯特洛太太来写这张支票，在这件好事上充当一个中间人。”

这是他第一次把那个女人科斯特洛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他

感到一阵微小的胜利之波的冲击。

科斯特洛太太摇了摇头。“我不相信我能产生影响，”她说道，“加上有一些实际的困难，我宁可不掺和进去。”

“什么困难？”他说道。

“一些我宁可不掺和的困难。”她重复道。

“我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实际的困难，”他说道，“我写一张支票给你，而你写一张支票给那所学校。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简单了。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件事，如果你拒绝，如你所说的，干预，那么就走开好了。走开，留我们自己在这儿。”

他希望他的尖酸刻薄会使她惊惶失措。但是她根本就不惊惶。“留你们自己在这儿？”她轻声地说道，轻得他几乎没能听到。“如果我留下你们自己在这儿”——她的眼睛朝玛利亚娜眨了眨——“如果我留你们俩自己在这儿，你们会变成什么？”

玛利亚娜站起来，又在擤鼻子，她把手纸塞到袖子里。“我们必须走了。”她坚决地说道。

“扶我起来，玛利亚娜，”他说道，“请帮忙。”

在楼梯平台上，在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听不到的地方，她面对着他。“伊丽莎白——她是个好朋友吗？”

“好？不，我不那么认为。不是一个好朋友，不是一个亲密的朋友。直到最近为止，过去我都没有见过她。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朋友。伊丽莎白是一个职业作家。她写长篇小说，爱情故事。眼下她正到处搜罗人物，好放到一本她计划写的书里。看来她好像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也寄托在你身上，有了转移。但是我不合适。这就是她为什么在纠缠我的原因。正努力要我配合。”

她正试图主宰我的生活。这是他本来想要说的话。但是看来在玛利亚娜现在这种状况下，要向她呼吁很不合适。救救我吧。

玛利亚娜向他发出一丝无力的微笑。虽然眼泪已经不见了，但是她的眼睛还是红的，她的鼻子肿胀。来自天窗的明亮光线无情地把她展示出来，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化妆，她的牙齿颜色难看。这个女人是谁，他想道，我就是急于要把自己献给她吗？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完全不可思议。他拿起她的一只手。“我会和你站在一起，”他说道，“我会帮助你的，我保证，我会帮助德拉格。”

“妈妈！”那孩子哭叫道。

玛利亚娜抽回她的手。“我们必须走了。”她说道，并且转身而去。

第十七章

“我要有几个客人，”他向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宣布道，“恐怕不是你的那种夜晚。你可能需要另做安排。”

“当然。我很高兴看到你正在重返社交圈。让我想想……我该做什么呢？也许我要到电影院去。那儿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你知道吗？”

“我自己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呢。在我说另做安排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设法待在别的地方。”

“哦！那么你认为，我应该待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说你离开这儿到什么地方去不是我的事儿。也许，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那么，”她说道，“至少你很直率，”然后她说道：“你记得吗，保罗，辛巴德和那个老头的故事？”

他没有回答。

“在那个波浪翻腾的溪流岸边，”她说道，“辛巴德碰见了一个老头。‘我又老身体又虚弱，’那个老头说道，‘把我背到对岸去，安拉会保佑你的。’辛巴德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把那个老头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并蹚过了那条溪流。但是，当他们到达对岸的时候，那个老头拒绝爬下来。实际上，他用自

己的两条腿紧紧缠住辛巴德的脖子，直到辛巴德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现在你是我的奴隶，’那个老头说道，‘你必须照我的命令做所有的事情。’”

他记得这个故事。它是在一本叫做 *Legendes dorees*[①] 的书里。黄金传说。在卢尔德，在他的书箱里。那张插图活龙活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那个只穿着遮羞布的骨瘦如柴的老头，用两条细瘦的腿勾着那位英雄的脖子，而这时候那位英雄在大步穿过齐腰深的激流。那本书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个书箱子发生了什么情况，还有那在法国度过的童年的别的残余，那些和他们一起漂洋过海来到这个新国家的一切都怎么样了？如果他回到巴拉莱特，在那个荷兰人的房子里，他会发现它们在地窖里，辛巴德和那只狐狸，那只乌鸦和珍妮·德阿克以及他的其余的故事伙伴，都关在纸板箱子里，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小主人回来解救他们；或者在他成为一个鳏夫以后，那个荷兰人在很久以前就把他们扔出去了？

“是的，我记得，”他说道，“我是不是应该明白我是这个故事里的辛巴德而你是那个老头？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就面临着一种切实的困难。你没有办法——我该怎么优雅地说这个呢——没办法爬到我的肩膀上。我不会帮助你上去的。”

科斯特洛微笑了，一个偷偷的微笑。“也许我已经在那儿了，”她说道，“而你并不知道这一点。”

“不，你没在那儿，科斯特洛太太。无论如何，我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下，而且我要证明这一点。我要求你友好地把我的

---

① 法文：《黄金传说》。

钥匙还给我—— 一把你未经我的允许就拿走的钥匙——并且离开我的公寓，不要回来。”

“这么对一个老太太说话可是太不客气了，雷蒙特先生。你能确定这是你的本意吗?”

“这不是一出喜剧，科斯特洛太太。我正在要求你离开。”

她叹了口气。“那么很好。但是我确信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当大雨瓢泼而下，黑夜马上降临以及这一切发生时。”

根本没有雨，根本没有黑暗。此时是一个愉快的下午，风和日暖，是那种下午，会使人觉得活着真好。

“拿着，”她说道，“你的钥匙。”她带着夸张的小心，把大门的弹簧锁钥匙放在咖啡桌上。“我需要很短的时间来收拾一下我的东西并且给脸化妆一下。然后我会离开，你将又是独身一人了。我肯定你一直盼着这个呢。”

他不耐烦地转过身去。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

“再见。”她把一个塑料购物袋从右手倒到左手，向他伸出右手来。“我留下了一个小衣箱。一两天以后我会派人来取它，在我找到别的住处之后。”

“我倒情愿你随身把你的衣箱带走。”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可能的，我但愿你那么做。”

在他们俩之间再无二话。从前门那儿，他看见她慢吞吞地走下楼梯，一步挨一步，带着那个衣箱。如果他是个绅士他应该提供帮助，不管腿坏没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个绅士。他只想让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第十八章

这是真的：他的确盼望着独身一人。事实上他渴望着孤独。但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前脚刚走，德拉格·乔希奇后脚就肩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背包，站在门前了。

“嗨，”德拉格向他问好，“那辆自行车怎么样了？”

“我恐怕根本没有鼓捣那辆自行车。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你愿意进来吗？”

德拉格走进门来，把帆布背包放到地板上。那种自信的神情不再那么显眼了；事实上，他看上去有些难堪。

“你来是为了威灵顿学院的事情吧？”他问道，“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那个男孩点了点头。

“那好，接着说。有什么问题？”

“我妈妈说您愿意付我的学费。”

“对。我愿意担保两年的学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笔借款，一笔长期借款。至于你怎么看它，对我并不重要。”

“妈妈告诉我那笔钱加起来有多少。我过去不知道它有那么多。”

“那笔钱我没有任何用处，德拉格。如果我们不把它花在你的教育上，它就只能待在银行里无事可做。”

“是的，”那个男孩固执地说道，“但是为什么给我？”

为什么给我？——看来，这是每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他能够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搪塞德拉格，但是不，这个男孩亲自来问，所以他要给他一个回答，真实的回答或者部分真实的回答。

“你母亲在这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她我已经有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德拉格。她已经使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她并不享有它的舒适时光，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想要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帮忙。”

现在那种躲躲闪闪的神情不见了。那个男孩正直视着他的眼睛，向他挑战：这就是你所能说的一切？这就是你要走的限度？而他的回答呢？是的，这就是我要走的限度，就目前而言。

“我爸爸不会同意的，”德拉格说。

“我听说是这样。对于你爸爸，这可能是个自尊心的问题。我能够理解。但是你应该提醒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钱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因为现在我喜欢人家这样想：作为一个朋友。”

德拉格正在摇头。“事情不是那样。为这事儿他们打架了，我妈妈和我爸爸。”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十六岁：还是个孩子。“昨天夜里他们打了一场架，”他继续轻轻地说道，“妈妈已经出走了。她去和莉迪姑姑待在一起。”

“那么那是在哪儿？莉迪姑姑在哪儿？”

“就在那条路南边，在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北面。”

“德拉格，”他说道，“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你本来今天并不想到这儿来，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有一些关于你母亲和我的令你心烦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使你的心灵平静下来。在你母亲和我之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在我对她的感情里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像尊重世上的任何女人那样尊重她。”

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多么有趣而古老的说法。难道它们不仅仅是一块遮羞布吗？它掩盖着某种更粗糙的事情，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和你的母亲性交*。如果性交就是它的全部内容，如果性交是驱使米罗斯拉夫嫉妒得发狂并且使他儿子几乎掉泪的东西，为什么他却在谈什么荣誉问题呢？*我一直没有和你的母亲性交，我甚至从来没有诱惑过她：去告诉你父亲*。然而如果他不打算诱惑玛利亚娜，如果他不渴望和她性交，那么对上帝发誓，他打算或渴望干什么，对一个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青年，言词有意义吗？

“我很难过我成了你父母之间烦恼的一个根源。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你父亲对我有十分错误的想法。如果他见过我本人他就会比较清楚了。”

“他打她，”德拉格说道，现在他开始控制住自己——控制住他的声音，他的眼泪，也许还控制住他心灵的活动。“我恨他。他还打我妹妹。”

“他打布兰卡？”

“不，我的小妹妹。布兰卡站在他一边。她说妈妈有暧昧关系。她说妈妈和你有暧昧关系。”

妈妈有暧昧关系。那个女人科斯特洛称她是一个忠诚的配

偶。他不应该浪费时间来试探他在玛利亚娜·乔希奇身上的运气，她说，因为玛利亚娜·乔希奇是一个忠诚的配偶。究竟谁对呢，是那个怀恨的女儿还是那个疯狂的老太太？一个多么惊人的画面！米罗斯拉夫，无疑是一个大狗熊一样的男人，脾气暴躁，好酒贪杯，对玛利亚娜施以老拳，而且对他脆弱的女儿也不放过，同时，这个儿子热血沸腾地站在旁边！巴尔干人的激情！他怎么会和一个巴尔干人搅和在一起了，一个巴尔干的技工和他的机械鸭子！

“你母亲和我没有暧昧关系，”他固执地重复道，“她做梦也想不到那事儿，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事儿。”一个什么样的谎言！我每天都梦到它。“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么这事到此结束，我不会试图劝你相信。现在你有什么计划，你最切近的计划？你要待在家里还是和你母亲在一起？”

德拉格摇摇头。“我不会回去。我要住在一个同学家。”他踢了那个帆布背包一下。“我带来了我的东西。”

从那个帆布背包的样子看，他带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睡觉。在我的书房里有一张舒适的床。”

“我不知道。我告诉过我的同学我会和他待在一起。我可以稍后告诉你吗？我可以把这个包儿留在这儿吗？”

“只要你自己高兴。”

他一直待到半夜不睡，等着德拉格。但是直到第二天白天，德拉格才回来。“我有一个朋友和我一起在楼下，”他在进门送话器里说道，“她可以上来吗？”

一个朋友，一个女朋友：那么他就是在那儿过的夜！“行，上来吧。”但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由于激愤几乎喊出声来。在一脸倦容、邋邋遢遢的德拉格旁边，站着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难道他永远也摆脱不开这个女人？

他和她小心地彼此打量着，好像两只彼此仇视的狗。“德拉格和我在维多利亚广场相遇，”她说道，“他就是在那儿过的夜。有一些新伙伴做伴。他们正在引导他享受巴罗萨[1]之果。”

“我想，你说过你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他对德拉格说道。

“那没能实现。我很好。”

我很好。这个男孩很明显并不好。他看来陷入了沮丧之中，这是一通酗酒的后果，谁也没办法。

“你跟你母亲说过了吗？”

那个男孩点点头。

“还有呢？”

“我给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不回来了。”

“我没有在问你，我在问她。她怎么样？”

“她很好。”

“洗个澡，德拉格。去吧。把你自己收拾干净。睡个小觉。然后回家。和你父亲和解。我肯定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难过。”

“他不难过。他从来不难过。”

“我可以插一句吗？”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德拉格

① 巴罗萨，是南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酿酒区。“享受巴罗萨之果”指引诱德拉格酗酒。

的父亲不可能感到难过，只要他确信他是对的。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至于玛利亚娜，无论她在电话上可能怎么告诉她儿子，她的情况肯定并不好。如果她到她的小姑子那里去避难，那只是因为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的小姑子并不同情她。”

“这位就是莉迪？莉迪是乔希奇的妹妹？”

“莉迪娅·卡拉季奇。米罗斯拉夫的妹妹。德拉格的姑姑。莉迪和玛利亚娜不相投，从来不相投。按照莉迪的看法，玛利亚娜所挨的打骂都是她罪有应得。‘有烟的地方就有火，’莉迪说。这是一句克罗地亚成语。”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你怎么知道莉迪说什么呢？”

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把这个问题拨拉到了一边。对于莉迪来说，玛利亚娜是否真有婚外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很狭窄的克罗地亚人的圈子里，那些故事正在窃窃私语中到处传播。当心，保罗，不要轻蔑地撇你的嘴唇。流言蜚语，公众舆论，或者像罗马人所说的街谈巷议[1]，使这个世界运转起来——流言蜚语，并不是事实。你告诉我们事实上你和德拉格的母亲没有暧昧恋情，因为你和她事实上没有（请原谅我，德拉格）性交。但是当今什么才算作性交呢？我们怎么只看重在黑暗角落里的快速行为而轻视那种长达数月之久的热烈渴望呢？当爱是主旨的时候，一个外界的观察者怎么能确定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更为确定的是，关于玛利亚娜·乔希奇和她的一个雇主有暧昧恋情的悄悄话已经被散布到空气里，谁也不知道是谁散布的。而这空气是普通的空气，这空气是我们赖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以呼吸和生存的东西；越大声地否认那个谣传，它在空气里就更多。

“你不喜欢我，雷蒙特先生，你想摆脱我，你把这个做得相当明显。我向你保证，发现我自己又回到这个可怕的公寓，我自己确实并不高兴。你越快决定面对德拉格的母亲采取行动，或者面对那个拜访过你的黑衣女人，甚至面对麦科德太太，你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她，但是最可能面对德拉格的母亲，因为看来她似乎是你生活中的阳光——你越快决定采取行动并且身体力行开始动作，你我就能够越快分开，这对我们双方都是解脱。这个行动应该包括什么，我不能提出建议，它必须来自于你。如果我知道下一步会有什么到来，我就不需要到这里来了，我就能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了，那要舒服得多，我向你保证，而且更令人满意，比起我不得不在这儿熬着强多了。但是直到你决定采取行动，否则我必须等着你。你是，正像谚语说的，你自己的主人。”

他摇了摇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做的事情根本毫无意义。”

“你当然明白。而且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采取行动之前不需要明白，除非他过于理性了。让我提醒你，有这种事情，头脑一热就采取了行动，只要允许，我肯定会促使它发生在你身上。你说你爱乔希奇太太，或者至少在德拉格不在场的时候你说过这个话。那么好，用你的爱做点什么事情。而且，顺便说说，在德拉格面前更坦率一些没有什么害处——对么，德拉格？”

德拉格发出忸怩的微笑。

“这是一个正在长大的男孩教育的一部分。比送他到堪培拉的那个冒牌学院强。使他看到一片更蛮荒的爱的海岸。让他看看人们怎样驾驭激情，人们怎样凭着星座驾驶海船——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射手座，以及等等。南十字座。到现在他肯定有了自己的激情，他已经足够大，该有自己的激情了。你有自己的激情，对吗，德拉格?”

德拉格沉默着，但是那微笑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嘴唇。在这个女人和这个男孩之间传递着某种东西。但那是什么呢?

“让我问你，德拉格，如果你处于雷蒙特先生的地位，如果你就是雷蒙特先生，你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是的。想象一下：你年交六十，突然之间，一天早晨你醒过来，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不仅比你年轻上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也结了婚，而且多少还算婚姻幸福。你将怎么办?”

德拉格缓缓地摇着头。“这不是个好问题。如果我是六十岁，可我怎么知道六十岁是什么样子呢？那和如果你六十岁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的情况你能记得。但是……我们正在谈的是雷蒙特先生，对吧？我怎么能成为雷蒙特先生呢，如果我不能钻到他肚子里?”

他们沉默了，更长地等待着。但是就这个男孩看来，尽管他的宿醉，却依然带着天使般的表情，他愿意冒险进入这个假设。

“那么让我们重新表述一下这个问题，”科斯特洛太太说道，“有些人说爱情使我们再次年轻，使心脏跳得更快，使精

液奔流，使我们的声音欢快，使我们的脚步富有弹性。让我们同意它就是这样，为了辩论的缘故，让我们回顾雷蒙特先生的情况。雷蒙特先生出了一次车祸，结果他失去了一条腿。他雇用了一个护士照顾他，不久他就爱上了她。他得到一些暗示，即一个神奇的，由爱产生的青春的再次花期可能就在附近；他甚至梦想生一个儿子（是的，这是真的，一个你的同母异父小兄弟）。但是他能够信任这些暗示吗？也许它们不过是一个老糊涂的幻想？所以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给定的条件正像我已经描述过的，就是，雷蒙特先生或者像雷蒙特先生这样的某个人，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是否盲目地按照他的欲望驱使行事，因为他的欲望力求实现自己；还是他经过权衡利弊，得出结论，自己不顾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和一个已婚的女人的暧昧恋情是轻率的，因而爬回到自己的躯壳里？"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办。您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德拉格，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让我们有条不紊地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假设一下。首先，让我们假设雷蒙特先生不采取行动。为了无论什么原因，他决定控制他的激情。那么你认为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他不做任何事情？"

"是的，如果他坐在他的公寓这里，并且什么也不做。"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像原来一样。很无聊。他将继续像他过去一样。"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很快悔恨就会开始溜进来。他的白天就会被灰暗单

调笼罩着。而到夜里他就会惊醒，痛苦地咬着牙齿，喃喃地自言自语，要是那样就好了，要是那样就好了！回忆将会像盐酸腐蚀着他，他的怯懦的回忆。啊，玛利亚娜！他将会悲叹，要是我不让我的玛利亚娜离开就好了！一个男人的悲哀，一个他自己的阴影，这就是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直到他行将就木的一天。”

“好，他将为此悔恨。”

“那么为了不充满悔恨地死去，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已经受够了。在德拉格还没有能做出回答之前，他进行了干预。“你不要再把这个孩子拉进你的游戏里面去了，伊丽莎白。也不要再谈论我，好像我不在这个房间里似的。我怎么过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陌生人议论。”

“陌生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一边扬起了一条眉毛。

“是的，陌生人。特别是你。你对于我就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我希望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人。”

“彼此，彼此，保罗。你和我怎么变成一对儿只有上帝才知道，因为我们当然彼此不是有预谋的。但是我们在这儿。你想要和玛利亚娜在一起，但是却和我套在了一起。我宁愿写一个更有趣的对象，但是我却和你套在一起，这个一条腿的男人还拿不定主意。完全乱了套，你同意不同意，德拉格？来，帮帮我们，给我们个忠告。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琢磨你们应该分开。如果你们彼此不喜欢，就说再见。”

“还有保罗和你母亲吗？他们也应该分开？”

“我不了解雷蒙特先生。但是怎么没有人来问问我母亲她想要什么呢？也许她但愿她从来没有接受一份和雷蒙特先生在一起的工作。我不知道。也许她只是想一切都像从前一样，那时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你是感情的敌人，婚外感情的敌人。”

“不，我没有那么说。我不是像你说的，激情的敌人。但是——”

“但是你母亲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当她走在外面的时候，许多目光落在她身上，许多感情趋向于她，欲望在陌生人的心里发芽，并且在你还没有能说出吉米尼蟋蟀[1]之前，没有预见到的激情已经产生出来而你不得不与它斗争。从你母亲的观点来考虑这个形势，在那些充满激情的陌生人说出他们自己的心愿的时候抵抗他们是相当容易的，但是要无视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那需要在你的血管中有冰。鉴于一些陌生男人和他们的欲望的事实，你希望你母亲怎么行动？把她自己关在家里？戴上面纱？”

德拉格发出一阵快乐的大笑，古怪而响亮。“不，但是可能她觉得并不喜欢一场暧昧的恋情。”——他说出这个词儿的时候嗤之以鼻，好像它属于某种奇怪的、可能很没教养的、外国的语言——“因为每个男人都对她——你知道——使媚眼。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没有人问问她？”

“如果我能够，我现在就会问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

---

① 吉米尼蟋蟀，美国迪斯尼公司1939年拍摄的动画片《木偶奇遇记》中作为木偶匹诺曹良心的小蟋蟀。

道，“但是抓不着她。她不在场，没法说。我们只能猜测。但是让她屈尊和一个六十岁的老头有暧昧恋情，我预计，比她原来想的要差得远。虽然她按合同每个星期要看望他六次，不管严寒酷暑，风天雨天。你会怎么说，保罗？”

“比她原来想的要差得远，的确。能有多远就有多远。”

“我们就到这儿吧。看起来，我们都不高兴。你不高兴，德拉格，因为家里的吵闹已经迫使你在维多利亚广场的那些酒鬼当中安营扎寨。你母亲不高兴，因为她必须在一些不满意她的亲戚当中寄人篱下。你父亲不高兴，因为他认为人们在笑话他。保罗在这里不高兴，因为不幸是他的第二天性，更特别因为他没有最起码的主意，不知道怎么使他内心的欲望掉转船头。而我不高兴因为什么事情现在也没有发生。四个人在四个角落里，闷闷不乐，就像贝克特[①]戏里的几个流浪汉，而我自己在中间，浪费着时间，被时间浪费着。”

他们沉默了，他们所有人。被时间浪费着：这是这个女人正在说到的一种抗辩。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显著地无动于衷呢？

“科斯特洛太太，”他说道，“请你对我要说的东西竖起耳朵。在我自己和德拉格家之间正在发生什么，这不关你的事情。你不属于这儿。这儿不是你的地方，不是你的领域。我同情玛利亚娜。我同情德拉格，以不同的方式，也同情他的妹妹。我甚至能同情德拉格的父亲。但是我不能同情你。我们中没有人能同情你。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外人。你的介入，尽管

① 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作家，荒诞派戏剧大师。主要剧作有《等待戈多》等。这里说到的戏就是《等待戈多》。

可能是好意的，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而只会搅乱我们。你能明白这一点吗？你能不能不用我劝就离开我们，让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

出现了一段让人很不舒服的、长时间的沉默。“我得走了。”德拉格说道。

“不，”他说道，“你不该回到那个公园去，如果你在心里考虑的是这个事情。我不赞成你去。那是危险的；你的父母会反感的，如果他们知道了。让我给你一把钥匙。冰箱里有吃的东西，在我的书房里有一张床。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来去。无须任何理由。”

德拉格看来好像要说什么，随后改变了主意。“谢谢。”他说道。

“那么我呢？”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难道我要被赶出门去，遭受烈日的炎热和严冬的狂风，而小德拉格却像个王子一样住在这里？”

“你是个成年女人。你能够照顾你自己。”

第十九章

有一辆汽车停在他公寓对面的街上，那是一辆饱经风霜的红色海军准将牌客货两用车。它从中午就停在那里了。那个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看不清楚，但那只能是米罗斯拉夫·乔希奇。不太确定的是米罗斯拉夫要来干什么。他是在暗中监视他的妻子？还是他试图恐吓这有罪的一对儿？

他拄着双拐，几乎花了整整十分钟才走下楼梯走到门口，又花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才穿过那条街道。当他走近那辆汽车的时候，车里的那个男人摇下了车窗玻璃，从车窗里冒出一股香烟的污浊烟雾。

“乔希奇先生吗?”他问道。

乔希奇并不是他最初想象中的那种粗鲁、走路一晃一晃的人物。相反，他身材高高的，消瘦而结实，长着一张黑而狭长的脸和一个鹰钩鼻子。

“我是保罗·雷蒙特。我们可以谈谈吗？我可以给你买杯啤酒吗？绕过那个街角有一家小酒馆。”

乔希奇下了汽车。他穿着工作靴，蓝色牛仔裤，一件黑色T恤衫，一件黑色皮夹克。他的臀部很窄，看上去好像没有屁股似的。*身体活像一条鞭子*，他想道。很不情愿地，一个画面

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个身体压在玛利亚娜上面，和她性交，使劲往她身体里压。

他尽可能快地一瘸一拐走着，领着路。

那个酒馆人不多，几乎是半空的。他拖步走进一个分隔间，乔希奇紧闭着嘴唇，跟了进去。他瞥了一眼乔希奇的双手。长长的手指上长着一丛丛黑毛，指甲修剪过。在他的领子处也可见一丛丛黑毛。难道玛利亚娜喜欢所有这些毛毛，那狗熊毛？

该如何面对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他从来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援引。是不是有人认为他感到这个男人很可怜？他毫无这种感觉。

“我可以直奔问题的关键吗？您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主动提出要在你儿子的教育上帮忙。我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乔希奇先生，但是我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我没有孩子。我提供给你儿子一笔借款，因为我喜欢看到他成功。德拉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显得很有发展前途。至于他选择的那所学院，我以前并没有听说过，但是他告诉我那所学校有很好的声誉，而我同意这一点。

“我很抱歉因为我提出的这个事儿已经引起了你们家里的混乱。本来我早就应该和你说说这个事儿，就像跟你妻子说的一样，我现在意识到了。

“关于你的妻子，让我简单地说，我和她的关系从来是正当的。”他犹豫了。那个男人的眼睛好像枪口瞄准着他。他尽可能直接回应着那炯炯的注视。“我并没有和女人们搅和在一起，乔希奇先生，早就不了。我生活的那个部分已经被抛在后

面了。如果我还要实践爱，我也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了。当你对我更了解的时候你会明白的。”

他在撒谎吗？他可能在撒谎，但是感觉似乎不是那样。尽管她的腿肚子，他从来没有忘记，尽管她的乳房，他愿意为了把脸埋到那中间而付出任何代价，此刻他爱玛利亚娜却是怀着一颗纯洁而仁慈的心，就好像上帝肯定会爱她一样；他却从这个男人或任何人那里得到仇恨的回报，这是荒唐的。

“我和我的妻子 1982 年就结婚了，”乔希奇说道。一个深沉的声音，一头狗熊的声音，至少他这么感觉。“十八年了。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是杜布罗夫尼克美术学院的学生。最初我在联邦军队里，然后我在学院有了一份工作，做焊工。焊工和工匠，但主要是焊工。就在那儿我们相遇了。然后我们到德国去了，我们干活很努力，我们攒钱，日子过得很穷——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为了能到澳大利亚来。还有我妹妹也是。四个人一块。德拉格那时还是小孩。最初我们住在墨尔本，我在一家焊接铺子工作。然后我和一些伙伴到库伯佩迪[①]，开采蛋白石碰碰我们的运气。你知道库伯佩迪吗？”

“我知道库伯佩迪。”

“很热的地方。后来玛利亚娜来了。我们在库伯佩迪待了三年。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苦的。蛋白石，你得靠幸运。而我——没有运气，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但是我的伙伴们，他们帮助我，我们互相帮助。”

---

① 库伯佩迪，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中部城镇和矿区。斯图尔特岭矿区所产的蛋白石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是的。”

“对于一个有孩子的女人来说是很苦的。所以后来我找到一个霍尔登汽车公司的工作，我们就到伊丽莎白来了。好工作，好房子。”他放下他的空玻璃杯。沉默了。叙述的结束。这就是我的故事，他似乎在说，就好像把他的牌摊在了桌上。出牌吧，科尼思顿高台街的先生！

“您是否凑巧认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女人，一个老太太，职业作家？”

乔希奇摇了摇头。

“因为她看来认识您。她给我讲了一些和您刚才讲的一样的故事——您怎么和玛利亚娜相遇，你们俩在杜布罗夫尼克做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但是没有提到墨尔本和库伯佩迪。不管怎么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正在写一本新书，而且看来要拿我作为书中的一个人物，她是这么说的。她对我的兴趣已经导致她对玛利亚娜和您产生了兴趣。显然她一直在窥探您的过去。”

乔希奇等着他说完这段话，但是他还不能讲完，这听起来太荒谬可笑了。他犹豫着要说的是：把你我都牵涉进去的这场纠葛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干的事情。如果你想要怪谁，你就怪她吧。她完全躲在这个事情的幕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灾难制造者。

“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他继续说的却是，“您应该和玛利亚娜和解。也是为了德拉格的缘故，请接受这笔借款。德拉格已经把他的心放在威灵顿学院上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我们可以使这笔借款成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完全按照您的意

愿。我们可以签署文件也可以省掉文件，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关头他应该给乔希奇再来一杯啤酒。他应该使乔希奇更加容易地吞咽下自己的自尊心，而变成，无论多么不情愿，一个好朋友。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已经说够了，现在该轮到乔希奇了——轮到乔希奇为喝酒付钱，轮到乔希奇让他说话了。在这之后，他希望这次会见，这个场面，已经让自己很不情愿了，将会结束。虽然这个男人是玛利亚娜的两个天使一般的孩子的父亲，甚至是那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却发觉自己对他毫无好奇心。他的兴趣在玛利亚娜身上：玛利亚娜和玛利亚娜的已经遗传到她的孩子们身体里的无论什么东西。他对玛利亚娜的兴趣是一种有趣的还是无趣的兴趣？是不是上帝用谁对玛利亚娜有爱情来判断他究竟对上帝感不感兴趣？他不知道。对于他现在的心情来说，这个问题太抽象了。

乔希奇打断了他的思想，“您有一所很漂亮的公寓。”

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表态？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因为乔希奇从来没有进入过那所公寓。他点了点头。

“很舒适。您说您很舒服。您在您的住宅里很舒服。”

“过得很舒服，这是我说的。这与我的住宅无关。‘过得舒服’是那些发现谈论钱让人难堪的人惯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我而言这意味着我有很舒服的收入。这意味着我有充足的钱满足我的各种需要并且有一些结余。我如果愿意我可以做一些慈善捐赠，或者我可以做一点善行，比如送你的儿子到一所学院去。”

“我儿子要上异想天开的学院，他交些异想天开的朋友，

他想要各种各样的异想天开的东西，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吧?”

“是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学院会教给他看不起他的过去。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不要误解我，乔希奇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学院的热情支持者。想起威灵顿这个名字的人并不是我。但是，那儿如果是德拉格想去的地方，我会支持他。我猜想威灵顿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异想天开。一个真正异想天开的学院用不着做广告。”

乔希奇思考着。“也许，”他说道，“也许我们可以为德拉格搞一笔信贷基金。那样，您知道，事情就不会这么个人化了。”

一笔信贷基金?一个不坏的主意，虽然有点儿脱了裤子放屁之嫌。但是这个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难民怎么会想到信贷基金呢?

“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事儿，”他说，“如果你想要严格合法，严格合法到滴水不漏，我们可以去和一个律师谈谈。”

“或者银行，”乔希奇说道，“我们可以为德拉格开一个账户，信贷账户。你可以把钱放在一个信贷账户里。那样它很安全。万一……您知道。”

万一什么?万一他保罗·雷蒙特，改变主意了，把德拉格抛在绝境中不管?万一他死了?万一他不爱米罗斯拉夫·乔希奇的妻子了?

“是的，我们可以那么办。”他说道，虽然带着逐渐增长的忧虑不安。

难道这个杜撰的信贷基金就是解决乔希奇的自尊心所需要

的一切？

“还有，玛利亚娜。”

“是的，玛利亚娜。关于玛利亚娜您想要说什么？”

“玛利亚娜厌倦了做护士。她打着两份工，两份工作，您和另一个老太太，艾罗太太。做护士不合适，看起来像是一种职业，更主要是干家务。您把它加起来，一个星期五十个小时，六十个小时，还要开车，每天开车。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不好，这种家务活，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她回到家里始终很疲倦。所以我们想，她也许可以放弃做护士，找其他工作。”

“我很抱歉。我没有意识到玛利亚娜有两份工作。她没有向我提到过第二份工作。”

乔希奇直瞪瞪地注视着他。有些事情他并不掌握？

“如果她走了，我会怀念她的，”他说道，“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是的，”乔希奇说道，“我吗，我只是个技工，你知道。技工一文不值，在克罗地亚一文不值，在澳大利亚也一文不值。但是玛利亚娜是个有文化的人。有古画修复文凭——她告诉过您吗？但是，在澳大利亚，还没有古画修复的活儿。在门诺帕拉，她能对谁谈？是的，德拉格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她能够对他谈。然后她遇到了雷蒙特先生。”

“我自己和玛利亚娜的聊天很有限，”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就像我和她的其他关系一样。很有限。我只是在最近从科斯特洛太太那里才发现她在艺术上的背景的，就是那个我提到过的女人。”

慢慢的，他开始明白为什么乔希奇，在打了自己的妻子并且把她赶出家门之后，不去上班而花一天的工夫在科尼思顿高台街坐在一辆汽车里待着。乔希奇肯定是相信这一点，他的妻子不管是否已经在绝对的意义上堕落了，但是正在被一个雇主引诱着离开温暖的家庭生活，这个雇主有很多钱并且熟悉艺术和艺术家的世界；而且也正是科尼思顿高台街的幽雅环境教她看不起工人阶级的门诺[1]。乔希奇正在做一个呼吁，一个对他善良天性的呼吁。而如果这个呼吁落空了——会怎么样？乔希奇是否也准备揍他？

看着我，你的可恨的情敌！他更喜欢抗议。你还有上帝给你的完整的四肢，而我有的却是这个我要到处拖着走的丑陋的怪物。我撒尿的时候有一半时间尿在地上！我无法引诱你的妻子离开你，即使我想要那么干，在任何意义上都办不到！

然而与此同时，记忆却再次在他眼前展示出玛利亚娜舒展身体掸除顶架上的灰尘的情景，玛利亚娜有着强壮而又发育得很美的双腿。如果他对玛利亚娜的爱的确是纯洁的，为什么直到她的双腿闪现在他面前的时刻，它才在他的心中扎下根来呢？为什么爱情，甚至如他声称要实行的这种爱情，需要美的场面才能变得生气勃勃呢？抽象地说，长得很美的双腿与爱情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因为这种事情与情欲有关？或者这只是自然的天性，关于它人们通常是不问问题的？在动物当中爱是怎么起作用的？在狐狸们中间？在蜘蛛中间？在母蜘蛛中间也有长得很美的腿这类事情吗，难道她们的吸引力把公蜘蛛弄迷

① 门诺，即门诺帕拉。乔希奇家居住的地方。

糊了，甚至当她把他拉过来吞下肚子的时候？他想知道乔希奇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什么观点。但是，他当然不会问。一个白天的时间让他对着乔希奇已经够了，而乔希奇，他琢磨，也已经对他够了。

“您还愿意再来一杯啤酒吗？”他问道，出于客套。

“不，我必须走了。”

乔希奇必须走了。他必须走了。他们必须走到哪儿去，他们俩？一个，奔向门诺帕拉的一张空床；另一个，奔向科尼思顿高台街的一张空床，在那里他会醒着躺上一整夜，如果他喜欢，听着从起居室传来的钟表的滴答声。他们也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家。穆特和杰夫①。

① 穆特和杰夫，美国漫画家布德·费舍尔（1884—1954）所画的连环画漫画中的两个孪生的难兄难弟。

第二十章

他架着双拐费劲地在公园里走来走去，寻找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花了他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发现她在河边，坐在一条长椅上，被一群鸭子包围着，看来她好像在喂食。当他走近的时候，那群鸭子被惊散了，都吵吵闹闹地溜回到水里去了。

他在草地上撑住自己，站在她的面前。已经过了六点，但是他依然能感觉到夏日太阳的分量。“我正在寻找德拉格，”他说道，“你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他吗?”

“德拉格？一点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和你待在一起呢。你就不问问我的情况？你就没有好奇心想听听，在你把我那么粗暴地撵出去之后，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

他没有理会这个问题。“我刚刚会见了玛利亚娜的丈夫。”

“米罗斯拉夫。是的，可怜的家伙，他感到非常丢脸。最初是因为他自己的嫉妒，而现在是因为发现他的情敌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要求他再想想。我要求他把德拉格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反复强调我提供的借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没有看得见的条件，你的意思是。”

“根本没有任何条件。”

“那么心灵的条件是怎么回事，保罗，爱情的条件是怎么回事？”

“爱情的条件和这个问题无关。那笔钱是为了德拉格的教育。暗示我在试图收买他的母亲是荒唐可笑的。”

“荒唐可笑吗？这个事儿我们应该问问玛利亚娜。她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她会说，一报还一报。有初一就有十五。你已经做了初一。现在她的重担就是用正确的十五来应对，恰如其分的十五。”

“别讨厌了。”

“好，我承认我还得了解你在你的巴尔干女人身上看到了什么。在我的眼光看来，她有点矮胖而且穿着打扮更差劲。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喜欢的是那样的女人。高高的男人和矮粗的女人：一种喜剧组合。一个像你这样的家伙本来能够挑更好的。但是我想，法国人说得好：各有所好[1]。

“我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事值不值得做，如果你追求的是得到报偿，爱的回报，那么你应该放弃乔希奇太太。她不是为你准备的。你最好的选择是保留玛丽安娜，那个名字里有两个N的玛丽安娜。与玛丽安娜的安排，或者与像她那样的某个人的安排，将会运作得很好。对于一个像你这样年纪的单身绅士，因为没有能力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不太热烈，在他的家里取乐将是很适当的，每周一个下午。一个像玛丽安娜这样的谨慎的女朋友，为了她喜欢的人，会偶尔同意接受一些很好的小

---

① 原文为法文。

礼物。

“是的，保罗，礼物，礼品。你必须变得习惯于付出。不再是免费的爱情。”

“我可以不爱我选择的人吗?”

“你当然可以爱你选择的人。但是可能从现在起，你应该自己留着你的爱，就像一个人出于为自己的邻居们考虑，把伤风感冒或者疱疹的袭击留给自己。

“然而，如果你认定玛丽安娜不值那么多钱，我该反对谁呢？要是那种情况，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普茨太太呢？告诉她你想要买一个新护士。说你想要一个不太年轻也不太老的，要有丰满的乳房，长得很好看的腿肚子，没有拖累，孩子们不碍事，最好是不吸烟的。还有什么别的？要有热烈的性格，热烈而容易高兴。

“或者，为什么要麻烦普茨太太呢？为什么要脱了裤子放屁去雇护士再跟她们谈恋爱呢？干脆在《广告报》上登一个广告：‘绅士，六十余岁，无子女，精力充沛虽然活动能力有限，欲寻一位女士，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有爱的愿望，不可思议的母性，丰满的乳房，等等。瞎碰者勿访。’

“不要瞪眼，保罗。我只是开个玩笑，只是保持谈话进行下去。确实，我已经吸取了教训。我保证，再不会有保媒拉纤，乱点鸳鸯谱的事情了。如果你已经拿定主意，没有人能取代玛利亚娜在你感情上的地位，非玛利亚娜不可，那么我屈服，我接受。然而，我应该告诉你，那个玛丽安娜，可怜的玛丽安娜，那另一位，因为她所得到的对待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用手绢掩面抽泣。心情好起来吧，我告诉她，天涯何处无

芳草。但是她仍然止不住悲痛。在她为了你的缘故强迫自己做了那件事情以后，她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他觉得我太胖！她痛哭道。胡说，我说——他的心在别的地方，这就是全部原因。

“但是，也许我完全误解了你。也许你追求的并不是爱的补偿。或者，也许你对爱的追求掩盖了对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追求。客观地说，说到底，保罗，像你这样的人到底需要多少爱？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又需要多少爱呢？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爱，像我们这样的老人。我们需要的是关心照顾，在我们颤抖的时候，有人时时握住我们的手，为我们倒一杯茶，扶我们下楼梯。当大限到来时，有人合上我们的眼睛。关心照顾并不是爱。关心照顾是一种服务，任何称职的护士都能提供，只要我们不对她要求更多的东西。”

她为了喘气停下来；终于他有机会说话了。“我来这里寻找德拉格，”他说道，“而不是来听你在我身上砥砺你的智慧的。我非常清楚爱与关心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从来没有指望玛利亚娜会爱我。作为一个六十岁的绅士，我的希望很简单，就是为她和她的孩子们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至于我的感情，我的感情是我自己的事。我肯定再也不会强加给玛利亚娜了。

“再说一句，因为人们断定你总是心存怀疑。不要低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欲望，人类的欲望，要张开保护的翅膀。”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吗？”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甚至在你心中。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话谈够了。他的两个胳膊在发疼，他感到炎热，他想要坐

下来。但是如果他要在科斯特洛太太身旁坐下，那他们俩就实在太像他们根本不是的那种人了：一对儿正在歇口气的老年夫妇。然而，毕竟，还有一件事情要说。

“为什么要倾注这么多的努力在我身上，科斯特洛太太？实际上，我是这么一条小鱼。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拿起我来是不是一个错误——是不是我自始至终就是个错误？”

一对年轻人坐在一只巨大的天鹅形的脚踏游船里从旁边经过，高兴地微笑着。

“我当然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保罗。很多次。而且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一条小鱼。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呢？问题是，有多小？要耐心，我告诉我自己：也许还是可以从他身上挤出点儿什么东西，就像从一个柠檬里挤出最后一滴果汁，或者从石头里挤出最后一滴血。但是是的，你可能是对的，你可能的确是一个错误，我要承认这一点。如果你不是一个错误我可能还不在阿德莱德这里呢。我继续待下来，是因为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难道我应该就此认输？难道我应该放弃你，在别的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我肯定那会使你高兴。但是我不能那么做。那是对我的自尊心的一个太大的打击。不，我必须坚持到底。”

“到底？”

“是的，到心酸的结束。”

他希望听到更多。他希望听到那将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她的嘴突然紧闭起来，她的目光离开他盯向别处。

“甭管怎么样，”他继续说道，“在努力了解你在我的生活中做什么的过程中，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设。我不会把

它们一一详述出来，虽然我要说其中没有一个对你来说是很讨你喜欢的。第一个，而且好像是最有道理的，是你想要我作为一本书中一个人物的模特。如果是这种情况，让我重复我在片刻前说的话，还有你似乎讨厌接受的话。自从我遇上车祸那天，自从我可能送命但是看来已经躲过了那一劫，想做善事的念头一直纠缠着我。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我想要采取某种行动，它将是——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儿——一种祝福，对于别的生命，无论多么有限。你问为什么？首要的，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使我可以作为父亲祝福他。没有孩子是我终生的大错误，我要告诉你这一点。为此，我的心始终在流血。为此在我心中有一个伤口[1]。

"微笑吧，如果你愿意，科斯特洛太太。但是让我提醒你，从前我是一个刻板的信奉天主教的小男孩。在那个荷兰人[2]把我们连根拔起，把我们带到这大地的尽头来之前，我一直跟一些善良的卢尔德[3]修女上学。我们刚一到达巴拉莱特，我就被交给基督教兄弟会照看。为什么你想要干那个，孩子？为什么你想要犯罪？难道你看不见主的心为你的罪在流血吗？耶稣和他流血的心从来没有从记忆中淡忘，即使我已经把教会抛在脑后很长时间了也是如此。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我再也不想因我的行为使耶稣受伤了。我不想使他的心灵流血。如果你想

① 原文为法文：blessure。与前面所说的祝福（bless）只差一个词尾，但意义截然不同。也是保罗潜意识活动中在语义学上的联想跳跃。

② 那个荷兰人，指保罗·雷蒙特的继父。

③ 卢尔德，法国西南部上比利牛斯省的朝圣城镇，那里有卢尔德圣母朝圣中心，宗教气氛很浓。

要成为我的编年史作家，你就需要了解这一点。”

“一个刻板的信奉基督教的小男孩。我能够理解，保罗。我能够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不要忘记，我自己是一个守规矩的爱尔兰天主教小女孩，一个来自墨尔本的诺斯科特的科斯特洛家的人。但是继续说下去，继续说下去，我觉得这很丰富，我觉得这很迷人。”

“在我的早年的生活里，我从没有像我今天这样随便地谈论我自己，科斯特洛太太。面子使我克制住我自己，面子或者害羞。但是你是一位职业女性，我提醒我自己，参与机密是你的业务，就像医生、律师或者一个会计一样。”

“或者一位牧师。不要忘记牧师们，保罗。”

“或者一位牧师。然而，自从我的那次车祸以后，我已经开始让这种含蓄有所放松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你现在不说，那么你什么时候才会说呢？这样，耶稣会同意吗？这就是我现在持续不断地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我试图达到的标准。我必须承认，不是像我应该做的那么小心谨慎。例如，原谅，我并不打算原谅那个开着汽车撞我的小伙子，无论耶稣会说什么。但是，玛利亚娜和她的孩子们——我想要伸出一只保护的手遮住他们，我想要祝福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兴旺发达。这是你应该考虑到我内心中拥有的东西，而我认为你并没有考虑到。”

他刚才所说的关于放弃了含蓄，关于说出他的内心的那些话，严格地说，并不真实。即使对于玛利亚娜，他也没有真正敞开他的心扉。那么为什么他要把赤裸裸的自己放在这个女人科斯特洛面前呢？她又不是他真正的朋友。只能有一个回答：

因为她已经把他弄得筋疲力尽了。在她那一方则是一场彻底的职业表演。一个人占据了他的牺牲者旁边的位置，等待着，最终他的牺牲者屈服了。这种事情每个牧师都懂。或者每只秃鹫都懂。秃鹫的学问。

“坐下，保罗，”她说道，“我不能老斜着眼睛看着你。”

他沉重地坐在她的身旁。

“你的流血的心，”她喃喃说道。西沉的太阳在水面上闪耀得非常刺眼，她不得不用手在眼睛上搭个凉棚。鸭子的家庭，不止是一个家庭，而是鸭子氏族，正在聚集起来发动另一次登陆攻击。显然，他这个入侵者，被它们发现和确认是无害的。

“是的，我的流血的心。”

“心可以是一个神秘的器官，心和它的运动。黑，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黑心，*el oscuro corazon*[①]。你能保证你不是一个小黑心肠吗，保罗？虽然你有那么多好打算。”

他本来想应该做一个讲和的表示；他本来想，如果这个女人不在他家里过夜，那么他至少要主动提供给她一张回墨尔本的机票。但是现在过去的那种不快又开始像洪水泛滥起来。“那么你能确定，”他冷冰冰地回答道，“为了你正在写的那些宝贝故事，你没有无中生有地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复杂性?”

科斯特洛太太把手伸进她大腿上的那个塑料袋，搜罗出一个面包卷，把它扔给那些鸭子。当它们包围住那天赐美味时出现了一阵巨大的骚动。

“我们都喜欢更简单一点儿，保罗，”她说道，“我们俩都

① 西班牙语：黑心肠。

是这样。特别是当我们接近结局的时候。但是我们又都是复杂的生物，我们人类。这是我们的天性。你想要我更简单。你想要你自己更简单，更赤裸裸。好吧，请相信我，我会惊奇地注视着你扒光你自己的努力。但是它的实现要付出代价，你这么渴望单纯的心，看世界的简单的方式。看着我。你看见了什么？”

他沉默了。

“让我告诉你看见了什么，或者你告诉你自己正看见什么。一个老太太在托伦斯河边喂鸭子。一个老太太碰巧用光了干净的内衣内裤。一个老太太用你认为是暗中对你横加讽刺的东西正在激怒你。

“但是现实比那更复杂，保罗。在现实中你看见了更多的东西——看见它，然后画出它的轮廓来。例如，一道确实的光。一个人物被那道光罩住，在柔和地流淌的水边。一束束光的长矛刺向她，威胁着要把她刺穿。

“不必要的复杂吗？我认为不是那样。一个扩展。就像呼吸。呼吸进，呼吸出。扩展，收缩。这是生命的韵律。你把它吸入身体你就是一个更丰满的人，保罗，更大更宽阔，但是你却不允许它进入。我督促你，不要削减你的这些思想训练。把它们坚持到底。你的思想和你的感情。把它们坚持到底，你将会和它们一起成长。那个美国诗人是怎么说的来着？从某事物到另一事物，在那里永远编织着一条想象的辫子。我的记忆在行走。我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变得更加迷糊。可怜。所以我正试图教给你这个小小的功课。他发现她在河边，正坐在一条长椅上，被一群鸭子包围着，看来她正在喂食——作为一段叙述，

这可能很简单，它的简单甚至可能骗人，但是它不够好。它不能使我活起来。使我活起来可能对你并不重要，但是它也不利于使你活起来。或者让那些鸭子，作为关键，如果你不愿意让我处在这幅画面的中心。就使那些下贱的鸭子活起来吧，它们会使你活起来的，我保证。使玛利亚娜活起来，如果一定要是玛利亚娜，她会使你活起来的。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但是请你，作为对我的友好表示，请你不要再优柔寡断。我不知道我还能把我现在的生存模式维持多久。”

“你指的是什么生存模式?”

“在大庭广众中的生活。在公共广场上的生活，依靠公众的宽厚的生活。与醉鬼和无家可归者为伴的生活，与我们常说的无业游民为伴的生活。你不记得了？我警告过你，我无处可去。”

“你在胡说。你可以在旅馆里租一个房间。你可以搭飞机回墨尔本，或者你想去的任何别的什么地方。我愿意借钱给你。”

“是的，你能那么做。正像你能够甩开麻烦而反复无常的乔希奇一家，并且卖掉你的公寓，搬进一家管理得很好的老年人休养所去。但是你不会那么干的。我们还会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保罗。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就是我们天生要过的生活，我们必须这么过。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自在；当我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无家可归。命运的骰子落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对于听见我这么说很吃惊？你不应该吃惊。但是不要惩罚你自己。在这种新生活面前我已经惊人地变好了。看着我，你会不会说我拎着衣箱露宿在外面？或者几天没吃饭了。

除掉一两个葡萄。”

他沉默着。

“无论如何，我的情况说这些就足够了。正像我一直在告诉自己的，要耐心，保罗·雷蒙特并没有要求你落在他的肩膀上。不过，如果保罗·雷蒙特能够快起来，那将是一种很大的帮助。正如我说过的，我可能正在接近我的极限。我不能告诉你我有多疲倦。那不是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好好睡一晚上就能恢复的疲倦。我要说这种疲倦已经变成了我存在的一部分。它就好像一种染料，已经开始渗透到我做的一切之中，渗透到我说的一切之中。我觉得，要用荷马史诗的一个词儿，丧失了勇气。一个你很熟悉的词儿，我好像记得。再没有张力。昔日绷紧的弓弦已经变得松弛、干燥，好像一根棉线。而且不止是身体本身。头脑也是：松弛，准备安眠。”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注视着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了，不太合适。这部分是因为她是通过一些使他生气的事情来到他面前的，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她那么没有色彩没有特点，正像他发现她的衣服完全没有个性一样。但是现在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的确正像她说的：她的体重减轻了，她的胳膊上的肉耷拉着，她的脸没有血色，她的鼻子尖尖的。

“其实只要你提出来，”他说道，“我就会帮忙的，在一些实际的方面。我现在就准备帮助你。但是其余的，”——他耸了耸肩膀——“我并没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没有。我正在迈出对我来说很自然的一步。我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科斯特洛太太，我不会仅仅为了你的缘故而使自己行为反常。我很抱歉。”

他愿意帮助她。他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要给她买一顿饭，他要给她买机票，和她一起去机场，给她送别。

“你是个冷漠的男人。”她说道。当她说这个谴责的词儿时，带着轻松，带着微笑。“你是个可怜而又冷酷的男人。我已经竭尽全力解释，但是你什么也不明白。上天把你送到我面前，上天把我送到你面前。为什么会是这样，只有上帝知道。你现在必须尽可能地治好你自己。我将再也不会催你了。”

她有些困难地站起身来，折叠起那个空袋子。“再见，”她说道。

她离开很长时间以后，他仍然待在那里，眯着眼睛看着那条河，摇晃着。那些鸭子，习惯了有人喂食，受到他的一动不动的鼓励，几乎来到了他的脚下，但是他并不注意它们。

冷酷。难道他在外人看来真的是那样吗？他想要抗议。他心地善良。他的朋友们会证实这一点——那些认识他的人远比这个女人科斯特洛了解他。甚至那个曾经做过他的妻子的女人也会承认这一点：他心地善良，他心地最善良。一个有着发自内心的善良的人，一个凭着良心做事的人，怎么能被称为冷酷呢？

冷酷，他妻子没有用过这个词儿。她说的完全不一样：我过去认为你是个法国人，她说，我过去认为你会有一些思想。一些什么思想？在她离开他多年之后，他一直对她的话感到纳闷。什么是法国人，难道只有传说中的法国人，才被认为是有思想的人？什么才会使女人幸福？什么才会使女人幸福，是一个像斯芬克斯一样古老的谜。为什么一个法国人就应该有力量解决它，难道一个像他这样的抽象的法国人就差得多？

冷酷，盲目。呼吸进，呼吸出。他不接受这个指责；他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人们不会因为愤怒而说真理。人们说真理是因为爱，如果说人们曾经说出过真理的话。爱的凝视并不是欺骗。爱看到的是被爱者内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即使被爱者心中的最美好的东西发现它难于在光明中出现。玛利亚娜是什么人？一个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护士，有着短短的腰，黄黄的牙齿和不坏的大腿。除掉他，谁会用爱的凝视，看到这个害羞的，眼睛又黑又大的瞪羚藏在里面呢？

这就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所不理解的东西。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把他看做是一个惩罚，给她生活的最后的日子带来了阴影，把他看成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忏悔，她注定要说，要背诵，要重复。她看着他，带着厌恶，带着惊愕，带着愤怒，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带着一切，唯独没有爱。那么好，当他下次逮着她的时候，他要给她一个教训。决不冷酷，他将会说，也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的男人，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来爱的男人。也是一个不久以前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身体的男人：不要忘记这一点。有一些仁慈，他会说。然后，也许你会在你的写作中发现这一点。

第二十一章

德拉格。看来德拉格很少意识到他自己有多么好看，这个念头一直在使他着迷。他决不是一个自我陶醉者；也不深思熟虑。另一方面，如果他有更多的自我意识，他可能会失去一些那种无畏的坦率，那种勇士的凝视。

德拉格的那种坦率是否有一种女性的对等物呢？难道是亚马孙人女战士的纯洁吗？布兰卡，他的妹妹，未知的品质，她像什么呢？他会在什么时候见见她吗？

那喀索斯[①]在水潭里发现了自己的倒影，他就再也无法使自己离去。每次他微笑的时候，那倒影也微笑。然而每次他俯身去亲吻那好像在发出邀请的嘴唇时，那倒影又消失在幽灵似的涟漪之中。

在德拉格心中没有任何自我崇拜，现在没有，也许永远不会有。玛利亚娜身上也没有自我崇拜。一种令人钦佩的性格，以它自己的方式。奇怪的是，他已经为玛利亚娜而倾倒，而过去，他总是为那些只爱她们自己的女人而倾倒。

---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便爱上那个倒影，不忍离去，不吃不喝，最后死去，化成水仙花。

他对自己照镜子总是很不自在。很久以前他就在浴室的镜子上盖了一块布，并且自学闭着眼睛刮脸。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在他家里逗留的时候，干的一件比较让人生气的事情就是拿下了那块罩布。她离开以后，他马上把它放了回去。

他盖上浴室的那面镜子，不只是避免让自己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丑陋的自我的形象。不，那个监禁在玻璃后面的倒影，他觉得是最令人厌烦的。感谢上帝，那一天总会到来，他暗自想到，那时我就再也不会非要看见这个人了！

自从他被从医院里放出来，允许他回到以前的生活中来，四个月已经过去了。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关在那栋公寓里度过的，他难得看见太阳。自从玛利亚娜不来以后，他就没有很正经地吃饭。他没有胃口，也不费心照顾自己。那张在镜子里威胁着要正对他的那张脸，是一张憔悴、没有刮过胡子的老乞丐的脸。事实上，比那更差。在塞纳河上的一个书摊上，有一次他拿起一本医学教科书，上面有一些来自硝石制造厂[①]的病人的照片：癫狂、痴呆症、抑郁症、亨廷顿舞蹈病的病例。那些人尽管有着乱糟糟的胡子，尽管穿着医院的睡衣，他马上在他们当中认出一些意气相投的朋友，那些领先一步走上那条道路的表兄弟们。他有一天也会跟上去的。

他在想德拉格，因为，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德拉格就再也没有回来或让人带个话儿来。此外，因为科斯特洛太太讲的那个把辛巴德变成奴隶的老头的故事，他正在想那面镜子。科斯特洛太太想要让他受到某个小说或者她头脑里的

① 原文为法文。

别的什么的支配。而他喜欢相信，自从玛丽安娜的那段插曲以来，他已经抵制了她的一些计划，使她走投无路了。但是他这样做正确么？他一想到在一面镜子里闪现出的那幅景象就不寒而栗：一个披头散发、赤裸着双乳的老妖婆，在他肩膀上龇牙咧嘴地笑着，紧抓着他的喉咙，挥舞着一条鞭子。

他应该给玛利亚娜写一封信，寄到她小姑子家、她自己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地方。请不要和我一刀两断。无论我说过什么，我保证再也不会重复那些话了。那是一个错误。我不会试图把你拉得更亲近了。即使你曾经为我做了比职责要求的更多，多得多的事情，我也不应该愚蠢到把你的好意与爱情与真事儿混淆的地步。我主动提供给德拉格的东西，以及通过德拉格给你的东西，是一种感激的象征，没有别的意思。请接受它。你曾经照顾过我；现在我想要做出一些报答，如果你允许我。我提出照顾你们，或者至少减少你的一些负担。我主动提出这么做因为在我心里，在我内心深处，我很在乎你。你和你的家人。

在乎，他可以把这个词儿写在纸上，但是他实在太腼腆羞怯无法开口，无法自己把它说出来。一个含义太丰富的英语词儿，一个知道内幕者的词儿。也许来自巴尔干的玛利亚娜，这位关心、照顾的给予者，不得不比他更多地用一种外语来处理她的生活，她会分担他的腼腆羞怯。或者，也许并不。也许她已经不加回味地接受了人们通过正式认可的学校告诉给她的东西：她就要开始的这个职业在英语国家里是一个关怀照顾的职业；因此从今以后她的正事就是照顾人或者关心人；而且应该认为这种关心照顾与心无关，当然在心脏病病例上是个例外。

然而说他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已经突变成——一种心脏病，*un cardiaque*[①]，恐怕也并不确切吧？从前，他的心脏是他最强健的器官。任何别的器官都可能让他倒下——肠子，脾脏，大脑——但是他的心脏，经受了磨难和考验，先是在麦吉尔路，然后是在手术室，会忠实地为他服务到生命的终点。

然后他遇到了玛利亚娜，他的心脏遭受了一场变故。他的这颗心脏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现在它渴望为玛利亚娜服务，为玛利亚娜和属于她的那些人。因为她曾经给过他，所以他的心脏想要报答。要报答与付钱并不是一回事，他要在一个注脚里加以补充。对不起，在上语言课了，我也在摸索我的路，我也是在陌生的土地上。

亲爱的玛利亚娜，他写道，这次是用真的钢笔在真的纸张上写，你，或者你的丈夫真的认为我试图以德拉格的学费为条件给你带来痛苦吗？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梦；而且，科斯特洛太太总是在周围转悠，以保证我规规矩矩。"任何头上长着两只眼睛的女人都不会要像你这样的家伙，"科斯特洛太太说过。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你曾经因为履行职责不得不频频地看见我，也许看得太多了。让我简单地说这些话：对于你以往给予我的无私关心照顾，我到死都会心中充满感激。如果说我主动提出负责德拉格的教育，那仅仅是偿还这种债务的一种方式。

米罗斯拉夫和我已经讨论过一笔信贷基金的事情。如果信贷基金是一种会使米罗斯拉夫感到安心的东西，我会留心建立

① 法文：心脏病。

一个——为了德拉格，实际上是为了你所有的三个孩子。

我从科斯特洛太太那里得到你的地址，她看来无所不知。但愿你和米罗斯拉夫愿意考虑接受这个礼物，使我能够享有这一荣幸，正如他们在英语里说的，它不附带任何条件。

永远属于你的

保罗·雷蒙特

第二十二章

那封给玛利亚娜的信，地址写的是伊丽莎白市北区莉迪娅·卡拉季奇太太转。他希望在伊丽莎白市北区只有一个卡拉季奇；他希望他的判断正确。

玛利亚娜的答复两天后来了，不是以一封信的形式——而是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形式，他能够猜到用英文写信对她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而是一个电话。

“对不起，我不能来看您，雷蒙特先生，”她说道，“但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布兰卡——你知道布兰卡吗？——她遇上了麻烦。”然后开始讲起一条银链子的冗长故事。那甚至不是一条真银链子，你能够在中国人市场花一块五澳元就买一条，某个店员，某个犹太人，声称布兰卡拿了那条链子，虽然布兰卡并没有拿，是她的一个朋友拿的，并且把它偷偷塞给她，她想要把它放回去但是没有时间；而那个犹太人说那条不是真银的链子值四十九块九毛五澳元，他想要为此把她弄到法院去，到青少年法院。所以现在布兰卡拒绝吃饭，拒绝上学，虽然只有一个星期就要考试了。她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除掉昨天晚上，她穿上衣服出去了，但是去哪儿她不说。而梅尔不知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办。他也是如此，保罗·雷蒙特，

认识什么人能说说布兰卡的事情，什么人能间接和那个犹太人说上话儿，使这场指控告吹？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犹太人，玛利亚娜?”他问道。

“好啦，他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并不重要。”

“也许我是个犹太人。你能确定我不是一个犹太人吗?”

“好啦，忘了这件事。这是我信口说说。没事儿。您不想和我聊天，就说出来，我就不说了。”

“我当然想聊天。我当然想帮忙。不帮忙我干什么待在这个世界上？给我讲讲详情。告诉我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银链子的事情。还有再给我讲讲布兰卡的朋友的情况，那个当时和她一起在商店里的朋友。”

“我把它记在这儿了。商店是哈朋斯腾斯，”——她拼写着这个词儿——“在伦德尔购物中心，还有，马修斯先生是经理。”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和哈朋斯腾斯有关的事情?”

“星期五。星期五下午。”

“还有她的朋友是谁?”

“布兰卡不愿意说她朋友的名字。也许是特蕾西。我不知道。”

“让我想想我能怎么办，玛利亚娜。我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最好人选，但是我会想想我能怎么办。在哪儿我能找到你?”

“你可以打电话，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把电话打到你家吗？我还以为你和你小姑子待在一起呢。我写给你一封信让你小姑子转交。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都说完了吗，”玛利亚娜终于说道，“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玛利亚娜需要的是一个有影响的男人，而他不是一个有影响的男人，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赞成有影响的男人这种社会现象。但是在克罗地亚，许多事情肯定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为了玛利亚娜的缘故，也是为了她的不幸的女儿的缘故，——他准备试试看。那个女孩到现在肯定已经长了教训——换句话说，在她偷东西的时候要更小心。玛利亚娜相信一个男人有着像雷蒙特这样流畅的名字，并且在这个城市的著名而舒适的区域有一个舒服的家，并且有钱送人，这样的男人，可以使事情朝着某种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有着像乔希奇这样有趣的名字的汽车技工所做不到的，她搞错了吗？

“马修斯先生吗？”他问道。

“是的。”

“我可以和您私下谈谈吗？”

哈朋斯腾斯——卖各种被称为用具的东西——然而，却不是那种人们能够在那儿私下谈谈的商店。它最大只有五米见方。那儿紧巴巴地放着一架架的布，有一个柜台和一个钱柜，在他们头上什么地方有音乐在高声吵闹着，这就是它的全部。所以他要对马修斯先生说的话不得不在公开的地方说。

“一个姑娘因为入店行窃被扣在这里，”他说道，“上个星期五。布兰卡·乔希奇。您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马修斯先生，无论他是不是犹太人，他刚才还很和蔼热情，这时却变得显而易见的疏远而表情僵硬。马修斯先生二十

多岁；他个子很高，但很单薄，长着宽宽的黑眉毛，漂白的头发像一根根钉子直立着。

“我叫保罗·雷蒙特，”他继续说下去，“我是乔希奇家的一个朋友。我可以把布兰卡的一些事情告诉您吗？”

那个男孩——他除了是个男孩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心怀戒备地点了点头。

“布兰卡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自从上个星期五以来，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折磨，自我折磨。她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她不愿意在公众场合露面。我要斗胆说，她已经吸取了教训。她还只是个孩子；我不相信起诉她会有任何好处。所以我来提一个建议。我想要为她拿的东西付钱，我知道那是一条价值五十澳元的银链子。”

“四十九块九毛五。”

“我补充一下，如果您愿意放弃控告，我准备从您这里买五百澳元的货物，作为善意的一个表示。而且所有货的价格都高于价目表。”

年轻的马修斯先生摇了摇头。“这是一个行会政策，”他说道，“每年我们损失营业额的百分之五，所有的分店，因为入店行窃。我们已经给那些入店行窃者发了一个告示在外面：从我们这里偷窃，你就会受到起诉。法律不打折扣。绝无半点宽容。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很抱歉。”

“你们损失百分之五，但是你们已经把这百分之五在价格中扣回来了。我不是在批评您，我只是指出一个事实。你们有一个针对入店行窃者的政策。这很公平。但是布兰卡并不是一个入店行窃者。她只是一个孩子，像一个孩子那样思考，很愚

蠢的。坏运气发生在别人身上，她想，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好了，现在她知道坏事也能发生在她身上。如果你们是想给她一个教训，你们已经教训她了。她不会忘记这件事。她不会再偷了，这事儿不值得，这事儿已经使她太不幸了。这样，现在回到我提出的要求。您打一个电话，撤销控告；我为这条链子付钱，外加购买价值五百澳元的货，就在这里，就在现在。”

马修斯先生显然正在动摇。

“六百澳元。这是我的信用卡。警察不喜欢处理这些案子。他们宁可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

“这不是我能够做的决定，就像，单方面的决定。我要跟经理说说。”

“你就是经理。”

“我只是这个分店的经理。有一个我们地区的经理。我要跟他说。但是我不能答应任何事情。正像我说的，起诉是行业政策。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能发一个告示，我们是认真的。”

“现在就跟你们的地区经理说话。给他打个电话。我等着。”

“德威托先生不在城里。他星期一会回来。”

“德威托先生可能不在城里，但是他不是没法联系到。给他打个电话。把这事儿定下来。”

年轻的马修斯先生回到钱柜后面，把后背对着他，拿出了他的手机。年轻的马修斯先生正在把他的白天毁掉，而且还是被一个瘸子毁掉。从天性上说，他并不是一个以强凌弱的人，但是他在窥探这个男孩的心理弱点，然后对他施加压力，挤压他，已经是一个不无愉快的体验。布兰卡·乔希奇，马修斯不

会很快忘掉这个名字。

那个店员，是一个把脸化妆得白得吓人的姑娘，有着紫色的嘴唇，一直在偷偷观察他们。他朝她做了手势让她过来。“帮我挑一些货。最新的。给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那家人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向哈朋斯腾斯商店介绍自己的，哈朋斯腾斯商店就是这样看他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有点行动不便，天知道为什么原因他决定照顾一个有着有趣姓氏的姑娘的利益。而这是真的。他的确是一个上年纪的绅士，好心的恩人。真的，但不是全部事实。如果说他和伦德尔购物中心的人群搏斗，如果他谈条件，花言巧语地哄骗，为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付钱，那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孩子。

这事儿玛利亚娜怎么看，这将被看成是他以此顽固地追求她？她是不是还有别的像他这样的雇主，别的疯疯癫癫的老头？*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毫无疑问女人总是知道。我爱你。*这肯定令她多么烦躁多么不舒服：这些求爱的话语来自一个纯粹的护理对象，照顾对象。令人不舒服，但是最终，并不严重。一个男人的痴心妄想，正在困难地浮出水面，他太长时间幽闭在孤独里，不过是一时的冲昏头脑，并不是真事儿。

什么才会使玛利亚娜把他看成真事儿呢？什么才是真事儿呢？肉体的欲望？私通？他们已经很亲密，他和玛利亚娜，到现在已经有一阵儿了——比起一些不正当的恋情的自始至终，时间更长。但是所有这种亲密，所有这种赤裸，所有这些情不自禁都是在一方。单向交通，没有彼此的交流；甚至没有一个吻——没有那种最纯粹的脸颊上的急吻。两个前欧洲人啊！

“您好吗?”一个声音说道。

他正注视着这双眼睛,完全友好善良的眼睛,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人的眼睛。一位警官。

“是的。我怎么会不好呢?”

她朝她身旁的那个男人瞥了一眼,另一位警官。

“您住在哪儿?”

“在阿德莱德北区。在科尼思顿高台街。”

“那么您打算怎么回家?”

“我将走到普尔特尼街,然后打出租。这里面有什么毛病吗?”

“没事儿。没什么毛病。”

他一条胳膊上挎着哈朋斯腾斯商店的几个购物袋,握紧双拐,把自己从垃圾桶上撑起来,他刚才一直靠着那个垃圾桶在休息。他一句话也不说,把头抬得高高的,穿过人群,择路而行。

第二十三章

“她不能要它，”玛利亚娜说道，“不。无论如何都不行。”

他完全同意。无论如何都不行。一个人被抓住偷了一条甚至不是银子的银项链，无非是人们能在中国人市场花一块五就能买到的银项链，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人被奖励给价值六百澳元的东西。在这当中正义何在？德拉格如果听见这件事，他会怎么说？

布兰卡，这个家庭的不肖之徒。德拉格，这闪耀的光明，带剑的天使，家庭荣誉的保卫者。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指挥官德拉格·乔希奇。

“把这些东西锁在一个柜子里，”他对玛利亚娜说道。他此时精神振奋，兴致勃勃。他和她又在打电话了，好像一对老朋友，一对老话匣子。“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把它作为奖励，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只要她愿意去上学，就这么一步步地来。但是你得加快。过一个月这些东西可就都不时髦了。”

玛利亚娜没有搭腔。他不记得她以往对他的幽默做出过反应。是不是对于她的口味来说他太轻佻了？是不是她觉得他太轻浮，太不稳重，开玩笑太过分了？还是仅仅因为她的英语水平有限还领会不了这些怪话儿？这只是个游戏，他应该告诉

她。在有些地方这叫开玩笑[1]。你应该参加进来，这并不难玩，这并不要求灵魂的改变。

玛利亚娜的灵魂：坚实，讲究实际。米罗斯拉夫较少世俗。米罗斯拉夫把他一年的生命花在把一堆齿轮和弹簧装配成一只鸭子上面，并且带着他的宝贝一起出现在克罗地亚的电视上，他肯定有幽默感。德拉格也是，他有着疯狂而压抑的大笑。德拉格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摇摆。他是一个出色的网球手，玛利亚娜说。翻来覆去。三个典型的巴尔干人。三个巴尔干灵魂。但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一个快乐专家，或者，一个巴尔干专家？“很多克罗地亚人，”《巴尔干各族人民》书中说道，“会否认克罗地亚属于巴尔干。克罗地亚是信奉天主教的西方的一部分，他们会说。”

“总是在打仗，”玛利亚娜正在电话上说道。

“打仗？谁正在打仗？”

“德拉格和他父亲。德拉格说他想要到你这儿来，待在储藏室里。”

“在我的储藏室里？”

“我说不行。我说雷蒙特先生是个好人，乔希奇家给他制造的麻烦够多的了。”

“雷蒙特先生不是个好人，他只是努力要帮忙而已。德拉格不能住在我的储藏室和任何别人的储藏室里，那是胡说。但是如果他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紧张，如果他得到你的允许，告诉他欢迎他回来，并且在这里待上几天。晚饭他喜欢吃什么？比

① 原文为法文。

萨饼？告诉他我会让他们每天晚上送一个大比萨饼，专门给他的。如果他喜欢，就两个大比萨饼。他是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一闪之间，一肉之间[①]。如果说有过任何乌云，它们也统统飞走了。

* * *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蛋白洗印，”他告诉德拉格，“这个相纸上敷着一层稀释的鸡蛋白，中间有悬浮的氯化银晶粒。然后把它在阴极玻璃下曝光。这时它就被化学固定了。这是一种洗印方法，这种方法在福切里的时代刚刚发明出来。看，这里有一个蛋白洗印发明以前的洗印照片可以与它比较一下，那时是在纸上浸泡而不是敷上——浸泡在银盐的溶液里。你可以看到福切里的照片要更丰满更明亮得多吧？这就是因为蛋白敷层的厚度。不到一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一毫米使一切截然不同。通过显微镜看看吧。”

他想要使德拉格对自己感兴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未来时代的智慧的代表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容易。他有些什么可提供呢？一辆散架的自行车。一个被截短的肢体，可能带来的更多是排斥而不是吸引。还有一个装满了旧照片的小屋。总的说来，东西不多。对于用来吸引一个男孩成为他的神秘的教子来说，东西不多。

但是德拉格，一个杰出的母亲和——该由谁说呢？——也

---

① 这里作者是在开文字玩笑。一闪（flash）一肉（flesh），在英文中字形相似，中文倒也有相似之处。前者指问题解决之快，后者指在保罗心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许，一个杰出的父亲的杰出的儿子，如果没有礼貌就一文不值。他听话地透过显微镜观察着，做着关于不足毫米的干鸡蛋的笔记，据说正是这一点造成完全不同的效果。

“您本人过去曾是一位摄影师，对么，雷蒙特先生?”

“是的，我过去在温雷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有一段时间我还在晚上开班授课讲摄影。但是我从来不是——我该怎么说呢？——一个摄影艺术家。我总是一个比技师略强的普通人。”

不是一个艺术家，这是某种道歉一类的东西吗？为什么他要道歉呢？为什么小德拉格要期望他成为一个艺术家呢？——小德拉格，他的生活目标是要成为一个战争技师吗?

“福切里本人并不是一个艺术家，”他说道，“至少直到他来到澳大利亚时都不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潮中他从巴黎出来。他自己成了半吊子掘金爱好者，在维多利亚，要尝尝它的滋味，但主要是搞摄影。”他朝站在篱笆小屋门前的那群女人做了个手势，“就在那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天才。也完善了他的技术。完全掌握了他的媒介。正像任何伟大的摄影家需要做到的。”

“我的妈妈曾经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在克罗地亚的时候。”

“真的?”

“是的。她进了一所艺术学校。在艺术学校毕业以后她从事修复工作，您知道，修复古老的壁画和那一类东西。”

“多么有意思！我过去不了解她这些事儿。修复工作是一种很有技能的职业。你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真正的艺术。除掉有人因为它缺乏原创性而对它皱眉头。修复工作的首要原则

是：要遵循那位艺术家的意图。绝对不要试图改进他。你的母亲肯定已经发现放弃她的艺术工作而转行搞护理工作是很难的。她还在画画吗?”

“您知道，她依然保留着画笔、画具和材料。但是她腾不出任何时间来。”

“是的，我确信她没有时间。然而，她是一个第一流的护士。她给这个职业带来了荣誉。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德拉格点点头。“您从哪儿弄到这些照片的。雷蒙特先生?”

“收藏它们花了好多年。到一些古玩店去，到一些拍卖场去，买一些旧相册，买下一些装满旧照片画片的箱子，绝大部分是作为废物卖的，但是时不时地会在这里那里有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当一张照片的情况很糟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修复工作。没有像修复壁画那么困难，不过也是专门化的工作。这是我多年的爱好。我就是这样度过我的空闲时间的。如果你的时间本身没有多少价值，那么你至少能够好好地利用它。我这么告诉我自己。在我去世的时候我会捐献出这个收藏。它将变成公共财产。成为我们的历史记录的一部分。”然后他双手一扬做了一个奇怪的并非有意的手势。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要热泪盈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敢于向这个男孩提到自己的死，而这一代人中的这个先驱将会接管他的世界，并且在它上面践踏而行吗?也许吧。但是更可能是因为我们。我们的记录，你们的和我的。可能只因为他们面前的这个形象，这银微粒的分布记录下了1855年的一天里阳光洒落的情况，在两个已经离开人世很久的爱尔兰女人的脸上，尽管这个形象和他，这个来

自卢尔德的少年没有关系，和德拉格，这个杜布罗夫尼克的儿子也没有关系，然而却像一股神奇的魔力——我曾在这里，我生活过，我受过苦——具有一种把他们拉到一起的力量。

“不管怎样，”他说道，“如果你厌倦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你就看看其余的照片，这会使你感到自在。但是不要把它们从套封里拿出来。并且保证把它们按顺序放归原处。”

一个小时后，正当他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德拉格把头探进门来。“有一台计算机吗，雷蒙特先生?”

“是的。你会在书桌下面的地板上找到它。我不常用它。”

德拉格很快又回来了。“没法找到连接，雷蒙特先生。因为调制解调器。”

“对不起，我不懂。”

“连接。您在什么地方有软线使您能连上互联网吗?”

“没有。它不是那种计算机。我用它时不时写写信。你打算要干什么？你需要它干什么?”

德拉格向他发出一个不相信的微笑。“干所有的事情。您这台计算机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不记得了。好多年前了。一九八几年。它已经落伍了。如果你需要更先进的东西，我可帮不了你的忙。”

德拉格并没有让这个话题就此停止。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厨房里，正在吃晚饭。他并没有像他原来说的，叫一个比萨饼。他做了非常好吃的洋葱鸡肉饭，外加蘑菇和法国苏特恩白葡萄酒。

“如果各种东西是新的，您就讨厌它们，是么，雷蒙特先生?”德拉格突如其来地说道。

“并不。你为什么这么说?”

“您知道，我并不是在责怪您。这只是风格，一切事情的风格。”他坐回到椅子上，当他说一切事情时，漫不经心地挥动着一只手。“这很酷。我只是问问。没有什么新东西是您喜欢的吧?”

科尼思顿高台街的这栋公寓是一个翻新的战前街区的一部分。它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宽阔的空间，但是公寓本身不太大。他在离婚以后买了它；它恰恰是他——作为一个恢复了单身汉地位的人——所需要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这里。

他买这栋房子时，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他接管了那位前房主的家具。这些家具沉重，乌黑，并不合他的口味；他总打算要买新的代替它，但是又从来没有精力做这件事。相反，随着岁月流逝，他已经适应了他的环境，他自己正在一点点变得更沉重更黯淡了。

“我要给你一个直接的回答，德拉格，但是用不着为此大笑。我已经被时间，被历史压倒了。这所公寓，以及它当中的一切，也统统被压倒了。在那当中没有东西是陌生的——因为都被时间压倒了。这事儿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只要你活得足够长。现在告诉我：这个谈话实际上要谈什么?是关于一台达不到你的标准的计算机吗?”

德拉格惊讶不解地注视着他。而他自己的确也很惊讶。为什么言辞这么尖锐?这个可怜的男孩做了什么应该听这些话?如果各种东西是新的，您就讨厌它们吗?对于一个老头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从前，这一切都曾经是，全新的，”他一边说一边挥了一

下手，用的完全是德拉格用过的姿势，“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从前都是，新的。甚至我也曾是新的。在我出生的那个小时，我曾是地球表面上最新最新的东西。然后时间开始在我身上起作用。正像时间会在你身上起作用一样。时间会把你一点点吃掉，德拉格。有一天你会坐在你的漂亮的新房子里和你的漂亮的新妻子在一起，而你的儿子会转过身来对着你们俩说，为什么你们这么老派？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会记得这次谈话。”

德拉格吃下最后一餐叉洋葱鸡肉饭，最后一餐叉沙拉。“我们去年圣诞节到克罗地亚去了，”他说道，“我，我妈妈和我的妹妹们。到扎达尔。我妈妈的父母就住在那儿。他们现在可老了。他们也，就像您说的，被时间压倒了。我妈妈给他们买了一台计算机，我们向他们展示怎么使用它。所以他们现在能够在互联网上买东西，他们能够发电子邮件，我们可以给他们寄照片。他们很喜欢它。他们可老了。”

“是这样？”

“这样您就能选择了，”德拉格说道，“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第二十四章

在他邀请德拉格留下来的时候，在他的邀请背后，他相信并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他一本正经地捡起那天说的不满的话，掂量着，品味着——很不恰当。他的心，就目前他能看到的他的内心，过去是并且现在依然是纯洁的，他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喜欢德拉格是怀着一种慎重的、适当的喜欢，正如一个男人对一个可能的养子或者一个未来的儿子。

他为他们俩设想的共同生活应该是建立在最温和、适当的规模上：一些可以相伴的夜晚，德拉格弓着背在餐桌上做他的家庭作业，而他坐在扶手椅里拿着一本书，同时他们等待着乔希奇家中[①]的温度冷下来。

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那样。德拉格把他的一些朋友带来了；很快这栋公寓就变得像火车站一样吵闹、混乱。厨房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装外卖食品的纸盒和脏盘子；浴室永远客满。根本没有出现他原来指望的亲近关系的默默增长。事实上，他觉得德拉格正在把他推到一边儿。在那天晚上那顿葱头、蘑菇鸡肉饭以后，他们甚至再也没有一起吃过饭。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我正在给我自己做个煎蛋饼当晚饭，”他尽可能漫不经心地宣布，“要不要我也给你做一个？外加火腿和番茄？”

“不用给我做，”德拉格说道，“我正要出去。我的一个哥们会开车来接我。我们会有东西吃。”

“你有钱吗？”

“是的，谢谢，我妈妈给我钱了。”

他说到的那个哥们是一个满脸粉刺的红头发小伙子，名叫肖恩，他从第一眼看见这个人就不喜欢他。照德拉格的说法，这个肖恩不怎么上学，因为他在一个乐队里演奏，他倒是总在这个公寓转悠。他和德拉格天黑以后出去，一直在外面待到很晚，回来以后，他们就把自己关在以前属于他的书房里，现在那儿已经成了德拉格的房间。音乐声和他们咕咕哝哝的说话声使他醒着，直到黎明时分。他气恼而痛苦地躺在黑暗中，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

“还不仅仅是这种吵闹呢，”他向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抱怨道，“德拉格习惯于一个大家庭，我就别指望他会有僧侣似的沉默。不，使我心慌意乱的，是当我敢于要求他体谅体谅我时，他做出反应的那种样子。”

“他做何反应？”

“百叶窗落下来了。他根本再也不看我了。我可能也是一个呆子、傻瓜。玛利亚娜说他和他父亲就总是闹得不可开交。这下，我开始知道为什么了。我开始同情他父亲。”

在河边她说了那些冷言冷语之后，他本来认为他再也不会看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了。但并不是那么回事，她回来了。也许是因为她不能放弃他，但也许是因为她的情况不好。她的

体重在下降；她看上去更像一个有病的小老太婆，她持续地咳嗽不止。

“可怜的保罗！”她说道，“在人生这么迟的时候，还这么像僧侣似的，就像你说的，各方面这么碍事，现在还这么坏脾气！要有一颗童心，真得不顾一切，真得豁出去呀！从抽象上说，我肯定你愿意爱小德拉格，但是生活的种种实事儿总是碍事。我们不能靠着意志行为来爱，保罗。我们得学习。这就是灵魂们为什么会从天国里下降并且再次被生出来的原因，这样，当他们在我们陪伴下长大，他们就能引导我们沿着爱的艰苦道路走下去。从一开始，你就看见了德拉格内心中某些天使特有的东西，我确信你并没有搞错。德拉格比起大多数孩子更长久地保持着他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克服你的绝望，你的愤怒。向德拉格学习，趁着你能够做到的时候。有一天，拖曳在他身后的最后的光束将会消失在空中，那时他就简简单单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了。

“你认为我疯了，或者在骗人，对不对？但是，你记住：我已经养大了两个孩子，是真的活生生的、毫不神秘的孩子；你一个也没养大过。我知道孩子们是为什么来的；而你还一无所知。所以，在我说话的时候留心听着，甚至在我说话用比喻的时候。我们有孩子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学习爱和服务。通过我们的孩子，我们变成了时间的仆人。向你的内心里面看。问问你自己你是否还保留着走这条路所需要的坚忍精神和毅力。如果没有，也许你应该撤退。现在还不算太晚。”

说话用比喻。从天上来的天使。这是关于那个戴墨镜的女人的咒语以来，她所做的最神秘的讲话。难道她是因为禁食而

头昏眼花了？还是她打算再次愚弄他？除了一杯茶之外，他是否应该给她更多的东西？他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尽可能狠的一眼。但是她毫不动摇。她相信她说的话，看来是这样。

至于那个在玛利亚娜和他自己之间严肃计划过的合同，看来已经烟消云散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依然不来，并且没有一句解释的话。另一方面，她的儿子，倒是有幸能够经常接到她的电话。在德拉格这一端，他们的谈话都是用克罗地亚语，他只能不时听见是或不是。

然后，一天下午，当他已经不抱什么指望的时候，玛利亚娜却偶然来访了。德拉格还没有从学校回来，他正在小睡。

“雷蒙特先生，我把您吵醒了吗？抱歉——我敲了门，但没人来开门。您想要我给您沏茶么？”

“不，谢谢你。”被人撞见正在睡觉，他有些不自在。

“您的腿怎么样？”

“我的腿？我的腿很好。”

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愚蠢的回答。他的腿怎么可能很好呢？那儿没有腿。问到的那条腿很久以前就被人砍掉并且烧掉了。您的那条不在了的腿怎么样？这才是她应该问的问题。我的那条不在的腿很不好，如果你想知道实情。那条不在的腿已经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洞，正像任何头上长眼睛的人应该看到的。

玛利亚娜是带着刘巴一起来的。因为那个孩子的缘故，他努力隐藏起他的不快。

玛利亚娜穿过地板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择路而行，坐在他

的床脚前面。“您有很好的生活，又好又平静，”她说道，“然后，噗！汽车撞上了您。然后，噗！乔希奇一家撞上了您。就再也不那么好了，是吧？对不起。不要茶？您肯定？您和德拉格过得怎么样？”

“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过得挺好。我肯定，和年轻人在一起，对我有好处。使我变得活跃起来了。”

“您和他交朋友了，嗯？好。布兰卡说谢谢您。”

“那算不了什么。”

“哪天布兰卡要亲自来跟您说谢谢。但不是今天。她还是，您知道，她父亲的女儿。”他领会这话的意思是：在乔希奇家里依然有两个阵营，父亲的阵营和母亲的阵营。而且都是因为你，保罗·雷蒙特，因为你掀起的这场暴风雨，因为你对你的清洁女工产生的这种最初的激情，而且你愚蠢到要说出来。

“这么说！您有了新客人！”

有一小会儿，他搞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认出她拿起来正在查看的是什么东西：科斯特洛太太用来蒙住他眼睛的那只尼龙袜，出于某种原因，他把那只袜子系在床边灯的底座上，并且完全忘到了脑后。

玛利亚娜优雅地把那只袜子拿到她的嗅觉范围以内。“柠檬花！”她说道，“很好！您的女朋友喜欢柠檬，嗯？在克罗地亚，您知道，当男女在教堂结婚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抛洒柠檬花。老习俗了。不是大米，是柠檬花。这样他们就会有很多孩子。”

玛利亚娜的幽默。不要对它太敏感了。他应该适应，如果他渴望有一天成为她神秘的新郎，并且有人把柠檬花瓣像雨点

一样撒落在他们身上。

“那并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种东西，”他说道，“我不准备解释。你只要接受我告诉你的东西。那并不像你想的。”

玛利亚娜伸直了胳膊拿着那只袜子，然后扬扬得意地让它掉在地板上。“您想知道我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

一阵沉默降临了。这很好，他告诉自己，到现在我们彼此已经足够了解，玛利亚娜和我，来承受我们的那些小小的意料不到的困难[①]。

“好啦，”玛利亚娜说道，“现在我检查检查你的腿，给你洗洗，然后我们像平常一样做训练操。我们的训练已经落后了，嗯？您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做训练没有这么好。您肯定你不想要假肢吗？”

“我不想要假肢，无论现在还是永远。这个话题结束了。请不要谈它了。”

玛利亚娜离开了这个房间。刘巴继续用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盯着他，他觉得那注视越来越阴森可怕。“你好，刘巴，”他说道，“刘贝卡。”这个爱称在他的嘴里听起来十分陌生，冒昧。那孩子没有做任何回答。

玛利亚娜带着洗东西的大盆回来。“这是雷蒙特先生的私人时间，”她说道，“去给妈妈画画。”她把那个孩子轰出去，关上门。她已经脱掉了她的凉鞋；他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双脚，又宽又平；她的脚趾甲被涂成令人惊讶的深红色，几乎是

---

① 原文为法文。

紫色，一种发炎的伤痕的颜色。

“您需要帮忙吗?”

他摇了摇头，把他的裤子褪下来。“躺下，”她说道。她小心地把一条遮羞的毛巾盖在他的身体中间，抬起他的残肢放在她的大腿上，熟练地解开绷带，在那赤裸的东西上满意地轻拍了一下。“不要假肢，嗯?您认为您的腿又长出来了，雷蒙特先生?只有小宝宝才会那么想——你把它切掉了，它又长出来。”

“玛利亚娜，请住口。我们以前已经谈过这件事了。我不想谈——”

“好，好，再也不谈什么假肢了。您待在家里，您的女朋友们来拜访，这样更好。”她用她的大拇指沿着伤疤来回抚摩着。“更便宜。不疼吗?不痒吗?”

他摇了摇头。

“很好。”她说道，并且开始给残肢打肥皂。

他的坏心情像早晨的雾气正在蒸发掉。

他心中暗自想到，*任何东西，我愿意付出任何东西，为了*……他带着这样强烈的感情想着这个念头，它本身不传达到玛利亚娜那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玛利亚娜的脸上毫无表情。*爱慕*，他暗自想道，*我爱慕这个女人！不顾一切！*还有，*在她的手掌之中她拥有了我！*

她清洗完了那个残肢，用毛巾把它拍干，开始第一次按摩。在第一次按摩之后，是伸展训练。在伸展训练之后，是第二次和结束性的按摩。

让这永远继续下去吧！

她肯定已经习惯于此，所有的护士肯定都习惯于此：男人在她们的照顾下变得肉体兴奋激昂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这么动作快捷，这么似乎公事公办的，为什么她避开正视他的眼睛。可能人家就是这么教给她们应该怎么处理男人的兴奋激昂的。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种举动是不自觉的是很尴尬的，对病人对护士都一样……最好是……在一堂原本十分枯燥乏味的讲课中的几个十分生动的时刻。

奥古斯丁[1]说过，在堕落之前，身体的所有举动都在灵魂的指导之下，而灵魂带有上帝的精髓。因此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受到身体某些部分的古怪举动的支配，那就是堕落天性的结果，背离上帝的堕落。但是，那位神圣的奥古斯丁就是对的吗？他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的举动仅仅是古怪吗？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样一种活动：灵魂的膨胀激昂，心脏的膨胀激昂，欲望的膨胀激昂。就在此刻，他无法想象仁慈的上帝会比他更爱玛利亚娜。

玛利亚娜没有穿她的蓝制服，这意味着她没有把今天看做是一个工作日，或者至少在她离开家的时候没有这么认为。相反，她穿着一身橄榄绿色的衣裙，系一条黑腰带，左边有一道小开衩儿，它暴露出一个膝盖和一条闪动的大腿。她的赤裸的棕色的手臂，她的光滑的棕色的双腿。任何东西！他再次想道，我愿意付出任何东西！真不知道这个任何东西是怎么回事！还有他对那橄榄绿衣装的赞许，他觉得那身衣服迷人得令

---

① 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的基督教神甫。

人无法抗拒，和他对上帝的爱没有什么区别，而上帝，如果他不存在，至少也填满了一个否则将会吞没一切的大窟窿。

“现在侧向左面。”她重新放好那条保持他的尊严的毛巾。“这样，靠着我用劲压。”

她朝后压那条残肢；而这意味着他要相对地向前压。很快他们掌握了那个姿势，他们俩，她用双手紧握着那条被截短的大腿，以她的体重抵住它，他则紧抓住床边缘，抵抗着。多么远！他想道，多么近而又多么远！胸口对着胸口，他们可以，把堕落的自我彼此推进对方的身体之中。如果韦恩听到这种事情，他会说什么！如果不是因为韦恩·布莱特，他就永远不会遇到玛利亚娜·乔希奇；如果不是因为韦恩·布莱特，他就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按压，这种爱，这种急切。幸福，幸福。幸福的错误[①]。毕竟，一切都是为了这最美好的时刻。

“好了，现在放松，”玛利亚娜说道，“很好。现在面朝下趴下。”

她撩起她的衣服，然后骑在他的身上。在收音机里，一个男人正在谈论韩国的汽车工业。各种数字起起伏伏。刚才收音机把他送入了梦乡，他一直没有把它关掉。玛利亚娜的双手在他的衬衣下滑动，她的拇指发现了一个痛结，位置在臀部上面，于是开始用爱抚使它消失。感谢您，上帝，他想道。还要感谢上帝，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没在这里观察和议论。

“Sto to radis, mama? [②]”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克罗地亚语：妈妈，你在干什么？

他吃惊地睁开眼睛。在一臂长的距离之外，刘巴正直瞪瞪地注视着他。在那注视中有一种确定无误的严厉。他在这里，又老又丑，浑身毛乎乎的，半赤裸着，而且对于她那天使般的鼻孔来说无疑是臭烘烘的，却在和她的母亲摔跤，他们俩陷入了一种姿势，这种姿势甚至没有性交所具有的那种讨厌的庄严。

有一瞬间，当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出玛利亚娜僵住了。现在，她又开始有节奏的按摩。“雷蒙特先生有疼痛，”她说道，“妈妈是护士，还记得吗？”

“今天这样就足够了，玛利亚娜，”他说道，一边匆匆盖住自己的身体，“谢谢你。”

玛利亚娜爬下床，穿上凉鞋，用一只手领着刘巴。“不要嘬大拇指，”她说道，“不好看。好啦，雷蒙特先生。也许现在疼痛消失了。”

第二十五章

这天是星期六。玛利亚娜把自己和德拉格关在书房里，两个人正在说什么，听上去很像是一场争吵。她的声音，说话很快而且引人注意，不时提高起来，超过她儿子的声音，把它打下去。

刘巴在楼梯间，在楼梯上跳上跳下，在制造噪声。

“刘巴！”他叫道，“来喝点儿酸牛奶！”孩子没有理他。

玛利亚娜从书房走出来。“我把刘巴放在这儿没事吧？她和德拉格简直是半斤八两。别烦。我过会儿就来接她。”

他一直希望从玛利亚娜那里收到比他付给她的更多的一点东西，也许甚至是另一次身体护理；但是显然这是不会到来的。一个月两次，像钟表装置一样，一个银行里的小装置把钱从雷蒙特的账户上划到乔希奇家的账户上。作为对他的钱的回报，作为对他提供给德拉格的离开家庭后的新家的回报，他得到了——什么？一种采购服务，越来越不经常；不经常的职业健康管理服务。从玛利亚娜的观点看来，是一种并非不利的交易。但是，随后，正像那个女人科斯特洛不断告诉他的，如果他想要成为一个父亲，他最好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父性，那种没有任何神秘的父性。

玛利亚娜刚走，这时从楼梯间有人声传来，刘巴又出现了，还有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身后跟着德拉格的朋友肖恩，肖恩今天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衫和一条长及小腿肚子的短裤。

“你好，保罗，”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说道，“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们像一阵风似的闯进来。刘巴，宝贝儿，告诉德拉格，肖恩在这儿。”

他和她有片刻单独在一起，这两个年长者。

“他和德拉格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们的这位朋友肖恩，”科斯特洛说道，“但是看来神和天使就是这样：他们选择最令人绝望的凡人为伴。”

他沉默不语。

“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讲，我想这个故事会使你高兴，”她继续说道，“它来自遥远的过去，来自我的年轻时代。我们街上的一个男孩非常像德拉格。同样黑黑的眼睛，同样长长的睫毛，同样的不完全是人类所能有的美好英俊的面容。他把我迷住了。那时我肯定是十四岁，他比我略微大一些。那时候我还习惯于祈祷。‘上帝呀，’我常常说，‘只要让他赐给我一个微笑，我就永远属于您。’”

“然后呢？”

“上帝并没有注意我的祈祷。那个男孩也没有。我的少女的渴望从来没有得到报偿。所以，唉，我从来没能变成一个上帝的孩子。最后我听说那位长睫毛先生，他结了婚，搬到黄金海岸去了，在那儿，他在房地产上发了大财。”

“那么那完全是谎话：众神喜爱的人都年轻轻地死掉？”

“恐怕是那么回事。恐怕众神不再有时间顾得上我们了，

无论是用一只手爱我们，还是用另一只手惩罚我们。在他们自己的门禁森严的社会里，他们有足够的烦恼。”

“甚至没有时间顾得上德拉格·乔希奇？你的故事的寓意就是这个吗？”

“甚至没有时间顾得上德拉格·乔希奇。德拉格得靠他自己。”

“像我们其余人一样。”

“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他可以休息娱乐。没有宏图壮景注定悬在他的头上。他能成为海员或士兵，也可以成为铁匠或者裁缝，由他选择。他甚至可能去搞房地产。”

这是他和这个女人科斯特洛之间的第一次交流，他可以称之为诚恳的，甚至亲切的。第一次他们在同一边：两个老人结伴对抗年轻人。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从不知什么地方跑出来，屈尊来找他的真正原因：不是要把他写到一本书里，而是要把他引导到老年人的行列中？可能整个乔希奇事件（由于他欠考虑，到目前为止对乔希奇太太的没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处在它的中心），最终无非是一个复杂的礼仪过程，通过它，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被派来指导他？他曾经认为韦恩·布莱特是上帝派来处理他的情况的天使；但是也许他们都是一道起作用的，她、韦恩和德拉格。

德拉格把头探进门来。“肖恩和我能够看看您的那些照相机吗，雷蒙特先生？”

“可以。但是要小心，你们看完以后，把它们放回到它们的盒子里去。”

“德拉格对摄影感兴趣?”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嘟嘟囔囔地问道。

“对照相机感兴趣。他过去从来没看见过像我的这种东西。他只知道新的、电子类的东西。一架哈苏相机[①]对他来说就好像一艘帆船，或者一艘三层划桨战舰。一个古董。他也花许多小时看遍我的照片，十九世纪的许多照片。最初我认为这挺奇怪，但是也许这毕竟并不是那么奇怪。他肯定是在摸索进入那种东西的道路。那种东西可能拥有澳大利亚的过去，澳大利亚的血统，澳大利亚先人们的神秘的多样性。而不仅仅做一个有着有趣姓名的难民孩子。”

“这是他告诉你的?”

“不，他做梦也不会告诉我。但是我能够猜到。我能够设身处地去想。我对于移民的体验并不陌生。”

“是的，当然。我总是忘事儿。这样一位合适的盎格鲁一阿德莱德绅士，我忘了你根本不是英国人。雷蒙特先生，和付钱[②]押韵。”

“和实在[③]押韵。我有三十种移民体验，不止是一种，所以它留下的印记很深。最初，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被人连根拔起带到了澳大利亚；而后当我宣布我的独立的时候，我回到了法国；然后，当我放弃待在法国的时候，就回到了澳大利

① 一种由瑞典哈苏勃拉德公司生产的老式中画幅单反式相机，1948年出产1600F型相机。该公司的产品以成像优异稳定著称，多种款式为美军和美国宇航局所采用。是世界著名品牌。

② 在英文中雷蒙特（Rayment）和付钱（payment）押韵。

③ 原文为法文（vraiment），也与雷蒙特押韵。

亚。我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吗？在每一次移居的时候我都问道。这是我真正的家园吗？"

"你曾经回到法国去——我忘掉了这个。哪天你必须给我更多地讲讲你生活中的这个时期。但是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是你真正的家园吗？"她挥着一只手做了个手势，表明这不仅包括他们坐在其中的这个房间，而且也包括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之外的这个大陆上的丘陵、山脉和沙漠、荒原。

他耸了耸肩膀。"我一向觉得这是一个很英语化的概念，家。家园，英国人总是说。对他们来说，家就是壁炉里有火在燃烧的地方，是你来温暖你自己的地方。一个你不会被留在寒冷之中的地方。不，在这里我并不温暖。"他挥手做了个手势，模仿她刚才的手势，拙劣地模仿那个手势。"我好像走到哪儿都冷。是不是这就是你说我的那句话：你这个冷人？"

那个女人沉默了。

"在法语当中，如你所知，根本就没有 *home*（家）这个词儿。在法语当中在家就是在我们自己当中，在我们的同类当中。在法国我并不是在家并不自在。坦率地说不是。我不是任何人的我们。"

他已经和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来到了小房间里，来悲叹他的命运，这使他微微有些难受。我不是任何人的我们：她会怎么牵强附会地曲解这些他说的话呢？这里给人一个暗示，那里给人一个建议，而他好像一个瘸子追随其后。

"那么玛利亚娜呢？你不是想要参加到玛利亚娜和德拉格的我们当中去吗？还有刘巴？还有布兰卡，你还没有见过她吧？"

“那是另一个问题。”他抢白道。并且不愿意再被牵着鼻子走了。

中午过去了，玛利亚娜并没有露面。德拉格用一些橡皮筋把一个娃娃系在他小妹妹的后背上，她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把两只胳膊伸出来，做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架飞机。肖恩带来某种电子游戏。两个男孩坐在电视荧屏前面，它发出低沉的呼喊声和嗡嗡声。

“你知道，我们并不一定要忍受这个，”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他们需要的不是照看婴儿的临时保姆，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悄悄走出去，回到那个公园去。我们可以坐在树荫下听听小鸟叫。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我们的周末短途旅行，我们的小小探险。”

他准备接受来自玛利亚娜的援助之手，她毕竟是一个职业护士，但是不准备接受来自一个比自己还老的女人的帮助。他让科斯特洛在门口等着，然后他拄着双拐跨过楼梯。

在下楼的路上，一个邻居从他身边走过，一个身材苗条、戴眼镜的来自新加坡的姑娘，她和她的两个姐妹，都安静得像老鼠，住在他上面的公寓里。他朝她点点头；这个问候没有得到回应。在这些姑娘住在科尼思顿高台街的全部时间里，她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存在。就对着自己，在她们的那个岛国里人们肯定就是这么教她们的。依靠自己。

他和科斯特洛找到一个空着的长凳。一条狗跑过来，它快速而轻松活泼地把他草草扫了一眼，然后向她奔去。当一条狗把它的长鼻子捅进一个女人的裤裆处的时候，总是很令人难堪的。难道是这使它自己想起了性，狗的性，还是它只是在欣赏

这新奇而复杂的气味？他一向把伊丽莎白想做是一个没有性欲的人，但是也许一条狗，信任自己的鼻子，会知道得更清楚。

伊丽莎白大度地容忍了这番调查，让那条狗按它自己的习惯和她接触，然后好脾气地轻轻把它推开。

“这个，”她说道，“你刚才正在告诉我。”

“我在告诉你什么？”

“你在告诉我你的生活故事。给我讲法国。我曾经嫁给一个法国人。我告诉过你吗？我的第一次婚姻。无法忘怀的时光。他抛弃了我，最后，为了另一个女人。留给我一个手上的孩子。照他的说法，我那时太反复无常。*Vipere*[①]，这是他用在我身上的另一个词儿，在英国它是指一种小蛇而不是有毒的蝰蛇。*Salevipere*[②]，这就是他的词儿。他从来就不知道他和我在哪儿。论起治安他们很了不起，法国人。论起知道他们在哪儿和你在一起，很了不起。不过这个说够了。我们在谈论你。”

“我过去以为你认为法国人因为富有激情而是了不起的人。激情，而不是治安。”

她转动着思考的眼睛看着他。“激情和治安，保罗。两者都不是非此即彼。但是继续讲你和法国的爱情故事吧。”

“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学校我在科学上很好。不是出类拔萃的好，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出类拔萃，只是很好而已。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定了科学。在那时候科学似

① Vipere，法文：蝰蛇，阴险狠毒的人。

② 法文：肮脏的蝰蛇。

乎是一种很好的赌博。那看上去前程似乎很有保证很安全，而那是我母亲为我姐姐和我想要的高于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外国的土地上，我们为自己找到某种安全的工作。天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她跟的这个男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内向，只顾他自己，在这里我们没有大家族可以依赖，在这里她在这种语言中挣扎，并且简直无法掌握当地人做事的方式。我的姐姐从事教书工作，这是一种很安全的生活方式，而我投身于科学。

“但是后来我母亲过世了，看来穿一件白大褂向试管里面讨生活已经毫无希望。于是我从大学退学，买了一张船票到欧洲去。我和我的姥姥待在图卢兹，并且在一家摄影室找到一份工作。我的摄影生涯就是这么开始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我还以为你了解我的一切呢。”

“这对于我完全是新闻，保罗，我向你保证。你来到我面前没有附带任何历史。一个男人有一条腿外加一份对他的护士的不幸的激情，这就是一切。你以前的生活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和我姥姥在一起，并且尽我所能地，对我母亲的家族有所表示。因为在我们出生的法国，农民的法国，家族就是一切。我的表兄弟姐妹们，可能是汽车技工、商店店员和火车站的站长，但是在内心里他们依然是农民，他们脱离开黑面包和牛粪只有一代。我在谈论 20 世纪 60 年代，当然，是一个过去的年代。它和今天不一样。一切都变了。”

“还有呢？”

“我在事业上并不成功。我们应该说，并没有人拥抱我。

我错过了太多本来会成为我的成长机会[1]的东西：不只是一次在法国上学的合适机会，还有在法国的青年时代，包括青年时代的友谊，它可以像爱情一样强烈，并且可以延续得更长久。我的表兄弟姐妹们和通过他们遇到的一些人，和我同龄的人，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中安定下来。甚至在他们离开学校之前，他们就知道什么是他们将要从事的行业[2]，他们要娶或要嫁的是什么样的小伙子和姑娘，他们要在哪里生活。他们搞不清楚我在那里在干什么，这个有着有趣的口音和奇怪的相貌的瘦长的家伙；而我不能告诉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总是个古怪的不合群的人，是个在家族聚会时待在角落里的陌生人。在他们自己内部他们叫我英国人[3]。当我第一次听见他们这么叫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和英国没有任何联系，我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澳大利亚在他们的知识范围以外。在他们眼里，澳大利亚人简直就是英国人，胶布雨衣、煮洋白菜和那一切，不过移植到了地球的尽头，在袋鼠[4]当中刨吃刨喝而已。

“我有一个朋友，罗格，他为我工作的那个工作室送货。在星期六下午，他和我常常打好我们的背包，骑着我们的自行车，动身前往圣日龙或者塔拉斯孔；或者更加深入比利牛斯山，直到乌斯特或者欧吕莱班。我们在咖啡馆吃饭，在露天过夜，整个白天骑车，星期天很晚回来时精疲力竭又生气勃勃。我们从来彼此没有很多话要说，他和我，然而现在看来他是我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伙伴[①]。

“那些日子，是法国人与汽车的浪漫时期开始以前的日子。道路都比较空，骑在一辆自行车上漫游乡间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随后我和一个姑娘搅和在了一起，突然之间我的周末有了别的用途。她来自摩洛哥：这可真使我昏了头。这是我的最初的不恰当的激情。如果不是她的家人从中作梗，她和我可能已经结婚了。”

“被激情的闪电击中了！而且也是为了一个异国的少女！这本身就是一本书的材料！多么动人！多么奢侈！你令我震惊呀，保罗。”

“不要开玩笑。这事儿整个是很庄严，很值得尊敬的。当时她正在学习，要成为一名图书馆员，直到她被召回家去。”

“还有呢？”

“这就是全部。她的父亲召她回去，她服从了，这就是这桩恋情的结局。我在图卢兹又待了六个月，然后，我放弃了。”

“你回家来了。”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对家我怎么想。一只鸽子有一个家，一只蜜蜂也有一个家。一个英国人有一个家，也许吧。我有一个住处，一个住所。这是我的住所。这个公寓。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家，对于我来说太神秘了。”

“但是，你是澳大利亚人。你不是法国人。就连我也看得清楚。”

---

① 原文为法文。

“我能够在澳大利亚人当中通得过。我在法国人当中通不过。这个，就和我有关而言，就是它所有的全部，对于确定国民身份这件事：在哪里一个人通得过以及在哪里通不过，在哪里相反一个人要站出来。就像一个发疼的拇指，正如英国人说的；或者像一个污点，正如法国人说的，在毫无瑕疵的家产亚麻布上的一个污点。至于语言，英语从来就不是我的，不能像它对于你那样。与说得流畅不流畅毫无关系。正像你能够听到的，我说得完全流畅。但是，英语来到我面前太迟了。它不是和我母亲的乳汁一起来到的。事实上，它根本没有到来。私下里，我总是觉得我自己是一种表演腹语的人的傀儡。说这种语言的人不是我，而是这种语言通过我在说话。它不是来自我的内心，我的内核[①]。”他犹豫着，检讨着自己。我在内心里是空洞的，他打算说——正像我能确定你能听见的。“不要试图给这个谈话加上比它愿意承载的更多负担，伊丽莎白，”他说出的却是这样的话，“这并不重要，这只是一个漂泊四方的人的经历。”

“但是这很重要，保罗，真是这样！你知道，有一些人我称之为原始人，那些人他们的双脚站立在他们天生的土地上；然后那儿有许多蝴蝶，阳光和空气的生物，临时的居民，在这里落落，在那里落落。你要求成为一只蝴蝶，你想要成为一只蝴蝶；但是然后有一天你堕落了，不幸堕落了，你撞到大地上；而当你自己振作起来，你却发现再也不能像一个天上的生灵那样飞翔了，你甚至不能走，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结实

---

① 原文为法文。

的肉。肯定一个教训就会自己冒出来了，一个你对它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教训。”

“真的。一个教训。在我看来，科斯特洛太太，凭着一点儿机巧智慧，一个人就能随意曲解一个最偶然性事件的因果教训。你是在告诉我，上帝在他把我在麦吉尔路撞倒并把我变成一个瘸子的时候，他心里有某种计划吧？那你自己怎么样？你告诉我你有心脏病。把你的心脏病解释给我听。当上帝在心脏上打击你的时候，他心里有什么教训？”

“这是真的，保罗，我确实有心脏病。我并不是在说谎。但是我不是唯一有这种病痛的人。你有你自己的心脏病——你真的不知道这事儿？当我来敲你的门的时候，并不是要发现一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怎么骑自行车。我来是要发现当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居心并不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伤心的堕落者了。”

他耸了耸肩。“我被放在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讨你高兴的。如果你想要高兴，”——他用一只手向那些跑步者、骑自行车的人，那些牵狗出来散步的人挥了一下——“你可是有广阔的领域可以去探索。为什么要在那个用他的愚钝激怒你，并且总是让你失望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呢？把我当成一个坏工作放弃了吧。你自己去拜访一些别的候选人吧。”

她转身送给他一个微笑，就他能够看到的情况而言，那微笑没有什么恶意。“我可能反复无常，保罗，”她说道，“但是还没有反复无常到那种地步。反复无常：就像山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我太老了，跳不动了。你就是我的石头。我要和你待在一起，活着就在一起。就像我告诉过你的

——还记得吗？——爱是一种凝固。”

他又耸了耸肩膀。爱是一种凝固。人们同样也可以称爱是一道闪电，劈打在它愿意劈打的任何地方。即使他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娃娃，当他碰上这种爱情痼疾的时候，他也看不出这个女人科斯特洛能强到哪儿去。但是他不会和她争论。他对争论疲倦了。

他也很渴。要是一杯清茶下肚就太妙了。他们能够过桥到对岸的茶室去。他们也能够回到那个充满嘈杂和混乱的公寓去。或者他们能够忘掉茶水，继续在河岸这里磨蹭，让下午过去，看着那些水禽们自己玩耍嬉戏。哪一样？

“给我讲讲你的婚姻，”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你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妻子。”

“我不想讲，”他说道，“那样会不合适。我的妻子不会因为我提供她作为你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而感谢我。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些故事，我愿意给你讲一个我婚姻期间的故事，它并不涉及我的妻子。你可以用它来刻画我的性格，或者不用它，由着你。”

“好。开始吧。”

“那时候我还经营着在温雷的那个摄影工作室。我有两个店员，而碰巧其中一个爱上了我。确切说，那不是爱而是钦佩。她对我并没有什么企图。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够在这件事上那么公开的原因。一个非常聪明智慧的姑娘。也很漂亮。长着一张新鲜、生气勃勃的脸，很漂亮，是个年方二十的少女，身体结实，健壮，一副橄榄球运动员的身坯。她对这样的体形也毫无办法。就是节制饮食对她也不起作用，没办法把她变成一

个身材苗条的人。

“那个时候，我正在教一个夜校班，在一个曾是工艺学校的地方。教摄影原理。一周三个晚上，这个姑娘到我的讲习班来。她坐在后排，总是盯着我。根本不做笔记。

“‘你不认为这么做开始变得过分了吗，艾伦？’我问她。‘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她回答说。一点儿也不脸红。她从来不脸红。‘你的唯一的干什么的机会？’‘能单独和你在一起。’那就是她所说的单独和我在一起：随便坐在一个班里，看着，听着。

“我有一条原则：绝对不和我的雇员搅和在一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行为失检了。我打破了这个原则。我留给她一个便条：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没有别的。她来了，我带她上了床。

“你可能指望我说这是一次丢脸的体验，既对她，因此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根本没什么可丢脸的。我倒宁可称之为很愉快。从这件事我得到了一个教训：爱不需要报答，只要它有足够的空间。那个姑娘有足够给两个人的爱。你是作家，心灵的专家，但是你知道这一点么？只要你爱得足够深，它就不需要别人的爱做回报。”

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沉默了。

“她感谢我。她躺在我的怀抱里哭泣着喘息着‘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很好，’我说，‘不需要任何人感谢任何人。’

“第二天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个便条：‘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但是我没有再次召唤她，不打算重复这种体验。要吸

取这种教训，一次就足够了。

“她又为我工作了两年，一直保持着正确的距离，因为那是我似乎想要的东西：没有眼泪，没有责备。然后，她消失了。没有一句话，只是停止来上班。我对她的同事，我的另一个店员说起这事儿，但是她也蒙在鼓里。我打电话给她母亲。你不知道吗？这位母亲说，艾伦已经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搬到布里斯班[1]去了，为一家医药公司做代理。她没有写一个便条吗？没有，我说，这是我头一次听见这事儿。哦，那位母亲说，她告诉我们她已经跟你说了，你相当伤心。”

“还有呢？”

“这就是全部。故事的结局。我相当伤心：除了爱的教训之外，这是最让我觉得有趣的部分。因为我并不伤心，根本不。那个姑娘真的认为我会因为她离开了我的工作室我就会伤心吗？还是这个她的老板正在伤心的故事只是她讲给她母亲听的，这样她看起来就不会太悲惨了？”

“你在问我的看法么？我不知道答案，保罗。这种说法，你，她的老板，很伤心可能是这个故事中你觉得很有趣的部分，但是它不是使我感兴趣的东西。使我感兴趣的东西是谢谢你，谢谢你！是谢谢你，谢谢你！你打算怎么对玛利亚娜说，如果她自己屈服于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对那个我给你介绍来的姑娘，那个被你的注意力挑出来的姑娘，说谢谢你，谢谢你！因为她不能看见你处于悲哀的落魄状态之中吗？”

“我并没有把她挑出来。把她带来的人是你。”

---

① 布里斯班，澳大利亚一海港城市。

“胡说。我仅仅是根据从你那儿来的线索行事。你在医院的电梯里把她挑出来。你一次次地做关于她的梦。为什么你不感谢她？我再说一遍。是因为你付钱给她了，是不是你付了钱就不需要说谢谢你了？你说，你的橄榄球运动员有足够两个人的爱。你真的认为爱能够衡量吗？你认为爱可以凭分量来，就像啤酒一样？只要你带来一箱那玩意，就允许别人空手来——空着手，空着心来？谢谢你，玛利亚娜（这次玛利亚娜带着J这个字母[①]），为着你让我爱你。谢谢你，因为你让我爱你的孩子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把我的钱给你。你真的是这么一个傀儡吗？”

他表情僵硬。“你要求我讲一个故事，我给你讲了一个故事。我很抱歉你不喜欢它。你说你想要听一些故事，我提供给你一些故事，而我除了嘲笑和讽刺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一种什么交换？”

“你应该加上，这是一种什么爱情？我并没有说我不喜欢你的故事。我发现它很有趣，而且讲得也好，你和你的橄榄球运动员的故事。甚至你对它的解读本身也很有趣。但是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挑中这个故事讲给我听，先于所有其他的？”

“因为它是真实的。”

“当然它是真实的。但是，真实不真实有什么重要？这肯定不会使我要扮演上帝，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排除虚假故事，

① 玛利亚娜（Marijana）如果不带J这个字母，就几乎和玛丽安娜（Marianna）一样了。

保留真实故事。如果我有一个榜样，那也不是上帝，而是锡托的那位修道院长，那个臭名昭著者，那个法国人，他对那些在他的牧师关照下的士兵们说，把他们都杀死吧——上帝会知道谁是他的子民。

“不，保罗，即使你给我讲编造的故事我也毫不在乎。我们的谎话所揭示的东西和我们的真话一样多。”

她停顿下来，竖起一条眉毛看着他。该轮到他说了？他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如果真话和谎话是一回事，那么说话和沉默可能同样是一回事。

“你注意到了吗，保罗，”她又继续说下去，“你我之间的谈话怎么不断落入同样的模式？有一阵儿，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流畅。然后我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事情，你马上就拒不开口了，要不就是大发雷霆，要不就是要求我离开。难道我们就不能超越这种装腔作势？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咱们俩都是。”

“咱们俩都是。”

“是的。在上天的注视下，在上帝的无情的眼睛里，咱们都所剩时间不多。”

“这是实话。继续说下去。”

“你是否认为我觉得这种存在不如你艰难？你是否认为我想要睡在外面，在公园的一个树丛下面，在醉鬼当中，并且在托伦斯河里洗澡？你又不瞎。你能看见我多么衰弱。”

他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你正在编故事。你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职业妇女，你和我过得一样舒服，你根本不需要睡在树丛下面。”

“可能是这样，保罗。我可能夸张了一点儿，但是这是一个恰当的故事，对我的情况很恰当。正像我试图使你铭记在心的，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和你的日子，然而我在这里，在白白浪费时间，同时被时间白白浪费，在等待——在等待着你。”

他无助地摇摇头。“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道。

“推进！”她说道。

第二十六章

在大厅的桌上，一张字迹龙飞凤舞的便条："再见，雷蒙特先生。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将在明天顺路把它带走。多谢这一切，德拉格。又及：照片统统归还原处。"

德拉格提到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装满衣服的垃圾袋，在那上面，他又加上了一条短裤，是他在床单里发现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乔希奇家的踪迹，无论母亲还是儿子。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没有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他最好习惯这一点。

然而，又是只面对他自己，多么轻松啊！和一个女人生活是一回事，而要和一个不整洁、考虑问题不周全的年轻男人分享自己的家，是另一回事。当两个男人占有同一块领土的时候，就永远是紧张，永远是不安。

他花下午的时间整理他的书房，把各种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洗了一个淋浴。在淋浴的过程当中，他无意间把洗发香波的瓶子掉在地上了。当他弯腰去捡的时候，齐默架，他总是把它随身带进这个小格子间的，向旁边滑去。他失去了支撑，栽倒了，头重重地撞在墙上。

但愿没有任何东西摔断了：这是他在第一瞬间的祈祷。身

子别在那个架子里，他试着活动一下四肢。一阵闪烁的剧烈疼痛从他的后背向下蹿向他的那条好腿。他做了一个缓慢的深呼吸。镇静，他告诉自己。在浴室里滑了一跤而已，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好多人都遇见过这种事情，可能一切都很好。有的是时间可以想想，有的是时间可以把事情弄好。

把事情弄好（他努力镇定下来清醒起来）就意味着，第一，把他自己从这个架子中解脱出来；第二，想方设法使自己撤出这个格子间；然后，第三，评估一下他把自己的后背到底弄得怎么样了；还有，第四，继续对付下一步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

问题搁浅在第一和第二件事之间。他不坐起来，就无法使自己从齐默架当中解脱开来；而他又不可能不遭受剧痛就坐起来。

过去没有人费心告诉他，他也没有想到要问，这位齐默架是谁，或者谁要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为着他自己方便，他曾经把齐默架想象成一个瘦脸膛、紧嘴唇的男人，系着 19 世纪 30 年代的高领和宽领带。约翰·奥古斯特·齐默，奥地利农民的儿子，决心逃脱家庭农场的辛苦单调的工作，借着照耀着他的解剖学书籍的烛光孜孜苦读，这时在房子后面的牛栏里，奶牛在睡梦中呻吟。在勉勉强强通过了各种考试之后（他不是一个有天分的学生），他找到了一个做军医的职位。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为卡尔·约瑟夫·奥古斯特皇帝陛下效忠，把时间花在包扎伤口和切除肢体上面。然后他从军队退役，并且在几次错误的转折之后登陆巴特施瓦宁斯，那里是波西米亚的较少的几个温泉疗养地之一，指定为治疗患有关节炎

的贵妇们服务。在那里他产生灵感，把这个在他的家乡卡林西亚[①]已经有几个世纪被用来教孩子们走路的设备，应用在他的病人当中比较虚弱者的身上，因此为他自己挣得了一个不大而又不朽的名声。

现在在这儿，他在铺着瓷砖的地上，赤身裸体，不能动，因为齐默发明的这个装置在他头上，挡住了这个格子间的门，而同时流水继续倾泻而下，而漏出的洗发香波发出泡沫，弄得周围到处都是，而那个残肢，刚才在它柔嫩的末端磕了一下，由于它本身独特的疼痛而开始有规律地抽动。*真是乱了套了！*他想道。*感谢上帝，德拉格不必目睹这一幕！还有，感谢上帝，那个女人科斯特洛没有在这里说风凉话！*

然而，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无论德拉格或是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还是任何人，都不在能够听到他的喊声的地方。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供应的热水流完以后，他发现自己正被凉水浇着。各种水龙头、控制器他都够不着。他肯定能够自由地整夜躺在这里，绝无被人嘲笑的危险；但是到黎明，他会被活活冻死。

为了逃脱这个他给自己制造的樊笼，他整整花了三十分钟。他既不能把自己抬起来，也不能把齐默架推到不碍事的地方，他最后咬紧牙关拼尽全身力气迫使格子间的门向后转，直到门的合叶突然折断了。

现在，所有的羞耻都消失了。他爬着，横穿过地板来到电话前面，拨了玛利亚娜的号码，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请找

① 卡林西亚，即今奥地利的克恩滕州。

乔希奇太太，”他通过抖得咯咯作响的牙齿说道，随后，“玛利亚娜，我出了意外。我很好，但是你能够马上来吗？”

“什么意外？”

“我跌倒了。我伤着了我的后背。我不能动。”

“我就来。”

他把床单拽下来，在床单下面蜷起身子，但是他得不到温暖。不止是他的手和脚，不止是他的头皮和鼻子，就连他的肚子和心脏都被寒冷紧紧掌握着；痉挛控制了他的全身，在这个过程里他变得太僵硬了，甚至哆嗦不起来了。他打着哈欠，直到打得头昏脑涨。*苍老的血，冷的血*：这些词儿像鼓声在他脑海里震响。*血管中没有足够的热*。

他看到一个幻象，自己被人绑着脚脖子吊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在一片冻僵的尸体的森林中间。*不是挨着火而是挨着冰*。

他落入了某种睡眠状态之中。然后，突然之间，玛利亚娜正在俯身看着他。他努力用冻僵的嘴唇构成一个微笑，构成一些词儿。“我的后背，”他嘎着声音说道，“当心。”感谢上帝，不需要解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从浴室里的混乱情况，从那嗞嗞发响的喷射的冷水，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肯定一切都太清楚了。

没有剩下的茶，但是玛利亚娜煮了咖啡，放一个药片在他的双唇之间，帮助他把咖啡喝下去，然后以惊人的力气，从地板上把他全身抬起来，放到床上。“你受惊了吧，嗯？”她说道，“现在你可再也不要一个人干淋浴这种事儿了。”

他听话地点点头，合上了眼睛。在这个杰出的女人和最高

级的护士的服侍下，他能感觉到他身体里的寒冰开始融化。没有骨折，没有普茨太太的申斥，没有来自科斯特洛太太的嘲笑。相反，有的是，一个天使令人欣慰地出现了，她把别的一切放在一边，前来帮助他。

无疑，对于一个年事日高的瘸子来说，未来包含着更多的灾难，更多的跌倒，更多的令人丢脸的求助电话。然而，此刻他所需要的，不是这种令人沮丧和绝望的展望，而是这个温柔的，令人欣慰的，杰出女性的出现。好了，好了，安静下来吧，那事儿完全过去了：这就是他想要听到的话。还有：在你睡着的时候，我会待在你身旁。

所以，当玛利亚娜站起来麻利地穿上外衣，并且拿起她的钥匙时，他十分孩子气地有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你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他说道，"你就不能在这儿过夜吗？"

她又在床边坐下。"好吧，我可以抽烟吗？"她说道，"只一次？"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来，把烟气从他面前赶开。"咱们说说话，雷蒙特先生，把一些事情定下来。您想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您想要我必须做我的工作，回来，护理您，对吗？那么您就不说这些事情，比如，"——她挥了挥那支香烟——"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肯定不说我对你的感情。"

"您经历了一段倒霉的时期，您失去了您的一条腿还有所有那些，我明白。您有感情，男人的感情，我明白，就这样吧。"

虽然疼痛似乎正在缩小，但是他还不能坐起来。"是的，我有感情。"他说道，后背着床平躺着。

“你有感情，你说种种事情，是自然的，很好。但是。”

“不稳定。这就是你正在寻找的词儿。对你的口味来说，我太不稳定。受到你所说的感情的支配太多了。我说我的内心太坦白了。我说得太多。”

“宽恕？什么是感情的宽恕？[①]”

“不要管它。我相信我了解你。我遭遇了一场意外，我的内心都受到了震动。我的情绪高涨，我的情绪低落，它们已经不再受到我的控制。作为结果，我变得依恋上我遇上的第一个女人，第一个有同情心的女人。我跌入了，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对她的爱河，我也跌入了对她的孩子的爱河，不过方式不同。我这个从来没有孩子的人，突然之间想要我自己的孩子。从此就出现了我们之间的，你和我之间的这个现实的冲突。而这完全可以追溯到在麦吉尔路我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那场经历。麦吉尔路对我的震撼那么大，以至到今天我听任我的感情奔流而根本不考虑后果。难道这不就是你要告诉我的东西吗？”

她耸了耸肩膀，但没有反驳他，而是非常舒适地抽着烟，再把它吐出来，她让他继续说下去。他第一次看到，在抽烟当中能够有什么样的感官愉悦。

“不过，你错了，玛利亚娜。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我并不是在一种混乱状态之中。我可能不稳定，但是不稳定并不是一种过失。我们都应该更加不稳定，我们大家。这是我的新的，经过修正的观点。我们应该更经常地使我们自己清醒起

① 原文为“Mercy. What is mercy of feelings?”书中人物玛利亚娜由于英文水平低，没有掌握 at mercy of（受……支配）这个短语的意思，故有此问。

来。我们也应该使自己振作起来，照照镜子，即使我们不喜欢在镜子里看见的东西。我不是在说时间造成的那些破坏，我是在说那个被限制在那块玻璃后面的人，我们通常总是小心地避开他的凝视。看着这个和我一起吃东西，和我一起过夜，代表我说‘我’的这个人！如果你发现我不稳定，玛利亚娜，那不仅是因为我被撞了一下。而是因为时不时的那个说‘我’的陌生人会穿过那块玻璃在我的身体里说话。通过我。今天晚上说话。现在说话。说爱。”

他停下来。多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话语！多么不像他！玛利亚娜肯定大吃一惊。难道此刻那里真的有某个陌生人穿过一面镜子在说话，控制了他的声音（但是是哪面镜子呢?），或者现在的这番倾诉只是又一次不稳定的表现，是最新的这次意外的余震——头上的撞击，扭伤的后背，疼痛的残肢，冰冷的淋浴，如此等等——在他的喉咙里正在上升，好像愤怒，好像呕吐？事实上，很可能那只是玛利亚娜给他的那个药片的影响(那个药片会是什么呢?)，或者，甚至是那杯咖啡的影响？他不应该喝那杯咖啡。他不习惯晚上喝咖啡。

说爱。他不能确定，他没有戴眼镜，但是一片红晕似乎正在从玛利亚娜的脖子上爬上来。玛利亚娜说她想要他制止他自己，但那是胡说，她真正的意思不是那样。哪个女人会不愿意绵绵的情话向她时时倾诉？除非她们天生有问题。玛利亚娜正在脸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她也很不稳定。还有，因此呢？下一步将会怎么样？因此它的确都有连贯性！因此在表面的混乱后面一个神圣的逻辑的确正在起作用！韦恩·布莱特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把他的一条腿轧成了肉酱，因此几个月

后他在洗淋浴时栽倒了，因此这个场面的出现才变得可能：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或多或少被冻僵了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颤抖着，滔滔不绝地向他的护士倾诉着哲学，倾诉着爱情。而滚滚热血在她的胸中激荡，在做出回应！

他狂喜地，伸出（*不顾那疼痛，谁在乎疼痛！*）他那大大的并且是（他注意到）相当没有吸引力的乌青色的手，放在玛利亚娜的那只较小的，也更温暖的手上，那只手长着纤巧的手指，照他在图卢兹的姥姥的话说，那暗示着一种肉欲的气质。

有片刻，玛利亚娜让自己的手停留在他的手掌之下。然后她解脱了自己，踩灭了那支香烟，站起来，又开始扣她的外衣的扣子。

“玛利亚娜，”他说道，“我不提任何要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是吗？”她扬起头，滑稽地看了他一眼，“不提任何要求？你认为我对男人们一无所知？男人们总是提种种要求。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至于我，我想要做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要求。我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是护士。”

她停住了。以前她对他说话从来没有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在他看来似乎是）愤怒。

“你打电话，很好你打电话，我并不是说你不该打电话。紧急情况，你打电话，很好。但是这个，”——她挥了一下手——“这种洗澡的事不是紧急情况，不是医疗紧急情况。您在浴室跌倒了，您招呼某个朋友。‘我受惊了，请过来，’这是您说的话。”她拿出一支新的香烟，又改变了主意，把它放回烟盒。“伊丽莎白，”她说道，“您打电话给伊丽莎白，或者您打

电话给别的女朋友，我不认识您的那些朋友。‘我受惊了，请来握着我的手。没有医疗紧急情况，只是请来握着我的手。’”

“我不止是受惊了。我已经弄伤了我自己。我不能动。你能看到这一点。”

“痉挛。只是痉挛。我给你留下治它的药片。后背痉挛并不是紧急情况。”她停顿了一下，“或者您想要的还更多，不只是握着手，您想要，就像您自己所说的，真东西，那么您可以参加为那些孤独心灵办的俱乐部。如果您有孤独的心灵。”

她深呼吸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您认为您知道当护士是怎么回事儿，雷蒙特先生？每天我护理老太太，老头，给他们收拾干净，清理他们的污物，我不需要说它，换单子，换衣服。我总是在听到干这个，干那个，把这个拿来，把那个拿来，感觉不好，把药片拿来，把水杯拿来，拿杯茶来，拿毯子来，拿掉毯子，打开窗户，关上窗户，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回家疲乏困倦都到了骨头里，电话铃一响，任何时候，早上，深夜：是紧急情况，你能来吗……”

几分钟之前她在脸红。现在他是应该脸红的人了。一个紧急情况……你能来吗？当然，在关心照顾职业的语言里，这算不上一个紧急情况。在北阿德莱德的科尼思顿高台街，在一栋有空调的公寓里，一个人不会冻死。即使在他拨乔希奇家的电话号码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不管那些，还是打了电话。来，救救我！他穿过南澳大利亚的天空呼叫着。

“你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他说道，“你的名字最先跳入我的脑海。你的名字，你的面容。你认为这都是没有原因的吗——作为第一个？”

她耸了耸肩膀。在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当然，那是一个大词儿，抛向一个人的很厉害的一个词儿：第一个。但是这不是使他停顿下来的那个词儿。你的名字。你的名字跳入我的脑海。你跳入我的脑海。这些话想都没想就出现在他心里，跳到他面前。难道一个人不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我一向认为，"他继续连续不断地说下去，"护理是一门天职。我认为这就是使它分离的东西，这就是使得漫长的工作时间和可怜的报酬，还有忘恩负义和侮辱的言行，正像你提到的那些，统统变得正常的东西：你在追随着一个召唤。是的，当一个护士被召唤的时候，一个称职的护士，她总是不问问题，她就来了。即使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紧急情况。即使那只是烦恼，人的烦恼，是你称之为受惊那种情况。"以前他没有长篇大论地对玛利亚娜说过话，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也许这种长篇大论正是本真选择来展示它自己的适当形式。"即使那只是爱。"

爱：大词儿当中最大的词儿。不过，就让他用它来痛击她吧。

她这次很好地接受了这个打击，几乎没有眨眼睛。她的外衣扣子现在已经都扣好了，从下到上。

"只是爱，"他重复道，带着一些辛酸。

"该走了，"她说道，"到门诺帕拉要开好长一段车呢。再见。"

用巨大的努力，他克制住一阵新的颤抖。"还不到时间呢，玛利亚娜，"他说道，"就五分钟。三分钟。请。让我们一起喝

一杯，平静下来，和往常一样。我不想觉得，因为羞耻，我再也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对吗?”

“好吧。三分钟。但是不要给我喝酒，我必须开车，而且你也不要喝酒，酒精和药片混在一起不好。”

她有些僵硬地坐回到座位上。三分钟中的一分钟过去了。

“你丈夫确切知道什么?”他突然问道。

她站起来。“现在我走了，”她说道。

悲伤，悔恨，疼痛，不舒服，他躺在床上整夜未眠。玛利亚娜说要留下的药片在哪儿，也没有看到。

黎明来临。因为需要上厕所，他小心翼翼地努力要爬下床。刚刚下地到半路，剧痛又再次袭来，使他动弹不得。

后背疼痛不是紧急情况，玛利亚娜说过，而他雇她恰恰就是要使他免除这种屈辱的。那么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膀胱算不算一种紧急情况呢？不，显然不算。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变老的一部分。他不幸地屈服了，把尿撒在了地板上。

当德拉格发现他的时候，他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德拉格本来是应该去上学的，但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没有去学校，而是来取他那个垃圾袋。这时德拉格发现他：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在床下，他的那条腿被缠绕在一起的床单绊住了，卡住了，冻僵了。

如果说他不再把任何事情瞒着玛利亚娜，那是因为在她面前，他不会比以往更丢脸更下贱。而对于德拉格，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都尽可能不在德拉格面前暴露

他自己的惨状。而现在他在这儿，一个无助的老头，穿着尿湿的睡衣睡裤，身后拖着一条粉红色的污秽的残肢，发潮的绷带从那残肢上面滑落了。如果他不是那么周身发冷的话，他会羞得面红耳赤的。

而德拉格并没有犹豫不决！难道说这种对身体的实事求是，贯穿在这个家庭的血脉之中？像德拉格的母亲曾帮助他上床一样，现在德拉格也在这么帮助他下床；当他试图解释自己的情况，为自己的虚弱道歉的时候，是德拉格叫他不要出声——“不要担心，雷蒙特先生，只要放松就行了，我们马上就会把你安顿好”——然后他扒去床上的床单，把床垫翻个个儿，并且（有些笨手笨脚，他毕竟只是一个男孩儿）铺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是德拉格找到一套干净的睡衣睡裤，并且耐心地，按照体面的要求避开目光，帮助他把衣裤穿上。

“谢谢你，儿子，你真好，”最后他说道。还有更多的话他想说，因为他的心里装得满满的，比如：你母亲已经抛弃了我；科斯特洛太太，她总是啰唆说什么关心照顾，但是真到需要关心的时候，关心又不在身边，她也抛弃了我；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我甚至连儿子都没有；这时候你来了，你！但是他保持着平静。

他哭了一阵子，老头儿的哭泣，不算数的，因为它来得太容易，而且他用双手遮住了它，因为它使他们俩都感到尴尬。

德拉格去打了个电话，回来了。“我妈妈说我应给你买些药片止痛。我已经把名字记在这儿了。她说她本来打算给你留下一些，但是她忘了。我可以到下面的药店去；但是……”

“我的钱包里有钱，在我的书桌抽屉里。”

“谢谢。你的墩布在什么地方?”

“厨房门后面。但是不用……”

“那算不了什么，雷蒙特先生。那不过是一分钟的事儿。”

那些神奇的药片原来不过是布洛芬。“妈妈说每四个小时服一片。而且您应该先吃点儿东西。我给您从厨房拿些东西来吗?”

“如果那儿有，给我个苹果或者香蕉。好吗，德拉格?”

“行吗?”

“我马上就好了。你用不着留下。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那好。”

要完成这个过程，德拉格应该说：*那好，您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而这是真的！如果什么灾难会落在德拉格身上，如果某个冒失的陌生人骑着摩托车撞上他，那么他，保罗·雷蒙特，就会移动天地，花尽他的每一分钱，来救他。他会就怎样照顾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个问题给这个世界上一课。他将成为他的一切，父亲和母亲。整日整夜，他都会守护在他床边。只要!

在门口，德拉格转过身，挥挥手，向他发出一个天使般的微笑，那一定会让无数少女神魂颠倒的。“再见!”

第二十七章

他后背上的伤，的确，像玛利亚娜告诉他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已经能到处活动了，如果小心点儿，也能够自己穿衣服，能够给自己做一个三明治了。昨天夜里，他认为自己已经站在死神的门口；今天他又或多或少康复了。一些这个，一点儿那个，再一丁点儿别的，混合在一起，在曼谷的一个工厂里碾成一个药片，于是疼痛的怪物被变成了一只小老鼠。不可思议，令人惊叹。

这样，当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能对许多事件做出最简洁，最平静，最实事求是的叙述了。“我在洗淋浴的时候滑倒了，扭伤了我的后背。我打电话给玛利亚娜，而她来了并把我安顿好，现在我又很好了。”他没有提那个靠不住的约翰·奥古斯特[①]，没有提颤抖和眼泪，也没有提洗衣篮子里的睡衣睡裤。“德拉格今天早晨顺便来看看。一个好男孩。比他的岁数更成熟。”

“还有，你很好，你说。”

“是的。”

---

① 指齐默架。约翰·奥古斯特是齐默架的发明者。

“你的那些照片也很好吗？你的那些摄影收藏?”

“你是什么意思?”

“你的摄影收藏也很好吗?”

“我想是的。为什么它会不好呢?”

“也许你应该看看。”

实际上并没有遗失任何洗印的照片。实际上没有遗失任何东西。但是在福切里的那组原作中有一张让人感觉不对头，他把它从它的塑料套封里拿出来放到阳光中，毛病也就真相大白了。他手里拿的是一张复制品，以深浅不同的棕色来拙劣地模仿原作的红褐色，是用电子复印机在一张半光摄影纸上做出来的。贴照片的纸板衬纸是新的，比原来的稍稍厚一些。正是这个增加的厚度一开始就把这个赝品暴露出来了。另一方面，这个活儿干得还是不赖的。要不是科斯特洛的提醒，他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她。

“我怎么知道德拉格和他的朋友会干什么事儿？我并不知道。我仅仅是猜测而已。”她举起那张复印件。“如果这些采掘者当中的某一位是来自凯里[①]的科斯特洛家的老祖，我毫不感到惊奇。来看看——看看这家伙。”她用手指甲点着第二行中的一张脸。“这不就是米罗斯拉夫·乔希奇怀恨在心的样儿吗!”

他从她手里抢过那张照片。米罗斯拉夫·乔希奇：那的确是他，戴着一顶礼帽，穿着开领衬衫，也捻着一撮胡子，肩并

① 凯里，爱尔兰的一个郡。

肩地和那些来自康瓦尔[1]和爱尔兰的矿工站在一起。那些人表情严峻，属于过去的年代。

他感触最深的是这种亵渎神圣：这些死人却被两个趾高气扬的无礼的年轻人所取笑。大概他们是用某种数码技术干的。在一个老式的暗房里，他根本达不到这么令人可信的剪辑画面。

他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女人科斯特洛。“那个原作已经变成了什么？”他问道，“你知道它已经变成了什么？”他听到自己的嗓音失去了控制，但是他不在乎。他把那个复制品猛地砍到地上。“这个愚蠢，愚蠢的孩子！他用那张原作干了什么？”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睁大眼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不要问我，保罗，”她说道，“并不是我欢迎德拉格到我家里来，并且让他管理我的珍贵的摄影收藏品的。并不是我企图通过儿子打通通往那位母亲的道路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这个破坏文物的暴行的？”

“我并不知道。正像我先前说过的，我仅仅是怀疑。”

“但是什么使你产生这种怀疑呢？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

“控制住你自己，保罗。想想吧。在这儿我们面对的是德拉格和他的朋友肖恩，两个健康的澳大利亚小伙子，他们会怎么度过他们的空余时间呢？不去飙他们的摩托车。不去踢足球。不去冲浪。不去亲吻女孩子。统统没有：而是一连好多个小时地把他们自己锁在你的书房里。他们在琢磨色情照片吗？

---

① 康瓦尔，英国的一郡。

不，除非我搞错了，你拥有的脏书太少了。那么什么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只有你的摄影收藏品，这个收藏品照你的说法是无价之宝，一定要捐献给国家的，对吧?”

“但是我看不出他们能有什么动机。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麻烦来伪造，”——他用他的拐杖头按住那个复制品，把它碾到地毯里面——“一个赝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帮不了你的忙。那得由你自己搞清楚。但是请记住：这些人是些生龙活虎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昏昏欲睡的沉闷城市里，这个城市根本不能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躁动不安，他们头脑中那些嘤嘤嗡嗡作响的计划和欲望，提供宣泄的途径。时间正在使我们周围的一切加速，保罗。女孩子们在十岁上就生小孩了。男孩子们——男孩子们花上半个小时就掌握了一门我们花了半辈子时间才掌握的技能。他们掌握了它，又对它厌倦了，于是转移向别的什么东西。也许德拉格和他的朋友认为这会很有趣；在国家图书馆，一伙可敬的老绅士、老太太在自己扇着扇子抵抗着炎热，某个令人讨厌的头头儿正在为雷蒙特的遗赠品揭幕，然而——喂，喂！——在这个永久收藏品的中间的这个人是谁，那不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乔希奇家族的一个成员吗！一个天大的笑话——这就是比利·邦特对这种事儿的说法。也许这就是它的全部目的所在：一个处心积虑的然而相当没有品位的玩笑，这肯定不仅要花去他们的一些时间，也许还要有某位专家的指点。

“至于原作，你的珍贵的福切里原印照片，谁知道它在哪儿呢?也许它还放在德拉格的床底下。也许他和肖恩把它非法出售给了一个文物贩子。不管怎么样，先宽心吧。你可能觉得

你已经成了一个笑柄，的确，你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后面毫无恶意。毫无感情，也许，但是也毫无恶意。只是一个玩笑，一个轻率的，幼稚的玩笑。”

毫无感情。难道它就那么简单，简单到人人都能看明白？就好像他胸膛里的心脏突然变得太疲倦了无法跳动了。眼泪又盈满他的眼眶，但是在那眼泪后面没有任何力量，只是水的分泌物。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低语道，“吉卜赛人吗？他们还偷走了我的别的什么东西，这些克罗地亚的吉卜赛人？”

“不要那么夸张，保罗。克罗地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还不一样呢。你肯定明白这一点。少数好的克罗地亚人和少数坏的克罗地亚人，还有成百万的克罗地亚人在两者之间。乔希奇一家并不是特别坏的克罗地亚人，只是有点儿硬心肠，心性有些粗鲁而已。包括德拉格。德拉格不是一个坏男孩，你知道这一点。让我提醒你：你曾经告诉过他，那些照片不是你的，你只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守护着它们。我认为这相当高尚。好了，德拉格也是那个历史的一部分，记住吧。德拉格认为，把一个乔希奇插到这个国家的记忆之中，那有什么害处呢？即使也许有点超前——例如，插入一位乔希奇爷爷。只是一个玩笑，它的后果他可能并没有想过；但是话说回来了，在这些任性的年轻人当中，有多少人想过他们行为的后果呢？”

“乔希奇爷爷？”

“是啊。米罗斯拉夫的爸爸。你没有认为相片中那个人是米罗斯拉夫本人吧？但是容忍了吧，这完全不是什么损失。事实上，如果你幸运，什么也没丢。十有八九你心爱的福切里还

在德拉格手里。你告诉他，如果不马上归还原作，你就报警。”

他摇了摇头。“不。那样只会把他吓坏了并使他烧了它。”

“那么跟他母亲说。跟玛利亚娜说。她会很难堪。为了保护她的长子，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事情？”

“她会自己承当这个耻辱。毕竟，她是这个家庭里收藏家庭照片的人。”

“那么然后呢？”

“我不知道。那以后发生什么取决于你。如果你想要继续并且大吵一场，你就能大吵一场。如果不，就什么事也没有。”

“我并不想要大吵一场。我只想听到真话。这是谁的主意，德拉格的，还是那个叫什么名的，肖恩的，还是玛利亚娜的主意？”

“我要说你画的这个圈圈可真适于让人讲真话。你就不想听到更多的东西了？”

“是的，我不想听更多的东西。”

“你就不想听听为什么人家把你选做牺牲品，选做傀儡？”

“不想听。”

“可怜的保罗。你在打击还没落下来之前就畏缩了。但是那儿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打击。也许玛利亚娜自己会在你面前屈服。是我不对[①]。随你怎么摆布我吧。等等。除非你和她大吵一场，不然你根本没法确定。我不该劝劝你？否则，你还能留下什么？一个被吉卜赛人乖乖地骑着打劫的毫无价值的故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事，一个浅肤色的吉卜赛女人和一个漂亮的吉卜赛青年。根本没有主要的东西，高雅的东西。”

“不。绝对不。我拒绝。不要任何争吵。不要任何威胁。伊丽莎白，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厌恶多么疲倦，被你驱策着朝这儿来朝那儿去，就是为了推进你头脑里那些疯狂的故事！我能够看到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我去——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开发玛利亚娜。然后，你希望那个当丈夫的会发现事实真相，然后开枪射杀我或者把我打熟了。这就是你希望我做出的主要的东西，对不对？——性欲，嫉妒，暴力，那种最庸俗下流的举动。”

“不要那么滑稽，保罗。即便把一个人打熟了或者开枪射杀了，你也解决不了眼下这样一个危机，它的本质是精神上的。就是你也必须认清这一点。但是，如果我的建议冒犯了你，我把它收回。不要对德拉格说话。不要对他母亲说话。如果我说不服你，我当然更强迫不了你。如果你遗失了你的宝贵照片还很高兴，那就由它去吧。”

对玛利亚娜说话，那个女人科斯特洛告诉他。但是他能说什么呢？玛利亚娜吗？喂，你好吗？我想要为那天晚上我说的话道歉，那天晚上我在淋浴时绊倒了，我不知道什么抓住了我，我肯定是失去了理智。顺便说一句，我注意到在我的收藏品中有一张照片不见了。你看你能不能让德拉格看看他的帆布背包里面，看他是否搞错了，把它装在包里了？

首先他必须不谴责。如果他进行了谴责，乔希奇一家就会抵赖，那么就会使他以前在他们当中所拥有的无论多么脆弱的

地位——病人的地位，主雇的地位，就此结束。

与其给玛利亚娜打电话，也许他更应该再写一封信，这次克制住那种不稳定，最谨慎地措辞，把他对她，对德拉格，对那张丢失的照片面临的处境，做一番冷静、理智的解释。但是而今还有谁写信呢？谁读它们呢？玛利亚娜读了他的第一封信吗？甚至，她收到了那封信吗？她没有任何表示。

一个回忆浮上心头：童年时代探访巴黎，到拉斐特画廊去；看一张张报纸被塞进一些圆柱形小筒[1]，沿着压缩空气管从一个区射向另一个区。当管道上的阀门被打开的时候，他记得，从这个设备内部喷出减弱的压缩空气的呼啸声。一个消失的通讯系统。一个消失的世界，合乎情理地不再存在。它们发生了什么情况，所有那些银白色的圆柱形小筒？可能被融化了，做成炮弹箱或者制导导弹。

但是也许对于克罗地亚人就是另一码事了。也许在那个原来的国家里，还有许多姑姑、姨妈和奶奶、姥姥，给她们的远在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的家人写信，在信封上贴上邮票，把它们扔进邮箱：伊万卡因为背书得了班上的奖励，花斑母牛已经生小牛犊了，你们好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看见你？所以，也许乔希奇一家不会觉得通过书信说话很奇怪。

亲爱的米罗斯拉夫，他写道。

我曾试图破坏你的家庭，所以，无疑你觉得我应该闭嘴，并且接受众神给我的无论什么惩罚。然而，我不会闭嘴。一张属于我的很罕见的照片不见了，而我希望它回来。（让我补充一

---

① 原文为法文。

句，德拉格将无法卖掉它，因为它在这一行里实在太有名了。）

如果你不知道我正在谈的是怎么回事，去问你的儿子，问你的妻子。

但是这不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写信是要提出一个建议。

你怀疑我对你的老婆有企图。你没搞错。但是不要跳起来就妄下结论那都是些什么计划。

我提供的不仅是钱，我还提供一些无形资产，人类的无形资产，用它我主要指的是爱。我曾使用过教父这个词儿，如果不是对你那么就是对玛利亚娜。或者也许我没有说出这个词儿，仅仅是想过它。我的建议如下。作为对一个实质上无限期的借款的回报，这个借款包括德拉格的教育，并且也许包括你的其他孩子的教育，你能够在你的家里和火塘边，在你的心里和家里，为一个教父找到一个地方吗？

我不知道在信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你们是否有教父的惯例。也许有，也许没有。我查阅的一些书上都没有说到。但是你们肯定熟悉这个概念。教父就是这样的男人，在洗礼的圣水盆前，他站在父亲的旁边，或者盘旋在他的头顶上，把他的祝福给这个孩子，并且发誓终生支持这个孩子。正如牧师在洗礼仪式上是圣子和代理主教的体现，而父亲当然是天父，所以教父就是圣灵的体现。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是一个没有物质的，纯精神的，超越了愤怒和欲望的人物。

你们住在门诺帕拉，离开这个城市有一些距离。以我现在的病弱状态，要来拜访，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事儿。然而，在原则上你会向我敞开你的家门吗？我并不想要任何回报，不要

任何实在的东西，也许一个后门的钥匙除外。我肯定不会怀有任何把你的妻子和孩子从你身边夺走的计划。我要求的只是在你们周围徘徊，是敞开我的胸膛，在你在别处忙着的时候，倾泻出我心中对你的家庭的祝福。

到现在，对于理解我提到的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德拉格应该没有任何烦恼。更小的孩子们可能觉得理解它比较困难。如果你决定眼下对她们什么也不说，我会理解。

我知道一个这样的建议是你在读这封信时始料不及的。我曾经对一个我的熟人提到我的公寓里发生的事情——我的摄影收藏品中丢失的东西，等等——而她建议我报警。但是我的心里没有进一步的主意。不，我只是借这个不愉快的事件作为一个由头，好让我的钢笔书写如飞，让我的心说话（除此之外，现在一个人哪儿有机会写几封信呢?）。

我不知道你自己对书信感觉如何。由于你是来自一个比较古老的、在某些方面更好的世界，也许你不会觉得拿起笔来回信很奇怪。如果，相反，写信对你很陌生，那么这个电话（83321445）永远起作用。或者玛利亚娜能够带口信，或者德拉格。（我并没有把后背对着德拉格，远没有那样：告诉他这一点。）或者布兰卡。还有最后那儿有永远的沉默。沉默能够有完全的意义。

我现在要封上这封信并且贴上邮票了，并且在我有别的想法之前步行到最近的邮箱那里去。我习惯于三思后行，我一向都是三思而行，但是我现在厌恶这一套了。

你最真诚的

保罗·雷蒙特

第二十八章

“你不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吗?”他对那个女人科斯特洛说道。

她摇了摇头。“那没有什么，只是着凉。它会过去的。”

可那听上去根本不像是着凉。那是咳嗽，而且带有潮湿的性质，好像肺部都要喷出来了，一次一团，已经深度浓缩了的痰液。

“你肯定是在树丛下面染上这个的，”他说道。她不理解地回看着他。

“你不是说过你在公园的树丛底下睡觉来着吗?”

“哦，是的。”

“我向你推荐桉树油，”他说道，“把一汤勺桉树油倒到一盆开水里。你吸那个蒸汽。它对支气管炎症有奇效。”

“桉树油!”她说道，“我有年头没听说桉树油了。现在人们都用吸痰器。我包里就有一个。根本没用。我过去的常备用品是复方安息香酊，但是我发现在商店里再也找不到了。”

“你可以在乡村商店搞到。你能够在阿德莱德搞到。”

“你能够。就像我们的美国朋友说的，那些家伙。”

他会出去为她买桉树油。他会煮一盆开水。他甚至会在药

品柜里搜寻一遍，看看他是否有复方安息香酊。她只要要求。但是她并没有要求。

他们坐在阳台上，在他们之间有一瓶酒。天黑了，有一股强劲的风在吹着。如果她真的病了，她最好到室内去。但是她毫不掩饰她对那套公寓的厌恶——“你的巴伐利亚殡仪馆，”她昨天这么称呼它——而他又不是她的看护人。

“德拉格没话儿吗？没有乔希奇一家的消息吗？”她问道。

“一句话也没有。我已经写了一封信，我还没投邮呢。”

“一封信！又是一封信！这是什么，一场邮政象棋游戏吗？你的话到玛利亚娜那里，花两天的时间，她的话回来又是两天的时间，在我们有一个解决之前，我们都会腻烦死的。这不是书信体长篇小说的时代，保罗。去看她！正面面对她！来一场适当的大吵！跺你的脚（我是比喻说的）！大声喊！说：‘我不允许这样对待我！’那才是正常人的行为，像玛利亚娜和米罗斯拉夫那样的人的行为。生活不是交换外交照会。恰恰相反[①]，生活是戏剧，生活是行动，行动和激情！你肯定知道这一点，因为你有法国背景。如果你愿意，你就礼貌谦让吧，因为礼貌谦让毫无害处，但决不是在爱情的领域。想想法国的戏剧吧。想想拉辛[②]吧。你不能比拉辛更法国化。拉辛不是那种蜷缩在角落里策划算计的人。拉辛是挺然面对，彼此以长篇大论的激烈演说相斗。”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拉辛（1639—1699），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和悲剧艺术家。他的剧作充满了激情。主要作品有剧本《忒拜依特》、《安德罗马克》、《米特里达特》、《伊菲热妮》、《菲德拉》、《爱丝苔尔》等。

她是不是在发烧？什么造成了这种激情爆发？

“如果世界上还有地方容得下复方安息香酊，”他说道，“那就有地方容得下老式的书信。至少，如果一封信听着不对头，你就能把它撕掉并且重新开始。不像讲话。不像激情的爆发，那是不可挽回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

“我？”

“是的，你。你肯定不会把你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急急忙忙浮皮潦草写下来，就把它寄给你的出版商。你肯定会等待随后产生的各种想法，进行再思考。你肯定会修改。而且整个写作不就是一件再思考的事情吗——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思考吗？”

“它的确是。写作就是这样的东西：再思考直到N次。但是你要对着我再思考的人是谁呢？如果你当初能真实地对待你的乌龟性格，如果你当初能等待反思的到来，如果你没有那么愚蠢而无可挽回地向你的清洁女工宣布你的爱情，我们就不会陷入现在的困境，你和我。你就能高高兴兴地待在你的漂亮公寓里，等着那位戴墨镜的女士前来拜访，而我就可以回墨尔本了。但是现在要那么干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我们已经别无出路，只能握紧了缰绳，看这匹黑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称我是一只乌龟？”

“因为你鼻子嗅了那么多年然后才把你的脑袋探出来。因为每迈出令人愉快的一步都要付出这么巨大的努力。我并不是在要求你变成一只兔子，保罗。我仅仅是恳求你向你的内心里看看，并且看到是不是在你的乌龟性格里面，在你的变化的乌龟激情里面，你找不到办法，去加速你对玛利亚娜的追求——

如果你的确打算继续追求她的话。

“记住，保罗，正是激情使这个世界运转起来的。你不是一个文盲，你肯定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有激情，这个世界就依然是一片空虚，没有形成。想想堂吉诃德吧。堂吉诃德大概不是一个坐在摇椅里悲叹拉曼查[①]的沉闷单调的人吧。他大概是一个把铜盆扣在自己的脑袋上，爬上他那匹忠心耿耿的老马的马背，出发去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吧。爱玛·卢欧，爱玛·包法利[②]，出去买高档的衣裳，甚至根本不想她将怎么为它们付钱。我们只活一次，阿隆索说，爱玛说，那么我们就让它转起来！让它转起来，保罗。看看你能赶上什么。”

“看看我能赶上什么，这样你就能把我放到一本书里。”

“这样，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就会把你放到一本书里。这样，什么人可能就会想要把你放到一本书里。什么人，任何人——不仅仅是我。这样你可能就值得被放进一本书里。和阿隆索和爱玛一起。变成主要人物，保罗。活得像个英雄。这就是经典作品教给我们的东西。成为一个主要人物。否则，生活是为了什么呢？

“来吧。做点什么事情吧。做任何事情。使我惊讶一下。你想过么，如果说你的生活看上去总是重复总是被限制着，并且日复一日变得更加沉闷单调，这可能是因为你几乎从来不离

---

① 拉曼查，西班牙中部裸露的高原。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家乡。又译拉曼却。

② 爱玛·包法利，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爱玛·卢欧是她出嫁前的名字。阿隆索也是《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个人物。

开这个该死的公寓？想想吧，在马哈拉施特拉邦[1]的丛林里什么地方，一只老虎此刻正在睁开它琥珀色的眼睛，而它根本没有在想你！它根本不在乎你或者科尼思顿高台街的任何别的居民。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出去，在星空下散步的？你失去了一条腿，我知道，你对散步毫无乐趣；但是在过了一定的年岁以后，我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一条腿。你的失去的腿只是正在变老、年老和没有兴趣的一个信号或者象征，或者征兆，我不能记得什么是什么了。所以抱怨有什么意思呢？听！

我是，我是什么没人在乎或者知道。
我的朋友们把我像遗失的记忆那样扔掉。
我唯有自己消受我的悲哀苦恼。

“你知道这些诗行么？约翰·克莱尔[2]。警告你，保罗，这就是你将来的结局，像约翰·克莱尔一样，你唯有自己消受你的悲哀苦恼。因为没有别的人会管你，你可以放心。”

跟这个女人科斯特洛在一起，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在被她严肃对待，什么时候在被她欺骗。他能够和英格兰人打交道，也就是说英格兰裔澳大利亚人。总是给他带来烦恼的是爱尔兰人，以及在澳大利亚的有爱尔兰血统的人。他能够看出有人想要把他和玛利亚娜，这个有残肢的男人和这个移动的巴

---

① 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的一个邦。

② 约翰·克莱尔（1793—1864），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村子里的歌手》、《牧人的日历》、《农村的缪斯》等。由于贫困、不得志，后精神失常，人生的后二十三年在疯人院里度过。

尔干女士，变成一个喜剧。但是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科斯特洛正在编的喜剧却并不完全是她在内心里似乎已经为他设想的那个喜剧，而这正是使他迷惑的东西，这正是他称之为爱尔兰因素的东西。

“我们应该挪到屋里去了，”他说道。

“还用不着。哦，星光灿烂的天空……它怎么继续下去呢?”

“我不知道。”

“哦，星光灿烂的天空，哦，种种东西种种事情。事情怎么到了这一步，你知道么，我怎么会粘上一个像你这样平淡无奇、庸庸碌碌的男人？你能解释么？难道这都归结到英语，归结到你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中活动，你因而没有足够的信心?

“自从你使我想起你在法国的过去，你知道，我一直竖起耳朵在听。而且，是的，你说得不错：你说英语，你可能还以英语思考，你可能甚至用英语做梦，然而英语依然不是你真正的语言。我甚至要说英语对你来说是一种伪装，或者是一个面具，是你的乌龟壳铠甲的一部分。当你说话的时候，我发誓我能听见你正在选择词汇，一个接一个，从你随身携带的词汇箱子里，然后插对地方。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本地人讲话的方式，一个生在这种语言里的人的说话方式。”

“一个本地人怎么说话?”

“从心里说话。言辞从内部像井水一样涌出来，而他像歌儿一样把它们唱出来，歌唱它们。这样说话。”

“我明白了。你在建议我回到法语吗？你在建议我唱 *Fre-*

re Jacques[①]吗?"

"不要嘲笑我，保罗。我根本没有说要回到法语。你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和法语的联系。我所说的一切就是，你说英语像个外人。"

"我说英语像个外人，因为我就是个外人。我是个外人是由于天性，而且我已经一辈子都是个外人了。而且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应该道歉。如果没有外人也就不会有本地人。"

"一个由于天性而成的外人？不，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责怪你的天性。你有完全善良的天性，也许有一点儿发育不全。不，我越听越相信我是打开你的性格的钥匙，你的性格就在你讲话中。你说话就像一本书。从前你是一个苍白的，行为规矩的小男孩——我能够看见你——你把书看得太认真。你现在依然是。"

"我依然是什么？苍白？行为规矩？发育不全?"

"一个小男孩，当你张开嘴的时候生怕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可笑。让我提一个建议，保罗。锁上这个公寓，告别阿德莱德。阿德莱德太像一块墓地了。在这里没有为你准备更多的生活。来和我一起住在卡尔顿吧。我会给你上语言课。我会教你怎么从心里说话。一天一两个小时的课，一周六天；在第七天我们可以休息。我甚至会为你做饭。没有玛利亚娜那么专业，但是足可以说得过去。而晚饭后，喝的酒会鼓舞你，你可以把你的宝库中珍藏的更多的故事讲给我听，这些故事我在以后会以一种完全加速的、改进过的形式再回头讲给你听，以至你会

① 法文：雅克兄弟们。雅克，是古时候法国农民的称号。

几乎认不出这些故事了。还有什么别的？没有任何粗俗的快乐——听了这个你会感到释然。我们将会像神圣的天使那样干净。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会照料你；也许反过来，你也会学着照顾我。当大限到来的时候，你将会是那个合上我的眼皮、把棉花塞到我的鼻孔里，并且给我背诵一段简短祈祷文的人。或者，反之亦然，如果我是那个后去世的人。这个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这听上去好像婚姻。”

“是的，这就是一种婚姻。同居。保罗和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和保罗。这种方式的一对伴侣。或者，如果卡尔顿不适合你，我们可以买一辆房车，在这个大陆上旅游，尽享湖光山色。我们甚至可以塔一班飞机到法国去。这个主意怎么样？你可以领着我看那些让你早年魂牵梦萦的地方，拉斐特画廊，塔拉斯孔，比利牛斯山脉。无穷的选择。来吧，你要说什么？”

她可能是爱尔兰人，但是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真诚，或者半真诚。现在该轮到他说话了。

他站起来，靠着桌子支撑着站在她面前。他能够，只一次，使他的声音歌唱么？他合上双眼，清空他的脑海，等待着言语的到来。

“为什么是我，伊丽莎白？”那些言语到来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冲着我来？”

同样说过的老话，同样令人失望的老歌。他无法超越它。然而他还是有一个对于自己问题的答案，无论心里有什么，这歌唱都会受到阻碍。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沉默不语。

“我是铁渣，伊丽莎白，低劣的金属。我是不可挽救的。我对你毫无用处，对任何人，都毫无价值。太苍白，太冷酷，太可怕。什么使你选择了我？什么使你以为你能把我造就成任何东西？为什么你和我待在一起？说话！”

她说话了。

“你是为我而制造的，保罗，正像我是为你而制造的一样。难道现在就要把它说明白，或者你想要我把它以 plenu voce①，以全部的声音给你说明白？”

“以真正全部的声音说它，好让像我这样的可怜的笨蛋也能明白。”

她清了清嗓子。“保罗·雷蒙特仅仅是为我而生的，而我是为他而生的。他的力量是领导的力量，我的力量是追随服从的力量；他是行动，我是写作。还要再说么？”

“不，这就足够了。现在让我直接问你，科斯特洛太太，你是真实的吗？”

“我是真实的吗？我吃饭，我睡觉，我受苦，我去浴室。我着凉。我当然是真实的。和你一样真实。”

“请严肃一次。请回答我：我是活着还是死了？是不是在麦吉尔路，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还有，我是不是被派来欢迎你到来世的幽灵——这是不是你要问的问题？不，你放心吧，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陷入困境的人，和你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老太太，她就知道糊涂乱写，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

① plenu voce，拉丁文：完全的声音。

一个主宰的神——我认为没有——那么他也是站在我的头上，而不是你的头上，拿着他的鞭子。不要偷懒，小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他说道，并且给我一鞭子。现在继续干好这个工作！不，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的确很平常，只有三个维度，长，宽，高，像日常生活一样，而我现在向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平常的建议。和我一起回墨尔本，到我在卡尔顿的很漂亮的旧家来吧。你会喜欢上它的，它有很多套房间。忘掉乔希奇太太吧，你和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抓住跟我的机会吧。我将成为你最好的 *copine*[①]，你最后岁月的 *copine*。在我们还有牙的时候，我们将分享我们的干面包片。你说怎么样？”

“我是从我到处随身带着的话语箱子里挑词儿说呢还是从内心里说？”

“啊哈，你已经在这儿堵我了，你是个多么机灵的家伙呀！从内心里说，保罗，就一次。”

在她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观察她的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其他人观察眼睛，他观察嘴。她说，没有任何粗俗的快乐。但是他现在忍不住想象亲吻这张嘴会是什么滋味，它有着那么干燥的，也许甚至是干瘪的嘴唇和汗毛的痕迹。同居是否包括接吻？他低下了自己的眼睛，如果他的礼貌教养差一点的话，他会发抖的。

而她看到了这一点。她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人，但是她看出了这一点。“我敢打赌，在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当你母亲吻你的时候，你很不喜欢，”她温柔地说道，“我说对了吧？你

① copine，法文：伙伴。

缩着脑袋，让她亲到你的脑门上，说得不过分吧？还有你的荷兰继父，根本甭想。从一开始就想要成为一个小小男子汉，你自己的小小男子汉，根本不属于任何人；自造的。他们曾使你厌恶吗——你的母亲和她的新丈夫——他们的呼吸，他们的气味，他们的爱抚和摆弄？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像玛利亚娜·乔希奇这样的人，会爱一个这样厌恶肉体的男人呢？"

"我对肉体毫不厌恶，"他冷冷地反驳道。他想要补充但没有说出的话是：我厌恶的是丑陋。"自从麦吉尔路的车祸以后，你认为生活存在于什么之中，难道陷入了日复一日一味地追求肉欲？这是对我肉体信仰的一个考验，我并没有自杀，我还在这里。"

然而，即使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很清楚这个女人所说的话语的箱子是什么意思。我自杀！他想道。多么做作！多么虚假！就像所有她引导我去做的自白！然而，在这同时他在想：假如那天下午，我们再有五分钟的时间，假如刘巴不是像一只小看门狗一样偷偷溜进来，玛利亚娜就会亲吻我。那个场面正在到来，我肯定，我从骨子里已经感觉到了。她就会俯下身来，并且轻轻地用她的嘴唇碰触我的肩膀。那时就会一切大功告成。我就会使她属于我；她和我就会知道肩并肩躺在一起，胸口对着胸口，在彼此的怀抱里，呼吸着彼此的呼吸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家园。

"你不承认么，保罗？"（那个女人还在说话），"我一直非常好地保持着我的幽默感，从我在你门前台阶上转过身来那天直到现在。没有一句咒骂，没有一句顶撞的话，相反，有的是很多的玩笑，和一种爱尔兰式的甜言蜜语的影响。让我问你：

你认为我天性就是如此吗?”

他控制住他的舌头。他的心在别处。他不在乎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天性是怎样的。

“从天性上说我是一个脾气乖戾的老家伙，保罗，并且喜欢大发雷霆。事实上，多少像一条蝰蛇。这只是因为我对自己发誓要好好的，因为我已经是你要承担的一个小小负担。但这已经是一场战争了，相信我。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克制住我自己，不要发作起来。你是不是认为我说的话在糟践你这一点上已经登峰造极——说你慢得像只乌龟，而且对错误过分挑剔?相信我吧，比这过分的话还多的是呢。当有人知道我们的最坏的事儿，最坏和最伤人的事儿，却不把它说出来，而是相反，压抑住它，并且继续朝我们微笑并开一些小小的玩笑，我们管这叫什么?我们管这叫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昔日的舞台上，你在别处什么地方，会找到爱?你这个丑陋的老头。是的，我也很熟悉那个词儿，*丑陋*。我们俩都很丑陋，保罗，年老而丑陋，可我们像从前一样喜欢把整个世界的美人儿搂在我们的怀里。那种渴望，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衰落。但是全世界的美人却一点也不想要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较差的，用差得多的应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接受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否则就要挨饿。所以，当一个好心的教母提出，要把我们从我们的可怕环境，从我们的无望，从我们的悲惨的、无法实现的梦带走的时候，我们在打算拒绝她的时候应该三思。

“我会给你一天，保罗，二十四个小时，再考虑考虑。如果你拒绝，如果你坚持你现在的拖拖拉拉的过程，那么我会表明我能怎么干，我会向你表明我能够如何一刀两断。”

他的手表显示此时是三点十五分。到黎明还有三个小时。他将如何来消磨这三个小时呢?

在起居室里有一盏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她占有的那张桌子上躺着睡觉,她头枕着交叉的双臂,躺在一摞报纸上。

他的倾向是断然让她自个儿待着。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叫醒她,把自己向她的更多的刺耳之言敞开。他已经厌倦了她的刺耳之言。有一半的时间,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只罗马大斗兽场里的可怜的老熊,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转。总之是死于枪林弹雨之下。

不过。

不过,非常轻的,他抬起她来,把一个垫子放到她的头底下。

在一个神话故事里,这常常是令人作呕的老太婆变成一个美丽公主的时刻。但是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很显然。他们相遇时曾试探地握手,从那以后,他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没有任何肉体接触。她的头发摸上去有一种没有生命的感觉,缺少弹性。在那头发下面是头骨,在那里面进行着什么活动,他宁可不知道。

如果他关心的对象是一个孩子——例如,是刘巴,甚至是那个英俊、令人心碎的、靠不住的德拉格——他都会称之为这是一个亲切的举动。但是在这个女人的情况下,它并不亲切。它仅仅是一个老人对另一个不舒服的老人所做的事情。合乎人道的事情。

可能,像所有别人一样,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想要被人

爱。而且像所有面对着末日的别人一样，她被一种感情折磨着，有某种她怀念的东西。无论她怀念的是什么，难道这就是她在他内心中寻找的东西？难道这就是他翻来覆去思考的问题的答案？如果是这样，多么荒唐。当他一直在怀念他自己的全部生活的时候，他怎么会成为别人的怀念对象？伙计，登船！在一片陌生的海岸，消失在一片波浪滔滔的大海里。

在远方的某个地方，有两个科斯特洛的孩子，他是在图书馆里读到的，她没有谈过孩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爱她，或者不够爱她。可能，像他一样，他们已经听够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刺耳言辞。他不怪他们。如果他有一个像她那样的母亲，他也会保持距离的。

完全孤独地在墨尔本的一所空房子里，进入她人生的最后日子，渴望着爱情，为了得到解脱，她除了转向一个处在另一种状态中的男人，还能转向谁呢，一个退休的摄影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然而这个人已经遭受了他自己的打击并且有着他自己的爱情需要。如果有一个人，对她的情况做出合乎人情的解释，那肯定就是这样。几乎漫无目的地，她偶然碰见了他，正像一只蜜蜂偶然碰见了一朵花，或者一只黄蜂碰见了一只蠕虫；而且，不知怎么回事，以一种如此朦胧，如此错综复杂的方式（头脑在探索它们的时候也会畏缩不前），这种被爱和讲故事的需要（应该说就是桌上那大堆的纸张），被联系在一起了。

他瞥了一眼她正在写的东西。用粗大的字母写成：（EC[①]

---

① EC，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缩写。

想）澳大利亚小说家——一个怎样的命运！在这个男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什么？在这些词儿下面，一条线画过这页，重重地画进纸里。然后是：饭后他们打扑克。用这个游戏揭示出他们的不同。布兰卡赢了。一种有限的、紧张的智慧。德拉格不擅长打牌——太不小心，太自信。玛利亚娜微笑着，放松，为她的孩子骄傲。PR[①] 试图用这个游戏和布兰卡交朋友，但是她退却了。她的冰冷的非难。

一顿饭和随后的一场扑克游戏。PR 和布兰卡。他的血管中有的是冰水，而乔希奇一家，血管中却充满了热血，难道最后他们成了一家人？科斯特洛在她匆忙的头脑中还构想编织着别的什么？

这位粗制滥造的作家在睡觉，这个人物却鬼鬼祟祟地四处转着，在寻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干。一个笑话，但是作为事实，周围却没有人捕捉住它。

这位粗制滥造的作家的匆忙的脑袋躺在枕头上。从她的胸口，如果他仔细听，随着空气吸进排出，有轻微的咯咯声。他关掉了那盏灯，他似乎正在变成那种人，早早就睡着而在天还黑着的时候就醒来了；而她似乎是那种人，总是待到很晚，直到深夜还在编织她的想象。他们怎么可能一起建立家庭呢？

---

① PR，是保罗·雷蒙特的缩写。

第二十九章

“不要事先不打招呼就进行拜访，”他说道，“我不喜欢人家不打招呼就拜访我，而且我自己不做不打招呼的拜访。”

“不过，”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就这一次破破你的规矩。那样比写信自然得多，也亲近得多。否则，你怎么见得着你那位神秘新娘在自己家里的样子呢，*chez elle*[①]?”

他的思绪回到了他的童年，回到了电话普及以前的巴拉莱特，那时候星期天下午，他们四个人经常钻进那个荷兰人的蓝色雷诺牌汽车，出发进行事先不打招呼的拜访。多么单调沉闷！他能多少带着快乐回忆起的仅有的拜访，是到他继父搞园艺的朋友安德烈亚·米蒂加的小地产去。正是在米蒂加家里，在巨大的水箱后面的狭窄空间里，在蜘蛛网当中，他和普林妮·米蒂加一起进行了他第一次对于男女之间区别的探索，刺激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答应我，下个星期天再来，”普林妮·米蒂加在这次拜访结束的时候悄悄说道，当时喝完了木莓汁，吃完了杏仁蛋糕，他们正要回到汽车里去。汽车因为装满了来自米蒂加花园的西

---

① chez elle，法文：她在家。

红柿、李子或者橘子而变得沉重了，车子要开回维拉曼达林荫道。而他不得不耸耸肩膀。“好吧[1],”他不得不说，他的表情很冷淡，虽然内心里火烧火燎地想要继续这种功课。

“保利和普林妮又装医生了,”他姐姐从汽车后排装满大筐小篮的座位上宣布道。

“没有!”他反驳道，一边捅了一下她的肋骨。

“*Allez, les enfants, soyez sages!*[2]”他母亲警告说。至于那个荷兰人，弓着背握着方向盘，闪避着米蒂加家路上的坑坑洼洼，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荷兰人开车用的是最低速，第四档。这是他的开车理论，在荷兰学的。当他们上小山的时候，这辆车的引擎总是咚咚响和塞住；别的车在后面排起长龙把喇叭按得嘀嘀直响。人家的嘀嘀声对他毫不起作用。“永远急急忙忙，急急忙忙![3]”他总是用他那刺耳的荷兰嗓音说道。“*Ils sont fous! Ils gaspillent de l'essence, c'est tout!*[4]”他不会为了任何人浪费[5]他自己的汽油[6]。所以他们得继续慢慢地开，直到天黑，没有车灯，为了节约电池。

“*Oh la la, ils gaspillent de l'essence!*[7]”他和他姐姐常常在汽车后排低语着，闻着那腐烂的大丽花球根，他们用那种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法文：来吧，孩子们，给我乖点儿!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法文：他们真是疯了！他们浪费汽油，仅此而已!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原文为法文。
⑦ 法文：哎呀呀，他们可真糟蹋汽油呀!

粗俗的荷兰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烦躁，笑着哼着鼻子，忍住他们的嗤笑，而这时一些漂亮的汽车，霍尔登牌车，雪佛兰牌轿车，斯蒂倍克牌轿车[1]，加速通过。“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2]”

那个荷兰人已经开始穿短裤了。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个荷兰人穿着他那鼓鼓囊囊的短裤更令人难堪了，他长着一双灰白色的大腿，穿着到脚踝的方格袜子，混在真正的澳大利亚人当中。为什么他们的母亲会嫁给他？难道她让他在她卧室里的黑暗中对她干那个事儿？当他们想到那个荷兰人用他那东西对他们的母亲干那个事儿，他们简直要羞耻死了要气崩了。

那个荷兰人的雷诺汽车是巴拉莱特仅有的一辆雷诺车。他是从另外某个荷兰人那儿买的二手车。雷诺，最经济的汽车[3]，他经常说，虽然事实上，这辆车经常出毛病，它总是待在修理店里，等着这个或那个零件从墨尔本送过来。

在阿德莱德这里没有雷诺牌汽车。也没有普林妮·米蒂加。没有装医生的游戏。只有现实的事情。为了陈年老账，他们是否要最后进行一次不打招呼的拜访呢？乔希奇一家会怎么接受这件事？他们会当着吃惊的客人的面砰的一声关上门；还是因为大家都来自同一个世界[4]，从广义上讲，像米蒂加一家一样，一个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世界，所以他们会欢迎这两个客人，用茶和蛋糕招待他们，并且给他们装满丰盛的礼物送

---

① 一种美国高级轿车。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这里指欧洲。

他们回家?

“一场真正的远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门诺帕拉的黑暗大陆。我肯定它会使你灵魂出窍。”

“如果我们拜访门诺帕拉,那也不是为了使我灵魂出窍,”他说道,“在我的内心中没有什么我需要逃避的东西。”

“你邀请我一块去真太好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继续说道,“也许你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吧?”

永远厚脸皮,他想道。要是和这么坚厚脸皮的人生活在一起,真不知有多么令人厌倦。

“我做梦都想不到不和你一起去。”他说道。

多年前,他曾骑着自行车,在去高勒的路上从门诺帕拉穿过。那时候,它只是不多的几栋房子,星星点点地坐落在一个加油站周围,后面是光秃秃的灌木丛。而现在,一行行的新房子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远方。

纳拉品加围场七号:这就是他过去为玛利亚娜签写的表格上的地址。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一栋殖民地风格的房子前面,绿茵茵的草坪环绕着一个小而朴素的长方形日本式花园:一块黑色大理石板,有水滴落流淌在它的表面,灯芯草,灰色的石子儿。(“这么真实!”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热心地说道,一边走下汽车。“这么真切!你想让我扶你一下吗?”)

司机把他的双拐递给他,他付了车费。

门开了有一掌宽,一个女孩怀疑地打量着他们,她长着苍白而呆头呆脑的面孔,鼻孔上有一个银环。布兰卡,他猜测道,是那个中间的孩子,那个入店盗窃者,他的不情愿的被保

护人。本来他半怀希望她会是一个像她妹妹那样的美人儿。但是不，她不是。

“你好，”他说道，“我是保罗·雷蒙特。这位是科斯特洛太太。我们希望看看你母亲。”

没有说一句话，这个姑娘就不见了。他们在门口等呀等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想我们进去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终于说道。

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间起居室里，以白色皮革装饰，一侧，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巨大的电视荧屏，而另一侧，主要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一股橘黄、灰绿和淡黄色组成的旋涡背靠着一片白色的田野。一台风扇在头上旋转。没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娃娃，没有亚德里亚海上的日落，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想起那从前的国家。

“这么真实!”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又说道，“谁会想得到呢!”

他猜想这些关于真实的议论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他的，他猜想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讽刺。但是它们的目的何在他猜不出来。

那位假定的布兰卡把头探进门来。“她来了，”她拖长声音说道，然后退出去。

玛利亚娜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使自己漂亮起来。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白色棉布上衣，这身打扮对她的粗腰毫无掩饰。“那么，您带来了您的秘书，”她直截了当地说，“您想要什么?”

“这并不是打算进行对抗，”他说道，“我们手上有个小问

题，我认为解决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伊丽莎白现在不是我的秘书，过去也从来不是。她只是一个朋友。她一起来是因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出来坐车遛遛。”

“在乡间坐车遛遛，”伊丽莎白说道，“你好吗，玛利亚娜？”

“很好。那么，坐下。你们想喝点茶么？”

“我很喜欢来一杯茶，保罗也是这样。如果说对于老式的生活，保罗有一件事情很怀念，那就是随便闯到朋友家喝杯茶。”

“是的，伊丽莎白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我几乎不用张嘴了。”

“那好，”玛利亚娜说道，“我去沏茶。”

百叶窗被调成抵御强烈太阳的角度，但是穿过板条，他们能看见院子里有两棵高高的桉树，一个吊床挂在它们之间，空空的。

“一种生活方式，”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这不就是他们所谓的现代的东西吗？我的朋友乔希奇一家子有一种生活方式要去维持呢。”

“我看不出你为什么冷笑，”他说道，“一个人肯定有权利选择门诺帕拉的生活方式就像有权选择墨尔本的生活方式一样。如果不是为了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克罗地亚呢？”

“我并没有在冷笑。恰恰相反，我是充满了赞许。”

玛利亚娜端着茶回来了。茶，但没有蛋糕。

“那么，你们为什么来？”她说道。

“我可以和德拉格说话吗？只有短短几句。”

她摇了摇头。“没在家。”

“好吧，”他说道，“我有一个建议要说。德拉格有一个我的公寓的钥匙。星期二上午我要出去，而且几乎要去一整天。我会上午九点出门，三点之前我不会回来。要是你能够告诉德拉格这一点就好了，当我回家的时候，要发现一切都像从前一样。”

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玛利亚娜穿着蓝色塑料凉鞋。蓝色凉鞋和紫色的趾甲：他可能是一个前专业摄影师而玛利亚娜可能是一个前绘画修复师，但是他们的美学是属于两个分裂的世界。很可能他们对其他事物的看法也属于两个分裂的世界。例如，他们对于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的态度。一个他曾经梦想从她的丈夫那里夺走的女人。我想要照顾你。我想要伸出一只保护的翅膀遮住你。照顾她和她的两个怀有敌意的女儿和她那个靠不住的儿子，在现实中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延续多久，他和他的保护的翅膀？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她的乳房是多么骄傲，多么美丽！

“我对这个钥匙的事一无所知，”玛利亚娜说道，“你给德拉格钥匙了？”

“德拉格在他和我一起住的时候有一个前门钥匙。在他使用我的公寓期间。你有一个钥匙，德拉格另有一个钥匙。他可以把东西拿出那个公寓，他也可以把东西拿回去。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用他的钥匙。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

桌子上有一个做成鹦鹉螺形状的镀铬的打火机。玛利亚娜

点了一支烟。“你也有一些解释吗?”她对伊丽莎白说道，“你也认为我儿子是贼?”

伊丽莎白戏剧性地耸耸肩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确信,”她说，“现在年轻人受到那么多诱惑的支配……这个词儿，贼……太大，太重，太盖棺论定了。在美国他们用的词儿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重大侵占他人财产，轻微侵占他人财产，以及所有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等级。我猜在保罗心里想的是一桩轻微侵占他人财产，最轻微的一种，如此轻微，它几乎和借用融合了。这是不是你想要说的，保罗?德拉格，或者更可能是德拉格的一个朋友，借走了一两件你希望归还的东西?”

他点了点头。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玛利亚娜说道，“事先没个电话，只是像警察一样啷啷地敲门?他拿了什么?你说他拿了什么?”

“一张照片，从我的收藏里。一张福切里。一张复制品已经取代了原作，一张修改过的复制品，为了什么目的我也说不出来。而且我们不是警察。这很荒谬。警察不会坐着出租车来。”

玛利亚娜朝电话挥了挥手。这是打发他们走吗?他甚至还没喝完茶呢。“原作?”她说道，“这东西是什么，原作照片?你指照相机，咔嚓，你做了一个复制品。照相机就是这么工作的。照相机就好像照相复印机。那么，什么是原作?原作已经是复制了。那和绘画不一样。”

“那是胡说，玛利亚娜。诡辩。一个摄影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一幅绘画。但是这也并不使它们成为复制品。每一张都变成了一个新东西，一个新的真实的，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原

作。我丢失了一张原来的洗印照片，它对我很珍贵，我想把它要回来。”

“我在胡说吗？你照相，或者这个人，你怎么说的，福切里，照相，然后你做洗印，一二三四五，而这些洗印照片都是原作，五次原作，十次原作，一百次原作，都不是复制品？现在什么是胡说呢？你到这里来，你对德拉格说他必须找到原作。为什么？这样，你就能死了并且把原作给图书馆？这样，你就能出名了？著名的雷蒙特先生？”她转身朝向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雷蒙特先生提供给我们钱。您知道这个吧？他提出使我离开护理工作。他提供给我们大家新生活，他提供给德拉格新学校，堪培拉的高档学校。提出付钱。现在他却说我们偷他。”

“那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我提出照顾你。我提出也照顾孩子们。但是我没有提出一种新生活。我不至于那么蠢。没有新生活这种事情。我们只有一个生活，一人一个。”

“那么，你为什么说德拉格偷东西？”

“我不相信我曾经用过偷这个词儿，如果我用过，我毫无保留地把它收回。德拉格，或者更可能是德拉格的朋友肖恩，从我的收藏品中拿走了一张照片，借用了它，并且做了一张复制品，他对这张复制品事先进行了改动，我并不假装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比我了解这些事情。现在我希望把原作要回来。在此之后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一切都将像过去一样。德拉格可以来拜访，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拜访，他可以在那儿过夜，如果他喜欢。这样不好，玛利亚娜，养成借东西不还的习惯，对一个正在长大的男孩不好。他们不会容忍这一套，在他的这所

新学校，威灵顿学院。”

“威灵顿结束了。我们没钱上威灵顿。”

“我提出为威灵顿付钱，我的提议依然有效。事情没有改变。我也会为别的付钱。钱不是问题。”

“那么不是钱，那么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来嘟嘟地敲门？星期天，而你来嘟嘟地敲门像警察一样。嘟嘟，嘟嘟。”

他以往从来不善于争论。在争论中女人们对他特别容易占上风。他的妻子当年肯定就真的这么干过。事实上，他现在正在想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桩婚姻结束了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太多的争吵，而是因为他总是在争吵中失败。也许，如果他曾赢得过一次争吵的话，他和亨里埃塔可能还会待在一起。和一个甚至不能进行一场战斗的男人绑在一起，多么令人厌烦！

而和玛利亚娜在一起也是一样。也许玛利亚娜想要他更强硬。也许在她的秘密的内心里如果他赢了她会高兴。如果他能把天平扳回来，他可能还能拥有她。

“没有人发怒，玛利亚娜。我有一封信要投递，我认为把它亲自带来会更快。我把它留在这里。”他把那封信放在咖啡桌上。“这是写给梅尔的。他可以在他有空的时候读它。我也认为，”——他朝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看了一眼——“我们也认为顺路来喝杯茶聊聊天很不错，就像人们在从前那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爱交际，亲密友好。如果它消失了，那会很可惜。”

但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毫不帮忙。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正向后靠着，闭上眼睛，恍恍惚惚的。感谢上帝，刘巴不在周

围盯着他。

“唯一来嘟嘟敲门的人是警察，”玛利亚娜说道，“如果你先打个电话，你说你来喝杯茶，你就不会造成紧张，像警察那样。”

“使你吓了一跳。是的。我很抱歉。我们应该打个电话的。”

“我同意，”伊丽莎白说道，同时自己站起来。“我们本应该打电话的。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错儿。”

沉默。这就是这个回合的结局？显然他已经失败了；但是他失败得很体面，体面得足以重新进行一场比赛，还是他失败得很悲惨？

“你们想要出租车吗？”玛利亚娜问道，“你们要叫出租车吗？”

他和那个女人科斯特洛交换了一下眼色。“是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除非保罗在这儿还有更多的什么事情要说。”

“保罗在这儿没有更多的事情要说，”他说道，“保罗来这里是怀着把他的东西拿回去的希望，但是现在保罗放弃了。”

玛利亚娜站起来，傲慢地挥了一下手。“来！”她说道，“你想看看德拉格是哪种贼，我领你去看。”

他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虽然她能看到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但是她并没有做任何动作去帮他一下。他瞥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眼。“去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我会待在这里，在下一幕开始之前喘喘气儿。”

他挣扎着站直身体。玛利亚娜已经走到了楼梯中间。他一

次一步，紧握着楼梯的扶手，跟在后面。

那扇门上，发亮的招牌写着：私人，这意味着在这里。“德拉格的房间，”玛利亚娜说道，猛地推开大门。

这个房间的所有家具都是用浅色的松木做的，很实用：床，书桌，书橱，计算机桌。房间简直不可能更清洁、整齐了。

“很好，”他说道，“很整洁。我很惊讶。德拉格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整洁过。”

玛利亚娜耸了耸肩膀。“我对他说，雷蒙特先生让你制造混乱这样你就会喜欢他，但是在这里你不能制造混乱，没必要，这里是你的家。我还对他说，你想要参加海军，你需要在潜艇里生活，你要学习整洁。”

“真的。如果你想要在一艘潜艇中生活，你最好要整洁。这是德拉格想要做的事情么：住在一艘潜水艇里?”

玛利亚娜又耸了耸肩膀。“谁知道呢。他年轻。还只是个孩子。”

他自己对于德拉格的看法，一种他没有说出来的看法，是如果说他总是保持他的房间像在船上一样，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总是在他的肩膀上呼吸。玛利亚娜·乔希奇，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在她想要那样做的时候。是一个沉重的存在，迫使你奔向将来。

在德拉格的床上面，墙上钉着三张放大到海报大小的照片。两张是福切里的作品：那群矿工；还有站在篱笆小屋门口的那些妇女和孩子们。第三张，是彩色的，展示八个柔软的男性的身体浮在空中，好像他们跳进了一个游泳池。

“那么，”玛利亚娜说道，双手叉在臀部，她等待他说话。

他走得更近一些，仔细察看着第二张照片。安在那个有着黏糊糊双手的小姑娘身体上的，是刘巴的脸，她那乌黑的眼睛好像钻子盯着他。这个搭配不算完美：那个头的方向不完全和突出的肩膀相配。

“只是玩玩，”玛利亚娜说道，“不是严肃的东西。只是——你怎么说它来着？——过失①。”

“形状。形象。”

“只是一些形象。在计算机上玩玩形象，在这当中什么是小偷？是现代事物。形象，它们属于谁？你想要说，我把照相机对准你，”——她用一个手指戳着他的胸口——“我是小偷，我偷了你的形象吗？不，形象是自由的——你的形象，我的形象。德拉格做的事情不是秘密。这些照片——”她向墙上的三张照片挥挥手——“都在他的网站上。任何人都能看见。你想要看看网站吗？”

她向那台计算机做了个手势，那计算机在柔和地嗡嗡响着。

“请不要那样，”他说道，“我不懂计算机。德拉格可以做所有他喜欢的复制品，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把原作要回来。原来的洗印照片。福切里的手触摸过的那些照片。”

“原作，”突然之间她微笑了，而且不无善意，好像她突然明白了，如果说他不了解计算机或者原作的观念以及其他东西，那不是出于固执和任性，而是因为他是个傻子。“好吧，

① 玛利亚娜英语水平很低，把 shapes（形象）说成了 slips（过失）。

德拉格回家的时候，我问问他关于原作的事儿。”她停顿了一下，“伊丽莎白，”她说道——“她现在来和你住在一起了？”

“不，我们没有那种打算。”

她依然在微笑。“但是也许是个好主意。那样当它来的时候你就不孤单了，你知道，紧急情况。”

她再次停顿了一下，在这个停顿中，他意识到她把他带到楼上来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要领他看看德拉格的那些照片。

“你是个好男人，雷蒙特先生。”

“保罗。”①

“你是个好男人，保罗。但是你在你的公寓里过得太孤独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我那会儿也很孤独，在库伯佩迪，在我们来阿德莱德以前，所以我知道，我知道。整天坐在家里，孩子们在上学，只有小宝宝和我——那时刘巴是个小宝宝——你过得，你知道，很消极。所以可能你在你的公寓里也很消极。没有孩子，没有任何人。很……”

“很沉闷？”

她摇了摇头。“不，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它。你总得抓住。任何事情来了，你都得抓住。”她用一只手做给他看怎么抓。

“抓紧稻草，”他提示。这是第一次暗示她在用的凑合英语对她来说不够用了。他要是能够讲克罗地亚语就好了！用克罗地亚语，也许他就能发自内心地歌唱。要学它是不是太迟了？在阿德莱德这里，他能找到一个教师吗？第一课：动词爱，

① 雷蒙特这里之所以纠正玛利亚娜对他的称呼，是因为西方人称呼对方的姓比较正式，而直呼其名则显得亲密无间。雷蒙特不希望玛利亚娜和他保持距离。

ljub，或者无论什么。

“不管怎么说，”她说道，“伊丽莎白来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就忘掉玛利亚娜。也忘掉教父吧。不是个好主意，教父，好像不现实。因为他住在哪儿呢，这位教父？你想要教父住到纳拉品加围场这儿来吗？不现实——你明白吗？”

“我根本没有要求来和你住在一起。”

“你来住在这里，你在哪儿睡觉呢？你睡在德拉格的床上，那德拉格睡在哪儿呢？或者你想要和我和梅尔一起睡，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现在她咯咯大笑起来，“你想要那样？”

他笑不出来。他的嗓子很干。“我可以住在你们后院，”他悄声说道，“我可以让人盖一个棚子。我可以住在你们后院的棚子里看着你。看着你们大家。”

“好啦，”她简洁地说道，“谈够了。伊丽莎白来和你住，她安排一切，再也不会沉闷了。”

“沉闷。”

“再也不会沉闷了。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在克罗地亚，我们说 *ovaj glumi*[1]，不是说他很沉闷，不，是说他在假装，他不是真的。但是你不是在假装，嗯？”

“不是。”

“是的，我知道。”接着，使他十分惊讶的，也许也使她自己十分惊讶的，她踮起脚尖，给了他一个吻，两个吻，两个面颊一面一个。“来吧，现在我们下去吧。”

---

① 克罗地亚语：这个戏子。

第三十章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待着。俯身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穿着宽松的白罩衣的男人，他的头隐藏在一个好像帆布桶似的东西里。那个男人似乎正在讲话，但是他的话不可挽救地被那个面具闷住了。

玛利亚娜快步穿过房间。“Zaboga，zar opet![1]”她大声说道，一边笑着。“他的头发被卡住了！每次他戴它的时候都是，”——她朝那个奇怪的帽子做了个手势——“他的头发被卡住，然后我就得……”她用手指做着扭动的动作。

她抓住那个男人的肩膀——那是米罗斯拉夫——把他转过身来，开始从他的长发上解除那个面具。米罗斯拉夫向后伸出双手，摸索着她的臀部。她闪开那个方向，摘下了那个面具。他把它举起来：他的脸因为热显得红扑扑的；他看来似乎心情很好。

“那是蜜蜂，”他解释道，“我一直在挪蜂箱。”

“我丈夫是养蜂人，”玛利亚娜说道，“您碰见我丈夫了？这位是科斯特洛太太，她是雷蒙特先生的朋友。梅尔。”

---

① 克罗地亚语：又弄疼了吧！

“你好，梅尔，”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伊丽莎白。我过去就听说过你，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本人，这么说吧。你养蜜蜂吗?”

“这只是个业余爱好，”梅尔或米罗斯拉夫说道。

“我丈夫，他们家一直养蜂，”玛利亚娜说道，“他父亲，还有在他之前他爷爷。所以他也养蜜蜂，在澳大利亚这儿。”

“只有很少几箱，”梅尔说道。“但是那是好蜜，主要是从桉树采的。带桉树味儿，你知道。”

在他们讲这事儿的过程里，这两个人之间很悠闲自在——还有玛利亚娜的笑声，以及她的手指在他的头发里自由的活动。根本不是很生分的一对儿。恰恰相反，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时不时有一场争吵，巴尔干风格，再加上点儿猛烈的调料：谴责，反驳，把盘子摔得粉碎，把门摔得山响。然后接下去却是悔恨，眼泪，再接下去则是热烈的做爱。除非这打架和打到莉迪姑妈家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谎话，一个杜撰。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是一个扩大的阴谋的对象，一个他开始搞不明白的阴谋?

“穿着罩衣热透了，”梅尔说道，“我要去换衣服。”他停顿了一下，“你们是来查看那辆自行车的?”

“自行车?”他说道，“不。什么自行车?”

“我们很喜欢看看那辆自行车，”伊丽莎白说道，“它在哪儿呢?”

“它还没完工呢，”梅尔说道，“德拉格有一阵儿没干这事儿了。还有几件事儿需要做完。但是你们可以看看，既然你们大老远的来了。他不会介意的。”

“我们会很高兴那样，”伊丽莎白说道，“保罗一直盼了好久了。”

“那么走吧，我会在外面和你们碰头。”

他们鱼贯走出房子。米罗斯拉夫又加入到他们中间，他穿着短裤、凉鞋和一件 T 恤衫，上面写着瓦尔沃林队。他卷起车库的门。那里停着那辆熟悉的红色海军准将牌汽车，它旁边就是米罗斯拉夫所说的那辆自行车。

“我的天，我的天呀！”伊丽莎白喊道，“一个多么奇怪的发明呀！它怎么工作呢？”

米罗斯拉夫把那辆机器推出车库；然后带着微笑，转向他，“也许您能够解释。”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躺式自行车，”他说道，“从这个样子看，你不用脚镫子，而是用双手转动曲柄代替它。”

“那么是德拉格做的？”伊丽莎白问道，“完全靠他自己？”

“是的，”米罗斯拉夫说道，“只有铜焊是我干的，在车间里。铜焊是专家的活儿。”

“嗨呀，一个多么出色的礼物，”伊丽莎白说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保罗？它将使你重获自由。自由地到处转悠。”

“德拉格想要说感谢您，”玛利亚娜说道，“雷蒙特先生，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雷蒙特先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刘巴冒出来了。甚至还有布兰卡，她从最初就不赞成他，也加入到那群人中间。纤细苗条的身材。一个动作灵活的人。她父亲的女儿。不漂亮，但是话说回来了，一些女人发育得晚。难道布兰卡也会转而感谢他？是不是她忙碌得像一只蜜

蜂，也在做一个礼物？那会是什么呢？一个刺绣钱包？还是一个手工染的领带？

他能感觉到一阵火辣辣的脸红正在从他的面孔上爬过，羞愧的脸红，从他的两个耳朵开始，向前爬过他的整个脸。他并不希望制止它，这是罪有应得。“这棒极了。”他说道。因为这是大家期望他说的话，而且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情，他撑着双拐向前走了一步，更近地审视着这个给他的奖赏。“棒极了，”他重复了一遍，“一个棒极了的礼物。”也很慷慨，他本可以再加上一句，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知道他对玛利亚娜付出了什么；他能猜出米罗斯拉夫挣得了什么。比我应得的更多得多。

前面的轮子和标准的自行车轮子大小一样，有一套齿轮和一个链条；后面的一对较小的轮子仅仅能转动。油漆喷成鲜红色，这辆自行车——事实上是一辆三轮车——立在那儿不足一米高。在街上，人们将几乎看不见这位骑车者，因为他低于汽车司机的视线。所以在座位后面，德拉格已经安上了一个狭长的玻璃纤维板，在它的顶上有一面橙黄色的三角旗。这勇敢的小三角旗在骑车者的头上飘扬，就是要警告这个世界上那些韦恩·布莱特式的人物。

一辆卧式自行车。以前他从来没有骑过，但是他直觉上不喜欢卧式自行车，正像他不喜欢假肢，正像他不喜欢所有假的东西。

“棒极了，”他再次说道，“我的夸奖的词儿都用尽了。我可以骑它转转吗？”

米罗斯拉夫摇了摇头。“没有闸，”他说道，“没有后车闸，没有制动闸。德拉格还没有把它们安上呢。但是我们乘着你在

这儿这会儿，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座位。你看，我们把座位安在一根铁杆上，这样你能够向后或向前调整。”

他放下双拐，脱掉夹克，允许米罗斯拉夫帮助他上车。那个座位的感觉很怪。

“玛利亚娜帮忙搞了这个座位，”米罗斯拉夫说道，“您知道——为了您的腿。她设计了它，然后我们用玻璃纤维翻制出来。”

不止是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他们肯定花了好多个星期在这上面，父亲，儿子；还有母亲。红热没有离开他的脸，而他不想让它……

“你没办法在自行车商店里弄到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想我们自己制造它，就像供一个人专用的，定做的。我推您一下，这样您体会一下感觉。好吗？我要推您一下，但是我会扶着点儿，因为，记住，根本没有车闸。”

旁观者们站在一边。米罗斯拉夫推着他出去，来到铺着石板的汽车道上。

“我怎么操纵？”他问道。

“用你的左脚。这里有一个棒儿——看见了吗？——有一个弹簧。不用担心，您会掌握它的用法的。”

在纳拉品加围场没有任何汽车。米罗斯拉夫轻轻地一推。他向前倾，抓紧曲柄的把手，让它们实验性地转起来，希望这个发明会自己前进。

当然他决不会使用它。它将被放进科尼思顿高台街的储藏室，在那儿积尘土。乔希奇一家在它身上所花的所有时间和麻烦都将毫无用处。他们知道这一点吗？还是他们在制造它的过

程中始终就知道这一点？是不是这堂驾驶课只是他们所排演的一个仪式的一部分，他为了他们，他们为了他？

微风吹在他的脸上。有片刻，他听任自己想象他正在坐车驶上麦吉尔路，那面三角旗鲜明地在头上飘扬，以提醒这个世界要怜悯他。一个婴儿车，这就是它最像的东西：一辆婴儿车里面坐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婴儿，出来遛弯儿。看热闹的人将会怎么微笑！微笑，大笑和吹口哨：您好，爷爷！

但是也许，在更大的视野上看，这恰恰是乔希奇一家要教给他的：他应该放弃他的严肃表情，变成一个他应该是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有一条腿的老绅士，在他不拄着双拐在周围跛行的时候，就坐着他的家造三轮车在街上闲逛。本地的街景之一，一个优雅的人物给社会结构增添点色彩。直到韦恩·布莱特开大引擎的油门，又来追他为止。

米罗斯拉夫没有离开他的旁边。现在米罗斯拉夫转动这个机器拐一个大弯，使他们回到汽车道。

伊丽莎白紧握着双手；其他人都学着她的样子。“好啊，我的骑士，”她说道，“我的面容凄惨的骑士。”

他没有理他。“你认为怎么样，玛利亚娜？”他说道，“我应该再次骑车么？”

因为玛利亚娜到现在没有说一句话。玛利亚娜比她的丈夫更了解他，比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更了解他。她从一开始就看到他曾经怎样挣扎着以挽救自己男人的尊严，她从来没有为此讥笑过他。玛利亚娜怎么认为？他应该继续为尊严而战，还是这是停止抵抗的时候了？

“是的，”玛利亚娜缓慢地说道，“它适合你。我认为你应

该飞速前进。”

玛利亚娜用她的左手托着下巴；用右手支着左手的胳膊肘。这么一个经典的思考的姿势，成熟反思的姿势。她已经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她做出了回答。这个女人，他依然觉得她嘴唇的接触在他的脸颊上，这个女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从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她，虽然时不时他看到幻象闪动，吸引住他的心，但他还是说话了。

“那么好，”他说道（他本来要说那么好，我亲爱的，但是他忍住了，因为他不想伤害米罗斯拉夫，虽然米罗斯拉夫肯定知道，刘巴肯定知道，布兰卡确实知道，这些都写在他的脸上），“那么好，我会飞速前进。谢谢你们。以全部的真诚，发自内心的全部真诚，感谢你们，你们每一个人。最感谢不在场的德拉格。”我曾经误解了他冤枉了他，他想要说。“我曾经误解了他冤枉了他，”他说道。

“不用担心，”米罗斯拉夫回答道，“我们会把它放在拖车上，可能下个周末把它带来。只有两三件东西要安上，闸和这类东西。”

他转向伊丽莎白。“现在我们必须走了，是不是？”他说道；然后对米罗斯拉夫说道：“你能帮我一下吗？”

米罗斯拉夫帮助他起来。

“PR 快车，”刘巴说道，“PR 快车是什么意思？”

的确，这就是油漆在这辆三轮车车壁上的字眼，那些字母很艺术地画成在疾风中飞驰的样子。PR 快车。

“它的意思是我能走得很快，”他说道，“PR 火箭人。”

“火箭人，”刘巴说道。她给了他一个微笑，这是她给他的

第一个微笑。“你不是火箭人，你是慢人！”然后她爆发出咯咯的大笑，并且拥抱住她母亲的大腿，把脸藏起来。

“一场惨败，”他对伊丽莎白说道。他们坐在一辆出租车里，车头向南，向回家的方向驶去。“一条路，一条道德之路，仅此而已。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这么羞耻过。”

“是的，你干得不漂亮。那完全是疯狂！那完全是自以为是！”

疯狂？她在说什么？

“只要想想，”她继续说道，“你处在失去一个教子的关头，而为什么呢？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为了一张老照片！一帮陌生人的一张照片，那帮人简直和你毫无关系。和那时候还没出生的法国小男孩毫无关系。”

“请求你，”他说道，“请不要再争吵了，我对那毫无胃口。什么使德拉格有权接收我的照片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就让它过去吧。玛利亚娜告诉我，那些照片现在在德拉格·乔希奇的网站上。我是这么一个愚人。在一个网站上，这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任何人，只要他对德拉格·乔希奇的生活和时代感到好奇，就能查看我们提到的那些照片，以它们原作的形式或者以它们的新的、修改过的和有争议的形式，从他或她自己的家里查看。至于德拉格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出版它们，轮不到我来回答问题。他下个星期天会来送你的运输工具。那时你可以问他。”

“玛利亚娜声称整个制造赝品的事情只是一个玩笑。”

“那甚至不是一桩赝品事件。制造赝品是出于要赚钱。德拉格根本不关心钱。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玩笑和无意识有关系。”

“玩笑可能的确和无意识有关系。但是也有的时候:玩笑仅仅是玩笑。”

“直接反对——”

“直接反对你。还有别的谁?不笑的男人。不会欣赏玩笑的男人。”

“但是,如果我根本没有发现,将会怎么样?如果我直到进坟墓都根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玩笑,会怎么样?如果这个玩笑在国家图书馆仍然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将会怎么样?如果就这么下去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直到永远,将会怎么样?看看这些照片,孩子们。这些巴拉莱特的掘金者。看看那个有可怕胡子的家伙!那时会怎么样?”

“那时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强盗胡子就成了19世纪50年代的维多利亚的时尚。这就是一切。那并不真的是一件值得继续追究下去的事情,保罗。重要的是你已经离开过你的公寓,并且拜访过门诺帕拉了,在那儿你已经和你心爱的玛利亚娜说过一些贴心话了,而且去看了她丈夫的养蜂装置和她儿子正在为你制造的自行车。这是这个所谓的制造赝品事件的唯一的后果。否则这个插曲就毫无意义了。”

“你忘记了那张遗失的照片。无论你可能对照片和它们与现实的关系持有什么观点,事实是我的一张福切里,一个真正的国家珍宝,已经不见了,它的价值不仅仅是金钱。”

“你的宝贵照片并没有不见了。再看看你的柜子里。十有八九它还在那儿呢，不过排错了位置。不然的话，德拉格就会在他的东西里找到它，并且在下个星期天把它还给你，外加道歉。”

“那么然后呢？”

“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那么然后呢？”

“那以后？星期天以后？我没有把握在星期天以后还会有什么事情。星期天可能很好地标志着你和乔希奇一家打交道的结束，包括乔希奇太太在内。唉，对于你来说，乔希奇太太除了作为记忆什么也不会留下。对她那柔软的腿肚子的记忆。对她那绝妙的胸部曲线的记忆。对她迷人的错误用词的记忆。一些可爱的记忆，加上遗憾的阴影，它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去，记忆本身也是如此。时间，伟大的治疗者。然而，每年四次，还是有来自威灵顿学院的源源不断的账单。对它我毫不怀疑你会照单付钱，作为一个讲信誉的男人。还有圣诞贺卡：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大吉——玛利亚娜，梅尔，德拉格，布兰卡，刘巴。”

“我明白了。关于我的未来，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揭示么，科斯特洛太太，在你还有先知的心情的时候？”

“你是指，会不会有人取代玛利亚娜，或者对你来说，玛利亚娜是不是这条线的结束？这事儿悬而未决。如果你继续待在阿德莱德，我预见只有一连串的护士，一个由一连串的护士组成的画廊，有些漂亮，有些不那么漂亮，但是她们当中没有人会接近到像玛利亚娜·乔希奇那样触动你的心房。如果你到

墨尔本来，又当别论，在那儿会有我，忠实的老多宾[1]。虽然我想，我的腿肚子没有达到你那严格的标准。”

“还有，你是什么心态?”

“我的心？它有它的起落。在我爬楼梯的时候，它怦怦直跳，喘不过气来，好像一辆老汽车。我敢说它不会持续太久了。你为什么要问？你在担心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干护理活儿的人么？不用担心——我决不会要求你干那个的。”

“那么现在还不到你去拜访你的孩子们的时候吗？还不到你的孩子们为你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吗?”

“我的孩子们在遥远的地方，保罗，远隔重洋。你为什么提到我的孩子们呢？你也想收养他们，变成他们的教父？那会让他们惊讶不已的。他们过去甚至没有听说过你。

“但是不，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不会梦想把我自己强加给我的孩子们。如果别的办法都不行，我会把我自己送到一个老年护理之家去。唉，虽然我知道，我寻求的那种照顾是任何护理之家都无法提供的。”

“那么，那会是哪种照顾呢?”

“爱的照顾。”

“是啊，现在那的确是很难遇到了，爱的照顾。你可能不得不安于仅仅是良好的护理。良好护理这种东西还是有的，你知道。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好护士，但是并不爱她的病人。想想玛利亚娜吧。”

“那么这就是你的劝告：安于护理。我不同意。如果我不

① 多宾，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的人物。

得不在良好的护理和一双爱的手之间选择，我在任何日子都会选择爱的双手。”

“好啦，我并没有爱的双手，伊丽莎白。”

“是的，你没有。既没有爱的双手也没有一颗爱心。一颗隐藏的心，这就是我对它的叫法。我们怎么才能使你的心从隐藏状态中走出来呢？——这就是关键问题。”她抓住他的胳膊，“看！”

三个人骑着摩托车，先后风驰电掣地从旁边闪过，走的是另一条路，向门诺帕拉疾驶而去。

“那个戴红头盔的——不是德拉格吗？”她叹息道，“啊，青春！啊，永恒！”

那可能并不是德拉格。未免也太偶然了，太巧合了。可能是三个完全没关系的年轻人，虽然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着同样的热血。但是就让他们假装那个戴红头盔的是德拉格吧。“啊，德拉格，”他顺从地重复道，“啊，青春！”

在科尼思顿高台街，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在他的公寓前面下了车。

“那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说道，“漫长的一天结束了。”

“是的。”

这本该是他邀请她进屋，给她吃饭，并给她一个睡觉地方的时刻。但是他一言不发。

“真是个合适的礼物，对不对，”她说道——“你的新自行车。德拉格想得真周到。一个周到的男孩。现在你可以随便骑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你还在担心韦恩·布莱特，你可

以把自己限制在河边小路。这会使你得到锻炼。这会改善你的心情。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长出强有力的胳膊。你觉得，还有空地儿给一个过客吗?”

“给骑车人后面的小孩，有地儿。但是没有给另一个大人的地方。”

“只是开玩笑，保罗。不，我并不要成为你的一个负担，如果我想要去骑车，我会要一辆我自己的新发明，可能还是一辆装有马达的。他们现在还在卖那些小马达吗，就是那种你可以把它安在自行车上，走起来突突突的，帮你上小山的那种?在法国他们有那种小马达，我记得。*Deux chevaux*[①]，两马力。”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它们不叫 *deux chevaux*。*Deux chevaux* 是别的东西。”

“或者是一种海滨浴椅。也许那是我真正应该给我自己买的东西。你还记得海滨浴椅吗，那种有带流苏的阳伞和一个操纵把的?我们可以到古董商店去找找。我有把握我们能找到一个。阿德莱德正是一个为海滨浴椅准备的地方。我们可以请米罗斯拉夫给它安上两匹马力的马达[②]。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冒险了，你和我。你已经有你的漂亮的橙色旗了，我要给我自己也弄一面，搞一个图样。”

“一个包着盔甲的拳头怎么样?一个黑色的包着盔甲的拳头，在一片白底之上，在它下面是那段箴言痛击邪恶[③]。”

---

① 法文：两马力。是一种两马力的小轿车。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拉丁文。

“痛击邪恶。棒极了！你真的正在变得相当聪明，保罗。谁会怀疑你过去就是这样。痛击邪恶给我，一往无前奋发向上给你。我们可以游遍整个大陆，咱们俩，这整个辽阔的棕色的大陆，南东西北。你可以教给我顽强，我可以教给你不靠任何东西，或几乎不靠任何东西生活。他们会在报纸上写关于我们的文章。我们会变成热恋的澳大利亚的名人。一个多好的主意！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主意！这就是爱吧，保罗？难道我们终于找到了爱？”

半个小时前他和玛利亚娜在一起。但是现在玛利亚娜在他们后面了，而且他是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一起离开的。他又戴上了他的眼镜，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着她。在明亮的下午的阳光下，他能看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根毛发，每一根血管。他细看着她，然后他检查着自己的心。“不，”他终于说道，“这不是爱。这是别的某种东西。某种较差的东西。”

“这就是你最后的话吗，你认为？毫无使你改变的希望了吗？”

“恐怕是这样。”

“但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她似乎在微笑，但是她的嘴唇却在颤抖。

“这由你来决定，伊丽莎白。在大洋里有很多鱼，我听人这么说。至于我，至于现在，再见。”他俯身向前，按正式的规矩，亲吻了她三次，有人在他儿时这样教给他，左右左。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 M. 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他最早的小说《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

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内陆深处》，出现了另一种注重心理描述的风格。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打开了恐怖之门。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延续了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里变得更为醒目。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战事，却陷入了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

《彼得堡的大师》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一种释义。如果一个人（库切想象中的人物）对现实世界产

生绝望之感，他面对的诱惑就会成为毫无道德约束的恐怖主义之源。在此，作者与邪恶的对抗带有恶魔信仰的色彩，这一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再次出现。

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授的挣扎——在南非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当白人至上的传统土崩瓦解之后，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小说的主题是作者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人是否能回避历史？

他的自传体小说《男孩》主要围绕着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儿子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文敏　译

他和他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J. M. 库切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伙伴吧。我非常喜欢他，为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干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指点，教他怎么做，特别是教他说英语——当我说话时他能听得懂，他真是个最聪明的学生。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波士顿，漂亮的小城，坐落在林肯郡的海边，他的人写道。全英格兰最高的教堂的尖顶耸立在那儿，领航员用它来导航。波士顿周围是一片泽国[1]，到处是麻鳽——那不祥的鸟儿发出沉郁的呻吟和鸣叫，声音响得两英里开外都能听见，像是放枪。

不过这泽国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家园，普通野鸭、绿头鸭、短颈野鸭和赤颈鸭。为了去逮野鸭，泽国里的人们（沼地人）驯养出一种鸭子，他们称之诱饵鸭，或是囮鸭。

---

① 原文 fen (s)，沼泽，又指英国剑桥郡和林肯郡之间的沼泽地带。

泽国就是大片的湿地，欧洲到处都是这样大片的湿地，全世界都有这类湿地，但在别的地方不叫泽国，这个名称只有在英格兰才用，没有传到外面去。

这些林肯郡的囮鸭，他的那个人写道，是在诱饵鸭塘里经人驯养而长成的。等到捕获季节它们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兰、德国去。在荷兰和德国，它们碰到了自己的同类，目睹荷兰、德国那些鸭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家的河流在冬天的寒风中被冻住了，大地被积雪覆盖。它们总算用明白通晓的语言叫那些荷兰、德国同类脑瓜子开了一点窍，叫它们知道，在英格兰（它们就来自那个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的鸭子生活在食物丰盛的海岸边；潮水自由地涌向四通八达的河湖港汊；那里有湖泊、有泉水、有袒露的池塘，也有被树阴遮挡的池塘；田野里满是拾穗者留下的谷物；没有冰霜没有雪，如果有也算不得什么。

当然这些景象都是用鸭子的语言来描述的，他写道，于是那些诱饵鸭或是囮鸭跟成群的鸭子们凑到了一起——可以这么说——就是诱拐了它们。这些英格兰鸭子就带着它们从荷兰和德国飞越大海河流，来到了自己的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池塘里，它们一直对着它们吱吱喳喳喋喋不休（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告诉这些新来者说，这就是它们说的那池塘，它们可以悠然自在地在这里过日子。

其实它们早已经被那些驯养诱饵鸭的人盯住了，这些人潜入泽国隐蔽之处，那是他们在沼泽地里搭起来的芦苇棚，偷偷将一把把谷物抛进水里，驯养的诱饵鸭就一路跟着主人撒的东西走，后面就跟着那些外国客人。这样两三天以后，它们领着

客人们进入越来越窄的水道里，而且还一路不时招呼着说，瞧我们英格兰日子多么好过，然后它们来到一处已经张好了许多网的地方。

这时候诱饵鸭的主人放出了诱鸭犬，这些狗被训练得能跟在禽类后面游泳，一路游一路吠叫。可怜的鸭子被追得紧时连忙飞起来，但又被上面架着的网撞落到水里挣扎成一团，想要游出去，但网越收越小，像一只钱袋，最后那些等着收获的人就伸出手来一只只把捕获物捉住。那些诱饵鸭得到了抚慰和夸奖，而它们的客人则被当场击昏，煺了毛，然后成百上千地拎出去卖掉。

林肯郡的这一切新闻就是他的人用匀称而灵巧的手写成的，每天在把这新闻故事搬到纸上之前，他都把羽毛笔削得尖尖的。

在哈利法克斯[①]，他写道，矗立着一具断头台（英王詹姆斯一世时才被挪走），那倒霉的人把头搁在断头台的架子上，刽子手敲掉一根擎着沉重刀具的木栓，刀从教堂门那么高的梁架上落下来，砍头像屠夫剁肉一样干脆利索。

在哈利法克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敲掉木栓到刀片落下的一瞬间里，那倒霉的家伙能够一跃而起从山上逃下来，游进河里，没有被刽子手再次逮住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事儿从古至今并未发生过。

他（不是他写的他，就是他本人）坐在布里斯托尔[②]河边

---

① 哈利法克斯，英格兰北部城市。
② 布里斯托尔，英格兰西南部港市。

的房间里看着自己写的东西。他在这里已经住了许多年了，几乎可以说如今他已是个老人了。在用棕榈叶和蒲葵做成阳伞遮挡阳光之前，他那张脸就已经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但现在有点苍白，可还是老厚得像羊皮纸，鼻子上有一块被太阳晒出来的永远也长不好的疤。

这会儿一直陪伴着他的那顶阳伞在屋里，伫在一个角落里，可是跟他一起回来的鹦鹉却死了。可怜的鲁滨！这只鹦鹉经常呱呱大叫着从它的爪架上飞到他肩上，可怜的鲁滨·克鲁索！谁会去救可怜的鲁滨呢？他的妻子不能容忍鹦鹉的哀鸣，可怜的鲁滨每天飞进飞出。我要拧断它的脖子。她说，但她没胆子这么干。

当他带着鹦鹉、阳伞和一大箱子宝贝回到英格兰时，他和老妻两人住进他在亨廷顿买的房子过了一段相当平静优裕的日子，因为他已经变得挺有钱了，比他出版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后还要有钱。然而多年的荒岛生活，以及与他的仆人“星期五”的四处漂泊（可怜的“星期五”，他为他自己感到悲戚，呱呱——呱呱，这是因为鹦鹉总也不会叫“星期五”的名字，只会叫他的名字），使他觉得陆地上的绅士生活乏味透了。而且——如果实话实说——婚姻生活也叫人失望透顶。他愈益频繁地跑到马厩里去伺弄他的马匹，谢天谢地马儿们不会聒噪，只会在他到来时轻轻地嗫嚅几下，表示它们认得他，然后就安耽下来。

在那个岛上，“星期五”出现之前他一直过着默不作声的日子，但回来后却发现人世间的话语太繁杂了。在床上躺在老妻身旁，她的唠叨和没完没了的窸窸窣窣让他觉得好像是一阵

卵石的急雨在往头上倾倒，那时候他只图能安稳地睡上一觉。

所以当老妻化作幽灵之后，他有点悲伤却绝无遗憾。体面地埋了她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租下了布里斯托尔海边快乐水手客栈的一间屋子，又把亨廷顿的房产留给他儿子去管理。伴着他的就只有那把从岛上带来的使他变得大名鼎鼎的阳伞，一只固定在架子上的死鹦鹉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了。从此他就一个人过起日子来，白天在几个大小码头转悠，朝西面凝望着远处的大海——他的视力还不算太糟，一边抽着烟斗。至于吃饭，他一般都在自己屋里吃。他不觉得社交圈子有什么乐趣，他在岛上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他也不看书，对此丧失了兴味，可是自从写出《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写作倒成了他的习惯，作为一种精神调剂还是挺不错的。晚上就着烛光，他拿出纸来，削尖了羽毛笔，把他的人写上一两页，就是这个人送来了林肯郡诱饵鸭和哈利法克斯的大行刑架的消息（就是他说的，当可怕的断头刀落下来之前，死刑犯如果能一跃而起冲下山去就可免死，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消息），每到一处，他的这位大忙人就寄来关于当地的报道，这是他的头等大事。

漫步在港口的防波堤上，想起哈利法克斯的杀人机器的事，他，鲁滨，那只鹦鹉曾叫他可怜的鲁滨，丢出一块小石子，听它落水的声响。一秒钟，石头落进水里不到一秒钟时间，上帝的慈爱来得很快，但也许快不过那把淬过火的钢刃刀片（刀片比小石头重而且还涂了油脂），大刀会比上帝的慈爱更快吗？我们如何逃脱？那人忙着在这个帝国里窜来窜去，从一个死亡场景到另一个死亡场景（暴打、砍头）寄来一份又一

份报道，他是哪一类人？

一个做生意的，他暗自思忖。就让这个人成为一个谷物批发商或一个皮革批发商吧；要不一个制造商，或是某个陶土特别多的地方一个做屋瓦的，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喜欢颠来颠去做生意的人。让他的生意兴旺发达，给他一个爱他的老婆，不要太唠叨，生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一份合情合理的幸福，然后让他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比方说泰晤士河突然在冬天涨大水，窑里的瓦片都被大水冲走了；或者是仓库里的谷物给大水冲走；或者是皮革车间里的皮革给冲走；他全完了，他的这个人一无所有了，然后债主扑上来，像苍蝇像牛虻，向他讨债；他只得逃出家门离开妻子和孩子东躲西藏，隐名埋姓躲进最糟糕的穷街陋巷。所有这一切——洪水、破产、躲藏、一文不名、破衣烂衫、孤独凄凉——构成了那艘失事船上的人物和那个荒岛的故事，他在那儿，可怜的鲁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二十六年，差点儿要发狂（说真的，谁说他没有发狂？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或者让这个人成为一个马具商，在瓦尔特切珀尔[①]有一个家、一爿店、一个仓库，下颏上有一颗痣，有一个爱他的太太，不唠叨，给他生了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很多的幸福，直至有一天瘟疫降临这个城市，那时 1665 年的伦敦大火还未发生：每天都有人死于瘟疫，渐而毁了整个城市，尸体堆积如山，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难逃一死，因为瘟疫是不认方向不认人的，所以这个马具商的世间财产也救不了他一命。他把

① 瓦尔特切珀尔，伦敦东部一个区。

老婆孩子都送到乡下去，然后才筹划自己逃命的事儿，但随后打消了念头。汝勿惧怕黑夜的威胁，危急关头他打开《圣经》：汝必不怕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汝旁，万人跌倒汝身边，这灾却不得近汝之身。① 这些兆示平安的话使他振作起来，他留在充满痛苦的伦敦开始着手撰写新闻报道。他写道，我在街上遇见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女人手指着天空。看，她喊，那缟衣素裳的天使挥舞着闪闪发光的剑！那群人都点着头，真是，是这样，他们说，一个挥舞着剑的天使！可是他，这个马具商，根本没瞧见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刀剑。他眼中所见只是一朵奇形怪状的云彩，由于太阳的照射，一边比另一边亮些罢了。

这是一个象征！街上那女人喊道，可他看不到代表他生命的任何象征。他把这事写进了报道。

有一天，走在河边，他的人——原先是马具商，现在已成无业者——看见一个女人在自家门口朝河面上喊着一个驾舟的男人：罗伯特！罗伯特！她喊道。那男人将小划艇靠了岸，从船里拎出一个麻袋，搁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又划走了。那女人走到河边把麻袋抱回家去，一脸的悲悲戚戚。

他转向那个罗伯特跟他去搭腔。罗伯特告诉他，那女人是他的妻子，麻袋里装着老婆孩子一个星期的日用品，肉食、米粮和黄油，但他又不敢靠家太近，因为家里所有的人，老婆孩子都已经染上了瘟疫，这叫他心碎。这一切——靠着隔河互相喊叫来保持联系的那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留在

---

① 见《旧约·诗篇》第 91 章，原文引自古英语的詹姆斯一世钦定本。

河边的口袋——当然代表其自身，但自然也代表他的一个人物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孤寂：在岛上最黑暗的绝望时刻，隔着海浪呼唤他在英格兰的亲人来救他；其他时候则泅到失事船只上搜寻日用品。

有关那些日子里的悲惨情景的报道还在写着。因不堪忍受小腹、腋窝的肿胀和疼痛——这是瘟疫的征兆，一个男人裸着臭烘烘的身子从家里跑出来嚎叫着奔到街上，冲进瓦尔特切珀尔的哈罗巷，他的人（那个马具商）说是看见这男人跳跃着，昂首阔步地走着，作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动作，他的妻子孩子追赶着他，喊叫着要他回去。但这种跳跃和阔步行走有他自己的寓意蕴涵其中。自从失事船的灾难降临，他在岸边左奔右突搜寻船上伙伴的踪迹，除了一双不配对的鞋什么都没找到，他明白了自己已被抛弃在孤无一人的荒岛上，像是从世间湮没一样，没有获救的希望了。

（但他纳闷的是，他所读到的这个染上瘟疫的可怜的人，除了他的孤寂凄凉，他还在悄悄吟唱着什么？穿越大海深洋，穿越时光岁月，他隐秘的内心之火在呼唤着什么?）

一年前，他，鲁滨逊付了两个畿尼给那个带鹦鹉来的水手，那水手说鹦鹉是他从巴西带来的，这只鸟不像他自己喜欢的那只漂亮，但也算是一只靓鸟了——绿色的羽毛，鲜红的羽冠，嘴巴灵巧，如果那水手的话可信的话。那只鸟在小客栈他的房间里总是立在架子上，脚上拴着一根细细的链子，怕它万一飞掉，它总是叫：可怜的保尔！可怜的保尔！叫了又叫直到被迫给它套上罩子。别的话总也教它不会，比如：可怜的鲁滨！也许它太老了，学不会。

可怜的保尔，透过狭窄的小窗凝望着丛丛桅杆的顶端，目光越过桅杆的顶端，落在大西洋那灰蒙蒙的波浪上：那是什么岛屿？可怜的保尔问，我被抛到这岛上，如此寒冷，如此凄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救主？

一个人，那天晚上喝醉了酒（他的人的另一份报道），躺在门道里睡过去了。运尸车开来了（我们依然在瘟疫时代），邻居以为这个人死了，就把他搬上运尸车混到了尸体堆里。运尸车一个接着一个地装尸体，然后把尸体堆到山上的一处死人坑里，那司机脸上裹得严严实实防着熏人的恶臭，把他也扔进坑里。他醒来时在死人坑里挣扎起来。我在哪里？他喊叫着。司机说：差点把你和死人一起埋了。我死了吗？这个人说。这也是那个荒岛上他的写照。

一些伦敦人还是做他们的生意，因为觉得自己还挺健康，想着瘟疫将要过去了。但其实瘟疫已秘密地渗入他们的血液中了：一旦他们的心脏被感染上，他们就在那里倒下死去。他的人这样报告道：好像被一道闪电击中。这是一个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个人生的故事。要早作准备，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对他而言，鲁滨逊，在他的荒岛上，他已经看见这种命运突然降临。某一天他看见岛上有一个人的脚印，这是一个印迹，于是也就成为一种标记了：一只脚，一个人。但还有更多的意义。你并非独自一人。这个标记说。它还说：不管你走出多远，不管藏身何处，你都会被搜寻出来。

在瘟疫的日子里，他的人写道，有一些人出于恐惧，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孩子，顾自飞快地逃

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但是，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

那只荒岛上的鹦鹉就是在最佳状态（两个伙伴里面他还是更喜欢鹦鹉）还是不说它主人没教过的词。他的这个人，属于鹦鹉之流而没有得到更多的关爱，竟同主人写得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就因为他掌握了这管生花妙笔。就像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他自己的那点本事是从账房里学来的，擅长的是算账记账，而不是遣词造句。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这样的词句他不曾想到。只有他向他的这个人屈服时，这样的妙语才会降临。

诱饵鸭或是囮鸭：他，鲁滨逊，了解这些事吗？完全不了解，一直到他的人开始送出关于这事的报道才知道。

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哈利法克斯的断头机器：一次伟大游历后的报道，他的这个人似乎正在环游不列颠岛，这是他在自制的小筏子上环游那座荒岛的写照。这次航行探明在岛屿更远的一边，崎岖、黑暗、阴森，他日后总是避开那儿——虽说日后的殖民主义者来到了这个岛屿，他们也许还想在那儿探险，在那儿定居呢。这也是一个写照，灵魂黑暗面和光明面的写照。

首批剽窃者和模仿者抓住他的孤岛经历，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杜撰的海难余生的故事时，对他来说不啻于一帮落在他肉体上的食人生番。他毫无顾忌地表示：当我保卫自己不受那些把我打倒在地，烤我、吃我的食人生番侵害时，他写道，我应该保卫自己不受这件事本身的侵害。我几乎没有想到，他写

道，这些食人生番其实是些邪恶的贪得无厌的东西，他们在撕啃的正是真理的实质。

但是再往深处想一步，他觉出自己对那些模仿者似乎有那么点儿同情心了。在他看来，既然这世上只有这么一点探险故事，如果后来者不被允许去啃这些老东西，他们就只好永远把嘴闭上了。

而在他那部荒岛历险记的书中，他告诉读者一天夜里自己如何在惊恐中醒来，确信魔鬼化作一条大狗上了他的床，扑到了他身上。他惊跳起来，抓起一柄短弯刀左劈右砍护卫自己，这时睡在他床边的可怜的鹦鹉惊慌地扑翅乱飞。许多天以后他才知道，压在自己身上的既不是大狗也不是魔鬼，而是暂时性的麻痹使他的腿无法挪动，所以幻想出有什么东西压上来了。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似乎是，所有的疾病，包括瘟疫都来自魔鬼，而且即魔鬼本身；疾病的造访可以看作是魔鬼的造访，或者看作是代表魔鬼的狗、或变成为狗的魔鬼的造访。在马具商对瘟疫的记载中，造访即代表疾病。所以，写魔鬼故事的人也好，写瘟疫故事的人也好，都不应被视作造假者或剽窃者。

多年前他决定摊开纸写下自己在荒岛的历险记时，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一枝拙笔凝滞不前，手指头也僵硬不听使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天他写到与“星期五”一起在冰冷的北方生活时，他对写作这门营生突然开了窍，写得流利轻松起来，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词句就来到笔下。

可是天哪，那种作文的轻松突然又离他而去，他坐在靠窗的小写字台前眺望着布里斯托尔海港，手又发僵了，手中的笔又像以前那样陌生起来。

他（另外一个他，是他写的那个人）觉得写作这活计更轻松些吗？他写的这些故事：鸭子、断头台和伦敦的瘟疫，写得相当流畅，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曾写得相当流畅。或许他把他想错了，那个衣冠楚楚下颏有一颗痣的走路很快的小男人，也许此时此刻正坐在这个辽阔的国度的某个租来的房间里蘸着他的钢笔，蘸了又蘸，心里充满了疑惑、犹豫和稍纵即逝的念头。

该怎么形容呢，这个人和他？是主人和奴隶？是兄弟，双胞胎兄弟？手挽手的同志？还是敌人，仇敌？他该给那个人取个什么名字呢？那个与他共度黄昏的人，有时候还与他共度不眠之夜，只有白天才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白天，他，鲁滨，在码头上踱步审视新来的船只，而他的人则在这个国度里疾速地飞跑着探寻自己的见闻。

这个人在他的旅行途中，会到布里斯托尔来吗？他渴慕与他的人的肉身接触，握握他的手，和他一起在码头大道散步，当他告诉他要去那个黑暗的北方岛屿时或是谈起他的探险写作时能认真倾听。但他很怕不会有这种相聚的机会了，此生不会有了。如果他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扯到一起——他的人和他——他该写道：他们像两艘驶往相反方向的船，一艘往西，一艘往东。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各自在往西和往东的船上。他们的船交会时贴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对方。但大海颠簸起伏，狂风暴雨肆虐而至：风雨冲刷着双眼，两手被缆索勒伤，他们擦肩而过，连挥一下手的工夫都没有。

最后修订于 2003 年 12 月 11 日

文敏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慢人
作者＝（南非）库切（Ｃｏｅｔｚｅｅ，Ｊ．Ｍ．）著
页数＝３０８
ＳＳ号＝１１７０９５１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６月